

#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 陳伯達與「文革」(II)



從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到中央文革組長，  
從政治局常委到「反黨分子」！

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是一個階級  
推翻一個階級的鬥爭。

——陳伯達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我是小小老百姓

I AM JUST A CIVILIAN :  
CHEN BODA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陳伯達與「文革」(II)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德]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陳伯達聽取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韓愛晶的彙報（左一）



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講話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11月30日，林彪與陳伯達（右一）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徐邦攝）



陳伯達（左一）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



陳伯達（左一）與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紅衛兵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sup>1</sup>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檔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代」，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案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則在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9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3
體例說明.....	019

## 025 | 1967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北京大學代表談話紀要（1967.1.3.）.....	027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1967.1.4.）.....	030
陳伯達、聶榮臻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士的講話（1967.1.5.）.....	031
陳伯達、江青在新華社接見革命群眾時的講話（1967.1.7.）.....	033
中央首長在工廠造反派和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8.）（存目）.....	039
陳伯達、王力在新華社的講話（1967.1.9.）.....	039
江青、陳伯達在工礦企業座談會上談大奪權問題（摘要）（1967.1.9.） （存目）.....	042
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1967.1.10.）.....	042
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講話紀要（1967.1.10.）.....	055
陳伯達在全軍文革小組會上的講話（1967.1.15.）.....	066
周恩來、陳伯達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 的講話（1967.1.15.）.....	069
陳伯達、江青接見聶元梓孫蓬一的談話（1967.1.16.）.....	073
陳伯達、王力、關鋒接見《人民日報》社革命同志的講話（1967.1.17.）..	074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18.）.....	077
陳伯達對解放軍報的兩個緊急通知（1967.1.20.）.....	087
陳伯達關於社外群眾組織要求監督新華社問題的電話指示（1967.1.20.）..	088
楊成武傳達陳伯達江青關於肖華問題的指示（1967.1.20.）.....	089
江青、陳伯達對造反派學生的講話（1967.1.21.）（存目）.....	089
陳伯達給蒯大富寫的字條（1967.1.22.）.....	089

陳伯達與蒯大富同志通電話記錄（1967.1.22.）	090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二）（1967.1.22.）	
（存目）	091
陳伯達給《光明日報》「燎原公社」的電話（1967.1.23.）	092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三）（1967.1.24.）	093
陳伯達在北京市各工礦企業事業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25.）	100
陳伯達、江青給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電話指示（1967.1.26.）	103
陳伯達、江青與首都大中專院校代表座談記錄（1967.1.26.）	104
陳伯達談學生下工廠的問題（1967.1.26.）	112
陳伯達在北京第一機床廠的講話（1967.1.28.）	113
中央文革對穆欣問題的幾次電話指示（1967.1.28.）	115
王力、關鋒在中宣部傳達陳伯達的指示（1967.2.1.）	116
陳伯達與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師生座談紀要（1967.2.6.）	122
陳伯達在北師大附中的講話紀要（1967.2.6.）	126
陳伯達接見第二軍醫大學和總後勤部機關代表的講話（1967.2.8.）	129
陳伯達對揪鬥穆欣的意見（1967.2.17.）	132
中央首長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2.22.）	133
陳伯達談穆欣問題（1967.2.23.）	137
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接見雲南赴京代表時的講話（1967.2.26.）	138
陳伯達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原三司部分的代表時的講話	
（1967.2.27.）	151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1967.3.3.）	154
陳伯達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3.9.）	158
周恩來、陳伯達在北京市工代會上的講話（1967.3.22.）	168
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革命師生代表的談話（1967.3.26.）	170
陳伯達、戚本禹在國家計委的講話（1967.3.26.）	173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3.27.）	174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地區代表時的講話（1967.4.3.）	181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表的講話（1967.4.3.）	187
中央首長與北京紅代會代表座談紀要（1967.4.4.）（存目）	190
陳伯達對各軍訓單位造反派負責人的指示（1967.4.4.）	190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1967.4.4.）	191
中央首長參觀「紅衛兵戰果展覽」時的指示（1967.4.7.）	197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4.10.）	199

陳伯達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2.） .....	213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紅代會各院校代表的講話（1967.4.14.） .....	231
中央首長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6.） .....	242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談話（1967.4.17.） .....	249
陳伯達關於北京發生打架事件的電話指示（1967.4.18.） .....	254
陳伯達對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代表的講話（1967.4.21） .....	255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學生中學生代表時的講話（1967.4.21.） .....	257
中央首長接見獲釋的「聯動」分子時的講話（1967.4.22.） .....	262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的講話（1967.4.30.） ..	268
陳伯達研究文獻 .....	295
「文革」研究文獻 .....	300
後記 .....	324





1967

---



##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北京大學代表談話紀要 (1967.1.3.)

【參加接見人員：陳伯達、江青、康生、王力、穆欣、楊成武等。北大代表：聶元梓、夏劍勇等五位同志。】

開始時康生拿著一疊信，對大家說：北大技術物理系有人寫信給我，講到喬兼武，李洪山，楊炳章等意思是替他們伸冤，說有大字報批判他們，他們感到有壓力，抬不起頭來，你們知道嗎？（大家講了實際情況，並說了自己的看法）

康生：對，就是要使反動言論永遠抬不起頭來！他們感到有壓力，壓得好。（這時陳伯達，江青到了）

陳伯達：今天聽聽大家意見，你們說說北大情況，（大家開始彙報情況，以下按問題整理了幾方面，有的地方可能沒按講話次序）

（說到王力接見三司時講到北大井岡山的問題時。）

王力：有人傳說，聶元梓搞劉鄧路線，你們北大井岡山應與她合作，這個傳說不對。聶元梓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是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我是講要革命的同志和她合作。我講話時，周圍就有三司的同志，他們不承認北大井岡山是三司的，三司主要領導人都不知道，聽說只是一個組織部糊裡糊塗就搞過去了。

（問到十二月二十日江青是否接見過北大井岡山負責人魏秀芬時）

江青：最近造謠很多，我無需闢謠。（說到江青接見楊勳時）那時很亂，有很多人在國務院找中央文革，不知怎的，就把楊勳也找來了。上次我講同一個反革命小丑說話，我都不想說她的名字，這個人就是楊勳。

（說到軍訓問題時）陳伯達：你們五，六日就可開始。

楊成武：要突出政治，學毛澤東的文章。北大，清華，北航，地質，男二中，男二十五中六個單位，搞試點。

江青：軍訓兩周，以後家裡經常保持兩千多主力，其餘下廠，下鄉，軍訓期間可以搞大鬥爭，大批判，大改。軍訓後，可以搞小鬥，小批，小改，北大可以初步搞點鬥批改，等到春暖花開，人家又來了，你們北大自然是重點。毛主席支持過你們，你們自己考慮一下，能不能自己搞？我們不當工作組，最好你們自己搞出點經驗來，哪怕教訓也好。

（說到有人不願意回來，特別是與我們觀點對立的人，例如孔凡、楊克明等人不回來時）江青：軍訓必須都回來，否則由他們自己負責。他們「虎山行」也回來，編隊時可以拆開，不要讓他們在一起。

（有人問能否以戰鬥隊，戰鬥團為單位參加軍訓時）

江青：你們內部左派都應拆開，不能搞自由結合。王任重就主張自由結合，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宗派主義。

陳伯達：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王任重的觀點，要破這個東西。

江青：你們軍訓可以過抗大式半軍事的生活。（接著江青講她自己在延安時的生活）

江青：軍隊可以派人和你們一起搞，軍隊的連，排長可以給你們當營，連長。

（談到不同觀點人的關係時）陳伯達：對他們（指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如果放棄舊的觀點，你們不要再抱成見，要歡迎他們。

（談到王任重、孔凡、張恩慈、楊克明問題時說）

江青：中央文革沒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聯繫，王任重是作為北京市委的顧問，那些聯絡員，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實際上是包打天下。清華也是這樣，他想拖我們犯錯誤，關於北大停止鬥黑幫，搞選舉，王任重沒告訴我們。

陳伯達：按我的意思，暫時停鬥黑幫，搞選舉，選完再鬥也不壞，但王任重這個人真是兩面派，你（聶元梓）選，他說你爭位置。王任重說你（聶元梓）容不下人，我們是為了保護你，讓王任重對你說應氣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對你只說好話，背地卻對孔凡，楊克明說你的壞話。

江青：你們「八·一五」開的鬥陸平大會，當時我們不知道，第二天我們知道後，我們說這個大會開得好，而那天王任重打死紅衛兵的小流氓的會是壞的。可是王任重卻硬說「八·一五」大會開得不好，王任重完全顛倒黑白。我們能做證，當時我們說你們那個會開得好。

（談到關於校文革時）江青：你們學校劉鄧路線具體表現在孔凡，楊克明手上，王任重要兩面派，可厲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執行反動路線的錯誤，而是要手法，耍兩面派。

（談到張恩慈時）江青：張恩慈這個人不正派。

王力：張恩慈自己講支持孔凡、楊克明。

江青：自從張承先被趕走後，王任重包攬一切，我們不瞭解北大情況。

（大家又繼續談了北大的情況）江青接著說：這些過程，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可以談，可以寫，我們很關心你們北大。

（談到關於平反問題時）江青：你們要揪回張承先？（大家答：要揪）揪回這個傢伙，不揪不能平反。你們「六·一八」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自殺的有多少？清華有一個統計材料，是工作組搞的，現在成了我們鬥他的材料。

（說到路遠、周闖的大字報時）聶元梓：我當時剛從醫院裡出來就迎接了「搬開聶元梓，北大才能亂」的大字報。

江青：不是迎接是遭遇。

王力：那時你們不應承認這些大字報是革命的大字報。你們北大從六月一日，可以說從五月底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五、六個月的時間了，可以總結一下，其中還有一些壞蛋搞亂，你們還可以適當搞些鬥，批，改，總結出來，那怕是一點教訓也好，回去自己研究一下，然後就起來搞。<sup>16</sup>

<sup>1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 陳伯達等對「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指示（1967.1.4.）

【周恩來、江青、康生、王力等也在座】

陳伯達：

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聯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後來變本加厲。比如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瞭解了很多情況，的確是有後臺的。這個後臺老闆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跟我們商量過，他獨（江青插話：獨斷專行）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你們揭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江青：

同學們，你們回去鬥爭要注意兩條：一條是實事求是，核實材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二要作艱苦細緻的工作，爭取多數。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不要把敵人看成鐵板一塊，多數派同學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細緻的工作。這是策略問題，希望大家注意這幾點。

康生：

同志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再見！<sup>17</sup>

<sup>17</sup> 北醫長征紅衛兵總部、紅教工總部。

## 陳伯達、聶榮臻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士的講話（1967.1.5.）

【地點：北京業餘航校】

### 聶榮臻講話

同志們：

因為我昨天才回來，同學們對我有意見。我想在電話裡講，回來以後沒有講，我錯了，我歡迎大家批評。科委成立十年之間，十年的工作不可能沒有錯誤，我相信會有很多錯誤的。對於學校工作才六年，我們更無經驗。我相信有很多錯誤。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回北京來的。大半年在生病。所以回來時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間。在外地也沒考慮到了，在今後應補上這一課。但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錯誤路線，我不是來推卸責任的。我沒有聽指示，也沒有聽彙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以來，對北工，北航的工作有很多錯誤，不多講特別是北航紅旗在科委二十多天，這不管是八局趙如璋，還是參加北京市工作的同志有責任。作為我主任應負責。你們提出如何批評我都歡迎。你們不是提出火燒聶榮臻？我願意燒掉錯誤的聶榮臻，在火中重生，我願意改正錯誤。

我剛回來，我交代給了科委同志要見你們。我欠你們的帳一定要還，但請同志們原諒。同志們提出的問題，我還要回憶一下，有錯就承認，沒有什麼可躲的，一個共產黨員有錯就敢承認。我們不搞鬼，我也不搞地下活動，我的錯誤也可以揭發的。同學們在兩個二十五（即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兩次找我，可能沒有那麼巧，兩個二十五都走了，一找就走了。我決不會撒謊瞞人，聽說同志們今天在這裡，我不能再讓同志們等二十八天，一晚上也不能等，以前的一些誤會，可能講不通，但一天不通講兩天，總會通的，今天時間很短，不要弄得很



晚。看同志們怎麼樣。

### 陳伯達的講話

我講話你們聽不懂，對嗎？（眾：聽得懂）今天大家態度很好，歡迎聶榮臻到這裡來和大家見面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聶榮臻向大家說的事情，是誠懇的，他身體不好，事情很忙。今天到這裡來，也算彌補以前沒有見面的缺點。以後出來了，他今天說了很多自我批評的話，很好，大家應該愛護這個老同志。

北航紅旗同學文化革命以來名譽不錯，大家應該珍重愛惜這個榮譽，希望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現在你們自己是有很多經驗的，半年了，你們應該根據主席思想做一些總結怎麼樣？

有事情要和聶榮臻同志好好商量，對不對？（對！）聶榮臻從不強迫命令你們，你們也不要命令聶榮臻同志，對不對？（對！）商量就好辦！有些細節也不要那麼堅持，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大方向。細小問題的帳就不一定還了。大帳要還，小帳就不要還了。已改正的就不要還了。說錯了話的時候是有的，比如我今天說話也難免叫你們抓尾巴。不能保證沒錯的，（指著記錄的同學笑著說）你們把我的話記錄下來是不是要算帳（眾笑），提出罷我的官，說我在北航紅旗中胡說八道。

我今天說話，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最後希望北航紅旗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證全國取得的榮譽。完了。（鼓掌）

（北航紅旗紅一連整理）

## 陳伯達、江青在新華社接見革命群眾時的講話 (1967.1.7.)

【一月五日，現屬革聯的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等組織封閉了新華社陶（鑄）記革委會，宣告了忠實執行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記革委會垮臺。當日，還揭露了熊復偽造美化劉少奇照片的罪行。七日凌晨二時半，我們敬愛的陳伯達、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唐平鑄等同志，來新華社親切會見了新華社的革命群眾。中央首長的接見，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最大關懷！我們跳躍歡呼。流出了幸福的淚水。我們歡呼：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我們宣誓：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要澈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陶鑄及其爪牙熊復！江青、陳伯達同志對新華社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並對陶鑄、熊復的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下面是講話的全文（根據錄音整理）。】

伯達：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

### 江青同志講話

同志們都好！（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我想同志們很關心毛主席的健康。我告訴同志們：很健康！（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我沒有什麼更多的話來講，因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你們這個新華社有幾百人？（群眾講：二千多）就是在北京的有二千多啊！剛才看起來你們有好幾個組織。

我這次來就是因為這一張給群眾看新華社新聞造反團印發的傳單。揭露熊復偽造毛主席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揭穿一個大陰謀」有的同志就是拿著這張，這張東西我收到以後就跟伯達同志商量來看看同志

們。雖然沒有調查研究，但知道你們這裡好像挺複雜的。（群眾笑）當然羅！階級鬥爭就是這樣的，是複雜曲折的，不會那麼順利。但是毛主席教導我們就在這樣複雜，曲折的鬥爭裡頭學會鬥爭，學會判斷哪是自己人？哪是朋友？哪是敵人？我想這一點我還是可以給同志談一下。剛才接到一個信，是新華社江蘇分社赴京代表團。我們想單獨地談一下，今天不在這兒談，好不好？（群眾：好！）有一個同志寫的條子，說要我肯定一下，封閉了你們這個革委會是革命的行動，這點我不太清楚。如果這革委會已經不能領導你們進行鬥爭，進行革命了，那麼可以改選，也可以部分改選。這點我覺得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如果這個革委會是革命的，那麼可以不要封它。如果它已經阻礙你們革命了，封了它是可以的（熱烈鼓掌）當然羅！革委會裡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也可能是好的革委會，不過最近出了這樣一些怪事兒啊，這革委會可能也有點兒問題（熱烈鼓掌）。這個怪事就太大了。因為這張照片看起來令人氣憤，並且是完全是弄虛作假了。這在新聞攝影方面是不允許的，這是資產階級作風。並且是對於我們目前現實的政治情況不符合的。對於兩條道路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都是不符合的，這樣排列偽造出這麼一張照片來，而且在全國發行。大概只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沒有登了，很多地方登了，你們自己講得很對了。說「這張照片發出後，在許多省市報紙刊用，新華社還編發了展覽稿，在各地公共場合、櫥窗展覽，這在全國起了極惡劣的影響」。這是完全正確的（熱烈鼓掌）。所以從這一問題上看，當然我也看過一些其他的照片，也是你們新華社搞的，所謂的政治照片、新聞。我感覺到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是說出現了種種政治事故。你們封閉了目前的革委會，我認為是革命的行為！（熱烈鼓掌，呼口號）但是同志們我還是希望你們協商，起封對群眾來說這是比較好的，你們可以協商來重新改選，部分改選。決不要再重踏過去有的居心不良的人，挑動起你們相互鬥爭。你們說對不對？（群眾：對！鼓掌）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限制，不能更多地傾聽同志們的意見。今後將盡可能抽出一點時間再來傾聽同志們的意見（熱烈鼓掌歡呼）。

有的同志要我介紹熊復同志的情況。我對這個人不瞭解，不熟悉。不過就他這一段工作來看，我覺得做得不怎麼好，應說是有點壞。因為這些照片什麼的都通過他手嘛。還有在十月一號的時候又發生口號的問題，你們知道不知道？（群眾：知道！）出爾反爾，搞了好幾次，搞得群眾差一點……紅衛兵又要保衛毛主席、黨中央。解放軍也要保衛黨中央、毛主席。那麼，這差一點就要發生誤會了。就是因為他這樣反反覆覆，改了三次，是吧？（對伯達）所以這個事做得是不好的。我認為你們現在說罷他官，我覺得還是讓他來做檢討好（鼓掌），不然你們沒有對立面，（熱烈鼓掌）不過有一個情況可以提供同志們，我也沒有最後核實，但是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核實，就是熊復究竟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有疑問。就是他到延安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員，是帶著一個民先隊員的介紹信，這個同志還在，他很好。在海軍工作，他提供了這個情況，我們還要找他再去核實，已經核實了一次。那麼他自己的填表呢？就填成是共產黨員，並且把這個年代提得更前。所以他的黨的介紹人也就發生問題了，這很可能有偽造的可能。當然羅，也可能他是以後入黨了，想把黨齡搞長一點，或者怎麼樣，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不過既然有這樣的情況，他現在又做工作這不那麼妥當。你們又說是罷了他，不讓他做。我看讓他到這兒來檢討比較好。你們說對不對？（群眾：對！熱烈鼓掌）罷官，你們沒有對立面了嘛，就是讓他來這兒，我們提倡文鬥，讓他好好來交代，你歷史上究竟怎麼樣？你為什麼幹這樣一些事？指揮人敢幹這樣的照片？這樣的東西他幹了一些，不少！現在不要在全國發了，這個影響很壞，可以揭穿他，在全國發還是有很壞的影響。……當傳單散發可以，可揭穿他，你們這樣做完全是革命的行為。我就是看了這個覺得你們做得對才來的。（熱烈鼓掌）我是來向你們致敬的，來學習你們的（熱烈鼓掌）。瞭解的情況不夠多，所以也沒有更多的話講。就請陳伯達同志講一下吧！（熱烈鼓掌）

###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我這個講話首先是承認錯誤。我來過新華社兩次。那個時期，因

《人民日報》工作組的關係來的。因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工作有密切的聯繫，來看了兩次大字報，是不是這樣？（眾：是！）有沒有跟大家談過話？（眾：談過！）有沒有錯誤？（眾：沒有！）不曉得，我現在記不得了，可能有錯誤。後來，在六月中旬以後，我就說了，新華社我不管了，我這個人工作能力太差，管不了這麼多，《人民日報》都沒有能夠很好的管，又要管新華社，又要管廣播事業局，我不管了。那個時候有一些人到這裡來，我說，馬列主義研究院有人到這裡來，我說你們是學生嘛，只能學習，後來聽說又當成中央工作組看待了，我就發了很大脾氣。我說是什麼工作組呀！去學習，當學生，所以這裡出現了一個假工作組，這是一個假工作組，因為這些人我根本不認得他。馬列主義研究院來的人，我也不認得他。我只是說你馬列主義研究院停課，沒有教課，根本沒有教課。他們到處學習學習，那麼到新華社也是一種學習，可以派些人來，是不是他們在這裡犯了很多錯誤？現在說叫他們來檢討。向你們承認錯誤，要他們來檢討。聽不懂可以翻譯？（眾：聽得懂！）那我的中國話說得還可以。要不要翻譯？（眾：不要）不要翻譯我很高興，給大家聲明一下：過去如果你們這裡有什麼中央工作組，這是一個假的。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工作組，聽得懂嗎？（眾：聽得懂！）馬列主義研究院的秘書長兼黨委副書記，我跟他打了很多次招呼，他們是來學習的，不是什麼工作組！但是後來聽說他們還基本上按照工作組的名義活動。我說把他們調回去！是不是已經照著做了？那個時候我聽說有工作組這個名義，我說是把他們調回去。根本沒有這回事！你們自稱工作組！你們到好，黃袍加戴，給加上個工作組！他們（指群眾）不知道，認為是工作組。

伯達同志的秘書插話：

派馬列學院的同學來，當時給新華社負責人再三強調是來學習的，沒來前就說過的，是學習的，不是工作的，講過好幾次。是我經手的。伯達同志派馬列主義學院的同志來，是伯達同志跟當時的新華社的誰講過的，不是工作組。來了以後不許參加新華社工作，不能干預新華社文化革命運動，是來學習的；可是馬列主義學院的秘書長趙××打了幾

次電話，請示伯達同志說：「我這兒沒事，是不是也到那去當工作組組長去？」（笑聲）後來伯達同志批評了他一頓，很嚴厲地批評了一頓，他也沒有搞成。後來伯達同志要離開北京，他又請示，他說到新華社的那些同志和誰聯繫？向誰彙報工作？伯達同志說：「給誰也不要彙報工作，和誰也不要聯繫，就到那裡學習就行了。你們在這研究院裡沒事，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講到那裡去學習，當小學生。」經過就是這樣的，到後來就成了工作組了。後來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開萬人大會的時候，陶鑄同志當時就跟伯達同志說，你也派了工作組——新華社工作組，我當時聽了非常生氣，因為這件事是我經手的，經過就是這樣的。他一定要說是工作組。（伯達同志插話說，而且是中央工作組。）後來謝平仄犯了錯誤，新華社同志寫了封信，後來伯達同志發現了，看了這封信以後非常生氣，後來給康老看了，說哪裡是工作組！謝平仄是什麼人？（伯達說這個人我根本不認識他，沒有見過面。）當時叫我給趙××打電話查這個人是什麼人。根本不瞭解這個人，誰叫他當工作組組長的，後來說馬上把他撤出來，撤回去檢討。後來把在新華社的馬列學院所有同志都撤回去。他們在這裡闖了禍，事情經過就是這樣。剛才同志們還一再強調是工作組，實際上不是工作組，陶鑄一直也強調這是工作組。（群眾：這是陷害伯達同志。）這是個陰謀！（群眾：這是陰謀！）

伯達接著說：

我在這裡就沒有派過工作組就是了，如果有，是假的就是了。不過，我已經來過你們這裡二次，以後再沒來過了。總之，這個官僚主義的帽子總要戴上，今天晚上我老實說我已經吃安眠藥好幾個鐘頭了，江青同志提議說來看一看大家，見見大家。這有兩個傳單：一個是揭穿一個大陰謀，這個照片，是新華通訊社新聞造反團揭露的；還有一個傳單是新華社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發的。新華社革命群眾造反行動好得很。因此江青同志建議來看看大家，我同意她這個建議，同時向大家進行自我批評，就說明我有官僚主義嘛！可能我的官僚主義不只是在你們這個地方，好多地方。連《人民日報》在內，《人民日報》我也不大管了。無形當中工作組就消滅了。《人民日報》的工作組大概幹了一個月的時間

吧！僅僅幹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是從六月一日開始，換掉吳冷西，吳冷西搞得不成樣子了。把我們黨中央的機關報搞得一塌糊塗，搞成修正主義的報紙了。那個時候，我們是五月三十一日到《人民日報》，大家幫忙。大概搞了一個來月，可是我們這個工作組慢慢地消失了，就請唐平鑄同志代理總編輯，我呢，他要問我一下，有時我就回答一下，有時也不回答。官僚主義，總歸是官僚主義十足就是了。給大家說，我擁護你們這兩個傳單（鼓掌）你們這兩張傳單好得很！（熱烈鼓掌）

從新的中央宣傳部陶鑄同志接管宣傳部以後，就接管了新華社。這個新華社在他接管下邊，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黨的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些代表人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湊在一起，硬要湊在一起，有好幾次，你們今天這張，只是其中一張。剛才有個同志遞了個條子，才可笑哩，說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陳毅同志的，頭是鄧小平的。（笑聲）這麼湊的！就是想各種辦法要在他所操縱的新華社發表的消息，發表的相片和電影，把劉鄧美化。這些算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性質的？（眾：反黨！）由你們判斷，是不是呀？（群眾呼口號：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敬愛的毛主席萬歲！）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半年了，看我們全國的群眾，覺悟很快，進步很快，你們也一樣，這兩個傳單就說明了這個問題。你們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騙，揭露了這麼一種陰謀，能夠識別它，識別這種……（江青插話：惡劣的）極端惡劣的手法，揭發這種陰謀，揭發這種極端卑劣的手法，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這是我們黨的，毛主席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傳統。揭露這種陰謀，這種歪曲。我們黨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我們的革命傳統。實事求是的傳統，科學的傳統，尊重事實的傳統。有人在這個文化大革命當中，想把這個傳統拋棄掉，想篡改這個傳統，這是很清楚的嘛！這些圖片，就是很清楚的嘛！還有電影（戚本禹插話：還有些電影，我把情況說一說吧！主席接見幾次，拍了一些電影，這些電影在審查時，發現他們在拍的電影當中，他們突出劉鄧，把劉少奇、鄧小平的畫面搞得很大，形象搞得很大。當時，江青同志、伯達同志指出了這個問題，後來

才不得已作了修改。)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新華社這個鬥爭很激烈的。在一切文藝界鬥爭是很激烈的,現在還是很激烈的。你們挺身而出,來揭露這些事實,我們感謝你們!(掌聲)至少使我增長了許多知識,識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怎樣搞陰謀。這些照片你們還有一些,還可以找出來,作為教育的材料,作為反面材料。我這個講話就完了!可以了吧!太長了吧!<sup>18</sup>

## 中央首長在工廠造反派和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8.)(存目)

### 陳伯達、王力在新華社的講話(1967.1.9.)

陳伯達:

主人沒到,我們客人先到了。(主人指新任新華社社長胡癡同志)我們前天晚上來,你們就出了一張號外,說話是隨便講的。你們新華社文章應該斟酌一些,我這個人對中國文法是不通,你們(出號外)無非是要說明這個問題,要不然為什麼要出號外呢?是不是這個意思?(答:不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應該嚴肅些,第一次可以原諒,第二次再這樣就不好了。發行了多少份?應該讓我看一看再印。(王力笑:新華社的消息很快!)是不是成了路透社了。中央文革決定胡癡代理社長。

<sup>1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他還沒有來。（因為等胡癡來，陳伯達同志看了看大會會場，橫幅是澈底批判張海濤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談到張海濤同志。）

張海濤來了嗎？（張：在）張海濤從印尼回來的，在印尼幹的不錯，不要打倒，應該給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眾：鼓掌）我不認識張海濤，但是聽說他在敵人面前是勇敢的，可能這幾個月和大家相處的不是那麼好，是不是驕傲了？是上了陶鑄、熊復的當了。王唯真是從巴西回來的，一個人要經得起考驗，在敵人面前是勇敢的，這樣的人要好好地團結他，有錯誤，有缺點大家說明他，批評一下可以嘛！（張答：完全可以）我前天晚上來，也希望你們批評。我官僚主義80%大概有，不要客氣。80%的官僚主義，因為我只來過兩次，給大家宣布一下：中央決定王力、唐平鑄、胡癡同志負責宣傳工作。胡癡同志代理新華社的社長，王唯真同志擔任你們的副社長，可以嗎？（眾答：可以）

胡癡同志是《解放軍報》的總編輯，他那裡的事情也很多，還擔任解放軍新改組的文革小組成員，他比較忙，日常的事務工作由王唯真多做一些，可以吧！信任不信任？（眾答：信任）一個工作做得不好，可以改嘛。巴黎公社的原則要靠大家。現在的文革合適不合適，要大家決定，看大家的意見，你們認為要改選就改選，不要按我的什麼話去作。我看到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就是這樣，擔任一段就改選，不能選上你就一輩子都當了。像袁世凱終身總統，一輩子總統都選他。張海濤的工作再商量，王力、胡癡、王唯真同志和大家商量，這樣行不行？（答：行）但是主要的是靠大家的積極性，如果大家都躺在幾個人身上，不管那幾個人多麼高明，也搞不好，我們是依靠群眾的力量，贊成不贊成？（答：贊成）你們的號外，沒經過推敲，字稍少了一些，糟了，主人不來，我沒話可說了，大家講嘛！隨便登臺演說，可以的。不一定要長篇大論，你們現在有誰要登臺演說（社內有幾個人上臺講話）。

在宣布中央決定後，伯達同志後來又講：

有不同意見，有意見可以提，建立的是一個臨時的工作班子，人選大家再研究一下，領導小組，領導班子不宜過大，是不是，你們也醞釀一下，挑選一下，我們也在研究一下，二方面結合就可以搞出一個名

堂，再由大家通過。文革是不是垮臺了？（眾答：是）文革再醞釀重新改選。你們這麼多人可以選出個好文革，你們有多少戰鬥隊啊？一百多個？八九十個？十個人就一個戰鬥組啊？這樣能不能戰鬥啊？你們根據什麼劃分戰鬥隊呀？（眾答：根據觀點）什麼觀點？

有點事情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前幾個月清華選舉文革小組時，王任重提出一個謬論的方案可以自由結合，每十五個人選一個代表，自由結合不管你什麼條件，什麼班，十五個人一個代表，這個辦法妥當不妥當（眾答：不妥當）他還挺得意。以為自己首創個好辦法，實際這就是資產階級的選舉！你們什麼時候開始分化的？（眾答：工作組在時早就分化了，陶鑄問題揭出後更明顯的分化）你們還可以辯論一個時候，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終歸你們要聯合起來的，小團體太多，不好作工作，不能形成強大的戰鬥力，還要團結大多數，所以要看鬥爭的大方向是不是一致的。不一致的當然不能結合，如果鬥爭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當然可以聯合。不曉得你們同意不同意，如果大家高興，你們十幾個人搞一個小團體，自己當首長。當然「舒服」了，我也不反對，不過從革命的根本利益上說我不贊成，我建議還是應當聯合起來。在這幾天裡面有兩個大會，一個中學的，一個大學的，我說的話都很簡單，最終論點是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還包括其他勞動者聯合起來，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者聯合起來，可以不可以聯合起來？（眾：可以）在毛澤東思想大旗下聯合起來或者你們還有問題鬧不清楚，還要爭論一段時間，我也不勉強，爭論極點，物極必反，那時候可能就聯合了，所以你們現在還可以貼大字報，在這個臺子上不同意見還可以講。只要不是反革命，不要禁止不同意見的發表。平反的問題，以文化大革命以來給領導提意見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這些還是要平反，不平反是不對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以來整群眾的黑材料都要當眾燒毀。現在文化大革命已經走上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就是從今天《人民日報》刊載的上海十一個團體告全市人民書就看清楚了。我這裡不再多說了，就完了。

關於陶鑄的問題，我和廣東專揪王任重問題小組談話，不知怎麼傳

出去了，馬上傳到全國，那次我已經對陶鑄同志作了一些評價。陶鑄同志大概很不滿意，評價的不對可以批評，可以為陶鑄辯論。

王力：

今天原來要和胡癡同志一起來的，剛才到處找他也找不到，現在才知道他在同幾千名群眾談話，回答問題，出不來了，因此他今天就不能參加這個會了。因為我和伯達同志有別的事情，就不等了，就開到這裡。

現在我再講一講，伯達同志已經講過，新華社由胡癡同志代任社長，新華社事務工作由副社長王唯真同志負責，胡癡、王唯真同志和革命同志一起商量提出名單，再徵求同志們意見，建立領導小組，負責新華社的日常工作，要學習《文匯報》、《解放日報》的經驗，各單位的工作都要由革命同志自己掌握起來，剛才伯達同志講了三人小組，這個小組是受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的，宣布就這些。<sup>19</sup>

## 江青、陳伯達在工礦企業座談會上談大奪權問題 （摘要）（1967.1.9.）（存目）

## 中央首長接見學生工人及軍事院校代表時的講話 （1967.1.10.）

【地點：人民大會堂。被接見的有造反派學生、工人、軍事院校代表和其他方面的代表。參加接見的有：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關

<sup>1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鋒、王力、戚本禹、胡癡等同志。】

接見開始時，王力同志宣讀三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由上海市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擬定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

第二個文件是《文匯報》《解放日報》記者對上海地區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的評述——《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

第三個文件是《人民日報》社論草稿《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在會上向大家徵求意見。文件宣讀後，中央首長講話。

### 陳伯達同志講話

今天開這個會，介紹上海的經驗，上海的經驗對全國普遍適用。現在，階級鬥爭很複雜，階級敵人更加狡猾，他們採取各種手段，差不多在全國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耍陰謀詭計，他們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鐵路運輸中斷，這不是鐵路職工的過錯，是鐵道部的負責人呂正操的過錯，他們一夥發了傳單，支持鐵路工人罷工，中斷火車交通，這都是重大的事情。

（總理插話：鐵道部的領導人呂正操一夥人發了五十萬傳單，支持鼓動工人罷工。）

他們破壞文化大革命。剛才社論說了，敵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現在有一小撮搞陰謀詭計的人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有的人已經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貼的，「打倒陶鑄！」陶鑄是在劉鄧路線推行時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會上有人揭發過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讓他過來，挽救他。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沒有過來，沒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繼

續執行劉鄧路線，並且繼續推廣了。他和王任重所領導的中南局出現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鎮壓革命的事件。在武漢逮捕了相當大量的革命群眾，這是在其他地方還未出現過。我們想幫助他，但幫不過來。他的世界觀，思想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因為他是資產階級的，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就不能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

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批評過他，十一中全會批評過他，大家批評過他，但是他的靈魂沒有被觸動，好像是不是我們幫助不夠呢？在他看來可能是這樣，在我們看來，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就幫助過他。在那時，他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就幫過他，希望他成為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人，當然那時我們勸阻比較婉轉，後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就鬧，我們就公開攤牌了。他說：「這樣攤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貼了那麼多大字報，叫作「打倒陶鑄」。這是不是我們文革小組的過錯，或者是我陳伯達的過錯？他後來寫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這樣的信並不合適。什麼「咎由自取」？！事實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這樣嘛！所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他轉來轉去，最後還是轉到他的路線，我們想幫忙幫不上。

除陶鑄之外是否還有旁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吧，至少！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能治就治，但是有些病是不可以救的。當然，能夠治的，儘量治好，但是有的是的確治不好。大街上的標語那麼多「打倒陶鑄！」但是還是要看看他，這幾個月來他的表現是夠噏的了，有群眾壓力可能會好一點，看吧！也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能過得來，但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要有許多人過不了關了。《人民日報》有過一篇社論，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經過許多階段，譬如說推翻國民黨，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為國營企業，他過關了，三五反時他馬馬虎虎過關了。公私合營、三大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改變也是馬馬虎虎過關了，一九五七年後反右鬥爭因為沒反到頭上，他沒沾邊，他也馬馬虎虎過關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主席告訴我們是一個長時期的，是幾十年，幾百年的事。消滅一切剝削制度不能設想很快就沒有鬥爭的。

剝削階級總是企圖死灰復燃，事實上資本主義因素在我國還是存在的在思想問題上就更不用說了。剝削階級幾十年了，它的思想影響是很深遠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這個大關就有相當多的人過不了，當然也是一小撮啦（江青同志插話：跟七億人口比就很少啦！）當然跟東歐、外國比較就是一個大國啦（江青同志插話：是一個中等國家。）它的影響逐步縮小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還應有更高的警惕性，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每個人都要受考驗，能不能過關還要繼續受考驗，所以我們是在鬥爭中前進的，是一片大好的形勢。我講的是否太長了，請周總理講。（周總理說：不長）

如果我們忘記階級鬥爭，忘記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就要犯大錯誤，有時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來，他是隱藏著的，可能麻痺人。譬如上海、黑龍江、西安、重慶等很多地方，他們都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況不妙了，他就拿出錢叫你北上「告狀」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這樣。（總理：好多地方，鐵道部就是這樣，假裝同情職工，結果鐵路中斷，這是我們原來沒預料到的，現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給我上了一課）現在我的話完了。

伯達補充：

再補充幾句，免得犯片面性，雖然這樣，但不要搞亂了，亂抓一通。沒有全面考查一個人就抓，這樣也不一定合適，對你們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鍛鍊吧。譬如在我們中央裡面有很多經過長期考驗的同志，譬如你們現在想要抓的譚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聶榮臻同志、謝富治同志、葉劍英同志、陳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謝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壞的，跟你們坦白地說，我們是支援謝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區糾察隊一小撮人，就會失掉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安部門的責任了，很有許多人功過要全面的比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譚震林等同志是經過長期考驗的好同志，我們和同志們對他們是有好感的，他們不搞陰謀。他們說錯話，作錯事，寫錯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區別開來，）這是不是折衷主

義呀？（眾：不是！）

（外語學院同學說陳毅還有許多問題未揭出來。）

（江青：陳毅的問題是同志間的問題。）

（總理：陳毅正在寫檢查。）

## 江青同志講話

今天這個會有各方面的同學，也有的同志寫信來說自己犯錯誤，不知道怎麼辦。按照大方向和反動路線作鬥爭，檢查自己的錯誤，我想你們會歸隊的，大家也歡迎你們歸隊。今天可能工人少些，因為最近我們接見工人較少，一時提不出名單來，大多都是同學。今天我想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你們，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走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路線，反對劉鄧制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個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鬥爭鋒芒應該集中，不要到處這兒攻一下，那兒掃一下，否則會擾亂我們的陣營。目前在全國有兩個大問題：

一，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用經濟主義和我們作鬥爭，剛才發給的三篇材料，有兩篇是上海的，一篇是中央文革小組研究的社論，這些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我不想多說，提醒一句：敵人想腐化瓦解我們的隊伍，收買賄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這就會給黨和國家造成很大的損失，如鐵道部的呂正操是自己跳出來的，本來就是桃園三結義的人，揭發彭真時保護了他一下，他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鐵路職工，使鐵路不能正常運輸。他採取的手段就是這樣，經濟上有，政治上也有，有的乘務員受氣挨打，這應該解釋。他挑動鐵路職工，以至於許多重要交通樞紐不能出車，他們利用經濟主義來破壞國家生活，使國計民生都要遭到困難，用這個抗拒毛主席的領導，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在北京也是相當普遍存在的，在數字上沒有上海那麼厲害，四、五天以前我們採取了緊急措施，除了特殊需要外，凍結資金，否則，他就要使我們工廠，什麼地方都破產了。

我們要牢住毛主席的教導，艱苦樸素鬧革命。例如市委送給北航十輛自行車、兩輛摩托；余秋里給地質東方紅二十五輛自行車、五輛摩托

車、一輛吉普車。他們哪裡來的？我說還不是國家的，我希望你們退回去，（眾：回去馬上就退！）有的單位都喜歡搞宣傳車，滿街跑，吵得人睡不著。（總理：工廠區有問題，它是三班制，用廣播車去廣播不合適，希望同志們注意）。當前主要是擊潰他們的經濟主義，他們破壞經濟，破壞文化大革命，抗拒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他們哪裡來的錢？還不是人民的。剛才伯達同志對這個問題講得較多，我想補充一點，鬥爭鋒芒對準軍隊、中央及國務院的好同志，我說的好同志不是說他們沒有缺點和錯誤，他們甚至有些人有比較嚴重的錯誤，他們應該向你們承認錯誤，你們也可以批評他們。你們不要上當，有人想把水攪混，伯達同志舉的例，例如陳毅同志說過錯話，寫過詩詞，說話有過頭的，有不正確的，我跟他當面爭執過，這個同志不是兩面派，他有錯誤就改，他可以和我爭得面紅脖子粗，最後承認了。但陶鑄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後搞我們，甚至鎮壓我們，所以這種情況能不能一樣？（群眾答：不能！）對陳毅同志不能採取對劉鄧、王任重、陶鑄那樣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來來往往，外辦問題大，那好辦。他本人，我過去不太瞭解，這幾年看，他很坦率，在會上他說過了頭，但事後他又說：「說錯了話。」廣州會議他實在說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評，他又說「和稀泥了」、「失言了」。對此要善於區別。他在歷史上有功勳，比如新四軍項英支援王明的錯誤路線，陳毅執行了毛主席的路線，後來這支軍隊又發展到了二十萬人。你們都知道，陳副主席和劉（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戰役中他們在前線都是有名的，戰上海打得很漂亮，這是譚震林指揮的。譚震林有時說話過頭，錯了就錯了。我不瞭解他，這一個時期跟他接觸，他好，還是王觀瀾好？他好，王觀瀾不好。他好還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會中央委託譚保過王的，那就應向人民贖罪，他的打手張仲瀚（大地主）耍陰謀。譚震林很坦率，也不是兩面派，並很贊同你們造反派，你們這點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這樣一個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錯誤，他隨大流，他是跟著毛主席的，早一個時期病重了，小將追到醫院去鬥他，關鋒給解了圍。一來就要揪這不妥當，因為他們還在工作，一邊工



作，一邊參加文化大革命。李先念、謝副總理，這都是好同志。謝副總理過去我不瞭解。他原來是鄧小平的部下，他第一個出來揭發鄧小平。總理批評他是對的，他手軟。他對西城區糾察隊就是手軟，現在「聯合行動委員會」天天要造謝的反。他們的頭頭應該抓起來。最近聯合行動委員會去搗亂，號稱三千人，說周總理要揪謝副總理。他們的骨幹少，只有二、三百人，他們是可以分化瓦解的，已經出來了一個造反團。小頭目要抓，要專政，他們把鬥爭的鋒芒對向這些經過長期考驗的同志，我們不這樣，我們對陶鑄也是善意批評。他要兩面派。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大會時，陶鑄很惡劣地偽造了這麼一張照片。原來這張照片在毛主席身邊站的是陳毅，陶鑄用了特務的作風，把陳毅的頭換成鄧小平的，陳毅不知道，後來告訴他，他氣憤得很。新華社有個造反團印的一張傳單上也有一張照片，用三張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劉少奇、宋慶齡合在一起，這是陶鑄的得力打手熊復幹的。電影《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也有很多是完全違背十六條精神的，這是肖望東堅持執行陶鑄指示幹的，這是反動資產階級路線的繼續，而陳毅、譚震林、葉劍英、謝富治等同志，他們都在工作，跟陶鑄不一樣，他們都有誠意向你們檢討，陳毅已經寫了七天檢查了，現在還在寫。我們要歡迎。有的同學心裡很不平，應該平了，要給他們自我批評，他還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頭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氣憤。不要把鬥爭鋒芒給壞人利用了，他們準備作自我批評，要允許自我批評。

另外一個陰謀就是把矛頭指向軍隊。劉志堅就是這樣的人，他要兩面派，有的人很能耍兩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說主要任務抓軍隊，到了軍隊他又說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中央文革，這個人就是劉志堅，他把矛頭引向了我們的這幾位元帥。陳毅、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他們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聶榮臻最近已向北航作了檢查，同學們反映說好。桃園三結義是彭真、林楓、呂正操他們三個人在東北整林總的黑組織，他們也整過聶榮臻同志。呂正操跳出來了，拿出了殺手鐮，使鐵路癱瘓，這個事非常容易揭穿。同學們要作這個工作，像劉志堅這樣的人物我們幫你們揭發；我名義上是軍隊的文化顧問，但是他從不向

我彙報。去年開了個座談會他有了政治資本，因為肖華有病，病了兩年，他手伸得很長，當了中央文革的副組長，肖華同劉志堅比那個好，肖華好。劉志堅最大的陰謀是對葉劍英，陳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確的情報，沒有必要讓他們出來講話的場合出來講話，使他們講了一些錯話，影響不好，使軍事院校正個鋒芒都對準了我們幾位元帥，而他呢？則躲在後面了，他是典型的兩面派，他在你們面前充當革命左派，自稱是中央文革副組長（康生：他還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葉劍英同志向你們做了自我批評，他（指劉志堅）又拉了一些人，指揮我們和剛才講的幾位老師誤會，我們挑動你們去鬥他們。肖華休息了一、二年，實際上他擔任一線去了。去年劉志堅撈了點資本，中央委託我搞了一個軍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他參加了，這次他做了文革副組長，他很隱蔽，他再隱蔽還是在我們面前露出了馬腳。目前鋒芒集中起來，我們不能把鬥爭鋒芒對準他們，可以批評他們，但不能用劉、鄧、陶鑄、王任重、劉志堅的方法對待他們，要是這樣，我們國家還剩幾個人工作，我不知這個問題講清了沒有。能不能給大家解開思想上的扣？（同學答：「能！」）除了這個以外，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學提出要召開一個四十萬人批判劉鄧路線的大會，我們提點意見，你們已經搞過遊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處去，因為外來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變化一下方法，體育場是不是可以接線，可以搞得廣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較冷，隊伍擠在一起吃不上飯，喝不上水，冬天又有傳染病。已經搞過了，是不是有必要再這樣搞？（當時有一個同學站起來說：可以改變！）那就好了。現在外地來北京的有七十至八十萬人，有的同志要動員他們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矛盾上交到北京，負擔太大，我們能保證這麼多人吃住，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我們國家經濟穩定，目前有一小撮人拋出了經濟主義，你們應該做工作、宣傳，如「十六條」、「農業十條」、「工業十條」。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同志和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文匯報》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他們的殺手鐮就是破壞生產，我們能允許他們這樣嗎？（眾答：不能！）要動員勞動群眾回到生產崗

位，堅持革命。

我主要講這麼兩個問題，敵人的新花樣，第一是用經濟主義賄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眾；第二，把鬥爭鋒芒引錯，不該搞的搞了。今天，把這兩個問題講清楚，黨中央國務院主要好的都點出來了，李富春同志給統戰部送了大字報，才揭開了蓋子，葉劍英同志代我接見了少數派，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在困難的時候，葉劍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我那時處境困難，我曾經感謝他，搞他這合理嗎？在困難的時候他能過來跟著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們不能像對待劉、鄧、陶那樣對待他們，要善於分清敵友，對領導階層也要分敵友我，要調查研究，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特別是軍隊院校的，就是，最近軍隊的文革小組要改組了。

### 康生同志講話

我很同意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這是當前兩個重大問題，《人民日報》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是根據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決定向全國廣播的，各個報刊都刊登了這標誌著文化革命的新的階段，剛才王力同志念了幾個文件，這對當前的文化大革命是個大事，我們在一、二天內也要發表，中央還決定給上海工人一個賀電，祝賀他們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個問題不僅是上海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工人的問題，關係到學生，基本方針是適用的，他們要好好學習學習，這個文件很重要，中央有個軍訓文件，上面有一句話，「加深運動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這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說的。所謂革命性，就是充分發揚我們革命的首創精神。所謂科學性，就是剛才江青同志講的，調查研究，學習毛主席的文章，沒有磅礴氣高萬丈的精神不行，但沒有毛主席的調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剛才江青同志進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鑄與其他同志進行了分析，就是科學的分析。所謂組織紀律性，就是革命的紀律。剛才見一文件，八號衝中南海的西門，這不對，不合乎林總講的組織紀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牆衝進去，革命為什麼用這種方法?!這只能使反對毛主席路線的人高興，

「三性」結合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們要堅決執行。

關於陶鑄，我要講幾句。他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時他講話相當「左」，實際上形「左」而實右。我們可以告訴你們，解放十七年來，經過三次大的鬥爭：一次是高崗、饒漱石；一次是彭德懷、黃克誠；一次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陶鑄在高、饒問題上犯了錯誤，他是擁護高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會上，他檢討，頭次滑過關，嚴厲批評了他。第二次勉強強強過去了，他不像你們《井岡山戰報》寫的《陶鑄論陶鑄》，他不是這樣，他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你們檢查一下《羊城晚報》、《廣州日報》，看看他們怎樣對待文化大革命。周××寫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報》登了，大家反對，《羊城晚報》過了些時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語，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再舉一個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個假把戲，搞「三家村」，《北京日報》作了按語，發現這個後，我們立即通知全國各地報紙不准登載《北京日報》的假檢討，不到兩個星期，廣州的報紙全部登載，他反對彭真還是擁護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鑄的一套，武漢的白色恐怖是陶鑄、王任重搞的。還有一件事，全國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獨《湖南日報》沒登。陶鑄在中央，林總作了很多工作，結果沒效果，他用兩面手法，所以，我們宣布不是倉促的。陳伯達同志元月四日有關陶鑄問題的講話是我們討論過的。他同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性質不同。現在有一小撮人想攪亂這個陣營，企圖混水摸魚，竟有人把周總理的大字報貼在天安門，這是什麼人？（眾：是反革命！）應該怎麼辦？（眾：抓起來！）他們這些同志有過錯誤，甚至嚴重，但是反對彭羅陸楊，堅決跟毛主席走的，主流還是次流，要分清，他們有錯誤，這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下出現的，可以批評，他們也應該檢查，但問題性質不一樣，要用主席思想掛帥，江青講的兩點很重要，特別是經濟掛帥，收買腐化，我建議把不必需的東西退回，希望同志們提高警惕，現在有些謠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說

主席有三條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張大字報，「三條」實際是反對謝副治，反對毛主席、林總的。他們講得活龍活現，而且說是總參一個人宣布的，這是謠言，階級鬥爭是複雜的，在種種情況下，狗急跳牆，（江青同志說：他們把矛頭對準楊成武、肖華同志）我的話就講到這裡。周總理講話：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來了，請他們發言。

《文匯報》代表：我們要和大家一起鬧革命，特別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聯絡站和我們一起戰鬥。我們體會到報紙要為革命左派說話，必須奪權，我們奪了領導權，我們決心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幹到底。

周總理：

我來說一說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抓住了目前的關鍵問題，主席發現了馬上叫發表，像聶元梓大字報一樣，這次也一定會對全國有重大影響，我這裡和在北京的同志談一談，並通過你們做做工作，使全國人民起來一齊幹，我們非常歡迎《文匯報》革命派改革的決心，《文匯報》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報》也採取了革命行動。現在我來談談二個問題：一個是各級領導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繼續頑抗，以新的形式進行破壞文化大革命，剛才江青同志和伯達同志講到了經濟主義的危害性，這是他們放出來的，現階段新的鬥爭展開了推向了工廠，企業、科學單位、設計單位，從城市發展到鄉村，重點轉了，他們想以搞革命為名破壞生產，方法就是實行經濟主義，也就是修正主義。交通的問題過去曾經發生過搶車、臥軌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決了，沒有影響運輸，現在鐵道部本身要罷工，引起了運輸的停頓，那些罷工的原來大部分是保守派，現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罷工。北京的列車乘務員受了點委屈，完全可以做點工作，把事情解決，但鐵道部的呂正操沒有那麼幹，反而挑動工人罷工，鐵道部的武競天，他是個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車上，他窩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來的。

鐵道部住滿了外地來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許多工作，把一百五十萬

人組織起來，形成聯絡系統，一直搞不好，一個學院把他（呂正操）揪去了，後來又把他揪到長辛店，他就要我打電話，我在那裡休息，新年他回來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響應上海的號召回到本單位去，這件事一定要考驗呂正操這些人，給他一個短時間，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績來。現在工交口一半給余秋里，另一半給谷牧，他們也做了一些錯事，將來要檢討。谷牧現在到大山縣去了。現在讓李先念抓，我親自抓。這樣的領導（指呂正操）觀察他一段時間。

為什麼鐵路出現了打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們怎麼解決得了？打人最厲害的是京廣線、長沙、株州、衡陽，有三千多人搶車，一部分買票，另一部分不買票，與乘務員發生衝突，這種方式不是階級兄弟的態度。這件事陶鑄打電話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沒同意，是直接來北京的，像東北、齊齊哈爾等。給大家介紹這一個例子，大慶是毛主席提出來要學習的，的確是一面紅旗，去年煉油達一千三百~一千四百萬噸，第一，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掛帥；第二是大慶職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國的支援；第四當時掛帥的領導是余秋里同志，後兩年（六五、六六年）余秋里同志離開大慶來北京，他們就滋長了驕傲情緒，現在，工委經不起考驗，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串連，結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萬人的地方一萬人出來串連，不能不影響油田生產，到北京來要錢給錢，矛盾上交，幸而王進喜站出來了，張洪池栽了跟鬥，王進喜說我心裡非常難過。

還得把這面紅旗舉高，王進喜準備回去把問題解決，現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長以上的都起來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長以下的以搞革命為名都不抓生產，我主張外交系統開門，外交系統的造反派起來了，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擠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不抓就偏，我現在主要抓石油戰線、鐵道、外交，這二十天我就做這些工作。我不能什麼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還得靠各個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最好的參謀部，軍委是司令部，我們國務院是執行機構（伯達同志插話：中央文革不是參謀部，只是個工作機構），我們要以上海為起點作個榜樣；鐵道學院已經決定到鐵路沿線去

宣傳了，別的院校也可以考慮大搞宣傳。

第二個問題：現在階級鬥爭在這個關鍵時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現全面的反撲全面的反擊；這個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廣；要大辯論，要大搞軍政訓練，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搞大聯合，春暖以後向全國推廣，（江青同志插話：上海這種聯合可以推廣北京有個什麼聯合委員會，造謠說主席不在北京，這純粹是造謠；上海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們先看到，並且命令立即公布，怎麼能說主席不在北京呢？還有更荒唐的謠言：什麼主席批評了×××，什麼連江青也批評了，什麼主席寫了第二張大字報，發表了三條指示……等，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對中央文革小組我是堅決支持的，上海三十一個團體發表的「十條」我們完全贊成，左派有了分化，我們希望在大前提下統一起來，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我們都願意接受批評，接受同志式的批評。我個人，同志們批評我是可以的，我們要處理那麼多事，不可能沒有錯，軍事系統在運動初期倉促上陣，也是有錯誤路線的，軍隊派出的工作組因為長期沒有做群眾工作，執行了錯誤路線。批評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屬各院校的軍隊工作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東負責，肖望東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話：是，肖望東，還有煤炭部的張霖之），對解放軍的工作隊員可以批判，對他們的軍人標誌要尊重，不要隨便脫軍裝、摘帽徽。

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如畢業生問題、半工半讀等問題，正在研究文件，不再跟你們說了。

總之，這次和大家見面，我說得多，以後不一定要我出面，可以讓文革小組跟你們談。

### 江青同志講話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向你們亮底，很信賴你們，這是一。二、我們現在小組的成員、總理都是工作到天亮，因此，請你們幫助做工作，不是責怪你們，而是向你們亮底，不要灰溜溜的走，我每次都是讚美你們的，我們現在成了救火隊了，到處去救火，所以希望你們協助。

回答兩個問題：

有的同志提出第三司令部合併為北京公社，這個我們不能包辦代替，現在合併很難，應該在革命的行動中結成戰鬥友誼，逐步達到組織上的統一，如果不在實踐中去分辨同志，聯合就不鞏固。

另外，有同志說今天有保守派參加，這個不怕，因為大多數是受蒙蔽的，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揭發改正錯誤，歸隊，我們是歡迎的。第二個是堅持錯誤的，如昨天晚上陳伯達同志本來可以早休息，我們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學，他們居然要把王力、關鋒扣下來，我們說不行，回來。但你們也不要圍攻他們，他們這樣作目的是要我們周總理、陳伯達同志接見他們，不見！必須改正錯誤，他們什麼時候改正錯誤，我們什麼時候見他們。我們是把你們當國家的財產、接班人來看待的，你們跌了跟鬥有什麼了不得的？第一是歡迎走錯誤的檢查歸隊，第二，如果要脅我們，我們不理他們，我們就是不妥協，如果和他們的錯誤妥協，那他們的錯誤還是要發展的。我們對有些人實行了專政，專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為此老要衝公安部，這辦不到，我們希望你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作了自我批評，歡迎歸隊；第二條我看是撒嬌，我們不能妥協。

## 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講話紀要（1967.1.10.）

【參加單位：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清華「井岡山」、北大礦院「東方紅」、「政法公社」、第二軍醫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首都兵團」等單位。】

陳伯達：

現在的情況，階級鬥爭形勢很清楚，在上海，在北京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耍陰謀，他們的手法很不高明。鐵路運輸上就這樣，鐵路職工是受蒙蔽的，主要是鐵道部的負責人。他們印發傳單鼓勵列車員等的罷



工，這是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要堅決打退他，消滅他，敵人不向無產階級投降，就叫他滅亡。不要以為沒有戲了，還有一小撮搞陰謀的人，想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翻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有的人已被揭露了，馬路上出現了很多「打倒陶鑄！」的標語，我同武漢來的專揪王任重的造反隊談過話，陶鑄同志在劉、鄧路線推行時，他是堅決執行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別在十一中全會，有的同志揭穿了這個問題，有人揭發了他，中央、毛主席知道他執行劉、鄧路線，想挽救他，想讓他過來，但十一中全會後，他沒有過來，還是繼續執行劉、鄧路線，而且跟王任重兩個人所領導的中南地區出現了許多事件，很典型的反動事件是鎮壓群眾的事件，他推廣了劉、鄧路線，在武漢相當大規模地逮捕革命群眾，以前在其他地區也發生過，想幫助他，但幫不過來，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因為他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就不可能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我們文革小組批評過他，中央常委也批評過他，但他的靈魂沒有被觸動。是不是幫助得不夠呢？在他看來可能是這樣，但我們確實是很認真的了，在十一中全會就幫助過他，他那時執行劉、鄧路線，就勸阻他能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但那時的勸阻還是比較婉轉的。但在十一中全會後，還繼續這樣搞，我們就攤牌了。陶鑄說：「攤牌就好了……（不清）」，但他說是那麼說，做還是按他的軌道執行。路上這麼多大標語「打倒陶鑄」，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過錯，或我陳伯達的過錯？後來陶鑄給主席寫了封信，說「咎由自取」，給主席寫這樣的信是不適宜的。但他也真是「咎由自取」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不以自己意志為轉移的，轉來轉去，轉來轉去，最後還是轉到他的路上，幫忙幫不上。是不是除了陶鑄就沒旁的了呢？至少還有個別一、兩個吧。我們按毛主席「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的病不能治，我們是必求醫生，能治的盡量治。路上這麼多打倒，當然還要看，這幾個月來，表現得夠瞧的了，在群眾的壓力下，是否可能好一點，看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能過關，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有許多人就過不了關。《人民日報》曾發過社論，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經過許多階段，推翻了官僚機構，沒收了官僚資本，推翻了

資本主義企業，變成社會主義企業，他能同意，三反、五反，有的馬馬虎虎地過了關；三大改造，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反右，馬馬虎虎過了關，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沒有反到他，他沒有沾邊，馬馬虎虎過關了，社會主義革命，主席告訴我們，是長期的，幾十年、幾百年，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因為不能設想很快就沒有鬥爭，剝削階級總是企圖死灰復燃的，事實上資產階級因素在我們國家還是存在的，這思想就更不用說了。封建階級有了幾千年，他的思想影響是很深遠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時，社會主義大關，很多人就通不過，相當多，當然這相當多還是一小撮。他的影響要逐步縮小是沒有問題的，必須提高警惕，因為文化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革命，每個人都要在大革命中考驗，過得了過不了這關，還是要繼續考驗。

所以我們是在鬥爭中前進著。現在，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勢，如果我們忘記了階級鬥爭，忘記了毛主席教導，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修正主義有時有些看不出來，他是隱藏著的，可以麻痹人的。這回上海還有，其他地方和黑龍江等地方，他們都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況對他們不妙，就要錢給錢，出去串連去，北上告狀去，如鐵道部偽裝同情職工，使鐵路交通中斷，這是過去沒想到的，使我們恍然大悟，這上海的事情，給我們上了一課。

再補充幾句，雖然這樣，你們不要亂抓一通，沒有全面考察一個人就抓，這對你們也不會得到鍛鍊，比如在我們中央中長期考驗的幾個同志，你們把矛頭對準他們，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謝富治，跟你們坦白地說，我們是支援謝富治同志的，他抓得對，他不抓就失掉無產階級專政的作用了，還有其他同志，功過要加以比較，不要隨便抓。（伯達問中央文革和總理還有誰時，又補充了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余秋里等同志）這些都是好同志，長期考驗過的，我們對他們都是有好感的，同志們對他們有好感的，他們做了很多事，不搞陰謀，說錯話，做錯事，寫錯文章是有的，但和大大非要分開。

江青：

今天這個會有各方面的同志，也有自己寫信來說犯了錯誤不知怎麼

辦的。這個問題好辦，只要承認錯誤，認清方向，我相信大家都會歡迎你們歸隊的，你們說對不對？（眾答：對！）今天在座工人同志比較少，最近接見工人同志也少，提不出名字，在座的多數是同學。

今天我們想把我們所想的告訴你們，就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我們要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劉、鄧制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大前提。在這個大前提下，鬥爭的鋒芒應集中，而不是到處這兒攻一下，那兒攻一下，這樣會打亂我們的陣營。在當前有兩個大前提值得我們警惕：一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經濟主義來轉移鬥爭的目標，這個問題普遍存在，只是希望革命同學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瓦解我們的隊伍，防止收買我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對國家、人民的很大損失。呂正操是自己跳出來的，他本來就是「桃園三結義」之一，在彭真問題上他不閉門思過，承認過錯，又自己跳出來，蒙蔽革命職工罷工，不能正常運送，他採取的手段，經濟也有，政治上也有，如說「我支持你們，你們受了委屈」，等等。可能有個人受了委屈，他不是說服解釋，而去挑動，使很多主要的交通樞紐不能通車，使國計民生都要受到困難，用這來抗拒毛主席的領導，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在北京也相當普遍存在，在數字上沒上海厲害，上海已付出一千多萬元，在四、五月以前我們就採取緊急措施凍結了資金（除了必要用的以外），不然我們很多工廠都要破產，這一點希望我們全體同志都要提高警惕，要艱苦樸素鬧革命。（北航和地質都受到了批評）當然，有的需要，要一點也可以，但不要要那麼多，我希望你們把這些東西（車子）退回去。宣傳車這種方法只能在一定的人群聚集的地方。很多地方都要睡覺，要休息，到處要車子這是八八團發明的，這弄得滿街都是，聽半句話車子就過去了，這對交通是有妨礙的。工廠區也不行，工人八小時勞動，強度很大。希望同志們要注意，主要要擊毀經濟主義破壞我們國家經濟生活，破壞文化大革命，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這個問題就講這一點，供參考。

另一個問題也想提醒同志們，目前有一種風氣，想使鬥爭的鋒芒極力對準我們軍隊的一些好同志，中央、國務院的一些好同志，這些同志

不是沒有缺點，而是有缺點，有的是嚴重的，有的話可檢討，可以批評，但是，應是同志式的。你們不要上這個當，有的人想把水攪混，使你們看到一個上面，不能看到整體。我完全相信同志們是好意，比如陳毅同志，說錯話，寫過一些詩，說過話不正確也有，我甚至可以同他當面爭執，但他不是兩面派，他都說，這是好的。從整個歷史上看，他也是有的錯誤的，他和我兩人當面爭得臉紅脖子粗，後來他說：「鬼戲，鬼戲，醜惡。」陶鑄還鎮壓我，鎮壓我們小組。這就不一樣，我們要同志式的。我們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們不能去。他們要做很多工作，我對他不太熟。最近幾年看他很坦率的，廣州會議他說得不好，說過頭了。一九六二年做了檢查，現在也是。他歷史上有很大的功勳，項英堅決執行王明路線，一萬多人，裝在人家的口袋裡，陳毅執行了主席路線，重新發展成二、三十萬。淮海戰役，陳毅、劉伯承是很出名的，戰上海打的很漂亮，是譚震林指揮。他盡說錯話，但不搞陰謀，錯就錯了。他好一些，還是王觀瀾好一些呢？他好。他好一些還是王震好一些？他好。王震不好，王震是黨中央委員，托譚震林去保下來的，他應閉門思過，他不，但是王震還在底下搞活動，他還用了一個大地主花花公子（張仲瀚），大搞活動。譚震林很讚美你們革命的紅衛兵。李富春同志也是這樣的同志，他就是不謹慎，粗，思想方法有缺點，有錯誤，他隨大流，知道錯了就跟正確的走。前一段住院，肺炎，小將要去鬥他，關鋒解了圍，這要用同志的態度，叫他們承認錯誤。一來就揪是錯誤的，他們天天工作。李先念、謝富治同志都是好同志，謝富治原來是鄧小平的部下，他第一出來揭發，但他弱一點，手軟一點，叫他抓，他手軟了。現在聯合行動委員會，一百多人去鬧，他們頭頭要抓起來，他的基本骨幹很少，能帶動的兩、三百人，他們也可以分化瓦解。他們已出來了造反派，對小頭目要抓起來，要專政。如果把鬥爭鋒芒轉向這些經過長期考驗，現在還在工作，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但在關鍵時刻能站在主席這一邊，我們不能這樣。我們對陶鑄還採取同志式的。陶鑄在一次康生主持的會上，陶鑄在會上命令要熊復照鄧的照片，當時，陳毅在主席邊上，鄧小平的照片很小，就把陳毅的頭剪下，把鄧

的頭接上，還有毛主席、劉少奇、宋慶齡，把這照片發到外國去了。這主要是陶鑄，熊復他們搞的。還有一個人，你們看到很多了，經過堅決鬥爭，在十一中全會後還好些。肖望東是堅決執行反動路線的。但陳毅、聶榮臻等人，你們應該採取歡迎他們的態度，陳毅認真地寫自己的自我批評，寫了七天了，他還不知道自己照片的頭給砍掉了，這很令人氣憤，這鋒芒你們要是被敵人利用了就糟了，如果採取同志式的態度是合理的。現在允許同志們批評。

另一個動向是指向我們軍隊，他自己躲在後面，到了軍隊，他說有三分之二時間在中央文革，到了中央文革，他又說在軍隊忙得很。劉志堅怎麼幫也沒辦法。聶榮臻等他們也做了一些錯事，但在大方向上，是跟主席走的，跟林副主席走的。聶也做過檢查，他被別人整得很厲害的。「桃園三結義」也整他。彭真、林楓、呂正操在東北搞林彪，這實際上是反革命集團，開始想保他（呂正操），但不成，他的反革命立場決定了他，他拿出了殺手鐮，使火車停車。要叫廣大鐵路職工同志們明白，同學要做宣傳，（剛才有一個軍事院校同學遞了個條子）你們不揪劉志堅，當然，現在揪了像劉志堅這樣的人，我們幫助你們揭了，劉志堅是軍隊文化顧問，但他根本不向我們彙報，直到去年召開軍隊文化工作會議的時候。這個會議是我請示了林彪以後召開的。是肖華好呢？還是劉志堅好呢？肖華好。再，重要的陰謀是矛頭指向這些好的人，使得軍隊院校、整個文工團的鋒芒向他們來了，劉志堅就躲起來了。甚至在你們面前裝裝「左」，「我是文革副組長」，所以鬥他還是很難鬥的。他就這樣來回挑動。不久前，葉劍英做了個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還是不錯的。後來他又挑動了一部分人，使我們這幾位老師誤會了，以為是我們中央文革搞的。連貫起來看，實際上都是他搞的。肖華生病休息一兩年，他（劉志堅）實際上是第一線。去年軍委開了座談會，是我請示林彪同志，讓他做軍隊文化顧問，又撈了一些政治資本，現在是文革副組長，手法很隱蔽。再隱蔽，在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裡邊也露出了狐狸尾巴。開始是王任重，後來是劉志堅，現在是陶鑄。對說過一些錯話，但在關鍵時刻是站在毛主席這邊的，就要用同志式的態度。要他們檢查

可以，不能像對劉、鄧、陶鑄、劉志堅那樣，否則我們還剩下幾個人工作？我們國家很大，能不能幫助大家在思想上解開一個口？（大家答：「能。」）能，那就好了。

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已把主要的好同志說出來了。李富春同志主要問題是在統戰部，但統戰部是李富春送了大字報以後，階級鬥爭蓋子才揭開的。葉劍英同志，在困難時期，地質學院、航空學院處在困難時期，我的處境也很困難，是葉劍英要接見你們要支持革命學生，我在電話上代表你們（即地院「東方紅」）感謝他。在領導階層也是如此，要分清敵我友，要進行深刻的調查研究。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軍隊文革小組要改組了。

江青：

對保守派

1. 承認錯誤，我們就歡迎他們歸隊。
2. 如他們要脅我們，我們就不理他們，不能妥協，否則他們就會犯更大的錯誤，不要老衝公安部。

康生：

伯達同志、江青同志談的兩個問題，這是很重要的兩個問題。《人民日報》發表的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的文章，這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決定廣播的，這對文化大革命是大事，標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央還要寫個祝賀的文章。這兩個文件，我們在一兩天內要發表的，剛才念的社論，中央決定要給他們點火，點起上海無產階級革命的路線，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不僅是上海的問題，而且是全國的問題，不僅是工人，而且對全體革命同志都適用的。

同志們！看到了關於軍訓的文件吧，在那上面有一句話：「要加深運動的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這是林總的重要指示。革命性是更好地發揚革命的首創精神。科學性就是要調查研究，科學分析，特別要緊跟毛澤東思想。軍訓規定的學習文件不夠，毛主席說還可以多些，以後還可繼續學。我們沒有磅礴的革命精神不行，沒有科學分析，

沒有掌握毛主席的調查研究也是不行的。

江青同志剛才講的，一方面把陶鑄的問題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又把好的，但又犯過錯誤的同志加以分析。這就叫科學性，這是活學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

紀律性就是軍訓要加強紀律，加強革命的紀律。七號晚上衝中南海的西門，這是不對的，這就是沒有紀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這對革命有什麼好處呢？這只有堅持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的人才高興，我們要革命，這一點要很好地掌握，只有這三性密切結合起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關於陶鑄同志的問題，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幾次幫助過他，但他還是採取兩面手法，有時講話講得很「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一九四九年以來，黨內的鬥爭，有三次。一次是高崗、饒漱石，一次是彭德懷，一次是彭真、羅瑞卿等。當時陶鑄是擁護高崗，在五七年作了檢查，第一次沒過關，第二次才勉強地通過。《井岡山報》登了《陶鑄論陶鑄》，那完全就胡說八道，不要信他那一套，他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你們可以看看《羊城晚報》，廣州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陶鑄領導的，《羊城晚報》登了一篇《毛主席回韶山》，這是周揚兒子寫的，這是一篇大毒草。後來覺得不好，但又登了一次。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登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搞了一個按語，十六日發現，馬上通知全國各地不准登，而在四月三十日《羊城晚報》又登出，這是什麼事。彭真這樣玩滑頭，他到底是反對彭真，還是擁護彭真呢？這不清楚嗎？陶鑄自己搞一套，譬如武漢的問題就是如此。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全國報紙都登了，只有一個省例外，這就是湖南省。

中央經過好多工作，結果沒有效果，他還是進行兩面手法。江青同志在一次會上對陶鑄問題的講話，是經過大家討論的。

現在有一小撮人搞陳總，進行混水摸魚，還有人貼周總理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前，這樣的人是什麼樣的，還不清楚嗎？（眾：反革命！）怎麼辦？（眾：抓起來！）對！有些人說過錯話，作過錯事，但在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對劉、鄧路線（方面）是站

在毛主席這一邊，他們自己也勇於檢討，問題性質不同。不能只看現象，要用毛主席思想掛帥，要看到問題的實質。經濟主義，經濟收買，特別要注意。我贊成有些不必要的東西給他們退回去。

現在有些謠言，說主席第二張大字報，主席的三條指示，這三條實際是反對謝富治的，反對中央文件，反對革命路線。這統統是造謠。

上海《文匯報》代表：

同志們：

我們永遠跟革命造反派站在一邊，和大家一起鬧革命，特別是和首都三司、新北大和上海的革命小將、其他革命造反派一起，把《文匯報》及《解放日報》的權奪過來了，倒向造反派，為革命造反派大喊大叫。

周恩來：

這兩篇文章，本來我們也要起草一個文件。沒有起草好。主席就抓住了關鍵問題。主席一發現，就決定第二天發表，等於主席第一次批准聶元梓的大字報一樣，相信全國會回應起來的。和在北京的同學談一談，同時希望你們去做工作，讀了文件，支持他們號召全國人民起來。他們三位講話，我完全同意。

非常歡迎他們表示改革的決心和行動（指《解放日報》和《文匯報》革命造反同志——整理者），要學習他們。我談兩個問題。

- 一、確實在各級領導中，極少數堅持繼續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分子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繼續頑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破壞。剛才江青、伯達同志指出的危害是他們放出來的。開始是強調生產，破壞革命。現在提出兩條路線鬥爭以來，新的鬥爭展開，加上十二月份把鬥爭轉向工廠，從城市轉向鄉村，進行新的反撲。他們假裝搞革命，破壞生產，抓革命是假的，破壞生產是真的，搞經濟主義，使生產受到很大的影響。以前，群眾運動激於一時義憤搶材料、臥軌，經過工作解決了。現在鐵道部自己停工，這問題就大了，這想法是錯的，尤為嚴重的是上海一部分運輸停頓了，主要鐵道，原來保守派也要「造反」停車了。造什麼反呀！北京的列



車員也如此，本來這問題能解決的，經列車員的工作、幫助總能解決，就是鐵道部的一小撮人，表面支持他們，耍了陰謀。

（已跟）各車站、機務段等很多代表談了話，把鐵路上的造反派聯合起來，保證運輸正常運行，但這工作一直搞不好。

首先要響應上海的號召，號召全體鐵路工人起來揭穿這個新反撲，號召在京單位到本單位、本廠搞革命，否則對文化大革命也不利的，同時也動員部分代表到鐵路戰線做工作，現在考驗呂正操，看能否過關，要叫他去抓，要抓好，否則就是破壞革命，不僅是呂正操，還有薄一波、陶魯筋。工交口到現在只能分兩部分，一部分給余秋里，抓計畫，在十一月、十二月搞了計畫，一部分給谷牧，搞大三線，但也要做檢討，但余秋里的助手林乎加不得力。鐵道部只能由李先念、我自己抓一下。為什麼發生這事情，另一方面，他們把矛盾上交，他們不在本地解決，到北京來怎能解決？工廠、機關、省市一推都推到北京來，特別是廣州、長沙、「湘江風雷」等，他們用了感情，陶鑄給長沙打電話，在三千多人到北京來抓人，在火車上打起來，誰使他們如此呢？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在本地、本廠鬧革命。大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主席號召的。所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我提出了號召，他是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建立的大慶油田，已達到了一千多萬噸石油，過去的成績是偉大的，主要（原因）是：1.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主席思想指導；2.全體工人的艱苦奮鬥；3.全國人民的支持；4.當時的領導是好的，當時掛帥的是余秋里，可是後兩年驕傲了，當時余秋里，主席點將把他調到計委搞計委工作。這責任主要在石油部康世恩，他聽不進反面意見，石油工業部和大慶油田，後兩年鋪張，結果抵制這次文化大革命，整個工委都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不讓串連，現在七萬多職工，又讓一萬多職工（大部分學徒）出來串連，要錢有錢，要車票有車票，這是經濟主義，但還好，王鐵人同志站住了腳，他決定回去把這條反動路線改過

來，這面紅旗一定要舉高，張洪池這次栽了跟頭。

各部，現在很多司、局長要造反，不幹工作，我為什麼要提出搞幾個戰線呢？就是由革命小將去衝，把反動路線衝垮，把資產階級反撲擊退，把官僚主義取消，要抓革命、促生產，財金、外交、石油、鐵道幾個戰線都要組織起來。中央文革是參謀部，軍委是總司令部，國務院是執行機構。要呼籲你們好好地同心合作，左派隊伍、革命派隊伍一定要好好同心合作，這個問題要繼續展開，以上海為中心展開，特別在北京，首腦機關要搞好，鐵道學院要到沿線去做解釋工作，宣傳工作。

二、階級鬥爭到關鍵時刻要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資產階級要向我們進行全面的反撲，我們要全面進攻，要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高潮，從城市到農村，最近造反派的隊伍要經過辯論、軍訓、聯合討論，準備春暖後，向全國推動。像上海左派聯合的方式值得學習，工人階級先進的隊伍在上海。

中學生中，「首都兵團」和「聯合行動委員會」辯論，剛辯論就造謠，說主席不在北京，其實，主席就坐鎮北京，《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就是主席先看到的，主席要為我們最高利益操勞。

什麼主席批評了江青同志，什麼中央文革小組怎樣了，統統是胡說八道。文革小組我們都是支持的吧！剛才念的《緊急通告》，我們完全支持。

現在左派有些分化，我看在大前提下，可以統一起來，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上統一、團結起來，當然，互相批評還是需要的。

軍隊裡來的工作隊員，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不是主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要適當地尊重，一般要照顧，但肖望東、張霖之是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

（以上均為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江青：

補充兩句：今天指責你們多了些，不要灰溜溜的，今天的目的不是為了批評你們，而是信賴你們，向你們亮底，我們是很信賴你們的。我們小組成員和總理工作都很忙，每天工作到天亮，向你們亮底是請求你們幫助我們做工作，向你們亮底的這些事我們已經判斷得差不多了。過去我們每次開會都是讚美你們，學習你們的造反精神，現在我們成了救火隊了。第一，我們把底亮給你們；第二，希望你們作工作。有人提出關於三司和北京公社合併的問題，我的意見，重要的是在行動，鬥爭中、實踐中考驗，只有戰鬥的友誼聯合發展才能鞏固，今天有保守派的同學參加了，有的人有意見，這不怕，經過揭發檢討，歡迎歸隊。如果堅持自己的錯誤就不對了。昨天晚上我本來可以早一點休息，晚上兩點聽說保守派的同學要把關鋒、王力扣下，這不妥當，我打了電話叫回來，他們扣關鋒、王力的目的就是想要我們和總理接見他們，我們說這不成，就是不接見，什麼時候你們改正了錯誤我們就接見。我們是把你們當成國家的財產、接班人來看待的，你們跌了跟鬥有什麼了不起的？第一是歡迎走錯路的檢查、歸隊；第二如果要威脅我們，我們不理他們，我們就不妥協，如果和他們的錯誤妥協，那他們的錯誤還是要發展的。我們對有些人實行了專政，專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為此老要衝公安部，這辦不到！我們希望你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作了自我批評，歡迎歸隊。第二條我看是撒嬌，我們不能妥協。

## 陳伯達在全軍文革小組會上的講話 (1967.1.15.)

主要講兩條路線鬥爭問題。我是來學習的，在座許多人都是革命老前輩，我革命不如你們，也可能是後輩，不論哪方面大家都比我懂得多。

我們的軍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過這樣好的軍隊，解放前國民黨說解

放軍是洪水猛獸、青面獠牙，這是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我們福建剛解放時，有人躲在我家裡，要我保護……，解放軍受懷疑。我們的軍隊有好傳統，和人民打成一片，穿草鞋。我見過一個前清時候的老人，他說從來沒見過穿草鞋的縣長，這縣長就是解放軍派來的。我們的軍隊無比強大、無敵，就是因為它不是駕凌在人民之上的。蘇聯軍隊到東北和人民相差很懸殊，紀律不好，不是為廣大人民服務的，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讀主席語錄「人民的軍隊」一節）主席講的人民的軍隊這一節說明了我們軍隊的性質和為什麼強大、有力，它同人民結合。軍隊是在階級社會、階級鬥爭中發生、發展的，我們的軍隊也是這樣。我國有敵人長期存在，社會階級鬥爭不能不反映到軍隊來。古田會議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果。建軍以來我們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種是舊軍隊建軍的辦法，一種是毛主席的辦法統帥軍隊。世界上有的國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修正主義。蘇聯軍隊對我們影響很大，這樣就會脫離人民，慢慢變成資產階級軍隊。

現在有苗頭，如彭、薄、羅想把我們的軍隊變成修正主義的軍隊，他們有社會基礎，要搞資產階級那一套。兩條路線鬥爭開始就有，他們想利用指揮員的弱點，如在延安時就有苗頭，那時沒有軍銜之別，但從子女身上可以表現出來，如小孩子就說：「我爸爸有幾匹馬，有幾個警衛員。」主席說他從來就反對搞高幹子弟學校。當時賀龍就是代表。我們十七年來處於和平環境，孩子在和平中成長，生活比過去好了容易演變。解放初期人民對軍隊很熱情，現在就不那麼熱情了。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所以說革命的重要問題就是軍隊問題。王明卻把軍隊交給國民黨。毛主席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對歷史階級鬥爭的總結。我們的軍隊打出了一個人民共和國，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發生了變化就很危險。蘇聯軍隊不是變了嗎？赫魯曉夫所以能政變就是靠了軍隊。林彪同志對我軍有很大貢獻。不小心、不謹慎、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和人民相結合，我們就要滅亡。我這話不能說很狂妄。我們建立了人民共和國，有功勞，保衛國家還有很大責任，我們還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這

是高度的貢獻。總是應官兵一致的態度，不能說：「你們都是我解放的」，解放全中國沒有人民是不行的。沒有農民送糧、抬擔架……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行的。戰爭的力量來源於人民群眾。不能與人民共處，說話高高在上，你們打了幾十年仗，是不是「苦夠了」，「該休息休息」了？是不是接受了「糖衣炮彈」？軍隊不是世外桃源，文化大革命是軍隊開始的，軍隊沒有階級鬥爭的說法是不對的，會使我們滅亡。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中是有基礎的，他們就是包庇羅瑞卿的。鄧小平的夫人在鬥爭羅瑞卿的時候，跑到羅瑞卿夫人那裡抱頭大哭。離開階級鬥爭觀點，就會喪失立場。劉、鄧在軍隊中是有市場的。有的人把士兵當做阿斗，有的士兵比我們高明。在軍隊中沒有這種人嗎？說群眾很笨，鎮壓群眾，對群眾不信任，不向人民群眾學習。有些士兵比我們高明的多，我學習不如他們好，也沒寫什麼文章。當然，也不是要當面捧他們。我是不是把大家當成阿斗了呢？（徐向前：你是諸葛亮。）我沒有管，也就管不起來。行動很重要，不要說官話。我們有一次和農民談天。一農民對幹部提了不少意見，我說：「你們為什麼不當幹部的面提？」他們說：「現在的幹部不像當年穿草鞋的縣長了。」我看了一下，他們確實都穿了鞋子和襪子。我當時批評了他們。老百姓說他們是「父母官」，我說他們是老百姓的兒子。劉、鄧就認為他們是老百姓的官，劉、鄧就違犯了這個觀點。兩條路線的鬥爭集中表現在對待群眾的態度上。「父母官」就是鎮壓群眾，兒子就會為人民服務。人民的軍隊就是集中群眾的意見。

我不是來訓政！我是來學習的！我講的不能過分，你們議一議。<sup>20</sup>

<sup>20</sup> 轉抄炮兵工程學院革命造反團駐京站。

## 周恩來、陳伯達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 「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的講話（1967.1.15.）

【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周恩來、陳伯達講了話。】

### 陳伯達同志講話

首先向同志們問好！

剛才我看到一個告全國人民書，題目叫做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澈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個口號很好！只要這樣去做，我們一定會勝利。敵人一定會失敗！

自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六、七個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耍的花招已很多了，我們要注意識破敵人的陰謀鬼計。開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用派工作組的形式來鎮壓革命運動，毛主席建議把工作組撤銷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充分放手發動群眾，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樣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一個新的勝利，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還是不會放手不幹的，他們表面上同意撤銷工作組，實際上改換了另一種方式，利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背後操縱一部分群眾組織，這樣來繼續鎮壓文化大革命。後來，工人、農民起來了，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先是藉口要搞生產，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一搞文化革命，生產就搞不好了，搞垮了。我們用毛澤東思想識破了他們的陰謀鬼計。他們是要壓革命，同時也是破壞生產。後來，他們就很露骨地那麼搞了。他們說：你們要革命就讓你們革命去吧！接著又企圖用經濟主義破壞國民經濟生活，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這是相互聯繫的。他們現在既不要革命又不要生產了，可是要用

讓大家革命的名義來破壞生產。他們企圖用停止生產、中斷交通的辦法來癱瘓我們的國民經濟，敗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譽。現在這個陰謀鬼計被揭穿了，剛才我在休息室裡，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講，他們又有一個新花樣：工廠讓你們接管嘛！……。他們好跳到後臺去，讓我們的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搞不好，他們想在那裡看笑話。我想他們的陰謀鬼計會繼續被群眾戳穿的，剛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辦法，採取派群眾代表監督的方式，他們想偷懶，想讓我們忙得不得了，他們好坐山觀虎鬥。我們如用監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動一點，當然個別地方、個別機關也可用接管的辦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當的，因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要看我們笑話，要當心呀！大家的行動、大家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起來。有什麼問題，大家，各個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商量，開聯席會議，這樣妥當不妥當？不要搞小團體主義，而要搞聯合，如果有這樣的聯席會議，提出的問題是可以交給廣大群眾討論，有不合適的可以改正。再一個問題，工人同志談到工人農民之間還有一些問題，一些矛盾，該怎麼解決？我的意見是要開工農代表聯席會議商量解決，不要形成對抗。工農代表聯席會議討論的問題，會議的決定，要讓雙方工農討論，如有不適當的，可改正。這樣，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就聯合起來了，敵人就挑撥不起來了。這樣做，這樣的意見對不對？（對！）總之，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起來！

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師生要聯合起來！

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要聯合起來！

在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下聯合起來！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戰友們、解放軍指戰員同志們：

我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

我現在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問你們好！

現在，我首先慶賀你們誓師大會的成功！剛才陳伯達同志的講話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誓師大會，響應上海革命群眾組織對上海全市工人書的倡議，支持黨中央的號召，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我歡迎上海革命群眾派來的代表參加我們的誓師大會，他們不愧為上海先進工人，革命學生的代表，我們支持你們高舉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支持你們繼續抓革命促生產，澈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支持你們反對經濟主義，支持你們反對矛盾上交，主張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剛才陳伯達同志說得對，我們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樣防止接管風。革命靠自己，每個工廠、單位，都應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組織起來，監督他們認真抓業務工作，不要讓他們躲在後面，叫我們上當。這提得及時，提得很對。我們號召全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全北京市的一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幹部同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切革命同志聯合起來，響應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我們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是和他一起來聽一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懂點事，少犯錯誤，和同學們一快來進行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快的，不會脫離你們的。你們什麼時候說有意見，要我們來聽，我們就立刻來。現在我們瞭解得還



不夠多，提不出什麼具體的意見。但是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革命是個大熔爐，最能鍛鍊人了，誰不革命誰就走可，革命的跟我們站在一塊。我聽說你們一夜沒有睡，在辯論，今天也在辯論，本來是想來聽一聽你們的辯論的，可是一來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們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才能打好這一仗。好，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幾句。

陳伯達同志：

剛才江青同志講的話，就是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向大家講的話，我完全同意她的話，我們還想繼續來這裡向你們學習，學習你們的鬥爭經驗。在這個文化革命鬥爭中，北京大學站在最前面。我想，你們一定會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繼續前進。我講點個人意見：對於「六·一八」這個事情，說是個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這是我個人給大家講這麼一點。希望大家在這個鬥爭中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他怎麼分析階級，分析情況，把我們中國的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導到勝利的道路。在文化革命中，要掌握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他怎麼領導革命的。我們怎樣才能在這個運動中做好工作。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聽懂了嗎？（聽懂了）是曲折的。是會有一些反復的，這個，比如你們就有些反復，「六·一八」以前和以後，以及到最近這幾天，是一反復。是不是？是有變化的嘛！鬥爭是曲折的，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鬥爭是曲折的，鬥爭總會勝利！

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江青同志最後講：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再見了！<sup>21</sup>

<sup>21</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二集）。

## 陳伯達、江青接見聶元梓孫蓬一的談話 (1967.1.16.)

【時間：晚】

陳伯達同志：

王任重過去在中央文革，住在哪個樓，哪個地方我們不知道，王任重和劉志堅住在一起，搞了很多鬼名堂。要拉江青同志犯錯誤，有一次中學生開會，辯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本來說開座談會，結果開了一個大會，來了許多人，什麼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也混在裡頭，我們發現王任重不正派。

王任重在北大搞，中央文革小組不清楚，發現王任重在北大不合適，讓他走掉了。

伯達、江青同志講：

王任重很壞。好多做法不是共產黨做法，而是國民黨做法，特務做法。王任重是中央叫他走的，他走後給關鋒寫了一封信，我們根本沒有回信，因為回信會提高他身價。

王任重當著江青面講了孔繁、楊克明許多好話，講了聶元梓同志很多壞話。江青同志問：「為什麼你不找聶元梓談談？」王答：「我不敢找她。」其實他當著聶元梓同志的面盡說奉承的話。

江青同志對聶元梓說：我們要保你，從政治上關心你，幫助你，孔繁到哪裡去了？你們要揪他。

聶元梓同志問：到來北京吃飯不化錢是否主席批的（有人談到）？

江青同志說：不知道，這也是糖衣炮彈，到北京來什麼人都有。

當彙報我校按軍訓編制下廠宣傳，反對經濟主義，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時，伯達同志、江青同志很滿意，認為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指出到北京來的大多數是工人，對他們要進行宣傳動員，但也有少數壞蛋，要分化瓦解他們。

當談到軍隊不介入地方運動時，首長講今天給軍隊講了，軍隊要介入，要管。要把各宣傳點動態情況及時搜集上來。

當彙報到有些工人反映，有些學生盡當指揮，工人依靠不了學生，自己起來幹，伯達同志講，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再三和學生講了，要同學下去學習，工人起來自己幹，有主人翁思想，很好，這樣學生也可以當學生了，下廠人不要太多，要安排一下，不要下去亂跑一氣。

當彙報到有些同學要求去外地，首長講，現在不要去外地，可以在北京下廠下鄉。北京打響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現在有些落後了，搞好北京運動很重要。學生下廠不要搞人海戰術，進工廠同市委聯繫一下，下去不要指手劃腳，要當學生。北京第一機床廠可以去看看現在少數派變多數派了，要幫北京市委搞好下廠工作。北大的風格不是過了，是太溫和了。希望克服無政府主義、小團體主義、極端民主化。希望北大做出樣子。

（新北大紅旗兵團）<sup>22</sup>

## 陳伯達、王力、關鋒接見《人民日報》社革命同志的講話（1967.1.17.）

【按：《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在一月十七日被《人民日報》社和中華社的革命群眾揪出來，並於當天舉行了批判鬥爭大會。關鋒、王力等同志參加接見。】

陳伯達：先聽聽群眾意見！各組織把自己的基本觀點介紹一下吧！（各

<sup>2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二集）。

組織相繼介紹了自己組織的觀點)

陳伯達：

他們（王力、關鋒）是五月三十一號同我一起到《人民日報》的。今天這個會我看開得很好。你們造唐平鑄的反，造得對！（鼓掌）我們五月三十一日到《人民日報》社來，是帶著毛主席的革命方針來的。從六月一日以來。在一些同志共同合作下寫了一些社論，這主要是六月這一個時間，六月以後的社論基本就不管了。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也是我主持搞的。有些社論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期《抓革命促生產》是我搞的，第二期《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是陶鑄主持搞的。當然在我主持的社論中不能說一點錯也沒有，但基本方向是對的。在六月以後我就想擺脫《人民日報》的工作，對《人民日報》社的情況不大瞭解。我們這些同志對唐平鑄的工作是不滿意的，有懷疑的。

《人民日報》究竟怎樣搞？因為我曾來過一個時候，所以我們來的時候帶來毛主席的革命方針，想把《人民日報》變成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黨中央機關報，變成能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機關報。看來六、七月份中，六月基本是革命的。但沒有一篇是唐平鑄有份的，是我們一些同志具體搞的，當然一句兩句也可能，但有的只是不關重要的。自從五月三十一日進來後，有這麼一個矛盾，我們帶來毛主席的革命方針，想貫徹毛主席的革命方針，但是這個組織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因此後來的工作就不能繼續執行六月一日開始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所以不能改良，要革命！（熱烈鼓掌）

我們在三十一日以前，我們跟唐平鑄沒有見過面，跟胡癡也沒見過面，臨時從《解放軍報》來些人，他們是劉志堅推薦的，我們不瞭解他們，我跟王力一起談過很多苦惱問題，《人民日報》問題沒解決，這樣下去，江河日下，以後我覺得江河日下了，除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篇社論外，很少像樣的，我對唐平鑄、胡癡說：「集中精力，把社論搞好，社論要能集中反映黨中央的精神。」可惜我的話沒用，他們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沒有改造過來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有一個時期，我對他們說：「你們這樣講毛澤東思想，你們

並不理解毛澤東思想。」我勸他們三次，從頭讀起，從《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直讀下去。並且讓他們抄。抄對思想影響可能深一些，他們可能抄了幾篇，給我看了看，但未能繼續下去。但抄不一定能解決問題，所以需要你們這種革命的風暴！（熱烈鼓掌）

那麼怎樣才能辦好《人民日報》呢？我相信你們這裡面有很多優秀人才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能把報紙辦好！要走群眾路線，讓大家共同辦報，你們打算組織一個什麼委員會？（群眾答：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委員會。王力說：那是工廠的，總編室呢？群眾答：總編室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員會。另外一群眾說：這個委員會不符合巴黎公社的選舉制！）希望今後群眾選一個總編委員會，不一定要選總編，你們看總編都垮臺了嘛！一個鄧拓，一個吳冷西，一個唐平鑄，統統都垮臺了。不要總編輯，只要一個總編委員會，是不是選七人或九人，或十一人，你們自己決定，大家協商，各個團體協商按原則辦事，如果不稱職可以隨時撤換，撤了吳冷西換了唐平鑄，唐平鑄又不稱職，不是也撤了嗎。

所以將來編委不一定叫總編，自己起名字，名字也不能包辦代替，要搞的好，能代表黨中央，無愧乎黨中央的機關報，編委不要叫總編，可以搞輪流值班。總之，要《人民日報》負責任。

建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王力，關鋒同志同《人民日報》負責聯繫，因為關鋒同志實際負責《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王力插話：實際是總編輯）今後和你們聯繫多的可能是王力同志。

我們說幾句話，按毛主席的教導，相信群眾，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你們有能力一定能夠辦好《人民日報》。總之，不能說比上海《文匯報》辦得更差一些。你們在版面上不要像上海《文匯報》刊登已經推翻唐平鑄了，內部革命就行了，唐平鑄必須交給群眾批判！（熱烈鼓掌）

你們這裡有兩個標語（指牆上標語）打倒唐平鑄！打倒吳冷西！不要忘掉打倒吳冷西呀！

（下面群眾高呼：打倒吳冷西！）不要低估唐平鑄和吳冷西在《人民日報》的影響，要逐步掃清它。在我沒管的這段時間裡，唐平鑄到陶

鑄那裡去了。實際上是陶鑄在管的。唐平鑄名義上也說：「你們不能不管呀？你不能不管呀！」陶鑄業這麼說，實際上我是沒管了。所以，我也有對不起《人民日報》群眾的地方，也就是對不起黨，沒有一直堅持管下去。當然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但我不能做任何解釋。在我管的時候有錯誤，你們也可以批判。

關鋒：《人民日報》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陳伯達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陶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王力：學生也看出來了，兩條路線，一條是陳伯達同志執行的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唐平鑄執行的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陳伯達：可惜我沒有一直做下來！（問群眾）明天可以好好出版嗎？（群眾答：可以！）《人民日報》可不能停！一天也不能停！不能像《工人日報》，《大公報》那樣啊，還要辦的更好哇！革命派萬歲！毛主席萬歲！

散會後，王力說：《人民日報》的事情，由《人民日報》群眾自己解決。

陳伯達：今天你們要解決組織問題。如果今天不行，原來的可以繼續工作（暫時），可以選組織監督他們的工作，沒有組織的也可以討論。大字報還像過去那樣，貼在樓內，外面的群眾還不能進來。<sup>23</sup>

##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1.18.)

【時間：一九六七·一·十八晚8：30～一日清晨1：30，地點：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出席首長：周總理、江青、陳伯達、王力、戚本禹等同志。】

<sup>23</sup> 新華社「十二·二六」紅旗戰報。

##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今天召開工礦企業造反派同志的座談會，學生也來了一部分人，各部門也來了，主要是和工廠造反派座談，過去我們和工廠接觸較少，這是我們的責任。上海的同志已經走在前面了，我們要急起直追。現在大家發言，最後由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和我說幾句話。下面由國棉一廠造反派發言。

（以下由北京國棉一廠東方紅公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北京第一機床廠、紅色造反者代表等發言。彙報情況從略。）

## 江青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你們好！

今天開的會，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群英會。同志們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我們瞭解了不少情況，增長了不少知識，以後還要和你們交換意見，現在，讓我祝賀同志們奪權！（眾：革命無罪！奪權有理！一奪到底，就是勝利！）我們剛進城時，是軍事接管，人民解放軍管，也即奪權，現在是革命人民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利歸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以及其他勞動人民，預祝同志們勝利，我們的意見以後有機會談。

今天，講幾個問題。本來沒有必要鬧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了不少謠言。有一個叫建工部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總部的反映，說中央文革在他們那裡成立了黨組，還說是中央指示的。中央沒有這個指示，你們別上當。（眾：造謠可恥！）

此外，今天到會的有工人和北京的大中學校代表。廣州有消息說，我到廣州去了，城裡還貼了許多「歡迎」我的大標語。他們騙人去廣州，廣西就去了二十萬。農民也進城。當權派給機關工作人員兩百元騙走他們串聯，結果沒有人管飯，你們回去可以說，江青在北京，你們要鬧謠（總理插話：還有人造謠說主席到那裡那裡去了，這也是謠言，主席一直在北京。）

不久前，有一個人，叫張文彩的，冒充是我的秘書，到東北活動，成立了紅衛兵東北聯絡站。他們有槍、有汽車和摩托，要錢、要糧，我們要公安局去調查，也許那裡的（……）不強，東北的同志回去可以闢謠，教育這個組織的大多數群眾，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

（當代表講到「聯合行動委員會」和「捍衛團」阻擾革命造反派奪市委的權時，群眾憤慨地高呼：「把他們抓起來。」）江青同志說：「我建議，把他們的頭頭抓起來，對他們的群眾要爭取過來，教育改造他們。」

（七機部一代表反映七機部情況時）江青同志說：「七機部有個劉允若，是劉少奇的兒子，這個人裡通外國，是個蘇聯貨，你們可以把他抓起來。」

（地質部一代表反映說，他們奪權，總理辦公室值班室不同意，要求查辦時）江青同志說：「你們權奪得好，要查辦。」

（代表們講到學習上海工人經驗時）江青同志說：「我們研究了上海工人的經驗，要北京學習上海工人的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奪權。如果北京做的超出了上海，上海就要向北京學習。」

（王力同志插話：學習上海工人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奪權。）

江青同志說：今天時間不早了，以後再聽大家的意見和發表我們的意見。

### 陳伯達同志第一次講話

我們到工人群眾中去還是去得很不夠，我們接觸了一些工人同志，但接觸不全、不夠。你們知道，我們經常說過：我們是你們的小學生，（鼓掌）我們今天就是來當小學生的。我們的工作就是：一方面上面接受毛主席的指導；一方面不斷接受群眾的經驗，在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指導下，來總結群眾的經驗。現在就要用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來總結群眾奪權的經驗。

今天大家講了許多好意見，給我們上了一課。我們得到了很多東西，我們要去消化它。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歡迎工人同志們經常地向我們



反映意見，反映情況。我們還是要不斷學，學習用毛澤東思想來不斷分析同志們的意見，謝謝你們，感謝你們。

### 周恩來同志講話

各位同志、各位同學、各位戰友：

剛才江青、陳伯達同志的意見，我同意，今天的會開得好，從你們方面學到了不少知識和經驗，知道了許多不清楚的事情。例如，剛才的北京車站的同志所講的，我們本來為了要把將近一百萬外地來京的工人群眾運走，前幾天，跟鐵道系統研究過，他們已經奪了呂正操的權，為了解決問題，打算增開列車，去年一天北京站開出列車最高達到每天七十列，至少也有五十列，現在只能開出四十列，有潛力增開二十列，分兩個站安排開出，到底怎樣布置還要研究。和工人聯絡總站研究，但是從管運輸的副部長到站長那裡就變了樣，他們想搞分裂，把革命性強的東北同志調到永定門送走。這事說明鬥爭當中有一些反黨分子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口頭上答應，背後幹壞事。這也證明了，我們一定要奪權！要奪到底！

從這個問題也看到了我們今天的會開得很有必要，昨天，曾經開過各大中學校科研系統的會議，研究了奪權問題，今天，談到了工礦企業的奪權問題還是一個個的，我們要匯總。當前總的形勢是抓革命、促生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關鍵的問題是奪權。如果那個單位還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資產階級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產搞不好。譬如剛才鐵路上的例子，原來我們是好心好意，但是他卻幹壞事，所以要奪權。

剛才江青同志說了，十七年前的奪權鬥爭，是人民解放軍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五百萬蔣軍橫掃到大海去了。從農村包圍城市，簡單地說，就是打江山。大中城市軍事接收，即軍管會，大家還記得。這次不同，解放十七年，各級領導、高教、機關發展到廠礦、科研單位，同時發展到農村，存在著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的領導權必須奪。怎麼奪法？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下而上由群眾自己動手奪取領導權，從一個單位開始。上面是毛主席給的，下面是人民給的，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即相信黨、相信群眾。上有毛主席做主，林副統帥幫助。下有人民群眾做我們的後盾。剛才那個女同志說到你沒有力量，大家都支持你嘛，有廣大的群眾做後盾。

北京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中央各系統，一種是北京市的。上海只有一種情況，就是對上海市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權奪過來。他們（指上海工人）是奪了權，剛才他們是在講奪權，也講了奪權中有困難，這是可以克服的，你們不要陷入事務性工作，工人要和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學生、市郊農民一起，把本單位的群眾動員起來，不懂業務會熟悉的，把全部權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在北京，中央各系統的——黨的各部，政府系統，各部革命造反派正在奪權。中央支持他們；政府各部門，要按系統聯合起來。例如財經、政法、文教、工交、農林等共有八個系統。財經部門有八個單位，如果不夠，可以和財經學院革命師生相結合。當然工交系統最大，一個鐵路系統就有一百五十萬人，數目很大。

首先要動員北京的職工和院校，也要動員唐山、蘭州、長沙的鐵道院校，還可以加上其他院校（像北京站那樣），以內部力量為主，加上外界幫助來奪權，好把交通大動脈暢通。以工人的積極的內因為主，結合外因的幫助。煤炭系統、石油系統……也是如此。這幾天曾與石油系統的同志們接觸過，不可武斷，以工人為主，吸收廣大職員，特別是革命學生參加，聯合起來搞。

北京是一個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個單位的造反派去奪權了，進駐了市委大樓，祝賀他們奪權的勝利。這只是開始。首都兵團的一位同學，他要求討論如何進行奪權。北京市範圍很廣，奪權鬥爭不能一下子解決。首先要吸收廠、礦職工參加全市的職工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大專院校，特別是綜合大學像北大、清華等對北京市的奪權鬥爭應多負一些責任。奪權不是一個簡單的事，而要認真地做許多工作。具

體業務工作，可以由原來的人做，令他好好做，不好就批他，撤他。

工廠、農村、機關的造反派要進一步擴大，這是第一步，奪權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也是鍛鍊造反派的一個大好機會。要有主體，中學生也可以參加。只能勝利、不能後退！首都在奪權中要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權奪過來。今天多說幾句，因為是演習，可以鍛鍊，不能半途而廢，

奪權問題對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解放軍也是一個新課程。我們要向你們學習，這事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上有毛主席，下有群眾，兩頭結合，我們結合你們。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信任你們，同樣你們也應當信任我們。這樣一個重大步驟希望你們有重大事情及時反映給我們。你們有事應通知中央文革、國務院辦公室，他們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

昨天我們曾提到有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中國紅旗軍，另一個是中國紅色革命奪權總部（「全國工農兵奪權司令部」），他們奪誰的權呢？他們奪無產階級的權，那怎麼能行呢？我們已抓了紅旗軍兩個頭子。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戚本禹講：七十四號已經抓住了。）他們蒙蔽了許多人。昨天發現他們有七、八個頭子。（一個叫黃老頭的，）有一個叫劉海清，是李井泉的警衛員他們霸佔了中醫學院一座大樓，我們去抓他們，我們去抓他們的時候，他們竟然繳了我們八支槍，扣了我們公安部副部長。我們勒令他們十五分鐘把人交出來，否則就要採取必要措施，結果把他們瓦解了。

他們在北京有七個支隊，每個支隊四百～五百人。因為來京請願的人中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給他們錢來的，特別是文化部門，每天還有七角錢補助。來的時候已經領了，到北京後又重領，大吃大喝。紅旗軍就發展這一些人，他們住著招待所，（插：上星期我們發現他們打信號彈）是的，我們也發現了，廣大群眾只要一說明就清楚了。希望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廣為宣傳，制止謠言，要識破一些反動的活動，有人冒充全國性的組織，其實全國性的組織我們一個也沒同意！有的利用什麼「全國退伍轉業軍人委員會」，復員軍人都是有崗位的，在廠礦、

學校、公社、機關等工作，不應該單獨成立全國性組織，復員軍人應在各單位參加文化革命，不應該抽出來單獨組織。一般的組織是有來有源的，但退伍軍人無來源，有的是酗酒的或是開除的人。有的以前被開除的和受其處分的，現在也要翻案，那是不行的。

中央規定，平反是從去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擊的革命群眾，在此以前所做的處理不能說全都錯了。以前的除了個別的以外，都不能翻。比如說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也要翻，那怎麼能行？社會上的渣滓，就是要乘機搗亂，所以我們要很好地分析。工人同志們，你們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上當。

例如黃老頭子是安徽來的，開除黨籍的人，退伍軍人不能單獨組織，他們分散在工礦，機關，學校他們可以搞些聯絡，但不能拉出來組成另一個組織。我們都是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組織，如果退伍軍人是教員就參加教員組織，如果是學生就參加學生組織，還有中學生的「聯合行動委員會」這個名字也和修字型大小的差不多，他們不以戰鬥隊為單位，名字不暴露，現在有種作法不好，不署名寫大字報，只寫某某戰鬥小組，我們是不提倡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在毛主席領導之下，保障大家的民主權利，光天化日，正大光明還怕什麼？

不要隱姓埋名，這是劉少奇的做法，搞什麼紮根串聯，化名躲躲藏藏，王光美到桃園大隊化名董樸。（江青同志講：戴個項鍊，抹了胭脂給蘇加諾點煙，丟中國人的臉，眾喊：打倒王光美！）用化名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鑽空子利用，很長時間才能查出來，我們有解放軍的保護，在鬥爭中不要被反動分子鑽空子，我們要嚴陣以待，不要掉以輕心。今天是個開端，以後還有機會和大家見面再交談。（鼓掌）

（七機部「九·一六」講：周總理接見「九·一五」、「九·一六」以後，我們「九·一六」奪了權，但「九·一五」搞破壞砸壞了我們好幾處。）

江青同志插話：「七機部有個叫劉允若的，是蘇聯貨，裡通外國，應當抓起來！」

總理又說：「『九·一六』的事我們知道，江青同志說的要把頭頭

抓起來，七機部有後臺，你們不要鬧內部矛盾。」

江青插：「九·一六」也是有缺點的，你們兩邊人都很多，一個一萬多，一個七千多，你們內部矛盾自己回去解決。」

（二輕部有人反映，有人搶了他們一千一百元）總理講：「把頭頭抓起來。」（上海工人說：我們要向北京工人學習，回上海去奪權）王力說：「上海工人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奪權！」江青同志講：「我們研究了你們的經驗後，所以今天才來和同志們座談。」（「九·一五」走出座位喊：「總理，我們要澄清事實！」）江青同志講：「這是內部矛盾，回去好好解決，要他們都回原單位上去，回去好好解決。」

### 陳伯達同志第二次講話

有的同志要我多講幾句話，我就講幾句，不對可以批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奪權的革命鬥爭。文化革命就是從反對彭、羅、陸、楊的鬥爭開始的，這是一個奪權的鬥爭。半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給廣大革命群眾的奪權鬥爭做了一個思想準備。在這次運動中重新又跳出资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大頭目：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中跳出來的，這說明什麼問題呢？這就是說，我們奪權鬥爭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權，（群眾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奪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權。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對這個鬥爭不會是平坦的，會有很多曲折的。現在有一些單位，無產階級奪了權，有一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要反奪權，要較量許多回合，一個堡壘一個堡壘攻破，一個堡壘一個堡壘地奪！所以要有一個精神上的準備，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奪完，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垮了的反動階級會甘心他的滅亡。

剛才江青同志和周恩來同志都說了，這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我們中國無產階級奪權鬥爭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解放時，那時是軍事接管，人民解放軍奪權！現在是另一個階段，是工人階級接管，是革命群眾接管。因為只有軍事接管還沒有完全解決無產階級的奪權問

題，也不可能徹底解決無產階級的奪權問題。因為那時解放戰爭得到勝利，民族資產階級留下來了，這個階級還作為一個階級存在，我們接管機關還保留了很多舊人員、舊知識份子，他們還在起作用，想和平演變，想把無產階級政權拉向倒退，變成資產階級、封建地主專政的政權。如果他們這一個企圖實現，中國就有亡國的可能。毛主席早在進城以前就警告我們：「有許多人可能經得起戰爭的考驗，但經不起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考驗。」你們看看王光美是不是一個「糖衣炮彈」？（群眾答：是！）有些人就是這樣，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考驗。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可是他們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十七年來，除了舊人員繼續起作用外，有些人蛻化變質了，有些政權機構、機關、有些單位不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裡，而是掌握在資產階級代理人手裡，毛主席在六二年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提出了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問題，這是在六二年十中全會公報裡說過的，這是總結了我們國家的經驗，也總結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也總結了蘇聯從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的還有東歐國家、東方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說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比較完整的經驗。

現在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學校，任何一個單位，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領導人都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讓群眾來鑒別他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是無產階級代表人物。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統治的地方，我們統統要把權奪過來。（熱烈鼓掌！）所有資產階級壟斷的權，我們無產階級統統要奪過來。主要是政權，還有大家剛才說的財權、生產管理權等等。我們在十七年中已鍛鍊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可以甩開那些不能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人。

這與進城時不一樣。那時，我們是有一些機關、單位原封不動地接收過來。現在凡不適應社會主義制度，不適應無產階級專政的東西，都要鬥垮它！（鼓掌！）所以奪權就是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我們奪過一次了，沒有奪全，沒有奪好，有的還和平演變了。所以，現在要來

一個群眾奪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我們識別了這個問題，群眾識別了這個問題，毛主席給我們總結了這個問題。（眾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鬥爭的正確方向！在每一個關鍵的時刻，都是毛主席給我們指點出來。（鼓掌！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開始是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放了第一炮。是在學校、文化領域。毛主席馬上看出這一個問題。他看到北大大字報後，叫馬上全國廣播，於是掀起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是全國無產階級奪權的思想準備、理論準備。但不會停留在這個上面，運動不斷前進。上海工人及其他革命造反團體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毛主席看到這個東西，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人民日報》的按語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寫的。這樣從學校奪權發展到工業、鐵路以及其他單位的奪權問題，現在可以說很多地方，很多單位奪權奪得很好，從一個單位出發，掀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如此，北京也在工業上開始了奪權高潮。是這樣嗎？（眾：是！）別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現了這種奪權高潮，無產階級奪權的高潮。要記住，我們是無產階級奪權，是我們解放後無產階級奪權的繼續。有毛主席領導，有群眾這麼多經驗，我們的奪權鬥爭一定能搞得很好。（鼓掌！）這是全世界當前的一件大事，（鼓掌！）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

我們說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也可以說，十月革命是不完全的，甚至許多方面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沒有搞文化革命。列寧死的早，斯大林也沒有搞。後來碰到反希特勒戰爭，在反法西斯戰爭前，他們大吹了一批帝王將相，他們美化了俄國的帝王將相，如彼得大帝、蘇沃洛夫，都是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代表人物，而且是最富有侵略性的代表人物，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以前，宣傳了一批東西，以後革命勝利，更大的發展。

思想領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毛主席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革命階級奪取政權或反革命階級搞反革命政變，都要搞輿論準備，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沒有搞文化革命，大吹俄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並且

大吹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大吹美國的東西。這樣使許多群眾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魯曉夫就搞反革命政變。為什麼那麼容易搞？因為事實上原來就有輿論準備，思想準備。許多人腦子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這樣赫魯曉夫的和平演變，修正主義就適合它，用修正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赫魯曉夫大捧列寧是個幌子，事實上完全篡改了列寧主義的靈魂。

所以林彪同志說過：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逝世以後，沒有普遍地宣傳列寧主義思想，使俄國吃了大虧，我們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使我國人民群眾有無產階級思想武器，可以擊退各種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大家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覺醒過來，要繼續奪權，有的權被霸了，就要奪過來！慶祝勝利吧！（鼓掌）再說一句，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

（最後，由周總理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江青領唱《國際歌》總理指揮）<sup>24</sup>

## 陳伯達對解放軍報的兩個緊急通知 （1967.1.20.）

解放軍報只能由本單位革命派自己鬧革命，外單位都不得衝，違犯者，就會犯錯誤。

陳伯達一九六七.一.二十.二時

<sup>24</sup>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



解放軍報社內部革命派前幾天已經自己鬧革命，外單位又去衝，又去衝鬧，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外單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見，但要照顧大局，照顧解放軍的偉大榮譽，請衝進去的外單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慮。我的意見以退出為好。這邊是照顧你們，有問題以後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們好！我建議你們退出比較妥當，不然報社不好工作。這是好意的建議，請同志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中所告訴我們的革命方法，嚴格遵守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避免犯錯誤。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陳伯達一九六七.一.二十三時<sup>25</sup>

## 陳伯達關於社外群眾組織要求監督新華社問題的電話指示（1967.1.20）

【一月二十日，××學院五人，來新華社社長辦公室，要王唯真同志簽字接受其監督，被王唯真同志拒絕，並打電話報告了中央文革。】

陳伯達同志在電話中指示：

不能簽字。

新華社是黨中央重點保護單位，不能衝，誰衝後果由他負責。已進駐的社外人員，請他們先退出去，以後再說。走時歡送，可開歡送會。<sup>26</sup>

<sup>25</sup> 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二集）。

<sup>26</sup> 新華社革命聯合委員會主辦，《新聞戰線》第二版，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

## 楊成武傳達陳伯達江青關於肖華問題的指示 (1967.1.20.)

- 一、傳達和記錄一律收回燒毀。
- 二、凡是貼在牆上的大字報、傳單都蓋起來。
- 三、肖華同志的大字報不准上街，因為他是總政主任，有國際影響，中央未定性質。
- 四、向外傳達了的，告訴他們不要相信。
- 五、中央文革、辦事處準備發聲明，對陳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謠，傳到那裡，從那裡追回。<sup>27</sup>

## 江青、陳伯達對造反派學生的講話 (1967.1.21.) (存目)

## 陳伯達給蒯大富寫的字條 (1967.1.22.)

深入地研究毛澤東思想，原來的功名得之不易，保持也不易，要珍惜。不要隨便接受來歷不明的組織（有人在借用你的名義），不要隨便同一些來歷不明的組織到處亂衝，有人想拉你們下水。要知道，這些態度不但關係到一個人和一個組織的名譽，你很不注意，有可能跌下去，對革命派都是不利的。革命的考驗是嚴峻的，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同

<sup>2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群眾打成一片，要調查研究，不要自以為是。沒有鮮明的堅定的無產階級政治傾向，最終是經不住的。不要毀掉自己。聽說清華現在有不少的反動大字報，你們不表示正確的立場，就把自己置於不利的地位。要駁斥。自己樹立真正的旗幟，對於這些要批駁、反駁。指出那些是上當或有陰謀，故意擾亂陣線，混亂大是大非。我們是愛護你們的，怕你們被搞臭。你們旗幟要鮮明，不鮮明要被人利用。要利用你們可能的時間，整頓你們的隊伍，明確方向，否則打仗是盲目的，方向是錯誤的。革命派要團結、通氣。各個革命派要通氣，要交流經驗，爭論是原則的。無產階級大聯合，不要有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不要個人主義。

## 陳伯達與蒯大富同志通電話記錄（1967.1.22.）

【第一次通話：時間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2點50分】

陳伯達同志：

我是陳伯達，我和你講一件事，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調查康生問題聯絡委員會發出的，這個組織內部有你們井岡山兵團，你知道嗎？（答：知道）你們態度怎麼樣？（答：準備退出），你們應該出一個反公告，出這份《公告》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反動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組作對！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顧問，是中央信任的。

（此時，由於話聽不清楚，即由陳伯達同志口授，關鋒同志講話。）怎麼樣？你們能說服他們嗎？（答：能）如果不能說服即開除！你們這樣乾等於和中央文革小組決裂！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對楊獻珍、反對林楓的，你們的矛頭完全錯了！紅戰團（指中共中央黨校紅色戰鬥團）是反動的，不能和它聯繫。

關鋒同志：

那天談話（指一.二十凌晨康生、王力、關鋒接見清華井岡山代表座

談)是受伯達、江青同志委託的，在你們困難時我們支援你，我們不願看到你跌倒，願意你繼續革命，你們不要隨便收攏組織，要保持革命派的純潔性，不然你們的旗幟就會倒下去的，以上意見我們和你們商量，你們自己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勉強，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是肯定的！

【第二次通話，時間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凌晨3點35分。】

關鋒同志：

伯達讓我補充幾點，你們學校貼了一些攻擊總理，攻擊康生同志的大字報，建議你挺身而出，痛加駁斥！

高級黨校的權不能接管！那裡的權在左派手裡，向高級黨校奪權，就是向左派奪權，向無產階級奪權！建議你們撤出，那裡的左派是李廣文、知春、吳保華。

你們不要喪失你們的榮譽，要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友，要懂得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防治壞人混水摸魚。

再說一句，要作階級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公布人：蒯大富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sup>28</sup>

##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 (1967.1.22.) (存目)

<sup>2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大字報彙編》(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首都紅旗聯合總部宣傳部，一九六七年。

## 陳伯達給《光明日報》「燎原公社」的電話 (1967.1.23.)

我不保證，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驗，包括你我，都要受考驗，我不保證，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定的這個調子有沒有把握？有沒有證據？穆欣的問題我們批評過他，對於他的工作，我們批評過他，批評是比較嚴肅的。我們認為這個人比較軟弱，工作能力比較差，對於行政工作可以做一些，他過去的事，我們不太清楚。但是，我們總要在多年裡看一個人，他在《光明日報》工作時間裡可能有很多錯誤、缺點，我沒有調查，這是想當然的，因為每個人不可避免有錯誤、缺點，不管怎麼高明的人，沒有缺點、錯誤的人是很難找的，如果他有缺點、錯誤，我贊成批評他，不要定反革命修正主義調子，使他沒有改正的機會，使他不能在《光明日報》工作，這些看法你們考慮，要考慮多年的工作，《光明日報》多年來工作是比較不錯的，他發表了不少好文章，這樣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群眾怎麼分別好人、壞人呢？對於一個人不要馬上弄成反革命。有錯誤和反革命是兩類矛盾，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的意見不強加於你們。你們對於給他的文件不要動，有些是機密的，你們是不應該看的，看一個人要看他的具體工作，對他不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關於整風和古田會議決議等文件要好好看一下，要邊鬥爭邊學習。

（接電話的人又提出幾個問題，伯達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光明日報》金濤問：你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答：幾點要求：1.不要動他的文件，不要抄他的家，抄他的家是不對的，要給他自由，恢復他自由；2.有錯誤可以提意見，批評；3.不要抓住一點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正確和錯誤的分量要作適當的估計，像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不准籠統的定調子。

問：群眾揭發了他的很多三反問題，

答：不要輕信，不要沒有蚤子找蚤子。

問：以後報紙怎麼辦？

答：讓他做工作，不要把他的行政事務工作搞掉。

問：我們準備把穆欣的問題整理成材料，怎麼交給您？

答：材料送中南海，

問：能不能鬥穆欣？

答：可以批評。<sup>29</sup>

##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三) (1967.1.24.)

【時間；凌晨】

### 周總理講話

同學們，我今天有四個會，沒到這兒來，和江青同志交談了一下意見，還是出來說幾句話，牽連到我的問題。（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劉令凱同志犯了一些錯誤，前天（二十一日）發動勸大家把他看成人民內部矛盾，幅度很大，可以有各種嚴重錯誤，當然可以轉化。這幾天給主席說，說出一些錯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關鍵問題是多數和少數問題搞一個外事展覽會，是外事紅旗戰鬥大隊給我批招呼，不是走上層路線，這是遵守革命紀律。展覽裡面對陳毅同志的口號不合適，否則傳到全國影響不好。最後去掉了不適當口號。展覽很好，我也想去看，將要去看，「六·一六」給砸了。砸了不好，不好可辯論，革命造反派不能互相砸。革命左派應說服，擺事實，講道理，創造一點這樣的空氣。

<sup>2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另一件事，是我們最近召集了大中學校代表，陳伯達同志給大家講了兩種矛盾鬥爭的情況……（康生同志插話：「六·一六」的大字報，曾在國民黨報上登了，日本、蘇修廣播了，興高采烈，影響很壞。）我給劉說：不要緊張，但是一定要好心好意，好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果是惡意的，不接受，敵人誹謗是不怕的。給青年同志講錯了不要緊，對民主人士也是這麼講。我過去犯了錯誤，跟主席就是要跟，要緊學緊跟，我們跟主席走麼！在做中、實際當中來學習、緊跟有時也會掉隊，所以要勤做、勤學、勤跟。十一中全會以後，剛選出陶鑄，在中南海貼出大字報，我們只能相信他。所以講第四號人物，後來給大家解釋，有錯誤就改，一開始不認識，只能逐步認識，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逐步認識。後來一月二日，中學生問題上很不滿意，提出了改，但後問題越來越重，就看出他這個人。

對劉令凱，應該叫劉令凱承認錯誤，放出來好，同志們的憤慨是可以理解的，我聽他們三小時的批評，他們小組很會說，他們有準備，都發言，對陳毅同志批評尖銳極了。我這個態度做給同志們看，主要作一個給同志看，應給以積極批評。我聽你們這樣做，是不容易的，不是憑老資格、人民內部矛盾，以後還會有的，希望你們後來居上。你為黨做了許多事，也犯了許多錯誤，不要消極對待晚節，要積極對待晚節。還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希望你們做的更好。

陳伯達：

你們鼓掌的太早了，太多了，你們要看我講的話值得不值得鼓掌。不然鼓了掌講不好，我下不了臺。會開了兩天了，剛才周恩來同志講了一下，我的話可能有重複，那也沒關係。

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許多人這樣做的，這樣很好。可是現在有的人反而鬧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這種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過去也有，好像現在特別厲害些。對這個問題，我想應從階級的觀點來觀察，這是無產階級的作風，還是資產階級的作風？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風頭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作風，不是無產階級的作風，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矛頭是從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鬥爭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已取得勝利。但是現在有人把鬥爭矛頭轉向革命派，轉向中央文革小組，轉向總理、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王力同志、關鋒同志、戚本禹同志。（這時王力，戚本禹表示很謙遜，當時關鋒不在）。對這種情況，難道不需要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去觀察一下嗎？看他們這種作法代表哪一個階級，是不是資產階級靈魂在作怪，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有許多單位從內部奪權，奪得不錯，奪得好！但是有的小單位（從全國、全北京市看還是小單位）到其他單位去奪權。你要奪，我要奪。不是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而是小集團奪權，沒有奪的就去奪。這是內部鬥爭，大家想一想，我有一個想法，在全市內奪權應該是巴黎公社式的，應該是工農學商代表的形式，全面奪權。這要有個準備，是不是你們考慮一下，工人、農民、店員，還有機關工作人員，搞一個全市委員會。代表一個全市委員會的還要有軍隊。工人、農民、軍隊、革命師生、店員、街道居民，搞一個權力機關，哪怕是臨時的，比這樣一個小團體，你奪過來，我奪過去好一些。看這樣怎麼樣？有些機關單位屬於全市性質的，全國性質的。比如一個小團體還不能代表一個學校的大多數，去佔領一個全國性的單位，讓誰去承認？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應該是人民承認。人民授權，人民奪權，無產階級授權，無產階級奪權，這樣才能有效，不然，一個小團體奪全國性的，全市性的單位機構，這就不好解決，這樣另一個團體還要奪過去。所以要搞大聯合，要總結一下經驗，有不同的奪權的形式。有的以本單位為主，由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有的可以搞代表會，搞大聯合，成立總部，像山西的經驗，這樣好些。也可以是幾個團體的代表會議。那個集團提出方案，這要自己創造，這樣就會出現奪權的新形式。不要因為奪權發展了小團體主義，所以大聯合是和奪權分不開的，現在的奪權，那一些是很好的，不管是本市的經驗，上海的經驗，山西的經驗，還是要總結一下經驗。

毛主席說過，無產階級接管政權，在中國有兩個階段，一個是軍事



接管，自上而下地派人去接，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階段，由群眾去接管。我們的經驗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經驗要豐富，因此接管應做得更好些。現在是一個過渡階段，要總結經驗。建議你們搞工農兵學商開個臨時聯席會，籌備一個比較大範圍的工農兵學商的代表會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北京開始的，現在北京落後了。現在我們的小團體主義成了全國的模範，這種模範不值得稱讚。不要讓全國學這種作風。小團體奪來奪去，是不是有這種缺點？（大家答：有）要從文化大革命中總結經驗，增長我們的經驗。不要老子天下第一。今天你看爭得凶，簡直要武鬥了。像這樣搞就不太好了。主席說：吃一塹長一智。我們還是在勝利前進。但是如果不懂得總結經驗，不懂得合作，不懂得大聯合，就要走曲折的路。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可是有些曲折的路不一定非走嘛，辦法就是總結經驗。像毛主席在解放戰爭中提出的，三個月一總結。現在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了，應該作個總結。有的戰鬥組織本身也沒有總結。在目前鬥爭中，你們有缺點。為什麼上海搞的好？上海工人起來了，上海工人大聯合。上海工人也有缺點，小團體主義，也有舊的影響，但是比較容易克服。但比北京好。北京工人有多少？誰能說出數字？沒有上海那樣老練的。北京的工廠大量是解放後建立的，大量工人是新的。這一點要向上海學習，打了幾次大仗（王力：在北京捍衛團還沒有打得起來）現在我們贊成知識份子要搞好奪權鬥爭。要搞好工農結合，現在有好多工廠已經搞起來了，你們要有所作為，必須這樣做。毛主席告訴我們：知識份子不與工農群眾結合必將一事無成。如果像你們這樣再開下去，還會更糟，假如沒有這個結合的話，你們今後開起會來還是不解決問題。兩天會解決什麼問題了呢？這對你們有好處，上了課，教育了我們，也教育了你們。究竟如何當成一個無產階級戰士。這幾天會看起來同志們可要努一把力。

大家可以有計劃，分期、分批地下鄉，一個廠不要人海戰術。聽說第一機床廠一共四千人，一去去了兩千學生，很多是小學生，影響那裡的革命，影響那裡的生產。所以要有計劃，分期、分批，過去那裡不是有捍衛團嗎？他們把大門關起來，學生就從牆上跳過去，我們說學生要

歡迎，一下子就去了兩千人。（王力插話：這也與發表一機床廠那個誓師大會文件有關係）。你們不是把無產階級影響帶到工廠，而把小派別小團體這種風帶到工廠，很不好，不要把這種作風帶到下面去，要作小學生，作為工廠的一部分。善於和工人合作，不然會帶來不好的結果。下鄉也是這樣。過去四清，毛主席提出反對人海戰術，一個村容納好多，和村裡人總數差不多，所以「二十三條」就是反對劉少奇的人海戰術。北京郊區有這樣多農村，你們可以安排去，北京的街道，你們可以去摸索一些經驗。北京還沒有總結出很好的經驗。（王力插：大字報的經驗是北京的。）

只有用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武裝自己，才能成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我剛才說的那些問題，很多是屬於思想革命的問題，這是思想革命。你們兩天吵架不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有些是大是大非問題，有些是小團體問題，有的把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了，鬥爭鋒芒搞錯了，有的不三不四的組織他都可以聯合，喪失了無產階級原則，把來歷不明的也搞進來了，有的是反革命組織，什麼紅旗軍等等，這是宗派主義在作怪，是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作怪，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代理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們利用我們內部的弱點搞分裂，所以要搞好奪權鬥爭，必須搞好思想。我們思想革命和奪權鬥爭搞在一起，這是我們革命的特點，受剝削階級影響，舊社會的影響，還有壞人挑動，這些東西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要革命，這個革命是痛苦的，要把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搞掉，這是很痛苦的，不要怕痛苦，這種痛苦比流血的痛苦還要痛苦。兩種思想在腦子裡的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和反革命的，看誰勝利。頭腦中的鬥爭是痛苦的，我看今天就表現出你們的痛苦，自己又想革命，又有私心雜念，又想大聯合，又想搞小團體，這怎麼能不矛盾，不痛苦。我對你們也很奇怪，一個學校那麼多團體，要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這是好組織，組織內部有些渣子要清除出去，要排除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排除一些私心雜念，才有可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曾經招呼一些同學，不要犯那些可以不犯的錯誤。我好像在文化革命小組召集這個，招呼那個，是不是文化革命小組內部有問題，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們小組裡面沒有小團體主義，雖然我們的小組很小，就這麼幾個人，我們不用小團體主義，我們立場是清楚的，態度是鮮明的，我們沒有什麼拿原則作交易的事，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們怕貼大字報。誰要貼就貼吧，一千張一萬張都可以，我們同個別同學說，不要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不是說我們怕痛，也不是恐嚇，我們招呼一些人，是照顧，完全是好意。我們是當自己同志看的，對「聯動」「捍衛團」就不打招呼。是當自己同志，才打這樣招呼。

現在有個別人或少數人，對一些事情主觀地先定調子，先入為主，再找一些莫須有的材料，這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說：「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請看同學們的實踐吧！請注意生活吧，請按實踐和生活去辨別是非吧！有一些人參加「調查康生同志問題委員會」，這是荒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驗過的很好的團體，我們希望大家繼續同我們合作下去（王力插：自己內部也要合作下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鬥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世界觀，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代替一切剝削階級東西，內部問題要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解決，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自己，這是我們的願望。

這兩天會，你們別難過，我們也不要難過，這作為一種經驗教訓吧。你們的會也不是用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如果是同志，善意批評，如恩來同志講的，對別人批評得對，有則改之；批評不對，無則加勉。火氣太大，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好進行。好像打一架才痛快，但打能解決問題嗎？武鬥能解決問題嗎？聲音再大能解決問題嗎？

我有一次到天津調查回來，看到這邊有喇叭，那邊也有喇叭，這邊聲音比那邊更高，聽了不舒服，這樣群眾也不一定有好感。有的同志要我順便提一下你們的鬥爭方式問題，用噴氣式的方式，抓一個黑幫，還不一定是黑幫，就用噴氣式飛機的方法，這種形式不一定要採取，聽說北京出現這種形式以後就當成典型了。要把內部矛盾和篡黨、篡軍、篡

政分開，一般沒定性質，不採取這種方法。對彭、陸、羅、楊，大家出於憤慨，可以搞一下，一般的不要這樣。鬥死了沒有鬥爭對象了。至於有的也沒有定性的，一般不採取這種辦法。

康生：

林楓被鬥時，受一點傷就住醫院，舒舒服服，長胖了，也沒法鬥了。陸定一做了幾次噴氣式，回去就不交代材料了。鬥爭方式不只是一種，有的人有時坐一下「飛機」也可以，但也要摸索各種方式，要創造麼。安子文這幾天沒有做飛機，審訊他，他更不好受。

剛才總理、江青、伯達同志講話我完全同意，工人農民起來，全國性全面的階級鬥爭起來了，這幾天和馬來亞同志講了文化大革命，他非常支持我們，我們搞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康生同志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幾個字，反復說了幾次），可是蘇修不罵我們幾句好像不能睡覺似的，每天攻擊我們，攻擊我們第一不是無產階級的，第二不是文化的，第三不是革命的。

希望大家掌握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立場。林彪同志說最最重要的問題是立場問題，這點特別重要。毛主席對外賓講看大字報要一分為二，有革命的大字報，有反革命的大字報，有真的，有假的。如毛主席的詩詞什麼二十九首或三十九首，真的是五首，還沒定稿，其他是假的，還有黑幫鄧拓的詩，一定不要上當。

判斷一個知識份子真革命假革命，就要看他能否與工農結合。

陳伯達：

有些同志睡了。毛主席說講得不好就允許人家睡覺嘛！我沒有準備，講得很亂。大家累了，休息吧！

無產階級革命派團結起來！

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讓毛澤東思想佔領每一個人的頭腦！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sup>30</sup>

<sup>30</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 陳伯達在北京市各工礦企業事業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1.25.）

【時間：晚九點，地點：人民大會堂東小廳。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召集北京市各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首都職工革命造反總部，清華井岡山、首都中等學校革命造反紅旗兵團……等革命組織舉行座談會。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關鋒、戚本禹、王力、劉建勳等同志參加了座談會。講話記錄，未經伯達同志審閱，僅供參考。】

石景山發電廠革命造反派工人發言：

「聯動」在郊區活動很厲害，二十三日在良鄉、石鋼夜十二點鐘時發現發射信號彈，深夜三點有兩個酒店被砸。（在談到軍訓問題時，工人同志強調）地院東方紅進廠對我廠運動起了很大推進作用，過去一直在彭真的控制下，可是東方紅進廠後，給我們很大的鼓舞，他們軍訓，我們戀戀不捨地把他們送走。

後來反經濟主義時，地院東方紅又進廠，現在由於軍訓又退出，從現在的形勢，希望他們回來。

此時江青同志強調指出：讓他們開到你們廠裡去軍訓，四、五十人組成排、班，跟上幾個解放軍去。軍訓服從鬥爭、服從文化大革命（這時有人說：同學說總部是陰謀，江青說：可以向同學們解釋嘛）最後江青說：五十個人統統回去好不好？同志們回答好。（熱烈鼓掌）。

北京起重機廠造反派工人發言時說：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戰士很好，和工人滾在一起，但他們的頭頭不下來，我們要求他們下來，聽說他們現在還要炮轟中央文革。

首都鋼廠造反團的同志說：地院東方紅的同志撤走，對我們很不利，我們認為在工廠搞軍訓很好。地質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這些大專院校撤回搞軍訓不合適。並且談到：地質和政法公社鬧矛盾，這時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但不能很好地配合奪權鬥爭。

江青說：北京市運輸公司遞條子說，有的學校跑到工廠去，要工作服、月票，要花八千元。要堅決不給，小學、初中讓他們複學，你們看好不好？（同志們高聲回答：好！）

陳伯達同志接著說：小學、初中，重要工廠不能讓小孩子去，去要出事！

王村煤礦說：北航和礦院在那裡幹得很好，但後來地質東方紅去了就支持另一派，請中央文革處理。

群眾提出要伯達同志講話，並熱烈鼓掌。

陳伯達講話：

我講什麼。好不好，你們再鼓掌。

關於下廠問題，中央有「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提到要有計劃的下廠，不要一湧而去。現在我聽到有些廠人數過多，比如有一個廠四千多工人，去了二千多，到了車間，生產發生問題，生活也發生問題。還是按中央指示有計劃分期分批地下廠。你們贊成不贊成？（群眾答：贊成！）

有些小學生和初中學生，特別是小學生，不要下去，下廠的要退出。經濟主義也在這裡發生了，下廠要補助二角錢、四角錢，這是違法的規定，一律不許這樣做！下廠為了勞動，為了向工人學習，結果為了發財，背道而馳，跟文化革命毫無相同之點。

有個條子說下廠學生用國家物資（不是一個廠）私造匕首，這是不對的，希望他們覺悟，這樣做。工人群眾要勸告他們，監督他們。這些行動要勸告他們（王力插話：勸告太客氣了，要警告他們不要這樣做。）要制止他們，不要這樣幹，要把匕首沒收。你們革命的工人如果不能處理這樣的事，就表現了你們不能管理國家，對不對？（對！）但是我不贊成粗暴的方法，不要大吵特吵，不要拍桌子，要開會談心，對這些小孩子要進行教育。你們比他們大，不要武鬥，現在他們有興趣的就是搞武鬥，不但用拳頭，而且用匕首。這些學生是迷失了方向，要勸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道路上來，我相信絕大多數同學是能回到毛主席的道路上來的。這些，希望你們好好地做工作，不要因為這樣就揍、就打、

武鬥（王力：造反派是講理的）。

國防工業系統和第三線的建設，沒有國家的允許不要去串聯，這一點需要告訴大家。國防工業系統製造保衛國家的武器，隨便去串，打亂我們國防工業的生產，這樣群眾也不會贊成的。毛主席說的：敵人贊成的事我們就不做。敵人就希望我們國防工業搞得亂七八糟的，我們要好好保衛國防工業，大家同意不同意？（群眾答：同意！）

北京是偉大祖國的首都，是毛主席所在地的首都，各工廠抓革命促生產，要做好的，在全國做好樣。不要鬧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宗派主義、無原則糾紛。現在分了好幾派，幾個人一派或好多人一派，無原則糾紛很多，這樣對革命對生產不利。抓革命、促生產這是相聯繫的兩個環節，抓革命一定促生產就好，如果生產不好，對革命就不利，看對不對，不對貼大字報，根據你們工廠的情況討論討論。

為了克服小團體主義、小派別、小宗派、個人主義，我們準備在報紙上重新發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以前我們提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現在看起來還不夠，還要把《整頓黨的作風》重新發表。一面鬥爭，一面學習，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不然的話，革命就不好，就會影響生產，看對不對。

小團體主義、小派別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這樣奪權鬥爭就鬥得不好，應當克服這些，應當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顧全國家、無產階級，顧全大局。克服小團體主義、小派別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不曉得對不對，你們考慮。

小學、初中開學問題，我們覺得還是開學好，現在就要作準備。不久以前，我們跟小學教師談過，他們有些思想不對頭，他們說：學生最好是社會教育，小學教員出去串聯，他就沒有責任了。把學生放回家去，這樣並不好，思想的出發點不那麼對。小學教員要革命才能教好書，要思想革命化，但不一定要出去，可以就地同工農相結合，就地拜工農做先生（王力插：「這個問題還要等中央正式決定，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按：指開學）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應該回去鬧革命。沒有

文件，今天是跟大家商量的意思，不是什麼命令，什麼指示，什麼規定，我也是你們當中的一個人，群眾當中的一個人，發表個人的意見。中央對小學還沒作出規定，不久可能要作出規定，今天隨便交談。不要把我的話拿著雞毛當令箭，在這裡聲明一下。

大家提出「聯動」最近好像成為大家頭疼的問題。對工廠、對京西煤礦、西郊都覺得是頭痛，他們要蠻幹，這一點我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我沒有做很多政治思想工作，他們就不服氣，就幹他們的，有很多人跟他們說，也說不通。我看我們大家都作工作，勸他們，把自己當成普通老百姓。自己父親母親作過一些工作，不是自己做的，不能把自己父親母親的工作作為自己的包袱，如果自己的父母親有問題，要勸說，父母不能有對抗，不能助長父母的過錯，把它延長了。

我想說的就是這一些。你們說的很多問題都沒有在這裡講。

李先念同志說：剛才清華井岡山寫了一張條子說：「現在下廠的很多，有的又要到原子能工廠去。有的能去，有的不能去，什麼工廠能去，什麼工廠不能去，那些地方能去，那些地方不能去，希望能有所界限。」李先念說：準備向國務院總理請示，然後發給同志們。

最後同志們要伯達同志談奪了權怎麼辦？

伯達同志說：

你們可以自己總結經驗，文化革命就是提高你們思想覺悟，在實踐中去總結經驗，各廠不一樣，你們自己總結好不好？

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裡，以後還有談的機會！

## 陳伯達、江青給北京航空學院「紅旗」的電話指示（1967.1.26.）

起草一個決定，不必開誓師大會，考慮準備北京市工農兵和革命師生代表會，組織市人民政府，不一定用市長這一形式，標語和傳單暫不



印，轉告（其他組織）。

工農兵都派代表參加。那一些可以接管，用什麼形式，應經代表會研究。

立即放吳德同志回去，監督其工作，代表會馬上準備工農兵代表會，代表會不能交給這一派，也不能交給那一派。北京市學生多比例可多一些，可搞主任，輪流主持會議。接管問題，可在會上充分討論。

伯達同志傳達主席一句話：凡是搞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最後都搞不成的，把這個精神傳給其他組織。<sup>31</sup>

## 陳伯達、江青與首都大中專院校代表座談記錄 (1967.1.26.)

【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地點：人民大會堂。】

江青：同志們好！（眾答：首長好！）睡好覺沒有？（並指著李貴說：你是學生？戚本禹說：他是地質李貴，曾經被打成反革命。戚本禹又說：你們把朱成昭軟禁起來了？我們回答：沒有。戚本禹：沒有？不要軟禁！）

陳伯達：今天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建議在北京搞一個紅衛兵代表會議，先搞北京的，然後搞全國紅衛兵代表大會。這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大聯合的重要步驟，看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贊成不贊成？（大家都說贊成）這樣有利於搞掉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本位主義，風頭主義，個人主義，好不好？（眾答：好！）既然是紅衛兵，怎麼不能聯合起來？完全可以，你們認為條件成熟不成熟，可以不可以，怎麼搞法，分幾個步驟，行不

<sup>31</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行？我們希望早一點搞，請大家發表意見。

輕工業學院：現在北航在搞，現在有些學院光注意搞大的，結果搞不起來，互相看不起，現在可以三司出頭來搞，先可以光把首都五十八個造反派聯合起來。

礦院：要聯合組織，不要搞幾攤，三司起來搞一個組織，誰搞分裂另搞一個，就要砸。

陳伯達：不要砸，用說服的方法。

林學院（三司工作人員）：以前政法，清華各搞一攤……這樣不好。（並談了三司一些做法。）

陳伯達：代表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樣比較好。

江青：這是從群眾中來的嗎？有沒有到戰士中討論過？

同學：三個司令部合起來，不要以戰鬥隊名義，乾脆來一個大聯合。（江青同志點了點頭。）

林學院：我們呼籲戚本禹同志主持召開一個會議，主持聯合問題。

戚本禹：這不成了包辦代替了嗎？

陳伯達：不能包辦代替，現在有人誹謗我們，說我們是新的大工作組。

同學：同學們有一個大聯合的迫切要求，……但有阻力。

陳伯達：為什麼聯合不起來？大家談到阻力，我們觀察了一個時候，阻力從什麼地方來，除壞人挑撥離間不說了，在我們隊伍內部，阻力主要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潮。我建議三天所有大中學校紅衛兵每一個成員都要認真學習討論古田會議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這樣可以解決一些思想問題，大家不是說突出毛澤東思想嗎？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作為團結的基礎。現在出現的一些錯誤思想，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決議裡都講的很清楚了。是否學習一下，好好學幾天，大家要掀起個學習這幾篇著作的高潮，使大家懂得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風頭主義為什麼是要不得的。

江青：掌握這個武器（即毛澤東思想），首先要分析自己頭腦裡那些資

產階級的東西，怎麼克服；然後分析自己戰鬥隊內部有哪些不好的，有哪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應與人為善，使領導改正，應從愛護出發，不要吵架，如先分析自己，自己的戰鬥隊，這樣就對頭了。如先光說你聶元梓如何如何，而沒有自己一點，這就解決不了問題了。

陳伯達：光計較別人怎麼行！多做點自我批評就行了，我們準備繼續發表幾篇文章（對王力講：是否從明天開始就發表這幾篇主席著作，《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反對自由主義》《黨委會工作方法》）你們這些人都不同程度的領導著一大攤，你們一定要注意領導方法，你們都是比較負責的人了，你們領導人要懂得如何做領導工作，和領導方法

你們都有毛著嗎？（有！）開始先學學這幾篇，開開竅，這樣不算工作組吧（同學們都笑了）我們是和大家商量，江青說得好，不要光計較別人。克服自己的缺點，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然後再批評別人，不然別人就接受不了，不要老子天下第一，這樣才能克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大家都說學習毛主席著作，現在首先應學習這幾篇，你們聽懂了嗎？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為什麼說思想第一，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把頭腦武裝起來。

江青：（對陳伯達同志講）還是聽聽他們的。

（這時戚本禹同志遞給我院同學一個條子，上面寫著：「江青同志昨天建議原來去石景山發電廠的紅衛兵，回廠繼續同工人結合。」）

同學：我們學校有三個組織，每個司令部都有，三個司令部合起來以後要哪一個呢？

陳伯達：吸收的時候不要太純了，水清無大魚。

江青：對反動的要警惕，首都兵團來了嗎？（答：來了）你們要注意，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你們裡面混進了相當一部分聯動的人，不要太純，純潔隊伍是相對的，但要保證隊伍中不能存在反革命分子，防止反革命分子鑽進你們的隊伍裡來，特別是領導核心要注意。

同學：現在聯合不起來很痛心，過去艱苦的時候互相支援。

江青：現在你們以為不艱苦了，勝利了，實際是更艱苦了，現在是全面大奪權，如果你們在大奪權的鬥爭中，不能聯合起來，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首都兵團：……領導人要換，有的人把要好的人拉進去……

江青：我們的組織就沒有反革命組織嚴密。

（師院提出：左派隊伍大聯合，要自下而上的聯合，聯合之前要大辯論，礦院東方紅，地院東方紅，一司代表發言：同意自下而上大聯合，但不同意開展大辯論，因為容易造成對立。）

江青：容易造成牴觸情緒。

陳伯達：聶元梓同志講講話吧。

江青：聶元梓、蒯大富都應該表表態度吧！

聶元梓：（大意）我願意大聯合的，有的地方做得不夠，有的作了，同學們不太瞭解，大聯合要在思想完全一致的前提下大聯合。

（陳伯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聯合。）接著，聶元梓談到蒯大富的問題。

江青：是他的錯誤的，他應該改正。

（聶元梓談了一下她們搞聯合的情況，和準備工農兵學商聯合。）

江青：商比較複雜一點，先搞工農兵學，工農兵學中先搞學生左派大聯合。

陳伯達：紅衛兵代表大會這是第一步。

蒯大富：（講了幾句，原話沒記）我有缺點，想在中央文革小組面前把問題講一下。

江青：大家對你意見不少了，你應該好好檢查一下，大家不想把你一棒子打死，我們也是不願意把你一棒子打死，想保你，還希望繼續戰鬥。

（蒯大富談聶元梓的問題）

江青：你對自己有什麼看法？

蒯大富：我是有錯誤的，我心裡很不平靜……我下面準備寫些東西，我

對革命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打錯了人……現在我覺得內外壓力都很大……

陳伯達：我們是愛護你的，希望你成長，但要在原則的基礎上，如果離開了原則，我們就成了無原則的人，中央文革就站不住腳了，原則就是最重要的了，要用原則來衡量每一個人，同時也衡量自己，離開了原則就危險，三司在全國有很大威信，要愛護這個威信，不要隨便丟掉這個威信，要在原則基礎上愛護它，這是個學習過程，在鬥爭中不斷學習，不斷地鍛鍊自己，不可能一下子什麼都要求的十全十美，但要有原則性，要嚴格要求自己。

江青：總之，不是為聯合而聯合，為奪權，為人民，為了無產階級革命而聯合。如果不掌握政權，就會失敗。聯合是為了奪權。革命力量不聯合起來，怎麼能奪權呢？（她指著對面牆上的語錄說）對面這個語錄很好，對我們每個人都適用：「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麼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目前這個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剛才交換意見，三個司令部中在左派隊伍基礎上聯合起來。為了鬥爭需要聯合，三個司令部組成奪權委員會，是可以考慮的，不要使敵人覺得三個紅衛兵司令部不行了，而是為了更好地奪權，進行左派隊伍的大聯合。你們學生比較多，還有革命職工，你們不聯合起來，工人，農民，士兵怎能聯合起來，三司自成立以來名聲很大，從成立以來大方向是對的，但組織路線很有問題，聽說你們吸收了一些有名的演員，這些演員，他們是搞了一些和平演變的東西，他們是很複雜的。聽說謝添也進去了，這很危險，謝添這個人早年搞過一個影片，叫《聖城記》，是美化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三司回答：他們是冒牌的）這些人是很危險的，你們是學生，革命教職工，為什麼要他們呢？他們都快五十多了，不要吸收他們，你們

應以學生，革命教職工為主，伯達同志建議你們普遍進行學習幾篇文章，特別是領導人要踏踏實實地學習，帶頭學好，去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這樣，光想自己個人的東西，那就危險了。目前，大敵當前，而你們覺著大有勝利的味道，如果不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如果不掌權，你們隨時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我們不是為聯合而聯合，剛才有人說自下而上的聯合是對的，自上而下的學習整風，領導人要起帶頭作用，精通幾篇著作，頭頭不克服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那下頭克服就更難了。頭頭自己要學好主席著作，否則怎麼能幹好工作呢？你們有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也說服不了別人，如果你們不好好學習，怎麼領導別人呢？

陳伯達：自己不克服宗派主義，風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要下面克服是很困難的。剛才江青同志說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必須學習毛著，你們要站在最前面。現在要求下面的人不搞小團體主義，也要自己不搞小團體主義。

江青：你們不要以為自己是勝利了，現在能說你們是初步勝利了嗎？比如「聯動」，昨天你們打了一仗。「聯動」，「紅旗軍」，還有一個「全國工農兵反帝反修造反團」也是反革命的，他們的袖標構圖是「劉××萬歲」，他們行動是有目標的，你們行動沒有目的，他們上反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反中央文革，下反三司，反你們，並且打進一些人來，而你們卻聯合不起來。

陳伯達：（高聲講道）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團結起來，才能戰勝敵人。

江青：有沒有這個決心？（答：有！）你們要振作起來，要雷厲風行，要像解放軍那樣連續作戰，一個堡壘攻破，再攻一個，要連續戰鬥，你們基本隊伍要統一起來，統一認識，目標是什麼？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想蠢蠢欲動，你們要提高警惕，「聯動」已墮落到和地富反壞右勾結起來。還有「紅旗軍」，他們帶有法西斯和封建色彩。我們是正大光明的，我們是

靠發動群眾。我們要把少數人孤立起來專政，多數人要分化瓦解。現在要振作精神，振作紅衛兵士氣，鼓鼓銳氣，整整隊伍，好好地學習這幾篇毛主席著作，清清思想，檢查一下，把不好的東西去掉，幫助自己的戰友，我們對蒯大富憂慮，不要走向反面，犯錯誤要認識，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從認識到改正要有一個過程，你們都是立過功的，如果躺在過去的功上就完了，我們共產黨，是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立過功，如果躺下光吃老本就不行了，你們還年輕，沒有多少功，立過一些功，不要把這一功背在身上，成了包袱那就不行了。我們要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為勞動人民立功，立了功一定不要背上，親愛的戰友們，小將們，你們有沒有立新功的決心？（眾：有！）你們是否應採取這樣的態度。老共產黨員什麼叫保持晚節，能不能為無產階級再立新功，有功不能驕傲，功是戰友的，就應這樣。我覺著痛心的是在我面前吵起來，這次座談好一些。（陳伯達：上次像要武鬥呢）要醞釀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是為了奪權，為奪權要聯合。在京串聯的要回去，而你們在外的戰士也該回來了，（鼓掌）否則久了就會脫離群眾，外地在北京住得很多。有的人是懶漢，光吃不幹！少數人要趕。（陳伯達：請你們幫忙）要提倡愛護國家財產。外地來的一住幾個月，吃住都是國家的。大串聯早一個時期，起煽風點火作用，現在不起了，而是相反，他們不能包辦代替，你們也不能包辦代替。

我舉一個例子，哈爾濱軍工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二十多人，在這裡長期脫離群眾，最後走到反面。他們之中有的父母被鬥，弟弟妹妹被公安局押起來，就產生了抵抗情緒，反對我們，現在指向我們，貼了我的大字報沒有什麼。這是一小撮，像這樣，一個學校，就想在北京設個站，那還了得！這樣北京不太好控制，一個部住好多人，你們要幫助動員他們回原地鬧革命。我們自己的戰士也應回來整訓，我們文化大革命期間，今年春節不放假（鼓掌），否則鐵路運輸緊張。鬥爭也很緊張；這也是破四

舊。請伯達同志講話。

陳伯達：我們建議，請你們這幾天就開始學習主席著作，幾篇文章，號召你們學習，你們要帶頭學習，改造自己頭腦是不容易不流血的痛苦，這種痛苦比流血的痛苦還要痛苦，所以要下定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要有大眼光，大氣魄。主席在《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對批評自我批評提出了方向，不要糾纏在枝節上，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了團結，不是為了離心離德，在毛澤東思想的大旗下團結，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要拋掉舊社會給我們的一切影響。這就叫無產階級奪權。不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奪權就成功不了。你們在這裡討論一下，怎麼樣？怎樣組織自己的代表大會，你們小團體，組織代表大會後還保留不保留，你們考慮考慮，有的有聲明搞聯合，是否融合大團體裡。我的話完了。

同學：現在發現江青對天津臨時工一個講話，有沒有？（大意）

江青：對合同工我們沒有做具體規定，原則上暫時不變，經濟主義，臨時工更複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不要變動。我們看問題是湖南省來的兩個壞傢伙給我傳出去的，他們有的是造謠。現在這兩個傢伙在公安部裡押著呢。

同學：濟南鐵路局製造新式步槍，問中央文革知道不知道？

江青：不知道，鐵道部沒有生產機槍的任務吧！

陳伯達：我們調查，要提高警惕。

同學：大慶武鬥現象嚴重，現在比較亂，聽說大慶制步槍，手槍，不知中央文革知道不知道？

江青：不知道。

江青：北京市委完全癱瘓了，你們心裡要有個底，一定要搞工農兵學聯合，這樣才有基礎。兵可以參加聯合，衛戍司令部出人，剛進城時軍事接管，現在搞人民群眾接管，由左派來掌握監督，山西搞得比較好，北京是否能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奪權，北京市委不能再



癱瘓下去了。我們這些不是包辦，引導你們辦，由你們實踐。

同學：提出四月份串聯問題。

江青：這要實踐，這靠你們首創，我們不包辦代替。

陳伯達：你們交換一下意見，我們還有兩個會要參加。

江青：下一個是小學教師會，你們也應動員他們回原地。

陳伯達：他們留在北京，留這麼多天幹什麼，有很多工作需要大家幫忙，有一個群眾會，還有一個外國人的會。

（會後，我院一同學給陳伯達同志遞了一個條子，問他有沒有什麼批示，陳伯達同志說，沒有什麼批示，我只是給他寫了幾點意見，是規勸性質的。）<sup>32</sup>

## 陳伯達談學生下工廠的問題（1967.1.26.）

關於下廠的問題，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問題，學生要有計劃地下廠，不要一湧而去。現在聽說有些廠學生去的過多了。聽說有一個廠四千工人，去了兩千學生，到了車間，生產發生問題，生活發生問題。還是按中央規定，分期分批下廠，小學生和初中學生應該不要去，下到工廠要退出去。經濟主義在這裡也發生了，下廠補助了四角錢，應該不給這種補貼。下廠本來是參加勞動，向工人學習，結果是為了發財，結果背道而馳。有一個廠利用國家物質製造匕首，希望他們覺悟，勸告他們不要這樣幹，匕首要沒收。

革命的工人如果不能處理這些事，就不能管理國家大事。但是我不贊成粗暴的作法。對這些小孩要進行教育，不要進行武鬥。他們有興趣的就是要搞武鬥，他們迷失了方向，要勸他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希望你們好好地做工作，造反派是講理的。

<sup>3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

國防工業系統和三線的建設，同學們沒有國家的允許不要去串連。因為國防工廠製造保衛國家的武器，如果隨便去衝，就要打亂我們的計畫。凡是敵人贊成的事，我們不做。敵人就希望我們國防工業搞得亂七八糟，大家要保衛國防工業。我有個建議，看大家同意不同意。

北京是我們偉大國家的首都，是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工廠抓革命，促生產要做好樣的，就不要鬧小團體主義，這樣對革命不利，對生產不利。抓革命，促生產是聯繫的兩個環節，如果生產不好對革命就不利。看看對不對，不對就貼大字報。

要克服小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我們準備在報紙上發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整頓黨的作風》。不然的話，革命就搞不好。有小團體主義、小派別主義、個人主義，奪權鬥爭就奪不好了。要克服這些，要有毛澤東思想，照顧整個國家利益，照顧大局。

小學、初中開學的問題，我們覺得還是開學好，現在要準備。前些時候和小學教師接觸，他們有些思想不對頭。他們出來串連，把小學生放回家去，他們的思想出發點不那麼對。小學教師要革命，才能教好書，不一定非出來嘛，可以就地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這個問題要有中央的正式文件才行。今天對小學問題還沒有研究好，不久可能做出規定。

（下面是關於「聯動」的問題。略）

## 陳伯達在北京第一機床廠的講話（1967.1.28.）

開始陳伯達同志和到會的人員進行了座談，聽了我廠關於奪權和抓革命促生產的彙報，然後伯達同志根據大家提的問題作了一些回答。伯達同志講：你們能超額完成任務，生產用的料充足不充足？廠內有沒有

廢料？可以收集起來麼？看看還有沒有廢料能用，最近我在天津×廠檢廢料，廢鐵，二天之內就撿了幾百斤，提煉結果99%是好鋼，廠內遍地都是金，廢工具及另用品你們廠就更多了。有人問，關於我廠支援三線人員問題時，伯達同志說，你廠三線工作還有一〇八人不去，現在可以讓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要有認識過程，認識到將來國家利益就是我們工人階級的利益，要做好「抓革命，促生產」就會走了，現在回來的，也可以讓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受教育嘛！有人問，關於目前聯絡站問題時，陳伯達同志講，內部問題可以用協商方法解決，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笑話，為什麼要分兩個派？大方向一致聯合起來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們老工人，要團結說服他們搞成一個大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爭來爭去，革命派內部不要鬧糾紛，要加強團結，把革命搞好，加強國防，你們廠要做北京的模範，敵人高興的事，我們不要做，敵人反對的事，我們就要多做，關於改選，醞釀一個時期再改選，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名單貼出來，讓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贊成，經過大民主討論，不要包辦代替，工作組包辦代替錯了，你們不要包辦代替，聽取大家意見，改選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行，革命派之間有什麼意見要協商，辦事之前要互相打招呼，互相不通氣，本來之間就沒有問題，也會變成有問題了。

目前你們之間爭論激烈，是不是把腦子冷靜一下，把核心名單貼出來，讓大家分析，不稱職的就撤換。這是一種辦法，還有就是全面改選，也不一定全部都換掉，換掉也沒有關係，要把工作搞好。幫助選上的人把工作搞的更好，不要互相拆臺，這才是共產主義的態度。養成共產主義作風，不要非我當選不行，這回沒有選上，下回就可能當選，都鍛鍊鍛鍊嘛！培養接班人，老人要幫助青年人，他們搞得不好要幫助他們，這樣才能進行革命大聯合，才能抓革命，促生產！才能聯合起來大奪權。今後你們有任何事情要和群眾商量，不管是幹部，還是領導人，都要和群眾商量，把不同的意見都貼出來嘛！讓大家論辯，不和群眾商量就要倒臺，凡是受經濟主義風的同志，都給他們退回去，這樣我們腰

板兒才能硬氣！才能站出來說話，東方紅，紅色造反聯絡站要聯合起來！希望你們革命，生產、產量、品質都搞好！一定要做北京工廠的模範，瞭解捍衛團，你們做了許多漂亮的工作，但不要驕傲起來，別的工廠雖然比你們晚了，可能搞得比你們更好，你們一定要抓好革命，促好生產，希望你們成為北京工廠的模範。（完）<sup>33</sup>

## 中央文革對穆欣問題的幾次電話指示 (1967.1.28.)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電話記錄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0時45分

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韓樹信給清華趙雪林同學的電話：

伯達同志的電話記錄不要印，未經審查即發，伯達同志不同意。

穆欣的問題，可以揭發、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4時多

閻長貴同志電話，由羅傑接

伯達同志口授：這個講話不要發，不管是否屬實，都不要發。誰發誰負責。伯達同志打電話，是和來電話的同志交換意見，不能開把電話交換意見就印成傳單這種先例。這樣做以後就不好說話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午12點10分

中央文革辦公室電話：

戚本禹同志委託辦公室同志，關於伯達同志對穆欣問題答覆如下：

你們寄來的材料，伯達同志已經看到了。穆欣可以揭發、批判，而

<sup>33</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一）》，一九六七年三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三集）。

且應該澈底揭發、批判。伯達同志並不保護。他只是說穆欣性質現在暫時不要定，以後待揭發事實後再定。

電話記錄不能印發，因為沒有經過他本人審閱。

## 王力、關鋒在中宣部傳達陳伯達的指示 (1967.2.1.)

【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到中宣部「奪權」，王力、關鋒傳達了陳伯達的指示。本文根據《紅旗》雜誌社無產者等九個戰鬥組整理稿翻印。未經送審，只供參考。】

### 關鋒同志的講話

現在宣布開會。

中宣部的同志們，《紅旗》雜誌的同志們，外單位到這個大院來的同志們：

今天，王力同志和我受陳伯達同志委託，來干預一下中宣部的所謂奪權問題。現在我先宣讀陳伯達同志的一件批語：

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預，不能由外邊的人隨便接管。外邊來接管的人必須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廠、司機班、收發室、電話總機等單位已由《紅旗》雜誌接管，是正確的。《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機關雜誌，不許來歷不明的外人來擾亂。

陳伯達二月一日晚十時

下面，我講點意見。

中央宣傳部的權，主要是宣傳的權，顧名思義，就是宣傳的權。這個權已經由中央接管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臺等等。早已不歸中宣部管了，歸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來管了。那麼，中宣部的同志們的任務，就是進行本單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奪權」要「奪」什麼權呢？司機班、印刷廠、收發室、電話總機等等，這本來是《紅旗》雜誌、中宣部兩個單位的。一個行政處，是歸兩個單位，為兩個單位辦事的。現在處於這樣一個狀態，也是應這些單位的要求，《紅旗》雜誌把司機班、印刷廠等單位接管過來。

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聽說分成兩部分。你們劉桂芝、張力生這一部分，成立以後，作了什麼事，我們不曉得。在這裡，我不給你們作結論、下斷語。希望你們好好革命，但是，你們到中宣部來搞「接管」，這個行動是錯誤的。在這一點上，你們犯了錯誤。你們沒有理由把宣傳部「接管」過去。特別是你們還印了一個《通告》，我看了，說印刷廠不通過你們不能印東西，這更是錯誤的。《紅旗》雜誌印東西，印我們的機密文件，難道還要經過你們批准嗎？不能的。你們把印章收起來也是錯誤的。林傑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錯誤。他是正確的。你們來很多人要找他辯論。我已經通知辦公室，他不跟你們辯論，他要忙於第三期《紅旗》的出版工作。影響《紅旗》雜誌的出版，是對革命不利的，不好的。一切革命同志都應考慮到這一點。據說，你們當中還有人講，王力同志和我是你們的名譽團員，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支持你們。

我說明一下，我同王力同志見過他們的人。他們到甘家口宣傳挨了打，早晨六點鐘在中南海西門要求接見，我們正好在那裡，接見了他們。他們宣傳十六條是好的，打他們是錯的。當時他們給我們戴了袖章，這是常有的事，決不是什麼名譽團員。對你們的活動，我們不瞭解，不清楚，沒有接觸，就是見過那麼一次。江青同志，你們也可能送了一個袖章。決不允許任何人打著江青同志的旗號來招搖撞騙。戚本禹同志同你們沒有接觸，不瞭解你們。說不上什麼對你們支持不支持。再說一遍，你們在外邊作些什麼活動，我們不瞭解，也可能做了一些好事，但到中宣部來「接管」，搞這一套，是錯了。希望這些同志認識錯

誤，改正錯誤，立即把中宣部的各種印章，鑰匙等等一律交回來。印章交回之後，該封存的封存，該啟用的啟用。如財務科的印還要用，中宣部的大印可以封起來了。如果這些印章在誰手裡不肯交回，而用來為非作歹，亂開條子。亂開介紹信，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要以法律制裁！

下面談談阮銘同志的問題。

阮銘同志很長時期他的情況我不瞭解，所以我不能下結論，不能下判斷。有的同志講，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來，是阮銘引進來的，要他們到這裡來「奪權」。阮銘說不是。這事到底是不是，這個問題總會把它查清。即使不是你引進來的，不是你策劃的（因為還沒有搞清），阮銘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首先是你不應該支持他們來「奪權」，不應該表示支持。你說你看簡單了，看錯了，你的立場到那裡去了？你頭腦裡的毛澤東思想到那裡去了？為什麼不很好分析呢？司機班、印刷廠等等是兩個單位的，你是知道的。他們接管了，會不會影響《紅旗》雜誌的出版，你是想得到的。阮銘同志支持他們來搞所謂接管，是錯誤的。你說你判斷不出來，為什麼不報告呢？沒有接到你的電話、信件嘛！進一步說，是怎麼回事，大家在運動中是會搞清楚。這裡不多講。

下面講幾個原則問題，希望革命同志考慮。

第一、要分清兩類矛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的。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經過半年多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面人物，大家已經看清楚了。不要亂轟一氣，要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有各種分歧、意見，要通過同志式的討論，要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處理。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對於人民內部矛盾，要根據毛主席這個指示來處理。

第二、民主和集中的問題。我們發揚大民主，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紀律？必須要紀律。我們反對的是資產階級的黑紀律，反對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歪曲我們黨的紀律，抵制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反對

資產階級的黑紀律。但決不能因此就不要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紀律必須要。阮銘同志你不是一個不懂事的人，你應該想到把中宣部的公章交給他們會產生什麼不好的後果。你說你不瞭解，不是你操縱的，那你應當報告嘛！這裡還要不要一點紀律？同志們，我們發揚大民主時，不能忘記無產階級革命紀律。要砸碎資產階級的反動紀律，但必須加強無產階級革命紀律，亂來是不行的。

第三、民主和專政的問題。剛才念了一段語錄，在人民內部是民主和集中。對待敵人，主席講得很清楚，就是要專政。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民主，只給予人民。對那些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社會渣滓，一點民主也不給。大民主不給，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不給，半點也不給！

在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向資產階級發動了總反擊時，有一批牛鬼蛇神跑出來了。他們組織了一些反動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這件事好得很。他們出來了，我們正好來一個大掃除。當然，我們相信，絕大多數是好人，反動組織中大多數好人，是受蒙蔽的。但是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處心積慮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這些反動組織的頭頭，我們要實行專政！

我為什麼要講第三點呢？是希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性。  
我的話完了。

### 王力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剛才關鋒同志講了很重要的講話。這些話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是剛才陳伯達同志同我們一起研究的意見。我沒有多少話好講了，只是補充幾點。

為什麼講你們這次到中宣部「奪權」是錯誤的？你們知道中宣部是幹什麼的？知不知道？（張力生等瞠目結舌，答不上來）你們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是幹什麼的。中宣部叫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黨中央的一個部門，它是管宣傳的。這一方面的權，現在用不著你們來「奪」了，這個



問題老早就解決了，早就由黨中央收回了。他們已經沒有這個權了，沒有宣傳權了。關於宣傳部工作的這一方面，黨中央已經委託中央文革小組管了。請問你們：你們來「奪」什麼？而這個權，告訴同志們，不能隨便來「奪」的！這是一點。

再一點，現在的中宣部，它幹什麼？就是一條任務，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澈底地搞。你們到這裡來，是不是「奪」這個權？「奪」他們在單位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權？（關鋒同志插話：「奪」這個權就違背了十六條了，當工作組嘛？）這就違背十六條，當工作組嘛。要你們來當工作組嗎？中宣部的同志歡迎你們來嗎？（中宣部革命同志答：不歡迎！只有阮銘是歡迎的）如果你們是來「奪」這個權，那也完全錯了。這個權用不著你們來「奪」，可以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自己來「奪」。這是一點。

那麼，你們來，是不是要「奪」《紅旗》雜誌的權呢？這裡倒是有權可「奪」的。（關鋒同志插話：《紅旗》雜誌還在照常出版。）《紅旗》雜誌是我們黨中央的雜誌，是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掌握的。《紅旗》雜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宣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最重要的陣地。你們是不是到這裡來要「奪」《紅旗》雜誌的權？如果是這樣。那你們是完全錯了。不但「奪權」不行，你們擾亂《紅旗》雜誌的工作也是極端錯誤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真正擁護毛主席的、真正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同志，應該有責任保護《紅旗》雜誌。支持《紅旗》雜誌，誰破壞《紅旗》雜誌。你們應該挺身而出嘛！而同志們，你們現在的實際行動是什麼？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革命的？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擁護毛主席的？叫我們怎麼能相信你們是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的？你們不但不維護《紅旗》雜誌的正常工作，反而擾亂《紅旗》雜誌的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你們為什麼要接管司機班，你們為什麼要接管印刷廠，還有幼稚園呢？（眾大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不但這樣做，當《紅旗》雜誌的林傑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評你們時（這是幫助你們），你們還要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來衝《紅旗》雜誌。叫嚷要同《紅旗》雜誌辯

論。你們辯論什麼？

在這樣一個革命的緊要關頭，這樣一個大的革命風暴到來的時刻，《紅旗》雜誌要戰鬥啊！它要在第一線進行戰鬥啊！它要對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擔負政治責任，對黨中央對毛主席擔負政治責任啊！你們這樣做，究竟是幫助《紅旗》的工作，還是阻礙了《紅旗》的工作？你們對《紅旗》雜誌有什麼幫助？這正是一個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全國決戰的關頭，為什麼要衝我們的指揮部，衝我們的參謀機關？你們錯了！你們根本不應該到這兒來。同志們，這樣做是錯了！

聽說你們叫「進駐」嗎？（有人回答：他們叫「接管」、「奪權」）你們「奪權」以後，在這裡私設公堂，打人，有沒有這事？（張力生狡辯。群眾喊：他扯慌！我們親眼看見的。）你們「接管」中宣部，利用黨中央的機關，就在這裡私設公堂，在這裡抓人、打人。你們知道這是犯法的、這是違法亂紀的嗎？不管你多麼革命，這樣做，都是不許可的！

你們有什麼權力掌管中央宣傳部的印章？有什麼權力？你們知道掌管中宣部的印章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拿這個章可以做什麼事情？你們做了沒有？拿這個印章可以調幹部，可以分配工作。這些印章你們都掌握了！你們要交出來！（關鋒同志插話：不交回的話，要抓起來！）要立刻照陳伯達同志的意見辦，所有的印章都要交回，所有「接管」的人必須一律退出！

（印廠有同志揭發，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有人曾盜用關鋒同志的名義到印廠去招搖撞騙。）

關鋒同志

這倒說明一個問題，你阮銘確實同他們有聯繫。至於什麼樣的聯繫，我不知道。當時我確實打了一個電話給阮銘同志。說《紅旗》要接管印廠，你要是革命的，要支持，不要挑起群眾鬥群眾。

這些事一下子難以判明，時間還長，可以把問題搞清楚的。今天不解決這個問題。今天要解決的是：

一、北京職工紅色造反團要走，退出去；

- 二、把印章、鑰匙等等交回來；
- 三、不許再到《紅旗》擾亂工作。

有人煽動說要調十幾萬人來。好嘛！全北京的來都可以。我就不相信北京工人會聽你們幾個人的話。如果有人煽動不明真相的人來《紅旗》擾亂工作，要由劉桂芝、張力生完全負責！

這裡的善後處理，交印章，清查印章拿出去後有沒有用過，要成立一個小組。這裡要有阮銘參加。他要負責。再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紅旗》雜誌的革命同志參加幾個人。<sup>34</sup>

## 陳伯達與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師生座談紀要 (1967.2.6.)

陳伯達：今天我和你們交換一個問題的意見；關於複課問題。

同學：上課還怎麼批判反動路線？

陳伯達：可以一邊上課，一邊批判反動路線，一邊搞軍訓，反動路線可以在上課時批判，自己管理自己。小學要複課，初中下學期複課，高中也打算複課。同學們每天到街上遊逛，小孩在家裡也打架，大街上也打架，成為無政府主義狀態，一個人一派，兩三個人一派，這不好嘛？

同學：班上那麼多派，怎麼上課？

陳伯達：哪有那麼多派。多幫助他們改過，文化革命要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複課後上課，高中可以少學一些，初中可以多學一些，將來如何上課還要研究。現在自學也可以，先生給你們指點指點，政治課可以學毛選，數、理、化還可以學，變化不大，自己學。主要是文科方面變化大，地理也應該學，譬如一個地名在什麼地

<sup>34</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方，就在什麼地方。泰山是在中國的東部，就不會在西部吧？到了共產主義，還要學數理化。大家的心現在很浮，又不集中在學校，怎麼能夠批判呢？軍訓只能搞一兩個月，不能搞得很久。學過排、連、營教練，這都是在體操課中學的。

同學：我們到衛戍司令部，請他們派軍隊來幫我們軍訓，他們說：如果中央文革不批准，我們一個也不能派。

陳伯達：中央文革從來沒有下過命令，有事只能和群眾商量。中央文革先是當學生，後當先生。下廠下鄉不能一下子都下去，幾歲的小孩也去了，在工廠還哭，影響生產，本來一個車床只要一個人管理，現在一個車床有好幾個人。工人看不了車床機器，盡看學生了。下廠應該分期分批下去。在學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邊上課邊批判。你們可以組織學生委員會，一個班可以選一個核心組織，也不能讓他們當一輩子，當不好再換嘛！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現在你們太渙散了。

同學：組織起來如果觀點不一樣怎麼辦？會不公吵架，罷課？

陳伯達：總的來講，只有兩派吧！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全是馬列主義，聯動的錯誤是搞了一些恐怖活動，參加過聯動，不一定完全錯誤。

同學：他們反中央文革，幹了很多壞事，民憤特別大。

陳伯達：他們是早期紅衛兵，有過一些功勞，例如：破四舊，但後來走到反面，有的該專政，但有的可以變，希望他們以後不要搞恐怖活動了，過去搞的只要教育教育就算了。如果他們現在不聽教育，以後慢慢會聽的。思想總是要變的，一年不變，兩年變，兩年不變三年變。

同學：在他們幹壞事時和他們鬥爭。

陳伯達：對聯動要研究，要等待他們的覺悟，錯誤可以批判。反中央文革讓他們反去，他們那麼幾個人能把中央文革給解散嗎？要允許他們革命，希望他們回到革命道路上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大帽子不要戴那麼快。母親被鬥，父親被鬥，心裡不平，後來會慢慢想過來的。

同學：要上起課來老辯論怎麼辦？

陳伯達：有人辯論是好的嘛，沒辯論不好。我們要改造思想嘛。文化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看人要看他長年的活動。長期的活動是好的，犯過錯誤，不一定不好。不能一個人一輩子不犯錯誤。

同學：紅衛兵的階級路線是什麼？是不是以紅五類為中心？

陳伯達：不要用這個詞，你們自己研究一下，不要考我。父親很好，兒子不一定很好。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出身好的。工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也有出身好的。

同學：要上課教師怎麼辦？初中同學過去對教師那樣，以後教師還敢上課嗎？

陳伯達：教師大多數是好的，過去你們給他們提意見，有些地方過了一點火，可以和他們談一談。

同學：說第一有成份、第二不唯成份、第三重在表現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嗎？

陳伯達：你們看毛主席著作嘛！從毛主席語錄中找答案。你們是不是有無政府主義？

同學：對。現在無政府主義很嚴重。因此我們想通過軍訓，把大家組織起來。

陳伯達：不一定只是通過軍訓這種形式才能組織起來，現在還可以通過上課嘛！一個人一個戰鬥組，認為自己對，兩三個人一個戰鬥隊。現在提倡大集體小自由，要批評個人主義，你們可以學一下《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不要脫離群眾。

同學：我們把學校今後的打算告訴您一下：想通過整風、軍訓把同學們組織起來，上午一小時軍訓，兩小時學毛選，下午搞文化革命。

陳伯達：可以通過上課把同學們組織起來，可以邊上課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時進行，鬥、批、改，現在的自由散漫狀態很不好。可以自學功課。

同學：現在有同學在宿舍裡下棋、打撲克，作風很壞。

陳伯達：這比上課要壞。

同學：我們還要搞步行串聯，進行長征。

陳伯達：你們這裡的同學不是都搞了長征了？

同學：沒有。只有少數人搞了。

陳伯達：不要走了。今後還有好幾十年的時間呢？還可以走。

同學：我們搞長征就是要看看農村的面貌，和農民結合。

陳伯達：不一定長征嘛！

×××：農村比學校熱鬧，搞當權派，每件事都拿毛主席語錄來衡量農村生產。

陳伯達：沒說假話吧。

×××：沒有，我不會說假話。

同學：是不是由中央下一個命令，要學生回校，搞一段文化大革命，然後再上課，上課前總得有一個過渡時期吧！

陳伯達：這還有些理由，以後可以搞半天上課，半天搞文化革命。

同學：中學裡頭的鬥爭還是很複雜的，中學裡頭的領導權還操在當權派和他的親戚朋友手裡頭，因此我們還要把大家發動起來，狠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是有人說左派要一半以上，才算是取得了一些勝利，像大學那樣取得成績很大，才能夠複課。

陳伯達：大學裡頭也很散漫，個人主義也很厲害。

同學：對聯動分子應該怎麼辦？

陳伯達：讓他們回校，別一來就轟，一下子把他們轟走。讓他們安下心來，然後讓他們檢查。你們整個學校要搞一個公社，你們現在這樣搞不行。要複課。

同學：中學階級鬥爭的蓋子一直沒有揭開，剛掀起來就派工作組，剛掀起來就搞反動血統論對聯，剛掀起來又下廠下鄉，運動一直搞不起來，您看怎麼辦？

陳伯達：所以說要上課，邊上課邊批判。

同學：大學開不開學？

陳伯達：大學開學問題還要研究。

同學：現在報上登的這篇《出身論》，有的人認為好得很，有的人認為

不好，可能將掀起一場大辯論。

陳伯達：有辯論就好嘛！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和辨別能力。

（這時我校同學讀了一下一月二十日晚抄我校工廠聯動據點的事。講到抓了一些人送到公安部，並把《東方紅》上登的我校同學抄的東西清單等給陳伯達同志看）

陳伯達：你們這樣做很好嘛！（大家熱烈鼓掌）這樣搞他們也自知理虧了。

×××：左派隊伍是不是家庭出身好的多一些？

（陳伯達同志沒有回答）

同學：學生的家庭出身是不是重要的？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嗎？

陳伯達：屬於小知識份子。看一個學生看他為那一個階級服務就算他是那一個階級的。

同學：我們搞軍訓，您能不能幫助調來解放軍？

陳伯達：我幫助你們去問問。（座談會結束。）<sup>35</sup>

## 陳伯達在北師大附中的講話紀要（1967.2.6.）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晚7：00—8：30】

地點：北京師大附中六·二〇北京公社井岡山戰鬥團

上次我來過你們學校，聽說你們辯論對聯問題，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橫批是什麼，後來才知道個「基本如此」。聽說你們還要組織三萬人和我辯論，三十萬、三百萬，這個我不怕。（「六·二〇」北京公社一同學：我們不知道，可能是「老左派」）今天我講話，明天會不會有六萬人？也可以。我可辯不過你們，辯論了，不見得道理輸了，我的道理也

<sup>35</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許對，因為說不過你們麼。我們來到群眾中是當小學生的，我講的話如果你們都記下來，寫成大字報，貼在大街上，我就不講了，因為我們有些是交換意見。今天我們和你們交換個問題，關於複課的問題。初中下學期複課，高中也打算複課，大學也在研究。

同學們每天到街上遊逛，學生中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很嚴重，一個人一派，兩三個人一派，這不好麼！文化革命要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不然也要成為修正主義。複課後初中可以少學一些，高中可以多學一些（指毛選），將來如何上課還要研究。我過去十三歲的時候，我也不念私塾了，在家讀《綱鑑易知錄》，半年就讀完了，就是自學，現在自學也可以。政治課可以大學毛選。數、理、化還可以學。地理、歷史也可以自學，比如一個地名在什麼地方，泰山是在中國東部，就不會在西部吧。現在學習數、理、化不叫不關心國家大事，到了共產主義還要學數、理、化。大家的心現在很浮，又不集中在學校，怎麼能夠批判呢？軍訓只能搞一兩個月，不能搞得很久，我也搞過軍訓，學過排、連、營的教練，也是在上課中搞的，在操練課上。（同學：我們到了衛戍司令部，請他們派軍隊幫我們軍訓，他們說，如果中央文革不批准，我們一個也不能派。）中央文革從來沒有下過命令，有事只能和群眾商量。中央文革永遠是學生。（同學問複課和下廠的關係）下廠下鄉不能一下子全下去，幾歲的小孩也下去，影響生產，本來一個車床只要一個人管理，現在一個車床上有好幾個人，老師傅就看不見車床，光看人了。下廠應該分期分批下去。在學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邊上課邊批判。你們可組織學生委員會自己管理自己，現在你們太渙散了。

（同學：組織起來，觀點不一致怎麼辦？會不會吵架？）總的來講，只有兩大派吧。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全是馬列主義，聯動的錯誤是搞一些恐怖活動，過去搞的只要教育教育就行了。如果他們現在不聽教育，以後慢慢會聽的，對聯動的要研究，要一分为二，要等待他們的覺悟，他們覺得父母被鬥過，心裡有些不平，慢慢會平的。（有的同學問：元旦社論不是說要和工農相結合嗎？）你現在多大了？（答：十九歲了）你起碼還有二十年、三十年去和工農結合麼！（有的同學說：現



在農村、工廠鬥爭很激烈，需要我們同學們下去。）過去工作組包辦代替，你們不能成為工作組去包辦代替。（同學提出階級路線問題）看人要看他長期的活動。父母很好，兒子不一定很好，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出身好的。出身好的也不一定都好，例如，英國工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出身都很好。

（同學：現在無政府主義很嚴重，因此我們想通過軍訓把大家組織起來）不一定通過軍訓這種形式才能組織起來，現在還可以通過上課麼。現在提倡大集體小自由，要批評個人主義，你們可以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下廠下鄉要分期分批，你們不能成為工作組，包辦代替。

（公社一同學談了談公社的打算）可以通過上課把同學們組織起來，邊上課，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時進行鬥批改。現在的比較渙散狀態對你們很不利。

（同學談到長征問題）今後長征不一定搞了，你們要搞時間還長著呢。（同學建議由中央下命令，要同學回校上課先搞一段文化革命抓革命，促學習。應該有一個過渡時期。）這還有些道理，可以半天上課，半天文化革命。（有的同學問：要上課教師怎麼辦？）教師大多數是好的，過去你們給他們提意見，有的地方過了一點火，可以和他們談一談。（同學問：聯動分子怎麼辦？）讓他們回校，不要轟他們，讓他們安下心來，思想轉變要有一個過程麼，對這些青年人不要一棒子打死，不要一開始就定高調子。

（附中同學彙報了一月二十日晚抄我校聯動據點的事，抓到一些人送去公安部，並把《東方紅》上登的「戰報」給陳伯達同志看）你們這樣做很好麼（大家熱烈鼓掌）。他們打人，以後會自知理虧的。（同學問黨的階級政策，一有成份論，二不唯成份論，三重在表現。是毛主席說的嗎？）你們到毛選中找答案吧！

（陳伯達同志聽說《中學文革報》的《出身論》引起社會上的注意，要了《中學文革報》）說：有辯論就好麼，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和辨別能力，（公社同學問：紅衛兵是不是以紅五類為主體？）我本來要

搞一個紅衛兵條例，還沒有搞出來，你們可以自己擬定麼，不要談什麼紅五類什麼，紅五類這個詞沒有階級分析，不符合毛主席的分析。毛主席從來是說：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同學：左派隊伍是不是要出身好的占多一些）你們看呢？（同學：青年學生是不是屬於小資產階級）你們可以叫知識份子、小知識份子，看一個學生要看他為哪一個階級服務，就算那個階級。（同學：對學校當權派怎麼辦？）（陳伯達同志搖搖頭）說：有意見可以批評、揭發，不要揪揪的。

## 陳伯達接見第二軍醫大學和總後勤部機關代表的講話（1967.2.8.）

【被接見這二：第二軍醫大學「紅縱隊」和總後機關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

伯達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大家問好！並說：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關心你們（會場高呼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陳伯達同志講：你們在這裡待了好幾天，我們沒來看你們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單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單位去，回學校去，有問題可以到那裡商量。在這裡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你們貼的大字報，標語我從這裡過了幾次了，我看了看。你們要准許犯錯誤的人改正錯誤，要給改正的機會，這是毛主席的一貫方針，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要回學校去，要本著治病救人懲前毖後的方針去做，我來轉了幾次了，我看了有些大字報後很難過，有些是黃色新聞，有些是低級趣味的，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鬥爭，你們貼這些低級趣味的東西幹啥，我看了很難過，我叫別人把你們大字報貼掉了。

哪個同志有錯誤都可以尖銳的批評他。這些生活上的過程，不要搬

到大街上來。貼到大街上來也弄不清楚，要給人家改正的機會，每個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錯誤，當然要給改正的機會。你們在這裡想一想，這樣做合適不合適，我想了很多天了，考慮你們的作法，這樣做是否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每天都在搞我們的新聞。

看一個人要全面看，要看整個歷史，不能只看一點不及其餘，這不符合辯證法，不符合馬列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你們聽了我的話是否難過？不要緊，在這裡待幾夜也是有好處的，不過適可而止，你們吃過飯就回去，好不好？（眾答：同意！）你們不同意可以寫大字報，可以給我提意見，可以批評，我也是可以批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非常重要的標誌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們自己都要改造，這樣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要認為自己都是對的，認為自己完全是對的，這樣就危險了，我說錯了歡迎批評，你們要解決的具體問題，有的可以解決，就是有片面性。

我建議你們吃完飯就回去，有問題慢慢商量，你們在這裡待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經病了。我今天不是來答覆問題，我是來請求大家早點回去休息。

眾：首長對我們的關懷我們感謝，我們一定照辦，但是徐副主席二月一日的講話是不對的。

陳伯達同志說：徐副主席的講話你們要辯論，有的人還要打倒。（眾：我們沒有要打倒）你們也不一定打倒邱會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讓邱會作在工作中改正錯誤。

眾：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

伯達同志：我說先作結論不對。

眾：我們有材料。

伯達同志：你們的大字報我大體上知道了（這時伯達同志聽到了廣播車的廣播）我也不贊成這喇叭車在到處響。伯達同志繼續講要幫助大家幫助別人，幫助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你們現在批評吧，我的話說完了，就歡迎你們批評、辯論。

眾：邱會作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伯達同志：你們可以繼續寫壁報、大字報，也可以寫信送來。

眾：我們批判他是否能到會？

伯達同志：他可以到會，也可以不到會。他身體不好，你們不要動不動就下命令，這樣不對。

眾：邱會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騙了軍委，假造了病歷。

伯達同志：你們過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沒有，我檢查沒有檢查出病來，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們有揪邱會作的權力，徐向前有保邱會作的權力。

眾：徐向前的講話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

伯達同志：你們批評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會作的，思想對就保對了，思想錯就保錯了。我不贊成用這個「揪」字，我力氣不夠，我不贊成你們用這個「揪」字。鬥劉志堅我也不贊成，什麼噴氣式，戴高帽子不好。這是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講了。就是要觸及人們靈魂。我在街裡看見一個汽車，上面站著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難看，我不贊成，對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線要劃清。犯錯誤不能當成反革命，當然也不能放過反革命，我們人民解放軍是鎮壓反革命的，問題還沒有鬧清，就揪，揪出來就戴高帽子，這不好。你們贊成不贊成「八條」命令？（眾：贊成。）贊成還要看行動，回去好好睡幾天，研究研究軍委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們回去想一想。

眾：徐副主席的講話劃框框定調子是不對的。

伯達同志：我沒有看見徐向前的講話，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過程我是知道的，可以原諒你們。

眾：你不瞭解邱，為什麼保邱？

伯達同志：我是從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總後工作還不錯，看一個人要看行動，看實踐，不要有片面性。

眾：邱是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他欺上瞞下。

伯達同志：我是保護你們，也保護邱會作，不是沒有原則的保，我保他

的同時，也就是保護你們，你們這樣待下去不好。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來看你們，我讓一個學校把你們的大字報貼掉了。我不是發瘋，我是提倡大字報的，你們要回去好好商量，一點迴旋餘地也沒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報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關心你們，我代表向你們問好（會場再次高呼：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萬壽無疆！）。希望你們不要辜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學習十六條，這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

眾：徐向前說邱會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那我們就不能批判？

伯達同志：我沒有給你們定這個調子。

隨後伯達同志帶領大家高呼：毛主席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sup>36</sup>

## 陳伯達對揪鬥穆欣的意見（1967.2.17.）

矯玉山電話傳達陳伯達的意見（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從今天開始不要再揪、再鬥穆欣了。你們已經鬥穆欣好多次了，有什麼材料給我們寫一個報告。

這是陳伯達同志的意見。

二月十七日

<sup>3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 中央首長在首都革命造反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2.22.）

### 周恩來講話

同學們，戰友們：

我首先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的敬禮！我現在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向你們致熱烈地慶賀！（口號聲，掌聲）慶賀你們北京的大專院校的三個革命司令部，也就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的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的全體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大聯合、大團結、大會師！（掌聲）慶賀你們再一次的大聯合，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團結起來的！

我相信你們這個聯合是會日益鞏固的，（掌聲）我相信你們這個聯合是會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掌聲）我相信拿你們這個聯合去影響我們中等學校的革命小將們，他們也跟你們在同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紅旗指引下來實行你們這樣的大聯合，我充分相信你們能把這個聯合推動我們北京市的工人階級的各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掌聲）拿這樣的大聯合來實行北京市的全體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大奪權的鬥爭，這樣的鬥爭才是最有力量的鬥爭，這樣的鬥爭也才能實現我們期待著很久的北京的奪權鬥爭的聯合勝利！

我們回想到，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一張大字報，是出在北京，這是北大的聶元梓等七位同志寫的毛主席親自把它發現和批准在我們的報紙上公布於世，公布於全世界的人民中間，（掌聲）這就在世界放出了我們無產階級第一聲號炮！

這一次我們進入到新的奪權鬥爭的新階段，上海的工人階級的帶頭，由他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反對經濟主義施行緊急措施來帶頭進入到上海的奪權鬥爭，又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首先發現了，首先

提議把它登在我們的《人民日報》上，廣播到全中國、全世界，又放出第二次號炮！（熱烈掌聲）

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北京市的革命的學生，首先是大專院校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當仁不讓，應該首先的回應。所以這個大聯合遵循了這樣一個在我們人大大禮堂上舉行了這個莊嚴的集會，也就說明了我們將要在北京像上海一樣也要進行一場偉大的勝利的奪權鬥爭！

我沒有什麼話更多的說了。我最後預祝你們勝利很快就要到來！並且我們希望我們在座的主席臺上的我們中央的工作同志將要參加你們奪權鬥爭的勝利的大會。（掌聲）我祝賀你們北京各大專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的勝利萬歲！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陳伯達同志講話

今天的大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盛大的大會，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所在地的紅衛兵的盛大的大會。這個大會所表現的就說明了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勝利，一定會勝利，一定要勝利到底！誰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要同他拼到底！我們準備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付出代價。

同志們：要一方面高呼我們的勝利，一方面要警惕敵人的反撲，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這樣的革命。是毛澤東同志引導我們革命同志發動起來的革命。我們可以信賴，可以相信，過去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道路，達到了最後的勝利。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領導我們，同樣的經過一個曲折的道

路，一定能夠達到最後的勝利。不管有什麼樣的曲折，我們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大風大浪中前進。勝利最後是我們的！勝利最後是屬於毛澤東思想的。

我順便說一下，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從毛主席發動以來，廣大革命群眾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是代表我們中國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的勝利的方向也是代表著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的勝利的方向。所以我們取得勝利，奪取勝利的信心，是不可動搖的，在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的革命洪流當中，在鬥爭方法上，可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敵人想利用這些群眾運動當中，群眾自發出現的一些鬥爭方法上的缺點。這些缺點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提倡的，也不是黨中央提倡的，更不是毛主席提倡的。這些缺點是可以很快的糾正的，並且已經開始在糾正了。

比如在大街上有這樣一些標語口號，也不一定是在這裡的同志提的羅。什麼砸爛誰的狗頭啦！還有一些鬥爭大會上出現有戴高帽子啦！罰跪啦！什麼搞噴氣式飛機啦！這樣一些鬥爭方式啦！在坐同志們可以證明這樣的方式是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提倡的呀！（眾：不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況是群眾沒有很好的考慮不自覺的就這麼搞了。還有一種情況是壞人把這樣一種作法故意的擴大化啦！他們的目的是要醜化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說的敵人，包括國際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和國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蔣介石派來的特務，他們故意的誇大和擴大這些不適當的東西。我今天在這個第一個會上向同志們建議要注意這個鬥爭方式鬥爭方法。（掌聲）什麼砸爛誰的狗頭啦！什麼噴氣式飛機啦！什麼戴高帽子啦！什麼罰跪啦！這樣一些鬥爭方式不要採用，還要注意不要什麼都砸，破壞國家的物資，這樣的一種鬥爭方式，聯動起來利用到處來砸，破壞了好多學校，破壞了好多國家資財。儘管群眾當中對於學習毛主席的著作，還沒有到家，還沒有學好，包括我在內，毛主席著作沒有學好，在群眾當中產生了這樣一種不適當的鬥爭方式，這種鬥爭方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需要這樣一種鬥爭方法的，我想這樣一些不適當



的容易被敵人利用的鬥爭方式向同志們提一提，我相信一天之內就可以解決的。（掌聲）因為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為革命，一心一意為毛主席思想的勝利。（掌聲）我們如果有缺點，沒有什麼不可以丟掉的。

最後，我還要說一下：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是屬於你們的，是屬於大家的，是屬於全世界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掌聲）還是要繼續地鼓起勇氣前進！鼓起更大的勇氣前進！按照毛澤東思想給我們指出的道路前進！

紅衛兵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毛主席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的話完了！

###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革命的戰友們：

你們好啊！（好）我向你們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掌聲）

去年你們第一個司令部成立的時候，我出席過，祝賀你們；你們第二司令部成立的時候，我也曾經出席過，祝賀你們；第三個司令部成立的時候，是我不知道的時候，因此沒有參加。

今天你們在革命的大風雨中大聯合，我感到衷心的喜悅，來祝賀你們（掌聲）。我沒有更多的話講，我只祝賀同志們勝利！

勝利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屬於以無產階級利益為代表的勞動人民的！勝利屬於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戰士們！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正在這替你們做工作，正在看你們的大會的宣言呢，還沒有看完，你們就把我拖到這個地方來了。我現在慶祝大家的大聯合的勝利萬歲！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戰無不勝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同志們，還是讓我去看你們的宣言吧。<sup>37</sup>

## 陳伯達談穆欣問題（1967.2.23.）

我不保誰，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驗，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定這個調子有沒有把握？有沒有證據？穆欣有問題，我們批評過他，對於他的工作我們批評過，批評得比較嚴肅。

我們認為這個人比較軟弱，工作能力較差，對於行政工作可以做一些。他過去的事我不太清楚，但是總要從多年裡看一個人。他在《光明日報》工作時間裡，可能有很多錯誤、缺點，我沒有調查，這是想當然的，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沒有錯誤的人是很難找的。如果他有缺點、錯誤，我們贊成批評他。不要定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調子，使他沒有改正的機會，使他不能在《光明日報》工作。這些看法你們考慮考慮，要考慮多年的工作，《光明日報》多年來工作是比較不錯的，他發表了不少好文章，這樣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群眾怎麼分別好人和壞人呢？

對於一個人，不要馬上弄成反革命，有錯誤和反革命是兩類矛盾。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的意見不強加於你們。你們對於給他的文件不要動，有些是祕密的，你們是不應當看的。看一個人要看他的具體工作，對他不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主席關於整風和《古田會議決議》等文件，要好好看一下，要一邊鬥爭一邊學習。

《光明日報》金濤問：你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伯達同志答：（1）不要動他的文件，不要抄他的家，抄他家是不

<sup>3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對的，要給他自由，恢復他的自由。（2）有錯誤可以批評。（3）不要抓住一點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正確與錯誤要作適當估計，像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不能籠統定調子。

問：群眾揭了他好多「三反」問題。

答：不要輕信，不要沒有蝨子抓蝨子。

問：以後報紙如何辦？

答：讓他做工作，不要把他的行政工作搞掉了。

問：我們可以不可以鬥穆欣？

答：可以開批評會。<sup>38</sup>

## 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接見雲南赴京代表時的講話（1967.2.26.）

時間：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凌晨0點13分～3點55分

地點：人民大會堂

### 一、接見紀實

當伯達、康生、謝副總理等同志走進會議室時，全場暴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中央首長向同志們問好，同志們祝首長好。謝副總理給大家一一介紹首長名字之後，便坐下。

伯達：跟大家交換意見。隨便談談，關於雲南的問題；關於大聯合的問題，奪權的問題，請大家隨便談……。

康生：哪位是高仰義呀？（高回答）你是哪個學校？參加了哪個組織？（高一回答）你們雲南的工作怎麼大聯合，隨便談談吧！

伯達：你們現在有兩個大聯合，可以再搞一個大聯合嘛！

<sup>3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大家思考問題，會場上暫時沒人發言）

伯達：請大家隨便談談吧，不要拘束。我們是來當小學生的，是來向你們學習的。你們不說話，我們什麼情況也不知道，我們也不好講嘛，不要拘束。

（大聯合指揮部楊樹先同志發言，代表雲南省全體革命造反派和全體革命人民向中央首長問好，並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接著就檢查了我們在過去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彙報了來京學習的情況。緊接著王雲仙、施志汝以及「新雲造」的夏明富同志、還有陳志榮同志都相繼發了言，分別談到過去工作中由於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出現了許多缺點和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以及來京後的學習情況。當施志汝同志談到：我們的工作沒做好，是來請罪的時）

康生：你們「造反有理」，怎麼會有罪呢？「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嘛！你們要是都來請罪了，那還不成了「革命有罪」了嗎？  
（眾：笑！）

（當陳志榮同志談到：大聯合、「三結合」是大方向，一定要大聯合、「三結合」時，康生同志幾次插話）

康生：這裡我要插一句話，你們搞「三結合」你們要的是什麼樣的「三結合」呀？是「合二而一」的「三結合」呢？還是要革命的「三結合」呢？（陳答：要革命的「三結合」，大聯合！）對！要革命的，不能是大雜燴的，你們不要說請罪，你們這樣說，我們聽了很不舒服，你們沒有罪，你們有理！你們來北京一趟，不要把革命幹勁磨掉了嘍，你們不要沒有銳氣了（特有風味地），我就擔心這個！來北京了，而應當是（革命）幹勁更大，搞得更好！

（當陳談到：我們之間的分歧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的，因為首長們很忙，我們就不打算講了，準備回去整風時再解決……）

康生：人民內部矛盾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啊，奪權以後，分歧可大哩！特別是掌權以後，有的地方分歧就更多了。北京清華、北航等內部的分歧也很大嘛！內部吵得很凶，簡直要打架、抄家哩。聽說你

很難過（指著大聯合指揮部陳志榮同志），有什麼難過的呢？分歧是聯合的前奏嘛！（眾：笑！）

康生：（伯達同志也同時插話）

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團結——批評——團結」，這樣才能是真正的團結、聯合。

（大聯合指揮部陳志榮又檢討了一番，並說：「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現在正準備寫一個聯合聲明……」）

康生：光講聯合，不講原則還是假的，思想沒交鋒，寫個「聲明」也是空的。該爭論的還是要爭論。

伯達：要在鬥爭中聯合，要在複雜的鬥爭中聯合，光在旅館中搞聯合是不行的。

康生：對的，不要謾罵，不要武鬥，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在北京打起架來啊！我們今天就是來看你們交鋒的，你們若不交鋒，我們就要走了！

伯達：我們主張你們思想交鋒。看看你們究竟有哪些分歧？

康生：你們的分歧是否在衝擊軍區的問題上？

（大聯合指揮部的同志談到，在進駐軍區前就有了，明顯的是從進軍區後，他們提出「革命造反派內部必須大亂！」這個口號開始的……。）

楊樹先同志講：他們說我們大聯合指揮部犯右傾，要反我們的右傾機會主義……。塗曉雷同志把我們之間按著他們所說的幾個所謂重大原則問題，提出來並逐一駁斥，進行澄清。當談到撤出軍區的問題時

康生：他們（指「南造」）不對，你們對！不撤出軍區這是個原則錯誤。革命不革命，首先看對待解放軍的態度。是左的還是右的，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首先看對待解放軍的態度。這是個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一點含糊。

（塗曉雷同志說：「新雲南」的同志一再搞攻擊的材料，到北京還在整「大聯合」的很多材料。）

康生問：你們搞了他們的材料沒有呢？

（塗答：有。施志汝補充：我們壓起來沒有發，沒有大量的搞！）

康生：（笑了笑）你們兩方面都搞了嘛！「新雲南」楊文科同志發言：今天，來到北京，來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身邊，在中央首長面前，不能撒謊！要說老實話，做老實人；做老實事！剛才講那些都不符合事實！康生同志剛才講了：對待人民解放軍的態度是考驗真左派還是假左派。我們一貫反對進駐軍區的，我們認為行駐軍區就是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進駐軍區……。

康生：你們進沒有進駐軍區呵？

（楊答：我們沒有進駐軍區，只是到裡面去作慰問演出、宣傳……）

康生：你們在外面還是在裡面呢？

（楊答：我們是在外邊，只是演節目的時候進去了！）

伯達：你們宣傳動員他們出來呢？還是演節目鼓勵他們在裡面堅持戰鬥呀？

（楊結結巴巴答：嗯……我們演的節目都是由他們安排的，我……我們沒有權力呵……）（眾首長相視而笑）

（此時南下造反兵團高仰義馬上接著發言：我來說。自井崗山「八·二三」戰鬥團成立以來，我們是支持「八·二三」的，是支持黃兆琪的。但黃兆琪處理問題老是犯「右傾」，黃兆琪的右傾是由來已久了，是老右傾了。接著便列舉了八樁事例證明黃是犯右傾了。）

康生：閻紅彥大抓「南下一小撮」與同學提出抓「南下一小撮」性質不同哪！不要混淆了囉！（楊還想繼續發言，被首長打斷）

（接著黃錦華同志發言談到了「新雲造」與「大聯合」在幾個原則問題上的分歧，大方向方面，「革命造反派內部必須大亂」的問題，反右傾的問題，如何正確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二六奪權問題，所謂走「上層路線」的問題，對南下造反兵團的看法問題。）（當黃錦華說到我們也有很多缺點和錯誤時）

伯達：你們沒有犯罪呵！你們很有成績，你們造反有功！犯什麼罪？

（雲大「共產黨宣言公社」周維文發言：剛才黃錦華提到我們共產黨宣言公社，我就不得不發言了，我們為什麼要退出大聯合指揮部，大聯合

指揮部不民主，搞一言堂，排斥不同意見，當然我們反右傾不對，但是大聯合，我們來北京後，「八·二三」大反託派……）

康生：抓什麼託派？反右傾機會主義不對，抓託派也不對。

（當周又繼續發言的時候）

康生：你叫什麼名字呀？啊，周繼文，雲大的吧！請你講短一點嘛，你是學文的搞理論工作的，1、2、3、4幾點就講完了嘛！

（伯達同志叫劉志宏同志發言，劉志宏同志談到他們工廠工人怎樣抓革命促生產，工人反對製造分裂，反對經濟主義，反對「打倒×××」，反對所謂「反上層路線」，反對「造反派內部必須大亂！」這個口號使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中漁利，感到很高興……時）

康生：你們做得對！

## 二、首長講話

###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

北京南下的學生，應採取當小學生的態度下去。因為是下去學習，不是去包辦代替那個地方的革命，這一點，在你們南下的時候，也沒有給你們南下同學談過。對！對！可能在座的人還沒有聽到過，沒有個個都談過，當然也不可能嘛！但總的精神，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也講過了。《人民日報》社論也講過了。下去的學生不管到什麼地方去，到工人那裡，到農民那裡去，到機關那裡去，到其他學校那裡去，首先是當小學生，這是毛主席歷來的教導，永遠不能忘記。如果是以當一個指揮官的態度下去，那是不行的。

對南下學生的作用應當作具體分析，有它積極的因素，有它消極的因素。積極的因素就是他們在運動初期到各地去帶些革命氣氛，但是，當那裡的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們還待在那裡就成了包辦代替，那就不對囉！就會犯錯誤，積極的因素就會變成消極的因素。

我們現在有這樣一個建議，請北京的同學都從各地撤回來。中央已經下過命令了，要南下的學生都回來。如果不撤回來，待下去，還在那

裡做指揮官，一定會繼續犯錯誤，現在撤還來得及。你們反映的一月份衝軍區問題，提出「革命造反派內部必須大亂」的問題，所謂反右傾的問題，這些口號都是錯誤的，我們正在根據中央的精神，根據毛主席的方針，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大團結，反對小團體主義、無政府主義，相反你們要搞「大亂」。你們這樣提，完全是錯誤的。衝軍區也有你們一份，撤出軍區你們又要講條件，這些責任你們怎麼能推掉呢？但是你們南下同學也不要因為我們批評了你們，群眾批評了你們，就覺得翻不了身啦，抬不起頭來啦，不要這樣。你們做了許多工作。重要的是接受教訓，你們應當把錯誤當作肥料，吸取營養，作為經驗教訓，轉化為力量，可以幫助你們將來走上正確的道路。犯錯誤沒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繼續堅持錯誤，人家給指出了，還是繼續持不很好改正，那就危險了。現在趕快回頭，作為一種經驗。你們現在也有了正確的經驗，也有了錯誤的經驗，兩方面的經驗都有了。這樣就好了。如果一個人一生只有正確的經驗、沒有錯誤的經驗，是不會成材，是不會有出息的。你們要從積極方面去想問題，新問題複雜得很，你們受了一次鍛鍊。犯了錯誤不要難過，從積極方面去想問題，接受了教訓，就會更好地戰鬥，正確地戰鬥。我的意見你們考慮對不對，犯了錯誤不要難過，如果不堅強的戰鬥，那就不對了。希望你們趕快回來，不回來就會繼續犯錯誤，還留在那裡繼續作指揮，就會犯更大的錯誤。

我們在北京到過一些大學、中學，凡是我們到過的地方，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去當小學生，在座的同學有的會知道。我們知道，老是講當小學生，你們對甘當小學生這一點，可能有些不大聽得進去，現在就有了體會了吧！實際上我們自己也感到不那麼容易當小學生啊！我們現在還要繼續當小學生，在座的都是我們的先生。包括正確的經驗，犯錯誤的經驗，不那麼正確的經驗，我們在這裡學了一些東西，我們感謝你們。意見對不對，請你們考慮。

講到聯合的問題，不是原則的聯合，不是離開革命大方向的聯合。要在革命的原則上，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在群眾的鬥爭中，搞革命的大聯合。不是合稀泥，是革命的大聯合。你們要在毛澤東思想的



基礎上聯合起來。我們希望你們早日回去。你們在北京是否能夠搞大聯合。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意見，不知對不對，你們在北京是否能促成大聯合？北京同志的講話有的可能對你們有啟發，可以促使你們大聯合，但主要還是要你們回到當地去，實際解決問題。實際上要真正解決，還必須就地解決。希望你們趕快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就地搞大聯合、「三結合」、就地鬧革命，這樣好不好？你們雲南是邊疆，是邊遠的地方，要害的地方。很亂可以實行軍管，軍管的目的還是為了發動群眾，還是要搞「三結合」。

剛才和雲南的一些同志談過這樣一些問題，邊疆地區，很亂的一些地方，要害的部門，可以實行軍事管制。軍事管制的目的，還是要發動群眾，搞革命的「三結合」。

最後一點小建議，今天要在全國廣播上海《體育戰報》兩篇好文章，明天全國各報都要刊登，希望你們要好好學習。

我這些話對不對，你們可以考慮。剛才我已經跟你們省裡的幾個同志講了。我的話完了。

### 康生同志講話

伯達同志講的，代表我們文革小組共同的意見，當然這只是我們的建議，供你們參考囉；事情主要靠你們去做。也許我們對情況不很瞭解，建議不符合實際情況，你們可以討論研究一下，我們不能包辦代替（伯達：這一點，希望北京南下同學要特別注意！）那些對的就做，不對的就糾正。十六條的精神主要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是毛主席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因此，希望北京南下的同學特別要注意這個問題。

剛才我批評南下同學的缺點，是在你們巨大成績的基礎上講的。南下同學到雲南煽風點火，成績很大。這一點要肯定。據軍區的領導同志反映，黃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義等同志幫助下成長起來的。剛才講了你們一些缺點，也不要緊，不過是為了衝擊你們一下。不能因為個別缺點而否定這個成績。我們還記得閻紅彥等一小撮對北京南下同學是有反

感的，要揪他們的一小撮。這個情況雲南省有，別的地方也有。應當看到他們的巨大成績。我們看問題要有分析，要有階級分析、革命分析。對事情要一分为二。他們有自我批評精神，要歡迎。另一方面，希望同志們在大聯合過程中，同樣地對自己的缺點、毛病也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兩方面要互相學習，互相批評，互相幫助。這樣大聯合的工作才能做好，「三結合」的工作才能做好。這一點大家是共同的一致性的要求。

你們來北京半個多月，是有成績的。幾次互相交換了意見，有進步、有成績。你們說思想未交鋒，今天也補起來了。今天我們是有意讓你們交交鋒，有的同志說有一肚子氣，帶一肚子氣回雲南去幹什麼呢？出了就完了嘛！目的是希望你們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希望你們很快回去抓革命、促生產，在革命鬥爭中建立「三結合」，促成革命大團結。現在看來，你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特別在軍區×××、×××以及其他同志的幫助下，相信你們是會搞好的，相信你們是能夠團結起來、實行「三結合」，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同志們來北京，學習了紅旗社論、《人民日報》社論，提高了思想水準，這次來還是有很大成績的，促進了同志們的思想進一步提高，這是大團結、大聯合的最重要的基礎。這次來北京受到很大的衝擊，衝擊一下也好，現在有了大聯合的基礎。

你們不是講大聯合、「三結合」嗎？在當前大聯合、「三結合」的奪權問題上有兩個基本問題要注意，一個所謂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懷疑一切。這種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別是各學校各地方都存在。這是很反動的、很不對的，這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還有人提出「反上層路線」，這是沒有階級觀點的，不是無產階級的，不是正確的階級路線。不作具體分析是不對的，是達不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的目的。這種思想不排除，就不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建立革命的「三結合」，沒有「三結合」也就不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團結。當前障礙大聯合、大團結、「三結合」的就是打倒一切、排除一切、懷疑一切的無政府思想。希望

同志們從自己的頭腦中，回去也在同學中，排除這種思想。劉志宏同志，你們那個從解放軍派去的黨委書記，如果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是站在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上的，你們就要保，不要怕保，因為他是革命的，對革命的就是要保。當然、一定要作階級分析，如果是劉鄧司令部的就要反。但不要一聽到保字就害怕，一定要有階級分析，要看保什麼，是保毛主席司令部的、是無產階級的、就一定要保，不要一概反對。你們來北京給我們商量事情，難道也是走上層路線嗎？這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這種無政府主義思潮是當時運動的主要障礙和阻力，同志們要特別注意。

再一個問題是，奪權中怎樣「三結合」。怎樣進行「三結合」。一種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廣大群眾代表，有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所領導的解放軍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幹部代表。這是革命的「三結合」。這是毛主席主張的「三結合」，是正確的「三結合」。所謂革命群眾的代表，其中工廠「三結合」的工人不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幹部也要分技術幹部、一般幹部、領導幹部。對老工人、特別是老技術工人，不要看他們造反晚就歧視。革命不分時間，造反不分先後。參加過農民運動的同志都知道，常常是堅定的貧雇農，不是立刻就起來了，首先起來的往往是些勇敢分子，但貧雇農起來後，就堅定得很。工人運動也是一樣，解放軍當然就不用講了。具體說工廠「三結合」，幹部必須包括一般幹部、領導幹部、技術幹部，還加上民兵代表、工人民兵組成。按這種「三結合」搞出來的就是革命的「三結合」。這種「三結合」，不是折衷，不是楊獻珍「合二而一」的大雜燴的「三結合」，更不是合稀泥的「三結合」。第二種「三結合」，是折衷主義的「三結合」，楊獻珍「合二而一」的「三結合」，也是合稀泥的「三結合」、大雜燴的「三結合」。這不是毛主席提倡的，是不能抓革命、也不能促生產的。我們要在革命的原則上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搞「三結合」。另外要防止一種「三結合」，這就是第三種「三結合」。這種「三結合」是假的「三結合」，利用團結的名目，「三結合」的名義、混進一些人實際是復辟。搞了半天，結果統統都回去了。

這種就更加複雜。這是破壞革命的「三結合」，實際是分裂，是復辟，而不是什麼「三結合」。

因此，在奪權問題上要具體分析。我們要的是革命的「三結合」，不是合二而一的「三結合」，更不能是復辟的「三結合」。

此外，關於「三結合」奪權問題，大家要好好讀一讀去年《紅旗》十二期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這篇文章講，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的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是在毛澤東思想領導下的黨，不是法西斯國民黨。我們黨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是跟毛主席走的，並不是所有幹部、十七級以上幹部「長」字型大小、「正」字型大小、「總」字型大小都是壞的。只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了領導權，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幹部都是壞的，不是這樣，而是相反，絕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還有我們的黨團員，是否都是不好的？不是的，大多數也是好的。這些基本的思想，在奪權鬥爭中必須認識清楚。這個前提認識清楚了，才不會犯錯誤。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這個鬥爭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史上沒有過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僅僅是這樣一種性質的奪權，而不是像在國民黨社會中那樣奪權，不能像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那樣奪權。因此，奪權只能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不是對所有的當權派都要奪權。絕不可能見當權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打倒。不分清紅皂白，不分地方，見當權派的權就去奪，那非犯錯誤不可！一定要記住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不理解這一點，不記住這一點，那就什麼也沒有了。就連毛澤東思想也沒有了。所以，劉志宏同志，你們那個廠，聽你的說法，到底是奪權，還是不需奪權？（劉志宏同志說：黨委書記剛來，我個人認為是好的，但他屈服於其他黨委委員的壓力，紅旗舉得不高，造反派有氣憤。）那恐怕還是要奪權。（伯達：黨委書記是好的可以幫助奪權。對！不是統統不分青紅皂白都奪權，不然，還有什麼無產階級專政？十七年的社會主義也沒有了，一定更用階級觀點看

問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伯達：過去提的普遍奪權，全面奪權，這些口號是錯誤的！）如果全面奪權，普遍奪權，那麼，他們（指李成芳、張子明等軍隊領導同志）的權你們奪不奪？解放軍的權你們奪不奪？如不奪，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伯達：廠礦也是有好的比較好的，總是大多數是好的。）不是所有車間都奪權。再一點，奪權以後，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要用「人民公社」這個名稱，臨時權力機構還是用「革命委員會」比較好。有的地方用過「人民公社」這個名字，現在也要改了。上海原來用過，現在也要改了。

還有一點，要和同志們交代一下，即鬥爭的辦法問題。十六條講了要文鬥、不要武鬥，中央的文件歷來強調這個問題，但現在各地有些鬥爭方法不符合十六條，例如戴高帽子、掛黑牌、遊街等等，不知雲南情況怎麼樣？要大量宣傳、不要光學，還要用。有些報紙上登什麼「噴氣式」掛牌子，這些做法只能脫離群眾。（伯達：「砸爛狗頭」這些話以後也不要。）還有人下跪，是封建主義的做法，毛主席堅決反對的！毛主席說：造反有理。有理就講理嘛！既然有理，為什麼要搞那些？搞那套，說明你沒有理，簡直是形左實右！過去用過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帳了，今後不要再用。（伯達：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是毛主席的話，是毛主席的主張。你們要把中央的精神傳下去。回去要大力宣傳，已經搞了的，不要再搞就行了，不要再追究了！）毛主席說了，造反有理，就是有理嘛！有理為什麼要做那些呢？就是沒有理才去這樣做！這只會脫離群眾！

還有一件事要向同志們交代一下，就是關於大字報，也要一分為二。毛主席說，大字報有革命的大字報，有反革的大字報。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報，反對我們，例如「聯動」就是。這是一個一分為二。還有一個一分為二。就是有品質好的大字報，有品質不好的大字報。有的是低級趣味，如現在流行的「砸爛你的狗頭」，只是罵人！（伯達：是沒話說了，才這麼說！）是人頭，不是狗頭！如果是狗頭那就好囉！問題就不大了，是狗頭就不會執行劉鄧資產階反動路線了。這一點，你們跟《紅旗》《人民日報》學一學，他們沒有說過這個話。

（伯達：什麼混蛋囉！油炸囉！絞死囉！槍斃囉！火燒囉！這些話沒有意思！有的還做一個紙人，用火燒掉，多無聊呀！這都說明沒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調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會這樣幹囉！）你們要學習《紅旗》上的文章嘛！《紅旗》上的文章就沒有說過這些話，就沒有這樣做過嘛！幹革命，寫文章都要實事求是，不要罵人。各團體、各學校紅衛兵的報紙上有的文章寫得很好！如三司的奪私字的權那篇文章，上海《體育戰報》的那篇文章等。生動活潑，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人民日報》都轉載了。但是，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實事求是的，馬路新聞，謠言可多啦！成了傳播謠言的工具。危險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歡看《人民日報》，偏偏喜歡看馬路新聞，聽那些謠言。紅衛兵的報紙的確有些好文章，但不能傳播謠言。有的還惹了亂子，如說朝鮮政變，越南政變。朝鮮就來信向我們抗議。有的還向我提出抗議，搞到我的頭上了。有些恐怕是壞了故意造的謠言，我們上了當，登了這些謠言。這些謠言登在報紙了，寫成標語貼在馬路上，減低了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義，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使國際朋友看了感到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個樣子！（伯達：這是低級趣味，是資產階級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有些報紙喜歡把戴高帽子、掛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畫成漫畫登在報紙上，直到現在還有人搞。如有一個叫「百醜圖」的，印的那麼漂亮。這種東西無論省報（《湖北日報》登了）、紅衛兵報都不要登。當然更重要的是不要採取這種鬥爭方式。各地千萬不要傳播這些東西。你們來北京不要帶這些東西回去。北京有好的經驗，但也有壞的東西，對北京的東西也要一分為二。好的就學，不好的就要反對，就要抵制。

怎麼樣，今天就談到這裡了。總之，你們這次來北京，不要難過，不是有罪，不要灰溜溜的。革命過程中犯錯誤的事是常常有的，不要受批評就難過。你們不是帶罪來的，而是帶功的。革命有功，不是有罪。你們來北京是革命的，有功的。你們是好好的來，好好的回去，是不是我批評多了一點？當然你們要特別注意，不能躺在過去的成績上，有功的時候不要吃老本，不要躺在功上睡大覺。高仰義同志特別要注意，

聽說你在雲南有些本錢，但不要靠吃那點本錢。文化大革命飛躍向前發展，稍微自滿一下，就會落後。過去是人家的先生，群眾起來以後常常又變成學生。我相信，同志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一定能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大聯合、「三結合」奪權鬥爭搞好！

### 謝富治同志的講話

同志們，今天中央文革小組同志非常重視雲南的事情，很關心大家，除江青同志身體不好沒有來以外，全部都來了。都在這裡了。剛才伯達、康生做了重要指示。（伯達：不是指示，是交換意見。）還有中央文革的其他同志也講了些話。你們來北京收穫不小，回去把這些話討論一下。（康生：訂個君子協定，我們的講話不要明天又印出去上大字報。我們的講話不都是對的，記錄也不一定準確，有時各派又根據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伯達：君子協定也不容易定，我有一次講話，說好不要錄音，不要印，還是印了。）（康生：容易訂，但不容易執行。有時講話可以衝口而出，如「君子協定」，科學院的說法是「革命協定」，如果捉小辮子，可以說是四舊哩！這裡有什麼君子！今天是交換意見，雲南的運動還是靠你們自己研究一下。）（伯達：今天的意見，對的，你們就吸收，不對的就丟掉。）認真學習，認真貫徹，把大聯合、「三結合」搞好，把雲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康生說：你們要抓生產，這是國計民生問題。（有人問，民主黨派的權奪不奪？）康生笑了笑說：民主黨派的權奪他幹什麼！還想當資產階級？當國民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首長審查）<sup>39</sup>

<sup>39</sup> 雲南八·二三風展紅旗編，《毛主席無限關懷雲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長對雲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 陳伯達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原三司部分的代表時的講話（1967.2.27.）

謝謝你們，給我們上上課，謝謝你們，告訴我們很多事情，過去我們到北京的各個學校去，都是說我們是當小學生的，是拜你們做先生的，是當群眾的學生的，這是對待群眾的基本態度，那個時候我們是這個態度，現在還是這個態度，我們永遠是毛主席的小學生，永遠是群眾的小學生，小小的學生。

你們到外地去，戚本禹同志記得我也曾講過，如果出去要接近群眾，當群眾的小學生，你們現在是不是當指揮官了？當指揮官還是要當學生，才能當好指揮官。下去要學習，不斷地學習，把自己當成小小的勤務員，到了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單位，我們要永遠保持這個態度。你們要好好讀一讀毛主席寫的《關於農村調查序言和跋》這兩篇文章，這是每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也是每個革命學生應有的態度。你們到各地去，當然學習了很多東西，但是這幾個月來，我們看了很多材料，也可能不一定是準確的，我心裡就不平安，你們是不是去當小學生的，還是一下子就當教員了？當欽差大臣了？我心裡是不平安的。因為你們是從北京去的，我們是在北京工作的。我們是北京的工作人員，假如你們出去，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抱小學生的態度，我就感到我們會犯錯誤的，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都是正確的？可能是兩種情況，剛下去有很多是正確的，但也包含有錯誤，應分兩階段，剛下去是起了積極作用，但待得太久了變成了包袱，所有的聯絡站都是你們的包袱，現在你們好像捨不得聯絡站，回來還想回去，我想你們應該執行中央決議，統統都撤回來。在那很有意思，交了朋友，不管是一個兩個，總是有幾個吧，是會留戀的。我想你們還是回到北京。正確的東西少了，錯誤的東西多了，積極的因素過去了，現在正起消極作用，再待下去沒有什麼好處，你們學校要軍政訓練，要把頭腦冷靜一下，現在大家的腦子熱轟轟的，還想準備路費，想讓我們幫你們解決，我們每個人的薪水都給你



們也無法解決。已經回來的，就不要再回去了，還在那裡的希望他們回來，不一定坐飛機吧，坐火車也可以嘛！有些人是坐飛機回來的。一張飛機票可夠多少人坐火車。我這樣講你們可能要生氣了，發脾氣，說我們不支持你們了。發脾氣就讓你們發一個時期吧！過後你們想想，我們的勸告還是好的。

現在有的地方，有衝軍區的問題。去年冬天，你們衝國防部的我們當時說過你們，你們這種作法是錯誤的，這就應作為借鑒嘛，那時同學們很好，聽了我們的意見就撤了，承認衝國防部是錯誤的，我們很欣賞你們的這種態度。不過，過後你們就忘了，跑到別的地方又去衝，這是衝不得的，萬萬衝不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解放軍保衛下進行的。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直接領導的。這個軍隊當中你們可能找到有問題的，但你們應看到大方向，不應只看到芝麻，沒有看到西瓜。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好軍隊，現在全世界也沒有的好軍隊，這是因為，它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這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歷史考驗了的。現在的事實也同樣證明，沒有人民解放軍保衛我們，我們不能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權，也是不可能的。這是大道理，根本的道理。你們到地方去，忘記了北京的教訓，忘記了我們的解放軍是神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能衝的，你們就衝了，（當然不是在座的所有同學），這是很大的錯誤，你們如有意見，可以提。不能講是不是你們覺得還是不對？我的話不對，有意見，可反映，像今天這樣我們去研究，看看對不對，可能有的是對的，有許多是不對的，有的可以引起注意，這樣不更好嗎？你們這麼一衝，犯了大錯誤，但我也不能贊成掛牌，遊行請罪，不必要，如果衝了，知道錯了，就行了。不要讓錯誤壓得喘不過氣來，知道錯誤，就瞭解了，以後不再犯了。

聯絡站問題，我說過，都要撤。留在那兒幹什麼？過去說過不能包辦代替，工作組不能包辦代替，後來有人說我們中央文革包辦代替，我們中央文革沒有這個意思，中央也沒給我們這個指示，也沒有讓我們這

樣去做。今天說的這些話，與你們商量，經過你們同意。有的人還捨不得那裡，還想回去，還要我們給你們車費。你們要坐下來學習學習文件，這成績缺點你們要總結，坐下來學習中央文件，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總結你們的經驗，要坐下來，腦子冷靜一下，才能思考問題，像你們現在腦子熱烘烘的怎麼能作好總結呢？腦子冷下來，坐下來，學習毛主席著作，要聯繫你們的成績、缺點、錯誤來總結，這對將來你們的工作，對社會主義的工作有好處。昨天報上登的《魯迅兵團向何處去》等兩篇文章，你們要好好學一學，昨天各報都登了。現在有些重要文章也沒時間看了，總想到各處去衝，去奪權，也不知道對不對？這樣做對你們是很危險的！你們這些聯絡站，什麼三司問題，還糾纏這些幹什麼？你們為什麼要打旗號？三司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但現在已成了你們的包袱了，你們要解放自己，把三司丟掉對你們是個大解放，留著三司的名字產生很多苦惱，丟掉了變成快樂了，又要保持名字，對外聯絡站又要不撤，因此對紅代會有意見。有意見是可以的，但應承認北京紅代會是個進步，是一步步進步的。不會一下子跳上去的，你們要把紅代會看得很理想，主觀上是好的，客觀上不一定像你們想的那樣，要一步一步地前進。北京的紅代會是一步步地前進的。有缺點有毛病可以不斷改進嘛！是不是你們一方面說擁護紅代會，另一方面又說三司合併了，牌子沒有了。應有無產階級的氣概，丟掉它，這樣才能大聯合，才可能同人合作，別人也才能同你合作。有人說：「一二司打擊我們。」打擊有好處。現在不要罵什麼油炸，火燒……還有什麼百醜圖、群醜圖，這都被香港……被壞人利用了，值得我們警惕，問題是我們做法被敵人利用，就值得警惕。<sup>40</sup>

<sup>40</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二）》，一九六七年三月。

##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 (1967.3.3.)

【三月三日凌晨人大會堂西會議室，出席者：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穆欣】

### 一、關於如何對待人民解放軍

康生：南京有衝軍區的沒有？（代表：八一醫院發生過）你們要和他們（指八一醫院）鬥爭，要反對，到處貼他們的大字報。

當前對待解放軍的態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是一個標誌。因為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部隊，是林副主席在那裡親自領導的。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奪好權、掌好權、主要靠你們，但更重的是依靠人民解放軍。一定要擁護解放軍、支持解放軍、依靠解放軍。不管什麼理由，在當前情況下，衝擊解放軍就是反革命行為。要堅決執行軍委「八條」命令，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簽字的。

軍隊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是正確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擊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話，就會捲入他們的宗派鬥爭中去了。

### 二、關於「亮相」

康生：「亮相」好像是說化了妝出來唱戲，下了妝後還是原樣，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動，要真正出來革命才行。

態度要鮮明。提倡什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贊成什麼，

必須鮮明，不能折中。「亮相」不是為了保烏紗帽。

關鋒：「亮相」就是公開站出來揭發問題。

王力：「亮相」必須有鮮明的旗幟，真正站出來和群眾一道揭發他們是怎樣搞陰謀的，怎樣鎮壓群眾的，並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然後跟群眾一起鬧革命。「亮相」這個詞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學的解釋，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領導幹部要到群眾中去「亮相」才能算數，才能看得出來（是真是假）。

### 三、關於「三結合」

康生：根據《紅旗》四期社論，對老幹部要全面的看，要從他們的整個歷史，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來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時期，對他們加以保護是一回事，把他們作為革命領導幹部，搞「三結合」又是另一回事。因為「三結合」是指革命的「三結合」，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三結合」。

叫江渭清來北京，是要開導他，承認錯誤，很好的檢查。中央並未對他說「三結合」。

伯達：你們可以考慮一下，那些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誰可以作為「三結合」的核心人物，這要從實際行動中考察。只要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差一點（指能力）也可以。那麼多幹部總會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幟是鮮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就可以。有的是要爭取團結他們，但不能作為「三結合」的核心。

關鋒：請他們掛帥，作領導核心，跟爭取團結他們是兩回事。

### 四、關於江蘇省委

王力：江蘇省委幹了些什麼事，要充分揭發。對於江渭清，單憑江蘇飯店「一三」事件，就應該打倒。江蘇省委已經搞到頂點了，夠嚴重的了，應該澈底揭露江蘇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決問題。江渭清好？

還是高哨平好（代表：沒有多大區別……江渭清更壞。）你們要冷靜考慮，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邊。

關鋒：李世英、陳光，你們不起來揭發江渭清、彭沖在過去幹的那些壞事，憑什麼搞「三結合」？！

康生：我有兩句話。一句是杜方平說：「至今還看不見省委有什麼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線上、原則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張建山說的：「直到現在還看不到省委有什麼革命行動。」（王力：直到現在，他們對中央文革還是敵對的！）建議你們省委聽聽他們的意見，拿這兩句話，很好地檢查自己的行動。

以江渭清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些什麼事？反對了什麼？……我們還是希望他們挺身而出，堅定的站在主席一邊，反對劉、鄧路線，和革命同志一起將江蘇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組織「打」你們，不是為了把你們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爭作「三結合」的對象，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的成員。我們對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創造條件。李世英、包厚昌參加了生產委員會，你們不要以為有人支持，就有資本了，已經「亮相」了。參加生產委員會，並不等於在原則上（和錯誤路線）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幟鮮明。

## 五、關於宣傳工作

康生：你們要把宣傳工作好好檢查一下，從你們的報紙上看，你們的宣傳工作不大好。……「馬路新聞」不要相信。……你們在北京住了這麼多天，好的東西要學，不好的東西不要帶回去，比如有個「百醜圖」你們不要搞那個，那是自己給自己抹黑。本來他們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眾包圍著的，你們把他們集中到了一起，本來他們沒有組織起來，你們卻把他們組織起來了。結果群眾一看，呵，這麼多！而且很快傳到香港登了報，兩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掛黑牌子……，你們要說服群眾，不要這麼

搞。毛主席說造反有理嘛！這麼幹說明你們沒理可說了。還有「砸爛×××的狗頭」，陳伯達同志說要把這個「砸」字砸碎。罵人不等於戰鬥。比如說：「×××混蛋」，這能增加他們攻擊我們的資本。我們的講話，你們不要出大字報，不要登報紙。

關鋒：報紙必須成為無產階級的報紙，不能成為一個集團的，不能成為「集體所有制」。

## 六、關於幾個口號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內部必須大亂」，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你們那裡是「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所有這些，都是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為中心提出來的。中央的精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們提出這樣的口號，內部互相打，放鬆了敵人，這才是真的形「左」實右，要堅決反對！

「革命的打、砸、搶萬歲！」哪裡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動。（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為！）

一九四九年我們解放上海、南京時，工人還組織起來護廠，而現在都要砸？！

關鋒：「江蘇的天下是『紅總』的天下」的口號，是宗派主義的口號。江蘇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天下，是江蘇人民的天下。

## 七、關於「私心雜念」、「內部整風」

康生：你們到北京來，總理接見了幾次，不要回去就寫大字報說總理接見了我們幾次，用來壓對方。這樣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實際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以及報紙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學。我看你們學的不夠，天天鬧鬧嚷

嘍。你們主動檢查自己好，人家報紙上有錯誤，你們報紙上有沒有？人家有那些缺點，我們有沒有？人家有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看自己有沒有？你看人家奪權委員會中有幾個成員不大好，可不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組織內部純不純，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產黨內還有彭、陸、羅、楊，我們不相信一個群眾組織內就沒有。敵人不但在外部反對我們，也會鑽進我們的內部來反對我們。思想上的整風很重要，組織上的純潔性也很重要。我們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破私立公，改造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反對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同時我們腦子裡也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也有敵人，也必須反對它。

## 八、關於反動、保守組織

康生：赤衛隊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壞人總是一小撮，多數人是可以爭取的。

關鋒：要把群眾和核心領導人分開，多數人是可以爭取、團結、教育的。

## 陳伯達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3.9.）

【時間：下午，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剛才康老介紹了毛主席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同謝胡同志的談話和今年二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講話，從理論上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必要，是在什麼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極其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繼續社會主義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鬥爭，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證逐

步走向共產主義的鬥爭，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危險的，資本主義就要復辟。毛主席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寫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說「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就是劉少奇為首，鄧小平贊成的。他們的那一套，就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一九六四年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搞的那一套，表面上「左」，實際上右。現在揭發了很多材料，像王光美在桃園大隊搞的四清，原來是假的，讓壞人專了政。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有意指出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否認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說社教運動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當時，毛主席就反對劉少奇的錯誤意見，說：什麼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封建社會就有清官贓官的矛盾，這種提法，不是階級分析，沒有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性質。劉少奇一九六二年提倡單幹，分田到組，包產到戶。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了新的重大發展。

一九六四年劉少奇作了一個公開報告，反對毛主席。這個報告落到我們手裡，把他反對毛主席的東西砍了，他就不讓發了。他說：「這個報告修改後，有些地方還要斟酌。」這個報告講毛主席提出的調查研究過時了。他對這個問題很強調，說從中央委員到支部書記，如不按他說的蹲點方法去做，按毛主席調查研究的方法去做，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支部書記，不能當幹部。他就是要用這個方法改組幹部隊伍，改組黨中央。他說的蹲點，是王光美式的蹲點，是沒有階級分析的蹲點，沒有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蹲點。蹲點是毛主席提倡的，不是劉少奇提倡的。毛主席提倡的蹲點是階級分析的蹲點，是兩條道路鬥爭的蹲點，是調查研究的蹲點。劉少奇抓住蹲點這個問題，就是要否定一切，



打倒一切。

劉少奇的這種觀點，不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也不是一九六二年開始的。大家知道，日本投降以後，他就提出有名的「理論」和平民主新階段，提出共產黨員要當「紅色買辦」，就是要當美帝國主義的買辦，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那時候劉少奇是完全悲觀的，對中國革命是絕望的。對中國的前途是絕望的。他要投奔另一條充當美國買辦的道路。劉少奇的這些東西被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對他進行了教育，要他執行七大的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全中國。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完全違背劉少奇的意志的。

中國革命勝利後，一九四九年他在天津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的家裡，對資本家說，資本家要大膽剝削，工人歡迎你們剝削，他說現在必須提倡剝削、歡迎剝削，還說工人要求資本家剝削，不剝削不能生活。一九五二年山西有一個合作化問題的文件，劉少奇批了，認為合作化是不行的。最近發現了一個材料，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東北提出了一個意見，說搞變工隊不行，不能發展到集體經濟。大家知道，毛主席在抗日時期，大大提倡變工隊，變工隊是發展合作集體經濟的前身，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劉少奇在東北否定變工隊，提倡「三馬一犁」。他認為「三馬一犁」發展到80%，才能搞變工隊。沒有「三馬一犁」變工隊就沒有基礎。要讓單幹放任自流，放任資本主義發展。

七大以後，在中國就有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要不要勝利，敢不敢勝利，勝利後走到那裡去。一條是要勝利，敢勝利，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不要勝利、不敢勝利，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條是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劉少奇的資本主義道路。

一九六五年二十三條公布以後，彭真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召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他的一個講話，我們做了注解，發給大家看看。彭真在東北實行的是國民黨路線、美帝國主義的路線，是保護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林彪同志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彭真進行了尖銳的鬥爭，在東北取得了勝利，這是很重大的關鍵問題。後來，彭真在東北站不住腳了，回到華北。那時正在土改，劉少奇要他在

華北搞土改，他搞「搬石頭」，就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歷史上可以查明，不是在文字上，而是在行動上，劉少奇、彭真都是這樣搞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實際上不是一切，而是打倒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肯定地主、資產階級。

從歷史上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問題就容易看得懂。

彭真在去年二月搞的一個彙報提綱，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提綱，要在文化，在意識形態領域裡革無產階級的命。在同一時期，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搞了另外一個文件，無產階級的文件。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兩個針鋒相對的文件，一個代表資產階級，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後來中央發表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這個通知的主要內容，是毛主席執筆的。否定了彭真的二月提綱。接著又發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不能不反映到黨中央來。過去是若隱若現，現在變的非常明顯，非常尖銳的了。

社會主義越發展，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一定要反抗。一九六五年，彭真一邊講二十三條，一邊反二十三條，經過一年多一點時間，他就拋出了這個彙報提綱，赤裸裸他反黨、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這個提綱，否定了彭真在中央在北京的地位，站不住了。中央的通知是五月份發出的，六月北京的形勢就急轉直下，一天等於二十年，時間過得很快，事情很多，這是一個大革命。連反動派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世界歷史上沒有過的大革命，廣泛地動員了群眾，是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大規模鬥爭。在這樣一場鬥爭中，八個多月大家都經歷過來了，有好多問題事先沒有想到，好多問題我也沒有想到。但是如果想一想革命歷史，想一想中國革命的歷史，世界革命的歷史，任何一次大革命，很多事情都是出現很迅速，是事先不能預料的。在座的同志有些問題一下子不能馬上理解，是不奇怪的。

回想一下，運動開始的時候，以劉鄧為代表，由他們主持，派了大量的工作組，到各地方，各部門，各機關，各學校，他們的目的是幹什麼？就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一張大字報中講的，他們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壓下去，打下去。

六月以後，大量的大字報在各學校、工廠、機關出現了。以劉鄧為代表的一夥人顯得非常恐慌，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看來，這些大字報沒有什麼可怕的。當然，毛主席說過，大字報這個武器，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但是大量的，主流，是革命群眾貼大字報揭發了工作中的問題。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看來，本是平常的事情。但在劉鄧他們看來，這是「反革命」，他們把很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對於真正反革命的大字報，如李世權反毛主席的大字報，劉少奇卻說要保護，要保護少數。（康生同志：當時有兩種少數，一種是毛主席保護革命派的少數，一種是劉少奇保護反革命的少數。）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毛主席回到北京，開始扭轉局面。把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看一看，很多是革命的，是好人。這並不是說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好人，沒有一個壞人。而是說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把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打成「反革命」，這就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十一中全會後，兩個月了，有些同志對於兩條路線鬥爭、對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在看到《紅旗》十三期社論後，還覺得不能理解。我看是由於沒有好好考慮，沒有好好想一想。

昨天講了劉少奇的問題，下面再把鄧小平的問題講一下。鄧小平每次開會，基本節目就是打牌，每次開會都要打。有人找他談話，他沒時間，還要陪他打牌，成了很大的負擔。不陪不行，他是總書記，陪了又耽誤時間。很多同志有議論，總書記帶頭打牌，每天都打，還打通宵。我想打牌這個風氣傳下去很不好。影響到小孩子也打牌，打撲克。下面地、縣也打，各系統，各部門也打，形成了一個風氣，在鄉下不是一般地打牌，有的還賭錢，總書記打牌，下面不好說，就傳開了，這決不是小事，作為總書記，有這樣的作風，影響很不好。有時間為什麼不找幹部談話，學習毛主席著作，接見群眾。他找肖華談話，不好好談，談幾句就算了。（肖華同志：每次我去彙報情況，都是三言兩語，卡住時間，所以我到他那裡彙報最容易。）從這個小事，可以看到他的大的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的同志給鄧小平提意見，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組，他就打回去，說一定要派工作組，哪裡也要派，氣勢很凶，很囂

張。文化大革命，劉少奇有兩個點，清華大學，師大附中，就是王光美、劉濤搞的。他還批評工作組長，說你們沒有蹲點，我蹲了點。這就是劉少奇的路線。鄧小平蹲點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兒子、女兒，根本不接近群眾。當然小孩子的意見也是可以聽的，但只是一方面，他只聽這一方面，不聽廣大群眾的。鄧小平有個女兒，有個時期，讀譚立夫的文章比讀毛主席語錄還起勁。她在美術學院說，譚立夫的發言，大滅資產階級威風，大長無產階級志氣，對我們有利，我們已經翻印了五百本，廣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話是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當然，對高幹子弟要一分為二，大多數是好的，也並不是說高幹子弟不能掌權，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不要去操縱。我曾經說過，高幹子弟不要去插手，去操縱。鄧小平的女兒說的話，是譚立夫那裡來的。流傳最廣的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是「聯動」的根本綱領。他們無法無天，蠻幹，不顧黨紀國法，同志們看了「八一」學校，最早是主席建議中央文革的同志去看看，康生同志看了，建議到會的同志也去看看。一看很清楚，那是「聯動」的堡壘。這個學校，辦成這個樣子怎麼行。他們可能是少數人，威脅一批人跟他們走。好好的學校破壞成這樣子，是劉鄧路線造成的惡果。劉少奇同鄧小平是有個人矛盾的，但在大的方面站在一個立場上，他們共同的階級立場，是資產階級立場，他們共同的路線，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九六四年冬至一九六五年春，中央召開會議討論二十三條時，毛主席批評劉少奇，又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批評鄧小平搞獨立王國。他們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搞獨立王國，就走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去了，這次會議以後，劉少奇、鄧小平的個人矛盾就拋到後邊去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共同性就突出來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們倆人立場一致，路線一致。在座的同志可能聽說過，也可能沒聽說過，在緊急關頭，鄧小平是一個打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呢？還是讓那些人站在群眾頭上，採取高壓政策呢？鄧小平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堅持派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立場一致。為什麼說劉、鄧路線，就是他們站在

一個立場上，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鎮壓群眾運動。

毛主席回北京後，改變了局面。但劉鄧路線還有市場。在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這個決議（十六條）可能執行，也可能不執行。毛主席有偉大預見。十一中全會以後，路線問題是不是解決了？事實上文件只是在會議上通過了一下，有相當數量的同志有抵觸。這個時候毛主席看到這種情況，提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讓大家進一步把問題弄清楚。毛主席有個講話，林彪同志有個很長的講話，會議快結束時，主席又單獨找各大區的同志們談了一下，說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主要負責是制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執行的人有各種情況，區別對待，要讓我們去掉劉鄧路線的包袱，不要把制定反動路線的人，同那些執行的，不自覺執行的，執行了又改了的混在一起。下面的同志是執行了的，但好多同志是不自覺執行的。一說明這個問題，大多數同志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事實說明中央工作會議是有成效的，很多同志同劉鄧路線劃清了界限。但是還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劃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還要為劉鄧路線服務，閻紅彥就是這樣，是一個典型例子。事實上他並沒有受誰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們聽說昆明有一批學生衝昆明軍區，目的是找閻紅彥辯論，這時我們出於好意，打了個電話，電話很快就接通了。我問他，你是閻紅彥嗎？他說是。因為我普通話說得不好，一邊說，一邊請汪東興同志代講，請他出來見一見群眾，不用怕，沒有什麼問題。就說了這樣幾句話，我與昆明學生從來不認識，沒通什麼消息，也沒有什麼往來，我們只是根據大局來判斷，任何一個領導人，只要站出來與群眾談心，什麼問題都好辦，就是這樣一個想法。這個想法是根據毛主席思想，群眾路線，毛主席教導的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毛主席親自制定的十六條精神。就是簡單的幾句話，他說是我們逼死他，給我們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寫了遺書，不交給別人，交給他老婆。他不請我們原諒，不請群眾原諒，請他老婆原諒。這次簡報上有的同志問，閻紅彥是怎麼死的？我說了這幾句話，汪東興同志還在，這怎麼能說逼他去死。這是他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不願向無產階級屈服，不願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屈服，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思想慢慢地通了，逐步轉變過來了。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有很多同志是有感性認識的，接近群眾，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很容易接受。如果完全沒有感性認識，不接近群眾，就不容易通。我們也接觸過很多同志，他們一與群眾見面，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們坐辦公室，接觸的就是那麼幾個人。我們本來是從群眾中來的，現在與群眾接觸，卻變成很困難的事情。這個困難好像很困難，其實只要一個鐘頭就能解決，只要見群眾，就可以弄清楚，就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對待反革命，那要鎮壓，如果對反革命寬容放縱，就失掉無產階級的原則、失掉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不是毛主席的路線。但是應當相信，只要我們同群眾接觸，反革命就更容易暴露出來了，就更孤立了，抓他就容易了。不然，反革命混在群眾中，他抓住我們不接見群眾這一點，撥弄是非、顛倒黑白，製造事件。

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是有很大成績的。群眾進一步發動起來了。許多同志進一步接觸群眾，證明毛主席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後，接著來了個工人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原來主要是在學校，社會上掃四舊，橫掃牛鬼蛇神。工人起來了，各地方都起來了，最集中表現在上海。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願意接近工人群眾，把他們哄到北京來，給他們路費，大搞經濟主義，想收買工人，想這樣把工人運動壓下去。上海的革命工人不理這一套，他們發現這是用經濟主義來腐蝕工人，破壞工人運動。他們就發起了新的鬥爭，發展成為向資產階級代理人進行奪權的鬥爭。這個時候，毛主席號召人民解放軍要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介入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是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定。這樣不但把一般的群眾運動提高了一步，而且使人民解放軍進一步同群眾相結合，使鬥爭走上了新的階段。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人民解放軍打出來的，沒有人民解放軍，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在七大講過，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沒有人民解放軍，就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是在

人民解放軍保護下進行，人民解放軍公開站出來，公開支持革命左派，對文化大革命，對奪權鬥爭有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意義。

奪權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康生同志傳達的，毛主席同阿爾巴尼亞領導同志兩次談話所說的，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就可能滲透到上層建築中來，滲透到政權中來，形成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黨中央一直講就是一小撮。人民解放軍要鞏固、要壯大，一定要清除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相互聯繫的。

在全國解放前，在奪權以前，毛主席就說過：「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剛才講的閻紅彥就是一個例子。十七年的經驗證明，有些人就是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襲擊。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他們失掉了政權，失掉了生產資料，他們就千方百計讓他們的後代鑽到我們的隊伍中來。有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大量宣傳剝削階級的思想，大量保存剝削階級腐蝕人民的文化。這樣產生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不足怪。無產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旁的選擇，就是要堅決拔掉這一小撮人。這件事情必須得到人民解放軍的支持，這也是人民解放軍的神聖義務。人民解放軍要保持光榮傳統。這個傳統，是無產階級的傳統，是人民的傳統，毛主席英明地作出的這個決定，已經開始在全國收到了成效。當然，不要那麼急，要充分醞釀，人民解放軍要跟人民群眾，要跟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老幹部相結合，這就是《人民日報》上登的革命的「三結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結合」，是革命的「三結合」，不是糊裡糊塗的「三結合」，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原則的「三結合」。

這個鬥爭是很尖銳的，我們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鬥爭，不是很簡單的事情。要充分估計到鬥爭的複雜性。最近我們寫了個材料給毛主席看，毛主席批示，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這裡順便說一下，混到群眾裡面的也有壞人，反革命分子，渾水摸魚，搞反革命活動。中央採取了措施，取締了一些反革命組織。反

革命有的是內部的，有的是裡通外國的，有的是蔣介石策動的。所以毛主席說的很值得大家注意。文化大革命中，學生中也混進一些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們要頭腦清醒、冷靜地作階級分析。到群眾中去，就可以把這些人分辨清楚。反革命活動本來是搞地下活動，他們利用大民主搞地上活動。地下活動不容易看得清，地上活動更有利於我們破獲，這是好事。

大字報中有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但是大字報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人民日報》去年六月的一篇社論，《大字報是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說，這是一株大毒草，不准學。我們現在仍然認為，這篇文章是好的。當然對大字報，我們要有一定的領導，對反革命分子利用大字報，醜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醜化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要採取措施。大字報是一種工具，是一種形式，革命的可以利用，反革命的也可以利用。各個階級都可以利用，問題是要看對無產階級更有利，還是對資產階級更有利。應當看到大字報還是對無產階級更有利。大字報可以進行徹頭徹尾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如有反革命插上來，我們就可以識別，對這種大字報，也不可怕。所以我們必須堅持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軍隊還是按照軍委的規定執行。

有的同志問我，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怎麼樣？毛主席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地講一點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書裡也講階級鬥爭，但只是概念上的，沒有把階級鬥爭當作現實問題。這本書是在抗日時期寫的，他不分析抗日戰爭中無產階級應如何做。毛主席說：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儘管講了那麼多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修養，毛主席說，不講現實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麼個人，什麼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個人，沒有孤立的個人，抽象的個人。他講的孔孟之道，從封建地主到資產階級都可以接受。我順便說一下，馬克思講過，列寧也講過，階級鬥爭的學說，並不是我個人的發明。階級鬥爭必然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當然發現階級鬥爭，是一個進步。事實上《論共產黨員



的修養》講的階級鬥爭還不夠格，完全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本書是空空洞洞的，也有馬列主義概念，也有孔孟之道，是一個大雜燴，是不三不四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從這本書裡得不到無產階級的東西，只是一點抽象的概念，糊糊塗塗的概念。原來劉少奇還有一封信，說中國沒有斯大林，只有靠我們來工作。那個時候毛主席已經很明顯是我們黨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突破了斯大林講的框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不是沒有斯大林，而是有更高的斯大林，林彪同志已經充分闡明了這個問題。

先說到這裡，有不對的，請大家批評。<sup>41</sup>

## 周恩來、陳伯達在北京市工代會上的講話 (1967.3.22.)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等出席了工代會，周恩來同志、陳伯達同志對大會作了重要指示。】

周總理首先說：「北京市全體革命職工代表們，敬愛的同志們：我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問候同志們好！」

「今天在這裡開的會是我們首都職工的一件大喜事，對於推動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有著重要意義。」

周總理著重指出：「目前，階級鬥爭正在十分尖銳地進行，希望你們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聯合，建立革命的『三結合』臨時權力機構，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絕對不允許反革命復辟，絕對不許黨內走資本

<sup>41</sup>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主義道路當權派反撲，絕對不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絕對不許在四清中下臺的幹部反攻倒算，絕對不許地、富、反、壞、右亂說亂動，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周總理最後向代表同志們提出希望：「當前是春耕大忙季節，農民兄弟正在起來春耕，工人戰友們應該抓革命、促生產，為支援農業盡最大的努力。希望你們按中央指示，堅守工作崗位，堅持八小時工作制，保證產品品質，堅決與破壞生產的不良現象作鬥爭！」「北京工交系統已派解放軍說明你們，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措施，保證生產秩序正常進行。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軍隊，那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由他們支持你們，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的關懷！」周總理說：「希望你們好好向他們學習，突出政治，努力學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語錄，把整風工作作好，按系統按單位實行大聯合，堅持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逐步實現革命的『三結合』。」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表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國的首都，在毛主席的所在地的首都，你們所發起的這個代表大會，這是有重大意義的」，他指出：「我們希望工人同志們好好討論黨中央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和最近發給你們的信。」

「希望你們不折不扣地執行。抓好革命是促好生產的動力，只有抓好革命，促進人的思想革命，才能搞好生產。」陳伯達同志表示：「我們想，工人同志們一定會這樣做的，不辜負黨和毛主席的希望。」

陳伯達同志著重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很尖銳的，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正在取得重大勝利，節節勝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定失敗，節節失敗！我們面臨的一片大好形勢，當然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極少數堅持反動路線的人大搞經濟主義，妄圖破壞生產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們必須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倒、鬥臭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清楚知道：現在又有一種新的自上而下的新反撲！剛才總理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擊退這種反革命逆流！我們相信工人同志們有著大無畏的英

勇氣概，工人的思想啟發起來，一定會帶來抓革命，促生產方面作出偉大的貢獻！」

最後陳伯達同志向工人同志們提出希望：「希望工人同志們腳踏實地實行大聯合，工人同志們同貧下中農一切革命的群眾和一切革命的勞動者緊緊團結，必須嚴格遵守勞動紀律，鞏固勞動制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同志們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在生產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必定會出現歷史上預料不到的而實際又可能實現的新奇跡！工人同志們：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和偉大祖國的勝利！也是全世界的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同志們萬歲！

（注：此根據記錄稿整理）

## 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革命師生代表的談話 （1967.3.26.）

陳伯達、戚本禹同志接見清華大學部分教職工與井岡山兵團總部代表的座談摘錄。

地點：人民大會堂會議室

戚本禹：請大家來談談批和改的問題，大學是不是也要考慮複課。

陳伯達：……我們要批判從盤古以來的教育制度，創造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嶄新的教育制度。

戚本禹：現在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個問題。

（同學：同學對教師是敬而遠之。）

戚本禹：教師對同學也是敬而遠之吧！

（同學：我們不太願學習，都想走。教師：教師也想走。）

陳伯達：教師也想走？教員比例多大？兩千多？教職工共七千三百人？

過去一個教員，一個人管幾十人，幾吊錢，以後十個人一個教員，是不是太多了？

（群眾：太多了。）

戚本禹：是多了，現在工廠需要大批的技術人員，有文化的，特別是小工廠。

（教師：學校教育兩個特點：脫離群眾，脫離實踐，科學「修養」科學「八股」。）

陳伯達：秀才、舉人……也不是學校裡出來的，而是自己修、自修，所以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有它進步的方面，有它退步的方面。

過去出來的人就想當官。

居里夫人她還是自修出來的，科學技術中有很多辯證法，不能搞形而上學，你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你談的很對。

（教師：……我們思想感情完全同勞動人民脫離了。）

陳伯達：什麼是高標準？高標準也有不同的說法，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主要是針對社會科學，但是也適用於自然科學，科學技術也要按照毛主席《改造我們的學習》辦。幾萬人的大工廠，幾百萬人的大城市就是有問題。……

戚本禹：林學院應當搬到東北的大森林裡去。不要高樓大廈，住在帳篷裡帶些書本就行了。需要尖端科研的是否要在北京？

陳伯達：也不一定，林學院畢業生，畢業後，要動員到森林裡去，要做很多思想工作。清華多少系，我看可以搬到多少個地方去。

戚本禹：這可要大亂了。

戚本禹：科學研究還要不要在學校？

（群眾：應到工廠去，到外邊去。）

陳伯達：科研也要在外邊搞，尖端科研應該在……，建造了這麼多房子怎麼辦？我真發愁。

戚本禹：房子是會有用的。

陳伯達：房子可以做展覽館，可以招待外國人。文科怎麼辦？例如北大。

戚本禹：北師大有一個叫林海洋的人來信說文科三年。第一年是長征，

勞動……

陳伯達：三年太長了，長征，這為什麼要在學校裡搞呢？長征主要是指接觸社會，走路走多了是一種休息，不見得累。居里夫人的發現並不是在課堂上，她和她丈夫，一個助手，兩三個人搞起來的。

（群眾：基礎課改革難，專業課改革比較容易。）

陳伯達：專業課改革也不怎麼難。

（教師：基礎課的體系必須破掉，都是「從猿到人」，過去學生是被加工的對象，「一言堂」。）

陳伯達：過去教改的結果，恐怕得重新研究，恐怕應該再總結一下。

（教師：學建築，高大精尖，不考慮五億農民的需要。）

戚本禹：有沒有學過農村的房子建築？沒有，啊！

陳伯達：北方農村的炕是最好的，要有它的總結經驗，是最高級的建築物。城市膨脹了。北京過去進城時一百六十萬人，日本佔領時，很多土豪劣紳、地主、富農跑到城市裡來了，……

（群眾：什麼是高級、低級都顛倒了。）

陳伯達：什麼是高標準……。要總結實際經驗。四川有的老百姓，豬、牛、人，茅房都在一個房子裡，不要以為「天堂」的地方，什麼都好，有的地方房子很糟糕的。

杭州房子很多都是草房子。……要研究，各地方不一樣，有的地方有木材，有的地方有蘆葦。……西北住窯洞，很好，冬天裡很暖和，夏天很涼快，要從實際出發。（有人送上條子看後）今天主要是研究教改，提出問題，不做定案，有些沒有準備的發言，也很好。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你們搞了一套制度，後來又一筆勾銷了，你們天天在考慮這個問題，你們有準備的是幹部問題？這與今天的會內容不太一樣。你們可以組織一個小組，可以搞個小刊物「教學批判」。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究竟是培養修正主義接班人，還是社會主義接班人？<sup>42</sup>

<sup>42</sup> 北師大革委會門批改辦公室，《教育革命學習材料（一）》，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 陳伯達、戚本禹在國家計委的講話 (1967.3.26.)

【三月二十六日晚7時30分左右到8時10分，陳伯達、戚本禹等五同志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看大字報，「革命造反公社」負責同志竺慧娟等同志熱烈歡迎首長，「紅革會」某些人也在場。】

一進樓門，陳伯達同志說：「怎麼冷冷清清的？」戚本禹同志說：「就是冷冷清清嗎！」「造反公社」同志向首長問好。戚本禹同志說：「見過。」向陳伯達介紹說：「這是計委革命造反派。」（指革命造反公社。）

「造反公社」向首長彙報計委情況。王興奮（紅革會）向戚本禹同志介紹說：「我叫王興奮。」公社同志說：「他們是保字型大小的！」王興奮發火說：「他們要打倒余秋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戚本禹同志沒有理睬。陳伯達同志說：「不能這樣講，炮打一個人怎麼叫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呢？」接著又問：「前天的會（三月二十四日由『紅革會』、大慶公社等組織召開的徹底粉碎劉、鄧、陶、薄資本主義大會復辟大會）是誰開的？」「造反公社」同志說：「是紅革會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召開的。」其他同志插話：「在會上有人喊，誓死保衛余秋里！薄一波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這時「紅革會」有的人說這是造謠。「造反公社」同志說：「你們不要急嘛，有理講嗎？」戚本禹同志說：「他們竟喊出這樣的口號。」陳伯達同志說：「我是計委的副主任，我沒有來，是官僚主義，你們可以貼大字報，可以打倒我嗎？」戚本禹同志說：「他們連余秋里都不敢打倒，怎麼還敢打倒你呢？」「造反公社」同志說：「大慶公社每天來三、四卡車人，對我們有壓力。」陳伯達同志說：「計委運動由計委群眾自己解決嗎。為什麼他們要來。」

他們走到六樓，戚本禹同志問：「駱鳳大字報多還是薛暮橋的

多？」「造反公社」同志說：「駱鳳的多。」伯達和戚本禹看了一會兒就走了，臨上車時戚本禹說：「提打倒余秋里不行，那就打倒陳伯達吧！」<sup>43</sup>

##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 (1967.3.27.)

【時間：下午。周培源同志也在座。】

陳伯達：你們可以考慮周培源同志當校長。周培源同志還不錯嗎！當然我不能獨斷專行，你們可以考慮，總比陸平好一些。陸平什麼也不懂。我是個土包子，鄉下人，沒有什麼知識，也不懂。（問一同學）：你學什麼的？

答：學語言的，學中國語言的。

陳伯達：中國人還學什麼中國語言，這門功課，我看可以取消。

戚本禹：不學古代漢語，古文看不懂。

陳伯達：是否單要一個中文系？各系都在學文學，中國大文豪魯迅，郭沫若，都不是大學中文系畢業，都是學醫的，可是他們都成了大文豪。中國的大作家金敬邁（《歐陽海之歌》一書作者）也沒有進過中文系嘛！（問一同學）叫什麼名字？

答：叫×××。

陳伯達：你的名字是新改的嗎？名字無所謂何必都改了，大家都改了，都一樣，「捍衛」這字眼在全國名聲很不好。

下半年就要上課了，文化革命時間很長了，關於教育制度要搞一個大革命，我這個人是個老百姓，是個文盲，沒知識，不

<sup>43</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過我感到教育制度清朝末變來的，形成的，後來又接蘇修一套東西，從教育制度，內容看來是資產階級的。

社會主義時代，共產主義時代教育制度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應有高一級教育制度，來適應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向共產主義制度，我們一定要大破大立，搞文化革命是「破」，現在考慮如何「立」？時間已經不太長了，（指離開課時間）怎麼辦？應該按主席教導工作、問題、辦法，應從群眾中來，教育不能按現在制度搞下去這是不適應於社會主義，更不適應過渡到共產主義，一定要創造一個新教育制度，你們都是我的先生，要「破」老制度，「立」新制度，建立新的教育方法，時間教材，和大家一起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過去古代「教」「學」是一個字，正如「買」「賣」是一個字「賣」一樣，到原始社會末才分開了，古時，一個字時，包含一個重要哲學意義，「教」學相長，互教互學，應該先當群眾的學生，才當群眾的先生。

現在教育制度，方法，是硬灌式，填鴨式，應是啟發式學生，教育打成一片，學生獨立自主，有時請教先生，教改要從這一觀點出發，也就是從毛澤東思想研究教育方法。開始不太完善，在實踐中不斷地完善起來。現在大學制是從歐美搬來的，原來大學也以學生自己奮鬥為主，教師輔導。很多人在年輕時有所作為，牛頓的學問是在鄉下搞出來的，也就二十多歲，後來當官去了。你們不要小看二十幾歲的教授。

（看完交上名單，很了草）我可以教楷書，（沒有這個專業戚本禹插話）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特長，有錯誤。我剛才廢話連篇，你們可以批判我，批判我的太少了。

戚本禹：現在提到「炮打某××，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副主席外，任何人不可隨便與無產階級司令部聯繫起來。

陳伯達：可以炮打我嘛！

戚本禹：伯達同志除外。



（有人提到伯達、戚本禹同志去計委看大字報，炮打某××是否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陳伯達：我是計委副主任，官僚主義，可以炮轟打倒，要勇於批評，改正，養成自由交換意見的習慣，年輕人更要有勇氣。

（有人提到：理、文科年限太長，文科招生方法要改革，有人說：文科不要了，理科也不要了）

陳伯達：理科還應要的，文科要不要可以考慮。

戚本禹：文、理科還是要的，問題是如何搞法。

（有人提議掀起一個群眾性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高潮）

陳伯達：好！很好！所有應批判的都要批判，你們可以辦一個刊物，《教學批判》不定期《光明日報》《紅旗》可以刊載這方面文章，要看到這是一個創舉。

蘇聯教育制度是繼承沙皇那套，我們那套是從蘇聯抄來的，他們強調分數，其實很多人在學校裡分數不錯，考第一名，但到了社會上並沒有什麼用處，相反，有些人分不一定高，但也有自己的獨特的見解，有人說：列寧小時候上學都得五分，列寧那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之所以是列寧不因他小時候上學得五分列寧可以不得五分，但也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恩格斯沒有進過大學，但他寫的自然辯證法就不錯嗎？……他的基本方法，基本方向是對頭的。

還有一個問題希望大家研究，課程，時間（指年限）怎樣教怎樣學，像現在這樣先生講，學生聽，不用這辦法用什麼辦法聽，十六條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應該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是不是普遍意義？是否適用於教學？我認為有普遍意義，在教學中這原則也適用。大學可以自己教育自己，中學如何？小學有無這種可能？你們眼光要放亮一點，看遠一點，看問題不要只侷限在自己學校，大學，要考慮中，小學。

文科要不要？如果要文科比理科短一些，郭沫若是大文豪，他年輕時寫很多詩。他曾問我懂不懂甲骨文，郭沫若說這很簡單，他

本來也不懂，流亡到日本七搞八搞就起來了，他是個大文豪，歷史學家，他本人沒進過文科大學，他七搞八搞就搞了一大套。

金敬邁也沒有進過大學。我這個人也是所學非所用，學的和用的不一樣。

以前上大學為作官，我老鄉嚴復，原在外國學自然科學，可能學海軍，回來當一年幹事。他有點官氣是他翻譯了幾本書，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他本人是個反革命派，但他翻的書在中國起了一些好作用，他回國後學做官的本領，學八股文當了秀才和舉人，因為李鴻章不信任他，他也未做大官。

你們要把小中學聯起來考慮，中學，小學都是六年受不了，對老百姓一點貢獻也沒有，半輩子吃老百姓飯。一畢業沒工作就拿薪水，這不合乎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社會主義原則是不勞者不得食。大學畢業生是廢料、蠢材，現在大學中和滿州人進學校一樣，帶一幫服務人員是否可以改掉。

（同學回答：服務工作，已經自己幹了）很好，這是一個革命。古時候有一條「灑掃庭除」。

（理科同學說：從七歲上學，小學、中學、大學各六年，不生病。不休學得二十五歲畢業，研究生三年二十八歲畢業）。

戚本禹：二十歲就畢業。

陳伯達：小學是否三年就可以。

戚本禹：三年不行得四年。

陳伯達：關於學制，你們可以研究一下，包括中、小學可以全盤考慮辦一刊物，「教學批判」把中小學包括進去。資本主義制度是比封建主義制度進步了，但有些是退步了，過去我讀私塾那時自學是主要的，也參加勞動，洋學堂不同了，老百姓對洋學堂很討厭，有派頭了，說話也是另一副腔調，上課制度要研究一下，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主義社會有些進步，但也有明顯的退步，講派頭，脫離群眾，脫離勞動者。

（歷史系同學談到歷史問題）我看歷史系一點也沒有用。歷史系要不

要，要考慮。

戚本禹：要還是要，人不要那麼多。

（談到批時）對！應該政治上批，你們歷史系應該系統地批判劉鄧路線，劉少奇從抗日戰爭以來就與毛主席唱對臺戲開始反對毛主席了。寫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

陳伯達：（談上課方法時）各門功課由學生自己選題，做準備，可找一個人做正報告，找兩個人做副報告，這樣自己給自己上課，大家都當教員。有問題大家討論，教員起輔導作用。（有人提可以用四大武器）好嘛！可以結合小組，大家可辯論，這樣思想可以活躍了，教員人數也不要這麼多。只起輔導作用。

學生準備報告稿子事先不要給教員看，毒草也可以，不受教員束縛。教員也要聽，教員做輔導工作，準備工作和組織工作。每個人可以獨立思考，學制也可以縮短，六年教學可以縮成兩年。總而言之，我們要考慮。從根本上推翻現在教學制度。可以用四大，教員不夠，可以到工廠串聯，這樣學校可以活起來，而不是死水一潭。像哥白尼把「太陽繞著地球轉」顛倒過來一樣。教學上也要顛倒過來，過去學生圍著先生轉，現在先生圍著學生轉。

老師要看到自己是學生（戚本禹插話：學生可以批判先生，先生可以批判學生。）

（有人提教員不願幹，有「鬥，批走」「鬥，批散」的意思）

先生和學生可以互相辯論，不要有太多顧慮。

戚本禹：你們可以辦刊物，發表各種意見，還可以廣播。

陳伯達：廣播不要。

戚本禹：不是廣播車。

陳伯達：那還可以。

文科不一定要教材，可以列幾本參考書，改變硬灌式，要互教互學，理科是否可以這樣做？（答：可以）你們可以試驗試驗。

（講到辯論時）可以辯論，但不要武鬥。每個人都可以寫文章發表自己的觀點。

（有人建議把政治課改為主席著作講用會，政治老師當輔導員）可以。

戚本禹：一定要打破老師統治學生的現象。（有人問教員威信如何樹立）看你是否能正確引導，教員不能當工作組，不能當張承先工作組，可以當聯絡員。

陳伯達：很多課重複的要刪掉。大中，小學聯起來考慮。小學學了的中學不學，中學學了的大學不學，大中小學都要考慮，不要搞宗派主義，不考慮由中、小學大學改革不能落實。

（哲學系一同學說：入大學還未上課，搞四清，搞文化革命覺得收穫很大，也可以畢業了）沒學就畢業了。

戚本禹：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哲學系要很好地批判一下，到現在還沒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陳伯達：要學會做批判工作。各種學問是在批判中成立的。馮定、馮友蘭可以作為批判對象。馬克思主義就是批判。馬克思、毛主席每篇文章都是批判的，我們的觀點在批判中樹立起來，馮友蘭、馮定等在你們這裡很有好處，給你們樹立批判對象，可以好好議論一下，你們可以擬出一個章程，搞出一個計畫來，便於實行。計畫可以衝破，教員不要這麼多，和同學關係要密切，要住在一起。（有人提到教員有家和學生住在一起有困難）吃飯在一起嗎？（不在一起）應在一起，像在工廠一樣，願意吃什麼就吃什麼，你們學校伙食如何？（答：吃米麵）可以吃小米，窩窩頭。教育、勞動、實際要聯繫起來，做些工作，實驗一下。

周培源：北大五二年院系調整時抄了蘇聯一套，學校太大了。

陳伯達：學校太大了，太大了不好。今後要縮小三大，大城市、大學校、大工廠，太大了不好管理。

周培源：學校培養目標，要與社會需要對口。

陳伯達：學生可以教育自己。到工廠去做報告，聽意見，到社會做調查。

（談到大學學制太長問題）

周培源：陸平搞六年制辦「大學」是騙人的，與主席「少而精」相違

背的。

（有人說：醫科大學更長，八年）。

陳伯達：真糟糕！你們可以搞一編輯組。辦「教學批判」吸收廣大群眾參加，把鬥、批、改提到日程上來，各種意見都要聽，只要說得有道理。

戚本禹：你們要搞出一套方案。

陳伯達：北大有義務搞出一套方案，可以與清華一起討論，這也是一個大革命，教育也要大革命。出一刊物，不定期，週刊或三天一次，要把意見轉達清楚。要允許不同意見，不同方案。這不是出風頭，你們有這義務。方案要從群眾中來……（有人提希望陳伯達同志談談形勢問題。）

自己教育自己我們是你們的學生，向你們請教，要自己去思考，就不能包辦代替。教改中兩條路線鬥爭很激烈，要打破舊框框，建立新制度，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不會那麼順利的。

資本主義制度這統治我們很長時間，過去上大學是想當官，現在不是做官，而是做人民勤務員，這是多麼大的差別。解放以後，大學畢業生有優越感，凌駕人民之上，有些人起好作用，有些人沒起好作用，拿薪水老百姓有意見。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時間長薪水高這不合理。

我今天來不帶任何成見，有成見就是破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搞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的新的教育制度，讓大家探索試驗，把方案打出來，不斷修改，前進，完善。大學組織形式你們可以討論。

（有人說：把我校畢業生請回來參加改革）不必要請回來，可以向他們請教，不要離開工作崗位到大城市來。

陳伯達：（問×××）你是研究黑格爾的嗎？黑格爾的觀點不是專門寫出來的，而是講課中搞出來的。

戚本禹：鬬謠……

陳伯達：你們不要搞馬路新聞，這對外國間諜有好處，都是主人翁嗎！

要有責任感，把思想水準提高一步，不要依靠馬路新聞，要做科學的階級分析。你不清楚，就不要在大街上寫大字報。

戚本禹同志講了一個很好的意見，炮轟一個人不能簡單地說是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sup>44</sup>

##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地區代表時的講話 (1967.4.3.)

【中央首長：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楊成武、肖華、葉群等。】

周總理：現在開大會，今天先由軍分區、地委講一下，講完再講。嚴重的可以插一兩句，要儘快一點。軍分區哪個同志？

（汪宗清講……），（王府德講……），（沈學理講……）

王力：（對姚文元）沈學理，革命幹部「三結合」的對象呢？

周總理：過去的案子，我們都看了，簡短一點。

王力：過去的案子，我們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總理：你好一點嘛，對於這個問題有什麼講的。

康生：你講一下現在的情況，你總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結合」對象嘛（冷笑）（對沈學理發言）

王力：「三結合」第一對像是他（冷笑）

楊成武：不亮相怎麼結合？

姚文元：你在這裡也可以亮相嘛（說著就笑起進裡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對於李井泉這個黑幫你可以亮相嘛？

周總理：你講些什麼，你對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麼意見，你說嘛，沒

<sup>44</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有說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總理：過去的事簡單一點，過去的案子我們都看了……

康生：你對李井泉有什麼看法（牟海秀：接觸的少……）

張春橋：你對他現在怎麼看（牟海秀：根本問題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  
偉大紅旗）……

王志敏：……

王力：衝軍區的問題我插一句。毛主席在最近一兩天有一個指示：許多  
外地學生幾次衝進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  
區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  
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下看得太嚴  
重了。

康生：（對王志敏）你講了半天，而且要認罪，而且犯了嚴重錯誤，你  
犯了什麼錯誤，你沒有講，要具體點，犯什麼錯誤，抽象化。  
（王……）

王力：四川有一個同學遞條子讓把毛主席批示再說一下（重複讀一遍）

康生：我補充說明一下，這是中央向各地發的中央解決安徽問題，中央  
的批語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條。第二條是不得整群  
眾，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准亂捕，反正是因為衝軍分區或  
者對軍區有不同的意見，或者對各地區，各單位，奪權有不同意  
見，而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逮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  
應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剛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鄭光華講……）

康生：同志，你講一講二月十七日以後，十六日以後，十九日中間到外  
地捉人，實行白色恐怖，你32111什麼態度？

康生：你簡單講一講，32111參加捉人沒有參加捉人，參加打人沒有參加  
打人？

周總理：抓人二月十九日以後參加了？打人呢？

（鄭光華：抓人參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總理：參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二月十九日以後你不是在宜賓嗎？軍分區、公安局和32111抓了五人，你在哪兒嘛。（鄭光華：我不清楚）估計一下。

周總理：你不要講了，（謝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講話）（……）

周總理：省委的同志還有什麼講的，韋傑同志還有講的嘛？你講幾句。（韋傑……）（儲彬同志講）

周總理：你寫給我有多少人？軍隊內部的，你代表他們來了，你休養一下，以後寫出來，以後還要提意見。韋傑同志你快結束吧！你要回答第一個問題。你在一月二十九日同時報總參、軍委，同時派了一個團（是二個營）到宜賓軍分區，說對勞改犯堅決鎮壓，實際上是先派後報，鎮壓革命群眾，你根本忘記了，軍人還不懂？宜賓的情況清楚了，先請陳伯達同志講話。

陳伯達：我代表中央文革講幾句話，這次會議是毛主席指示召開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送給他的宜賓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宜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了猖狂的反撲，殘酷鬥爭革命群眾，這樣的一分材料他指示應該加以處理，找各方面的代表來北京談，這幾天聽了大家的發言，問題大體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學清、牟海秀、沈學理，這些人的發言雖然是不老實的，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脫不了的。經過多年的鬥爭，劉結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張西挺同志冤屈終於揭發出來了，揭出了宜賓這個階級鬥爭的蓋子，將是揭開整個四川省階級鬥爭蓋子的一個重要序幕，將是揭開以李井泉為首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重要序幕，我們認為同志們繼續鬥爭，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澈底粉碎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勝利必然屬於毛澤東思想，屬於無產階級，屬於



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一夥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是必敗無疑的。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周總理：現在請楊成武同志講話。

楊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幹將們，你們講了很多了，原成都軍隊的司令員，賀××六〇年死的，當時成都軍分區沒有司令員，當時林彪副主席提出從廣州軍分區福建軍分區調一個擁護毛主席的好同志當司令員，當時受到李井泉和後臺這個人堅決反對，鄧小平也反對，另找一個司令員，就是黃新廷，成都軍區，所謂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這個情況，材料反映很多，活動也很多。我們看了很多材料，有從北京到成都串聯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聯的，過去鄧小平、彭真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動，劉鄧、彭真、羅瑞卿都到那裡去串聯活動，中央把它們蓋子揭開的，剛才有的同志批評軍區是很需要的，剛才說調到宜賓一個團（是二個營）飛機散發傳單，都不報，空軍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們，我簡單講幾句。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宜賓問題有關方面的人到北京，要澈底解決，這個問題，說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宜賓問題是多麼關心，同時，我們林副主席還研究了青海問題，以及其他軍區的問題，也包括四川成都軍區以及宜賓軍分區的問題。我們大家一致堅持這個看法，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的指示，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歷史意義的事，毛主席一直說，我們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第二要相信解放軍，依靠解放軍，第三要相信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軍某些少數人犯錯誤，或者是青海的趙××那樣混入解放軍的壞分子。無理製造鎮壓革命群眾事件，但總是極少數。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絕大多數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這些問題中間，林副主席講究了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問題，認為中間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議，支左問題提到中央討論，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發到各地。

我們的解放軍能掌握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使支持左派的偉大任務取得了勝利。

當然，支援左派問題犯了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軍、廣大群眾理解，相信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賓地區是典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兩條路線鬥爭的一個突出問題，也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從劉結挺的報告看到這個鬥爭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是從七千人大會後，六二年開始的，說早一點是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反黨開始的，所以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尖銳。也反映四川鬥爭怎樣複雜曲折，擺在前面很明顯，我們不能說劉張沒有缺點，問題，可是看到一個事實，堅決反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劉少奇，反對鄧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這是一個原則問題，當然軍分區、地委講了幾句，重點要我們派工作組，調查組，到宜賓調查，意見是這個問題還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癢的話，四、五個人一致提出這個問題，調查我們過去調查過，現在還在作調查，但有一點要承認，宜賓問題是兩條路線鬥爭問題還要調查什麼？軍分區沒有講，地委也沒有講，省委一句話也不提。

我們希望軍分區、地委、省委，首先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要解決大方向問題，到底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堅持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明顯，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行白色恐怖，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調查，可以做結論。

當然革命組織有沒有錯誤，你們自己也要作檢查，對解放

軍，罵解放軍，你們不能因為他們犯錯誤，你們就這樣，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把廣大革命群眾團結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關於劉結挺、張西挺他們的問題，開除黨籍是經原中央監委討論了，由鄧小平、彭真、楊尚昆討論決定是完全錯誤的。中央要恢復他們的黨籍，並且要成文件，開除黨籍事沒有文件傳達到縣委，在宜賓要傳達到全體黨員。

這是可以看到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李井泉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顯然一時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們有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定獲得澈底勝利，從宜賓可以看出。

周總理：謝副總理講一講，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講一講嘛。告訴同志們，全軍增加他一個職務，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

周總理：同志們，結束關於宜賓問題三天的會，當然，不是很全面的結束，要從宜賓突破到整個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給大家。

（念文件）

周總理：四川問題軍委還要根據林副主席的提議，宣布「十條」命令，從對的，錯的經驗中得出東西，加以總結。解放軍中一部分人犯了錯誤，群眾也有錯誤，比如：衝軍區什麼，把負責人拉出來彎腰跪著，這是不對的，對壞分子也不這樣。比如說：「八條」命令中央二月二十一日附了五條，轉發了。即使對三反分子也不搞體罰，要文鬥，不要武鬥，林彪同志早就說過，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所以衝軍區把領導人拉出來跪，低頭認罪，甚至戴高帽，掛黑牌，講解放軍是「保皇兵」，黑司令是軍區，不對！這中央文件給你們，要好好宣傳，學習。你們大方向是對的，要改正錯誤，有錯就自我批評，造反派要自我批評，保守派要認清立場錯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還有根據中央那五條，許多事成都軍區要及時處理，不能再捕一個人了，不能再取締一個群眾組織了，違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證健康，成都軍區要保證，新的司令員已介紹過一次梁興初同志請他監督辦好，放出來，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確實數目很大，單在成

都抓了二萬多人，宜賓也有這樣的情況，你們不是講前門進後門出嘛！空軍學校就抓了好多人，這是不允許的，現在有的人說有問題，還再三要迫害的劉結挺、張西挺等同志堅持鬥爭是好的。

這個口頭通知可以在當地同志中宣讀，以後有文件……。今天會就到這裡。<sup>45</sup>

##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代表的講話 (1967.4.3.)

【周總理、陳伯達、謝富治、江青、關鋒、王力、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了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部分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江青：解放軍要支持左派嘛，不是支持右派嘛，左派組織都讓解放軍解散了還支持誰？這樣不支持右派也支持了中間派，各學校內如果有許許多多的組織，當然聯合不起來，但有幾個大的左派組織，那就不能解散，要依靠發展他們。軍訓的同志要明確地表示支持左派，現在事實證明，把左派搞掉了，首先左派組織不能解散，解散了怎麼支持左派呢？

（康生看了李鐘奇三月二十七日對部分學校老紅衛兵（聯動）講話後非常氣憤）

康生：如果整理的講話記錄是準確的，不是有人造謠的話，李鐘奇三月二十七日的講話是完全錯誤的，他在這個講話中不談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談兩條路線鬥爭，不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鄧反動路線的鬥爭，完全是聯動觀點。什麼「你們在座的都是高幹子弟、幹部子弟，（除了爸爸媽媽都有問題的）你們的爸爸媽媽在紅軍

<sup>45</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時代、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設時期有很大貢獻，你們要支持他們的精神」。通篇是在擺你們父母的功，完全是「聯動」的，什麼竟說出聯動犯錯誤的根源是想不通，你站在哪個立場上？開玩笑。你們（指造反派）要帶頭幹，不管誰說你們，你們不要怕，解放軍要多看造反派的長處，可是李鐘奇卻說「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紅衛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這是什麼話。

李鐘奇同志你如果認為這講話是假的，就應該公開登報闢謠，哪句話哪句話沒有講，要不然這句話是你講的。這個講話是「聯動」的代表作，現在「聯動」又活動起來了（指頤和園和八寶山）為什麼他們老不散？就是黨內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支持他們。

（李鐘奇、傅崇碧不同意，起身辯解。）

江青、伯達：不要辯護了，叫你們支持左派。

康生、總理：你卻支持「聯動」，什麼立場啊，好好聽聽大家的意見。

江青：我這幾天正在擔憂，好多天不見你們了，最近和謝富治同志談過一次還是不放心，才今天來找你，果然今天這種鬼事發生了，我們在這一期沒有瞭解中學情況是有責任的，沒有開會，也沒聽取大家的意見，記者彙報了一些，有點感覺，但由於忙於別的事情，拖下來，沒有準確地聽你們的意見，北京衛戍區在基本問題上是跟中央文革的，但有些事情不理解，這是可以克服的，更大責任在中央文革，但是中央文革沒有讓他們支持「聯動」，左派隊伍和首都兵團、紅旗兵團不能垮，垮了聯動就起來了，北京衛戍區在許多地方是和中央文革配合的，但有許多作法是不妥當的，衛戍區的同志要虛心聽取小將的意見，要提出問題改進工作，要把左派組織恢復起來，壯大起來，大聯合哪能不以左派為核心呢？

謝富治：後來發生許多事情，我告訴了衛戍區，沒抓緊，我有很大錯誤，就是沒有及時檢查。中央文革沒責任，我有錯誤。

江青：關於復課鬧革命，你不復課，他不到學校，怎麼革命，不到學校怎麼鬥批改，大家都到家裡去，運動怎麼搞？

謝富治：要把聯動搞垮，必要時軍訓停下來為左派服務。左派組織不能解散，這樣幹不行，這怎麼叫支持左派？聯動這樣囂張，不像話了。（指左派）都不要解散。

周總理：大學，中學紅代會各出兩人，中央文革出一人，解決這個問題。（指解散組織）否則我就親自出馬了。

左派紅衛兵哪有選舉的?!（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哈哈大笑）

東城某部軍訓首長說：首先是班級大聯合……

周總理：什麼首先是班級大聯合？首先是革命的大聯合，首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

文元：搞目前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和以後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不一樣，前者是臨時的權力機構，後者是群眾性的長設組織，前者不能用巴黎公社選舉方法產生，後者才能用巴黎公社選舉方法產生，搞臨時「三結合」，要由群眾中產生的左派和革命幹部，解放軍結合。

陳伯達：（總結）我來說幾句，征得李鐘奇、傅崇碧同志同意，第一條，軍訓不能干涉，不能阻礙學生群眾文化革命運動，大聯合絕不能同解散等同起來，班級實現大聯合必須是逐步的，要有條件的，這就是必須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要逐步形成，太急了不行，聯合只能自願，不能強迫，搞聯合更不能強迫解散革命群眾組織，這是第一條。軍訓中搞「三結合」，大聯合必須由左派為主體，（江青補充，必須由左派領導，左派在些地方是弱小的，單薄的，必須讓他們領導，才能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抗戰時期，我們的力量不是也很小嗎？但是必須由我們來領導。）

（康生插話：學校裡必須由左派掌權，然後運用權利搞全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鎮壓打、砸、搶分子）第二條，學習毛主席著作，哪一篇都可以學，不能只限制在一個範圍內，有人讀《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有什麼不好呢？我看很好嗎，高興讀多少就讀多少，軍訓時間不可再多，主席一貫不主張太多，一般三小時，最多不可超過四小時，以利準備鬥批改。第三條，在軍訓期間應

該定期總結經驗，可以從幾個方面，從軍隊方面來總結，從學生方面來總結。

江青：最近中央決定播送林彪同志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今天在座同志的問題，林副統帥都能夠滿意的答覆。<sup>46</sup>

## 中央首長與北京紅代會代表座談紀要 (1967.4.4.) (存目)

### 陳伯達對各軍訓單位造反派負責人的指示 (1967.4.4.)

【四月四日晚上，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戚本禹、王力、關鋒、謝富治等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各軍訓單位中革命造反派負責人。會上陳伯達、康生、江青、周總理都做了最重要的講話。到會的代表反映了許多問題，陳伯達同志針對目前情況做了四點重要指示。】

一、軍訓不能干涉，不能妨礙學生的群眾文化革命運動，不要包辦替行。  
二、大聯合不能同解散紅衛兵組織等同起來。班級的聯合要經過一個過程在適當的條件下逐步實現。太急了是搞不成的，也是搞不好的。只能是自願的來聯合而不能是壓迫的，更不能強迫解散革命左派群眾組織，聯合只是以左派為領導的，以左派為主的，要支左，保證左派的優勢。

三、學習毛著不要受限制，願讀多少就讀多少，願讀哪篇就讀哪篇。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

<sup>4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通知」中指定的當然要讀，軍訓時間不能太長，建議每天三小時，加起來最多不超過四小時，以利於準備鬥批改。

四、建議對軍訓定期總結交流經驗，軍隊學校，文革小組三方面總結。

江青同志的講話提到了最近林彪同志有一個講話已錄了音，這個講話能解決你們今天反應的問題，革命小將和革命老將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今後要在部隊中和紅衛兵組織中放錄音。<sup>47</sup>

## 中央首長接見大專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 (1967.4.4.)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晚在人大會堂，三十多所大專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參加】

周總理說：軍訓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是方式、方法問題，有包辦代替的現象，在大聯合問題上有缺點，有急躁情緒。

有人說：軍訓的問題是：

1. 解放軍去了後，沒很好支持左派，一些左派組織被解散了。
2. 學習毛主席著作，離開了兩條路線的鬥爭。
3. 打擊「聯動」，分化瓦解「聯動」的工作不夠。
4. 衛戍區司令部副司令李鐘奇曾召開參加「聯動」學生座談會，動員他們回到革命立場上，但是說話有很多錯誤，使「聯動」分子猖狂起來了。

蒯大富講：中學生對複課鬧革命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江青同志說：不回到學校複課鬧革命，鬥批改怎麼搞？

總理：軍訓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對「聯動」實行分化瓦解工作，解放軍一

<sup>4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個任務是支援左派，要把「聯動」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搞垮。

康生：左派組織不能解散，解散了就不是支左，而是支持中間派甚至右派了。

總理：中學紅代會推選出一兩個人，大學紅代會抽兩個人，一定要把「聯動」搞垮，在北京「聯動」都搞不垮還行？再不抓，我就去抓。

江青：支持「聯動」是立場問題。「聯動」是個反革命組織。大聯合首先是革命派的大聯合。（江青批評李鐘奇），在和參加「聯動」分子講話時，講的片面。他（李）說：你們（指聯動分子）的父母是為革命作了工作的，立下了汗馬功勞。希望你們回到毛主席方面，這是缺乏階級和階級鬥爭觀念。不講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大講其父母立下汗馬功勞，這是不對的。

康生：李鐘奇說：「恨鐵不成鋼」是沒有階級鬥爭觀念。

江青：出了這些問題，中央文革也有一定責任，沒有常開這樣的座談會，衛戍區還是好的，是緊跟毛主席的。有些問題是屬於認識問題，不要造成對立。軍隊有立場問題，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責任，中央文革也有責任。沒有及時和大家交換意見。我們早就說過，不能解散左派組織，紅色造反者聯絡站第九分站，是不好的，領導人有問題。

有單位提出炮轟周總理要抓起來。

總理說：不要抓，炮轟我不要抓，看怎麼個炮轟法。

衛戍區司令部人說：衛戍司令部也可以轟。

有人說：王力同志在廣播事業局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可能勝利，也可能失敗。

王力：我沒那麼講。

軍區某政委檢討有錯誤，主席著作學得不好……

陳伯達：江青同志表示歡迎。

伯達：軍訓不能干涉，妨礙文化大革命，不能包辦代替。大聯合不能解散左派組織。班級的聯合要逐步做，要有一個過程，不能性急。聯合是自願的，不能強迫，更不能強迫解散，只要不是反革命組

織就不要解散。

總理：要保持左派的優勢。

江青：保持左派的領導權。左派是少數，更應該有領導權，要保護左派。

伯達：學習毛著，學那一篇不要受限制，那一篇都可以學。學習《將革命進行到底》很好。但有人利用學這篇壓制群眾。軍訓時間不要太多，有的七小時甚至八小時。建議每天三小時，最多不超過四小時。

江青：主席從來不主張時間長，軍訓要總結經驗。「聯動」問題是劉鄧路線在中學中的流毒，大學中也有。林彪同志最近有個講話，準備在大學、中學的紅衛兵中放錄音。現在正在複製錄音，可以解決問題。

江青：

要學毛著，集中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這本書出版三十年了。要結合二二年（從四五年到現在）中兩條路線的鬥爭來批判，要專心專意地系統地批判，這是頭等大事，這也是系統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過程。他們搞了後「十條」，毛主席就搞二十三條。要從各個不同角度來批判，而方向還是一致的。我想再談點小意見供同學們參考：我個人考慮，重點批判應是劉鄧路線，這樣才能上綱。不要說遠了，說遠了劉少奇兩次被捕。就從四五年開始，就從各戰線上都有他的一條路線，同時也都有毛主席路線與他作戰，因此才能有這樣的勝利，才有這樣輝煌的戰跡。

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出現了批判的高潮，深入地批判要你們多做文章，各戰線上都有，其他方面是否要批判，你們比我們知道得多。你們可能提得更多。因為人多，要把鬥爭鋒芒集中，重點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他的不要超過這個主要的。農大說的是特殊情況，駐農口各部學生若從農口退出，農口左派要垮，這樣對左派不利，你們要打開缺口。

對譚震林我們決不保他的錯誤，你們要打開局面。我們不知道他有很惡劣的東西，保不是因為我們對他瞭解得怎麼樣，我們是保大局不是保他的錯誤，農大「東方紅」不應退出來（周總理插話：還有農業機械

化學院在農口，八機部發生武鬥，趙靖遠是碰死的，法醫檢查確實是碰死的。陳正人有責任，關心不夠，不要武鬥。）對敵人也不要武鬥，要說理，擺事實講道理，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能把左派壯大起來，使他們左派不被衝垮。

外面人被扣不要太著急，坐幾天牢也是鍛鍊。總理寫條，會解決的，只要不搞死。（總理插話：軍委明天要發「十條」命令）這對你們是鍛鍊，今後會更好些，是壞事，坐牢了，但可以變為好事。

重點問題是劉鄧路線，要深入地細緻地批判，這樣才能比較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每個時期主席都有文章糾正其錯誤路線，這樣會有興趣，劉鄧路線農口不少，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對保守派要通過批判瓦解他們，爭取大多數，我建議你們討論一下。

周恩來：

最近政府各部中，農口管得更少，為什麼別的系统都沒有結合，而農口我只談了一次就結合了，那麼容易我有懷疑。（康老：農口賀致平都結合了。）一月七日農大、農機到中南海，以前好多次談話，從來沒談到這個問題。那天中南海五個部門都圍起來了。參雜著農墾，新疆來的我勸告他們，讓他們到人民大會堂去了，到人民大會堂後我講了話，江青同志也講了話。後來還有三四百人不走。戚本禹同志又在政協禮堂講了話，事實證明可以勸得通，農口又開會了，農口奪權在一月十七～十八日左右在三禮堂開了兩次會。市委七次奪權都沒奪下來，經驗不足是吧。從上海一月風暴到今天，五個省已奪了權，今天北京等待謝副總理搞奪權，需要一個過程，北京搞奪權已兩個月了。摸了經驗是先搞各代表會，工代會是像紅代會那樣搞的，中學紅代會是選出來的，不會十全十美，機關造反派代表會議沒有開，農村貧下中農代表會開了。成立各派革命造反派代表會應爭取革命群眾起來搞。奪權鬥爭這麼費勁，中央各部，大多數是學生衝擊起來的，那時「三結合」我沒批准，也沒反對。實際上幹部並沒有真正亮相，……中央各部不是鐵板一塊（江青插話：哪兒有革命的，就有反革命的）中央各部可能起連鎖反映，權不能下放。本來想快點，到四月。現在看來要到五月了，才有眉目，明年

二、三、四月才有結果。

有些部門主席批准軍事接管，還沒抓好，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見。對照主席革命路線澈底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黑線。各時期對照，我們可以幫助你們講一講形勢，你們可以結合學校情況批一批吧。各個角度都可提出問題來。不要先打倒，應當批吧，批的結果再看是否打倒，這對每個人的思想上也是個肅清劑，把劉鄧路線所沾染的東西清除掉。批判劉鄧路線，對照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而且應當上綱，集中力量合理分工，統一布置一下，天天忙亂不行！（江青插話：現在是忙的忙，閒的閒）開始有1、2、3%就不錯了，先進思想是逐漸擴大的。

外面被捕了人的問題，你們把確實的地點、消息上報，中央文革小組給你們辦，不要急。中央五點指示、中央「十條」命令不能再扣，不准損害健康，多等幾天也有好處，可多鍛鍊幾天。

你們要到外地去，原則上不讓去，需要的地方批准去，與紅代會商量一下。（江青插話：聯動問題，不要把他看得太大，人就那麼多。他們清明去八寶山，你們不要去，他們小丑跳樑。建議你們不要去吧。還是搞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陳伯達插話：可以派少數人去觀察。）我們不要紀念，這是封建的。你們不要去吧。由衛戍區、公安部門派一些人去看看。

康生：

關於語錄本二〇四頁，思想意識修養是劉少奇的語言，不通！思想意識是兩種不同概念，意識是人腦子對客觀的反映，包括感性和理性認識。思想這是對社會的反映，知覺包括理性認識也包括思想。但不等於兩個概念可以混合，主席著作從來沒出現問題。編時用這個語言，現在改為「糾正錯誤思想」。語錄本二〇八頁中從「劉少奇（大笑）」請示主席同意去掉，新版會改的。不是修養嗎？越養越修。

陳伯達：

剛才江青同志說批判劉鄧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相當長時間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思潮在工作上、在各個方面有影響有作用，同樣在教學方面，在學校鬥批改有影響有作用，不批劉鄧路線，鬥批改

也搞不好。江青講話講得好，馬克思主義是革命批判的學說，毛澤東思想也是革命批判的學說，是在革命鬥爭中批判鬥爭中發展起來的。現在文化革命中使我們更好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為批判劉鄧反動路線。文化革命就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四舊，中心代表就是劉鄧，在批判中，我們可以進一步領會毛澤東思想，對照毛澤東思想，劉鄧路線，你們創造對照例子，搞成文章，搞成系統的批判。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來批判它，不斷提高自己，批判它能進一步提高我們的毛澤東思想水準，不斷提高自己，把鬥批改和這個問題聯繫起來，現在已開個頭了，戚本禹文章起了很大作用。街上大字報說得好得很。如果按劉鄧去做那麼中國革命就不能勝利，主席在重慶時，他搞紅色買辦，紅色是虛，買辦是實。土改中他搞得都是帶根本性的錯誤，土改不澈底的，和平土改也是他的發明創造，天津有個富農在土改時只分了他的田，沒分他的房子，他有二十四間房，出租了二十間。這樣，這個富農還可以不勞動，還可以腐蝕幹部。

劉少奇反對合作化，他認為，一個農民有三匹馬，一具犁，一頭驢才有合作化的基礎，不然就不行。劉在天津說：歡迎剝削。他到天津沒給毛主席打招呼。七屆一中全會（五七年）批一個地方搞合作化，大砍合作社與他的路線有關。

劉少奇說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現在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的，他提出紅色買辦。按他的辦法中國走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的，只會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也可能成為獨立的國家，要無產階級來領導就需要堵塞這條路，這是兩個中國命運的鬥爭，在文化大革命中攤牌了。這個方面有很豐富的材料。

到農村去可發現和平土改到現在還有影響。實際上你們說農口復辟，跟他不是沒有關係的。

鬥爭跟批判不能分開，要團結大多數。

## 中央首長參觀「紅衛兵戰果展覽」時的指示 (1967.4.7.)

參觀的首長：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江青、鄧穎超、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葉群。

- 一、陳伯達同志指出：不要求多，應該突出幾個問題。
- 二、（提到一月四日中央文革接見揪王任重南下造反團時陳伯達同志的一段話要上報）戚本禹同志說：不要上，陶鑄是革命群眾揪出來的，要使人看到是革命群眾揪出來的。伯達同志說：是群眾揪出的，我們支持（江青、張春橋都是這個意思）。
- 三、（提到譚震林在農口的反革命復辟時）張春橋說：我不好回答這個問題。伯達同志說：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決問題嘛！你們兩個紅代會在一起研究一下嘛！
- 四、（清華附中的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是否可用？）戚本禹同志說：作為歷史事件可以反映。江青同志說：寫此文的人是不是聯動分子？伯達同志說：這個問題你們紅代會自己解決。
- 五、（提到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文章是第三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時）伯達同志：你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提到最後用毛主席的《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詩）戚本禹同志說：好！
- 六、（看到第三部分工作隊打的旗號上寫黨中央、毛主席時）康生同志說：不要在旗上寫這樣的字，容易使人誤解。（葉群、戚本禹有同樣的指示）
- 七、（關於二月提綱是否得到劉少奇支持時）張春橋說：彭真向劉少奇彙報過。伯達同志說：他（指劉少奇）怎麼能不知道。
- 八、江青同志指示：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要上演，交響樂《沙家浜》要上演，它們使外國僵死的東西有了新生命。並指示：凡有聯動分子的照片都要作技術處理。戚本禹指示：《智取威虎山》也很成功嘛！

- 九、關鋒同志指示：北師大女附中是鄧小平抓的，要上版。（看到派出工作組一版）說：把一般工作組先要區別開，他們也是受害者。並指出：不要畫的人太多，有劉、鄧、陶，王就行了。（戚本禹也有這一指示）
- 十、（關於陶鑄問題如何反映）江青指示：主要反映他（陶鑄）是反革命兩面派。還有批他的兩本書，他在文教口做的壞事最多。並指示：改口號、改照片可以反映。
- 十一、葉群同志說：我帶來林副主席兩點指示：一是不要用林副主席語錄；二是不要用林副主席單身像。
- 十二、張春橋同志一再指示：要反映兩頭，上頭是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頭是毛主席紅小兵的作用。我看你們對紅衛兵突出的不夠，要體現出毛主席是怎樣率領著他的紅衛兵去戰鬥的。一月革命突出毛澤東思想不夠。這是毛主席發現的，要反映紅衛兵（如同濟大學）到碼頭裝卸，保證列車正常進行。
- 十三、鄧穎超指示：要突出表現「八·十一」，「八·一八」毛主席接見，「一月革命」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個轉捩點。
- 十四、（提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戚給徐昕的信）戚本禹同志說：確實寫過，但不要上報。應該突出革命群眾，突出紅衛兵。
- 十五、（關於李鐘奇的照片可否上報）謝富治說：可以上吧！
- 十六、（謝富治見到自己的照片用鉛筆寫上「不要」）謝富治同志說：不要。葉群同志講：你要有個原因，該上就上嘛！
- 十七、（關於革命幹部亮相問題）謝富治同志講：不要上那麼多幹部亮相的。（並用鉛筆在版上寫「不要上」（當我們提出要表現幹部以實際行動亮相）謝富治說：不要上嘛！
- 十八、戚本禹指出：要重點地表現出反劉鄧。
- 十九、（提到五·一開會問題）張春橋同志同意開會。江青同志說：「六一」也可以開。還是轟動全國的第一張大字報廣播一周年。（提到五一國際勞動節，國際友人要來時）江青同志說：有外賓這個問題可是很大。

- 二十、謝富治指出：可以先上報，讓人家先來看，有問題再改。
- 二十一、謝富治又指出：複製一份小樣，大一點，送中央文革，再送一份文字的。現在這樣的看不請，有些問題現在也不好回答。
- 二十二、康老指示：一般搞展覽都有個設計思想，每一部分有些什麼問題，哪些可以展覽，哪些不展覽，先有個文章草案，然後畫起來就好辦了，你們的草案早點交上來。（此條可能不確切——原稿注）
- 二十三、（關於軍隊支左問題）施義之同志說：不要受此限制，山西、黑龍江都可以上。並指出：北京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要多照幾張。
- 二十四、謝富治副總理說：
- 1.他的照片不要用。
  - 2.表現解放軍的少了一些，可考慮增加一些。
  - 3.向紅代會彙報一下，請他再看一次。
  - 4.抽出一些有水準的同志，根據這些意見再仔細研究一下。
  - 5.中央文革同志都來了，說明首長很重視。
  - 6.要加強和中央文革的關係，成立一個聯絡站。
- 二十五、陳伯達同志說：要派一個小組，專門來挑毛病。
- 張春橋同志一再指示：快把材料交上來嘛！把問題擺出來嘛！這樣可以很快解決。<sup>48</sup>

##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 (1967.4.10.)

【參加接見的有：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

<sup>4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本禹，參加接見的還有李雪峰、鄭維三老同志。被接見的有：天津駐軍首長肖思明、鄭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領導幹部解學恭、胡昭衡、江楓、趙曙光同志及天津五個代表會代表。勞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岡山等作為特約代表也參加了接見。】

## 周總理的講話

各位同志：

正如伯達同志所估計的，我們的三次會開得很好，兩方面的意見都聽了。開始五個代表會議的代表來京，我們想應該有不同意見的代表也來。當時來得少一些。你們來了以後，我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觸。我們注意聽取不同的意見。有的是直接接觸，有的是派記者和聯絡員同志和大家接觸，知道還有些單位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個單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財貿系統的兩位。第三批是今天發現的，人數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會上發了言。給了你們充足的時間，主要內容都講了。總起來說，有不同意見的代表比五個代表會議推選出來的代表還要多。如果軍隊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話，兩方面比較起來，不同意見的代表數量多，發言的人數和時間也占得多。我們充分地聽取了你們的意見。以後還要聽取你們的意見。今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記者談，或者來北京到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談，我們還可以聽取你們的意見。但你們能在本地解決的就不要來了。你們也曉得，我們這兒很忙。來了以後，也影響工作，影響學習，影響生產。如果十分緊急必須來，要事先打個招呼，同意來再來。要來的話人也不要太多，一兩個人就行了，不要來了一大堆。你們曉得，十個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來一個人和十個人、一百人講都是一樣。現在不是大串聯的時候，要抓革命，促生產，促業務，搞大聯合，「三結合」和奪權鬥爭，事情很忙，一個人能講清楚，何必來那麼多人？不要以為來得人多就見，人少了就不見。從來沒有這個標準。你們

回去傳達要注意這個問題。要精簡，要節約鬧革命。

現在談談討論中的幾個問題。

### (一)

天津十個多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幾個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總的趨勢是一個大方向，但過程不完全相同，應該承認，有它本身的特點。不錯，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公布以後，北京轟起來了，上海、天津受到影響，全國也受到影響。同樣，劉鄧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迫害、受影響，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北京、對天津都有影響。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檢討。剛才同雪峰同志說了，印出來給你們看看。我們認為檢討是誠懇的，是願意改正錯誤的。

但是，天津發生的問題，遠遠超過了雪峰同志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有兩個系統領導——省委和市委。後來天津劃為直轄市，省委不管了。開始省委管大學，市委管中學、工礦企業、財貿。有這個複雜情況。從市委講，今天你們清楚了，知道有個萬曉塘反黨集團。開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們發現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萬曉塘死了以後，幾十萬人悼念，搞什麼名堂？我們很奇怪。當時僅僅是懷疑。天津的工作，伯達同志是長期關心的，蹲過點，農業在小站，工業在鋼廠。我只是有時開會，去天津一下，沒有直接蹲過點。萬曉塘的死，那麼多人悼念，我有懷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問趙武成、李頡伯，越問越覺得離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個三輪二社事件，壞人煽動紅衛兵上了當，一個支部書記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動幾十萬人去追悼，責怪紅衛兵，實際上不是向壞人示威。當時正是中學紅衛兵衝擊全國的時候，使中學紅衛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壓制。萬曉塘死又是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趙武成檢討有幾千人；下午萬曉塘檢討只有幾百人。萬曉塘的檢討根本沒有壓力，算不上檢討，不像樣子，像談話一樣。這樣的檢討怎麼會逼得萬曉塘死呢？這個問題還要再追

查。兩次受到壓制，中學紅衛兵受到很大壓制，工廠、機關也受壓制。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國也少有這樣的事。對當時天津的紅衛兵運動，對天津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用群眾示威施加壓力，直接把劉鄧的反動路線擴大，加深了。萬曉塘死了，跟著出來個張淮三，不僅繼續執行反動路線，而且還繼續布置搞陰謀，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親信。剛才江楓同志的揭發就說明了問題。首先揭露萬張反黨集團的是江楓同志。伯達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這件事，派解學恭同志去天津，把張淮三調到山西。他心裡有鬼，沒等找他談話就自殺，沒有死又調回來了。接著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奪權，有些小將受了騙，承認了錯誤。在天津，萬張集團控制達七、八個月之久，執行和發展了劉鄧路線。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話：你們天津來的同志對張淮三的走狗和爪牙還注意得很不夠。張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劉仁有很密切的聯繫。這是個很壞很壞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還埋藏了很多壞東西，塘沽也有，財貿、工交系統也不少。你們應該把矛頭擺正！）後來經過討論，告訴瞭解學恭同志。張淮三在公安局一·二〇「政法公社」奪權以前，實際上早有布置，萬曉塘老婆也參加了。江楓同志實際上早就沒有權了。張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像北京彭真、劉仁早被揭出來了，但他們的黑手還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話：你們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搞了很多叛徒集團的調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建議，你們對萬、張、劉仁，也組織個調查團，很好地調查一下。）就在你們鼻子底下嘛！你們要好好調查。萬張同劉仁集團有聯繫，同彭羅陸楊有聯繫。

北京公安局軍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軍管。北京公安局欺騙了北京政法學院的革命小將。天津市公安局內部奪權，也蒙蔽了一些小將。鎮壓「政法公社」，是派鄭維三同志親自去的。一·二〇以後，很亂，廣大人民不滿，比北京反映還大。軍管以後，才扭轉了局勢。如果沒有解放軍，局勢扭轉不了這麼快。你們想一想，如果從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個月了；如果從六月一日算，也繼續了八個多月。這麼長的時間，天津的領導是癱瘓的。張淮三、趙武成，當然，還不能把趙武成說成是他們一夥的。趙武成的問題，還要他自己檢查交代。

省委原來管大學，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學院，兩派都到北京來，是十月底中央工作會議閉幕那一天。一派扭著閻達開，一派扭著李頡伯。閻和李的問題，要經過檢查才能下結論。從過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來看，閻達開比李頡伯好一些。當然並不是說閻達開沒有錯誤。他正在檢查。一個學校兩個造反派，一個方面揪住一個，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這樣。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觸過一些，但不多。為什麼這樣呢？就是因為省委領導癱瘓。有的同學在校內，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後來又互相對打。打砸搶彼此都有一點，有多有少。這個情形怎麼去領導？擺在中央面前是個問題。一月份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運動發展了，學生運動也發展了，領導了上海以工人為首的各派革命組織的奪權鬥爭，以首創精神號召了全國，是全國工人階級之冠。還有反對經濟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兩件事有功，歸於上海革命群眾。是張春橋、姚文元同志領導的，影響了全國。這時，不得不考慮天津、北京怎麼奪。在北京，成立了籌備小組，準備建立新的權力機構。開始有各種設想，設想了幾個名稱，主席確定叫革命委員會好。同樣，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檢查以後，中央和毛主席認為檢查是誠懇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動這個工作，同解放軍和學恭同志接洽，幫助革命幹部站出來，同胡昭衡同志，江楓同志一道推動工作，進行籌備。當時，就設想成立革命委員會。

從大聯合走向「三結合」（革命群眾組織、解放軍、領導幹部亮相站出來），在山西和貴州出現了。天津、北京也向這方面準備。在北京，以謝富治同志為首的籌備小組就是這樣做的。天津，也是這樣設想的。天津的發展過程，一月份僅僅是接洽而已。那時，形勢還不明朗，萬張反黨集團還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勢在扭轉。這是公認的。以前是萬張反黨集團的黑手在活動，所以，接管公安局，群眾放鞭炮，熱烈歡呼，超過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連交通警都沒有了。二月正在籌備。原來，設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來，毛主席發現了開代表會議這個創議。北京大專院校紅代會的代表不好產生，

北大、清華、師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們都是革命的，是經過鬥爭，受壓迫的，但聯合起來就不那麼容易，要經過很大的推動。北京的好處是離中央近，可以直接幫助。謝富治同志說：「你們不合作，我們就不開會。」果然有效。我知道晚了，否則告訴解學恭同志，天津也可以這麼辦。八·二五在外邊，不合作起來就不開大學紅代會，「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說，大學開了，為什麼中學、工人、農民不可以開呢？北京這樣做了，天津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我就給解學恭同志打了個電話。本來三月份就要奪權，這才推遲了一個月。到北京來彙報了一次，我們是同意的，天津開了五個代表會，比北京多了一個幹代會。但八天開了五個會，時間倉促，籌備得不那麼好，有遺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協商不夠。不能用選舉的辦法。反修綿綸廠，是想要你們當主席的，結果落選了。這不是雪峰同志的「陰謀」。那時，他們沒有來北京取經，我們也沒有來得及通知他們。選掉了絕不是陰謀。你們那裡把一切問題都說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爭辯，雪峰同志還要回天津工作，你們可以談談心嘛！什麼都可以說。但是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吵一頓、吼一頓。選舉以前，反修綿綸廠對雪峰同志還是歡迎的。這個東西是不能搞選舉的。（康生同志插話：不能迷信選舉。在一定的情況下，選舉不如協商民主。）為什麼不能選舉呢？因為革命委員會還是臨時權力機構，還沒有團結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為核心，進行協商。

中學比大學更亂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聯去了，二月份才回來，三月份軍訓才開始。過去，中學受萬張集團的壓制比大學還厲害。北京對中學過問得少了一些，散了一個時期，也是一、二月份才陸續回來。北京中學紅代會，也不是很純的，也有保守組織。正像伯達同志講的，有曲折嘛！（伯達同志插話：這也是允許的嘛！）春橋同志講，要想那麼純是不可能的，中學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裡面的野戰兵團，是萬張反黨集團搞的，在工交、財貿系統很有勢力。李雪峰、解學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這個問題。野戰兵團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見得沒有造反的，基層組織不能說一律不好，要同總部區別開來。對野

戰兵團總部，他們是主張取締的，手續慢了一些。鄭維山同志請示了全軍文革，耽擱了。××軍是三月五日報上來的，軍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並不是說有人支持。農村就不大一樣了。農村經過四清，確實有一些下臺幹部想重新上臺。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時，大隊以下的不能奪權，下臺幹部不許反攻倒算。貧下中農的代表情況好一些。中學和工代會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組織多了一些。請示主席，主席講，一下子聯合起來，哪能沒有保守組織？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連我們黨、我們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麼純。天大「八·一三」，你們占絕大多數，你們就那麼純？我問蒯大富：「清華井岡山占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說：「這裡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裡去了呢？」沒有左中右就沒有鬥爭，沒有鬥爭就沒有發展。一切推動力量都是矛盾的鬥爭。現在是階級鬥爭，到共產主義還有先進與落後的鬥爭。當然，我們應該強調以左派為核心、為基礎。同意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三結合」的大方向，保守一點的組織，哪個代表會也會有的。我們基本肯定下來，但要做很大的改進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問題，我和伯達、鄭維山負很大責任。（伯達同志插話：我負主要責任。鄭維山同志插話：我負主要責任。）沒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們爭。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們經常通電話。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點，你們要多方面同他接觸。他有顧慮，常請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華北局就有一派，經常來問我李雪峰何時回來，要造他的反。我說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傳到天津。犯了錯誤，要允許人家改嘛：「夾著尾巴作人。」這句話是整風的時候毛主席教育我們的。我們從延安來的人都知道。你們一解釋就變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為藏起狐狸尾巴。（張春橋同志插話：「夾著尾巴作人」，是指不要翹尾巴。）就是這個意思。你們的警惕性很高。

解放軍，江青同志說了。解放軍做群眾工作，是一番苦心，滿腔熱情；但對情況不夠瞭解，警備區過去也不歸他們管。支農、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麼容易。南大衛東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

事，參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風，吸收衛東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們認為兩方面都應該吸收，不進來就等。你進來要別人退出去那也不行。革命的團結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講了，你們都很擁護。解放軍的確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麼做好，有時上了當，有時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檢討了，很誠懇。一解釋清楚你們就懂了。你們應該同肖思明同志、鄭三生同志、解學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楓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們是願意同你們合作的。

## （二）

我完全同意伯達同志的解釋，全國鬥爭的鋒芒應該對準劉鄧，他是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天津主要是萬張反黨集團。一個死了，一個還在嘛！十七年的統治影響很深。康老的話很重要，你們應該很快地做調查工作。當然，要實事求是，不要擴大打擊面。只有把這個集團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決。解放軍同志和幾位同志幾個月的工作主流抓對了，特別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本上應該肯定，但也有一些缺點錯誤。凡是有益的批評都應該接受。

## （三）

講幾個具體問題。

第一、反對五個代表會，反對李雪峰，不要說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過來，說五個代表會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互相對罵也不好。這樣不能達到大聯合、大團結。應該上綱的上綱，不應該上綱的不要上綱。要緊緊地掌握住鬥爭的大方向，把矛頭對準劉鄧和萬張反黨集團。對李雪峰同志批評過分了一些，也不要緊。有些大字報、傳單，說過頭話，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誰反對周某某就打倒誰。干涉也不好，只好有機會講一講，我也不能貼大字報把它蓋起來。過

去在天安門貼某某的大字報，我也勸過，現在不勸了，反正外國記者也知道，你們的標準不是那麼准的。使他們摸不透也好，這是一種思潮的反映，也不要過分責備。不是李雪峰同志本人喜歡什麼標語。北京貼雪峰同志的標語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們加了幾張），雪峰同志從來也沒有向我說過。只要是好意的批評，就應該接受，就應該歡迎。人民內部矛盾嘛，應該「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兩種極端化的態度，都是不好的。錯誤應該批評，不一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了嗎？反過來，也不是說不倒就不能批。要養成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風度。批評過一點，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惡意的，也應該歡迎。

第二、不要隨便宣布是反革命組織。互相宣布也無效。軍委「十條」命令說過了，反革命組織要經過中央批准。我們要進行嚴肅的政治鬥爭。

第三、我們歡迎你們開門整風，但也不要過頭，形成請罪風。請罪，天津確有此事。當時，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對方也有，是一股風。包圍軍事機關，不外兩種出發點：一，是有意見要求回答；二，是他們知道解放軍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能怎麼樣，鬧一陣子再說。一月二十八日軍委命令以後，就不要包圍了。解放軍的任務很重，要同他們商量，不要有芥蒂。不要請罪。當時請罪成風。應該認真觸及靈魂，改正錯誤，請什麼罪。請罪差不多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專用詞了。解放軍要勸大家不要請罪，也不要揪住一個問題不放。毛主席說了，解放軍支左錯了，改了就行了；衝了軍事機關，不衝就行了。如果是好的，還交了朋友，少數壞人抓住處理。一般地說，群眾絕大多數是好意的。我們光榮、偉大的解放軍，負擔這麼重的任務，支左、支農、支工、支交，軍管、軍訓，哪能一點不犯錯誤？解放軍是勞動



人民的子弟兵，犯錯誤改了就不要計較了。解放軍也可能認為，聽話的、成分好的是左派，一下沒有看準也是允許的，改了就行。

- 第四、譚力夫思想、聯動의思想和行動、反動的血統論，要追究。但一定要把頭頭和受蒙蔽的一般群眾分清楚。北京有個八一學校有，天津也有。你們中學生要查清。對反動頭子，要扭送公安機關和警備機關，扣留起來，懲辦和教育相結合。都是同學嘛，要好好教育。對廣大受蒙蔽的群眾要教育，對頭子要給予懲罰。
- 第五、野戰兵團，上層和基層要區別對待。已經有了公告，要按這個辦事。以野戰兵團的名義遊行是不許可的。塘沽沒有重視，支持錯了改過來，不要揪住不放。
- 第六、革命組織不要勒令什麼解散。如五個代表會議，已經開了，就是結合得不夠，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結果無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別事件，如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勒令做什麼事還可以，一般不要輕易用。
- 第七、人民武裝、保衛系統，由警備區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負責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發。當然，應當依靠群眾，領導同群眾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調查萬張集團的影響。
- 第八、有些傳單，有許多措詞很不恰當，也有的有錯誤，要改正過來，像這樣的傳單以後最好不發。一般地都是教育，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主席還填上了「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嘛！要給個將功贖罪的機會。把話說絕了並不好，結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還有。北京去的同學要幫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齊。
- 第九、現有的組織，如工廠、機關、學校，常常有兩種或多種組織。有造反，有保守，也有雙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

的，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勉勵，開門整風。對保守的，要按伯達同志講的辦，促使他們把方向改正過來，兩個都變成造反派不好嗎？但要在鬥爭中考驗，發展，不能強求、速成。有時需要等待，不能強制。除革命性以外，還要講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

這些具體問題，在這裡講一講。還有很多具體問題不能一一地講了，你們回去自己解決。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還是這些問題，以後就不需要再見了。

#### （四）

今後的處理方針：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擴大革命派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成立臨時權力機構，還需要做一段工作。原來急躁了，有很多缺點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過來。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堅決批判劉鄧和萬張反黨集團，要立即行動。這是鬥爭的主要方向，在鬥爭中考驗各個組織。要各自搞整風，作自我批評，講聯合，在鬥爭中大聯合。要改變辦法，多協商，現階段選舉不十分適用。認識問題，要服從大的方針政策。協商能一致的，主流對了，具體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代表有缺點錯誤，要允許改；搞錯了，也可以撤換。前天中學代表發言說，錯了可以換，這種態度是好的。

今天就說到這裡。希望你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團結起來，掌握大方向，認清主流，勝利前進！

可以散會了嗎？（眾答：可以！）散會！

（總理指揮大家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 陳伯達同志的講話

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幾句話。

我們認為會開得很好，發揚了民主，不同的意見都講了。任何一方面，對不同意見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指示，加以

認真思考。對群眾一律不許打擊報復。

- 一、大聯合的主流，革命「三結合」的大方向，基本上是應該肯定的。
- 二、人民解放軍××軍，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們的工作促進了天津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進了各革命派的大聯合，促進了城鄉社會主義生產的穩定和發展。應該感謝人民解放軍。
- 三、大方向是正確的，並不等於沒有曲折，沒有缺點和錯誤。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裡去，方向是正確的，但總不會是筆直前進的，必然經過許多曲折和波折，才能達到目的地。
- 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大聯合、「三結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奪權鬥爭，不能設想會沒有缺點，甚至沒有某些錯誤。有缺點或者錯誤，改了就行。有某些情況，侷限於少數人談判，放手發動群眾不夠，或者對革命群眾的態度有錯誤，這些都要改。
- 五、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這是我們鬥爭的中心問題、根本問題。大家必須集中目標，擁護、高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反對劉鄧的反動路線。揭露劉鄧這條反動路線在革命運動中所犯的各種罪惡。
- 六、劉鄧路線在天津的忠實執行者，代表人是萬、張反黨集團。千萬不要忘記這個反黨集團在天津的各種罪惡。要配合北京現在批判劉鄧反動路線的革命高潮，同北京這個批判高潮相呼應，把批判劉鄧反動路線同批判萬張反黨集團的問題結合起來。
- 七、剛才李雪峰同志在會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評。看來，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點或者錯誤。群眾的批評有很多合理的東西。我認為李雪峰同志應該歡迎這些有益的意見。同時我們應該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眾同萬張反黨集團的矛盾，鬥爭的鋒芒應該針對萬、張反黨集團，而不是針對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們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針，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搞好大聯合。

九、要學習毛主席對待山頭主義的方法。各個山頭主要地是實行自我批評，避免批評對方。只要是認真地、誠懇地實行自我批評，有什麼缺點和錯誤，就都可以得到對方的原諒。我們的黨就是用這種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的三年整風中，才達到了黨的團結。敢於作自我批評，這是無產階級的偉大風格，是毛主席學生的樸素風格。

十、有錯必改，肯自我批評，就是正確的大方向的一種表現。

以下有幾點建議請考慮：

第一、革命的造反組織，被強迫解散的，自願要恢復都可以恢復。同時，按自願的原則應該實行大聯合，擴大大聯合，不要鬧分散主義。

第二、保守組織解散後，不要用換名義的辦法重新恢復。已經恢復了的，也不用打、砸、搶的方法，而是用說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爭取分化瓦解他們。

第三、對頑固地堅持錯誤觀點的、不肯改的保守組織的頭頭，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進行政治鬥爭，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打擊的是一小撮，避免擴大打擊面。

第四、革命派對原來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他們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應該表示衷心的歡迎，不要歧視他們。（熱烈鼓掌）

### 張春橋同志的講話

我沒有準備講話。我們剛從上海回來，因為討論天津的問題，我們參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從天津的大聯合、「三結合」中學到有用的東西。三天的會，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當然。兩個城市不同，但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注意。回憶上海的情況，根據伯達同志講的

第一條，大方向、主流基本是應該肯定的，說一些意見。

天津還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正在準備過程中。上海已經成立了。回過頭來看，我們上海的大聯合、「三結合」還沒有你們做得好。（總理插話：情況不同，你們是首創嘛）正如語錄裡所說的，革命不是繡花，不可能按我們的設想，今天幹什麼，明天幹什麼，一切都按計劃，不發生一點曲折。也不能像寫文章，寫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寫。革命就不允許這樣。

我們上海的大聯合，是在同上海舊市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組織的鬥爭中形成的，在發表《告上海市人民書》的時候，大聯合已經形成了，並且不斷擴大。開始，我們沒想到奪權，沒想成立革命委員會。看到當時鐵路不通、碼頭堵塞，鐵路局長跑了，也沒有售票員、司機，怎麼辦？碼頭停船，平時二十四艘，最嚴重的時候達到一百二十艘，貨卸不下來。外國人污辱我們祖國，把我國國旗倒掛著，工人氣憤極了。可是赤衛隊跑了，造反派怎麼也頂不上。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從別處調人了，大學生、工人、機關幹部，自動到碼頭、車站、工廠做工人。實際情況逼著我們不能不頂上去，把大權奪過來。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肯定了這個大方向，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

我們的大聯合也不是那麼純潔的，我們的聯合是鬥爭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話也沒說，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這樣，還是有各種各樣的組織進來了。農民造反總部的一個負責人，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一審查，原來是個四不請幹部，就在大聯合中還貪汙了幾千塊錢，整天同我們在一起開會，直到二月底才發現這個人。他到處招搖撞騙，說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還吹牛，說和我在一個辦公室辦公。當時很迷惑了一些人。後來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相片剪在一起。發現以後，我們通知生產隊把他揪回去了。還有一個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是革命委員會的常委。他經常同我接觸，開會就坐在我的旁邊。後來發現是個「聯動」分子，每次開會都帶著匕首，總想找機會下手。他同我一起開會至少八、九次，好在沒有下

手。後來紅衛兵發現了，把他也抓起來了。我們總想革命組織比較純潔，但再想純潔也不會怎麼純潔。我只給同志們舉這兩個例子。（伯達同志插話：聽說「聯動」跑到天津去了。應當充分揭露這個反動組織。發現「聯動」要抓起來。）這說明我們隊伍還不是十分純的。但不管怎麼樣，我們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還是高的。

我們的大聯合是革命的大聯合，但畢竟有一個過程，是發展變化的。所以對大聯合，既要有嚴格的標準，又不能像繡花那樣細，總會有缺點錯誤，發現了問題，改就行了。我們也有沒聯合進來的革命組織。是革命組織，但多數人不贊成，只好說服這些組織，暫時放一放。為這樣的事糾紛也很多。有的組織，這一段有這樣的表現，那一段有那樣的表現，只好等一等。我們向他們說明，革命組織要接受群眾的鑒定，真是革命的，總有一天會進來。現在還有這樣的組織在外邊。最近，這樣的組織也有的同別的組織合併了。

大聯合、「三結合」應該看作是一個過程，完成時間會很長。有缺點錯誤改正了，就不會妨礙革命的前進。不要使支流的問題妨礙我們前進。再好的領導，也會出現缺點或錯誤。要從大局出發，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還有其他問題，我只說這一點。革命不是繡花，總會有缺點錯誤。這也算是一點學習心得吧！（熱烈鼓掌）

天津市赴京代表集體整理<sup>49</sup>

## 陳伯達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2.）

【時間：下午】

林彪同志要我來這裡講講劉、鄧路線問題。上一次的會我已經講過

<sup>4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一回，和康老一塊，康老先開頭，我繼續講。那次講話有一個記錄，雖然不那麼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個記錄可以發給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錯誤，也是不要緊的。許多同志也聽過了，沒有聽過的，看看記錄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講的可能重複一些，但是不準備完全重複。

講劉、鄧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問題，我想講一下我們黨的發展情況，發展歷史。

參加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上是兩種人。一種人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他們看出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行的，中國革命應當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以經過民主革命階段到社會主義革命，由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到共產主義為最後的目的。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很多黨員。另一種人是為了民主革命，為了資產階級革命到黨裡面來的。他們可能著重點是在反帝這方面，而反封建還是軟弱的。他們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階段，而民主革命可能還是一個不徹底的民主革命，他們是擁護的。這是劉少奇所代表的部分黨員。因為在我們黨內，有帶著兩種目的的人加入了黨，所以就有了兩條路線。以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無產階級的領袖毛主席為代表的，這是一條路線。還有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劉少奇為代表的，這又是一條路線。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的就是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條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張國燾、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為他有一套可以欺騙的東西，在黨裡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說：我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誰呢？現在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的東西，過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講話記錄，有許多荒謬的東西，是令人吃驚的，我們所說的全國解放以後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毛主席很早就給我們指出，在中國不可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夢想。因為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

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說資本主義的道路，實際上還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批判王明的，同時也是批評劉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條」，毛主席嚴厲批判他的時候，他在個別談話中說，《新民主主義論》是批評他的。完全不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主席是這樣告訴我們：「現在的世界，是處於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毛主席在後面還講了一個土耳其的例子。他說：「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麼基瑪律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瑪律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瑪律的土耳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說，土耳其事實上也變成了半殖民地。所以兩條道路的鬥爭，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道路，那麼就是老路，走蔣介石的路，走汪精衛的路。

這一點，在日本投降後，劉少奇赤裸裸地說了。他說要當「紅色買辦」。紅色就是紅色，買辦就是買辦，那裡有「紅色買辦」呢？他要粉飾一下。這不是偶然的。實際上，打垮蔣介石，趕走帝國主義，把土地革命進行到底，經過這個階段轉到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又出現新的買辦，劉少奇就是準備當這個新的買辦。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幹部會議上講話，說他在天津同資本家談話時，說中國只有兩個前途。不搞社會主義，就搞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三個前途。你們（指資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條道路，既不搞社會主義，又不搞帝國主義，如果能想出第三條道路來就算你們有本事。其實毛主席早就給我們指出來了，不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走老路。這個老路，不用資本家去想，從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到蔣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經說明了。只要是無產階級領導，只要是共產黨領導，這是指真正的共產黨，不是冒牌的共產黨，不是劉少奇冒牌的共產黨，那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如



果由劉少奇冒牌的共產黨領導，那就會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還有什麼帝國主義呢？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奴才。所謂第三條道路，本來中國的資產階級討論過多次了，他們也想找一條第三條道路，可是找來找去，還是蔣介石那條道路。但劉少奇還說是「不搞社會主義就搞帝國主義」。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因為你本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實，在日本投降後，美國已經打進來了。美國就是有一套計畫，它要和蔣介石合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劉少奇那個時候說，就是準備當「紅色買辦」，就是準備在美帝國主義佔領、控制下當買辦。哪裡還有什麼帝國主義呢？他還說：「照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國主義，變成帝國主義以後，將來中國的原料市場少了。」他說「中國的原料市場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完全忘得乾乾淨淨了。全世界的市場，只有中國是最廣大的市場，七億人口的市場。原料，中國也是很豐富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過去帝國主義說，中國不可能成為鋼鐵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煤油的國家，這是完全破產了的。而劉少奇說，如果要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就要到外國去搞原料，搞市場，向人家去搶，那還不得打仗？發生世界大戰？」他完全跟毛主席歷來的指示、歷來的教導唱反調。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發展」。這是在解放以後講的。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當然比歐美的要晚一點，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敗。

日本投降以後，毛主席就很明確地給我們指出：「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於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肅的鬥爭。」這是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講摘桃子問題時講的一段話。這

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講的。而劉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報告時，認為中國現在有三種民主力量。（周總理：實際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講過一次，那時主席在重慶。）出現了奇怪的理論。這可能是華盛頓來的理論。他說：「中國人民三個主要階級要民主，勞動人民、中等資產階級中間派、一部分大資產階級要求中國民主。」他在這裡沒有提無產階級，只提勞動人民，而勞動人民比較廣泛，有工人階級，有農民，有手工業者，等等，他沒有突出無產階級。他說的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是什麼人呢？大家知道，對於大資產階級，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種是親日派的大資產階級汪精衛，一種是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蔣介石。照劉少奇說，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也是要求中國民主的。而且還說「三種人民」，蔣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說得很清楚，蔣介石是人民公敵。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一文中說：只要一提人民公敵，「中國人民就知道是蔣介石。蔣介石幹了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敵的問題，是否還有爭論呢？爭論是有的。人民說：是。人民公敵說：不是。只有這個爭論。至於人民群眾，這樣的爭論是越來越少了。現在成為問題的，是這個人民公敵，要打內戰了。」這是毛主席講的話，認為蔣介石是人民公敵已經不成為爭論的問題了。但六個月以後，劉少奇卻把人民公敵變成了人民。

周總理插話：

大家還記得，日本剛投降，毛主席就寫了《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這是很值得讀一讀的。因為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就調兵遣將要去接收。那個時候，我們在延安連發了很多命令，當時還用朱德的名義發的。我們解放區的軍隊要開赴前線去接管，因為我們都在沿海嘛，都在敵佔區嘛，就在周圍，很容易接管。蔣介石看了就急得很，這個時候，根據雅爾塔會議，斯大林就來了電報，要我們不打內戰。實際上，蔣介石準備打內戰，同我們奪取敵佔區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確定了這麼個方針，連下命令，各個部隊都向前線開。大家都記得嘛，從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國那個破飛機，從延安到太行山，到山東。正在這個

時候，八月二十三號還是二十四號，來那個電報，就那麼一個內容，說中國不能打內戰，要打內戰中華民族是要毀滅的。這是第一點。這個不要緊，打內戰，反正我們不先發動，總是蔣介石發動，算定他是要發動的嘛。第二點，就是要主席到重慶去談判。難題就在第二點。第一點是阻止不了的，因為蔣介石要打嘛，我們準備好了就應戰，就打。第二點這個彎子轉就困難一些。主席的決心，是證明給世界人民看看，中國共產黨不首先發動內戰，發動內戰的是人民公敵蔣介石。估計當時形勢，冒一點險還是決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飛機，延安和各個解放區都打電報來，擔心啊！是冒很大危險的。當時主席的決心，如果在重慶被扣，我們就準備坐牢。告訴延安決不要因為主席在重慶，軍隊就不準備，曉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慶，要發動進攻。頭一場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鄲。中間有這個曲折，因此有雙十協定啦，還有老政協啦，停戰啦，我和王若飛等簽的字。主席在雙十辛亥革命紀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離開重慶，回到延安。去是由赫爾利保駕，坐的是赫爾利的飛機。回來是坐張治中的專機，直到現在我們對張治中還留有餘地。的確，我當時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慶作質。這是準備階段，主席贊成有這個準備階段。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還沒準備好，大城市，敵人不交給我們，等蔣介石軍隊開到了，敵人把槍交給他。我們一下子打不進去，看著大城市，什麼濟南、天津、北京、南京，進不去。小城市什麼淮安、淮陽進去了，臨沂進去了，洛陽進不去，青島進不去，煙臺大概進去了吧！中等城市進了一點。這樣，我們就積蓄力量，就擴大軍隊，不是什麼復員哪，什麼「和平民主新階段」哪，而是準備力量。練兵、擴大軍隊、土改三條，主席這三條建議，在重慶時就提出來了，想到這一點了。當時有這麼個歷史的插曲，因為客觀形勢發展需要這麼一個插曲。開始的時候，就估計到不是馬上就能夠達到勝利。而劉少奇完全不認識這個。

康生同志插話：

斯大林那個電報，是錯誤的。我是經常這麼想，斯大林是一個偉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領導蘇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了德國

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有功績的。赫魯曉夫污蔑和反對斯大林，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要看到，在戰後一個時期，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有右的錯誤。他當時有一個什麼想法呢？他過高地估計了美國帝國主義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各國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個政策，就是在各國千萬不要引起武裝衝突，不要把蘇聯再扯進去同美國衝突起來。他是這麼樣一個方針。因此法共交了槍，法共有四十萬武裝，整個佔領了馬賽，交了槍。希臘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槍。他要毛主席到重慶去幹什麼呢？實際上也是要交槍。就是要搞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那一套。所以中國的勝利，是毛主席違反了斯大林那個錯誤政策而取得的。這是毛主席的偉大。如果我們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像法國一樣，法共總書記多列士不是做了副總理嗎，陶里亞蒂不也是副總理嗎？後來統統幹掉了。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羨慕那一套的。可惜蔣介石沒有法國帝國主義那個氣魄就是了。主席偉大，違反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堅持武裝鬥爭，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這不僅對中國有偉大意義，對世界也有偉大意義。中國革命勝利後，據劉少奇講，斯大林承認了錯誤。到底是不是承認了，我現在也還懷疑這件事。中國勝利了，在一九五〇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緬甸、馬來亞還是交了槍。馬來亞有武裝交了，印尼有武裝交了。他有個理論，說這些國家同中國不同，中國靠近蘇聯，國家又大，交通又不發達，所以能夠勝利，主要是靠近蘇聯。那些國家不靠近蘇聯，國家又小，交通又發達，那就不能實行中國的經驗。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〇年和五一年，他有兩個文件是這樣說的：印度、印尼、馬來亞這些國家不能學習中國的經驗，因為他們那裡地理環境，各方面情況不同，他還是那麼一個想法。過去我以為只是歐洲交槍，最近我才知道亞洲也交槍，沒有交槍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關於重慶談判》一文中，有一句話說：「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來。」這是有極大世界意義的一個戰略措施。

## 伯達同志繼續說

日本投降的時候，毛主席在講摘桃子的那篇講話中說：「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像陳獨秀。陳獨秀對於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乾淨。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和陳獨秀的方針絕不相同，任何騙人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可是，劉少奇在毛主席回來以後，就作那個「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篇沒有說和蔣介石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個方針，而是要靠議會鬥爭，提出要解除武裝，把我們的軍隊變成國民黨軍隊。（王力同志：廉價出賣。說只要把軍隊交出去，美國的美金就來了）。（周總理：我們解放南京，美國大使館還留在那裡，司徒雷登找羅隆基去，要他給毛主席帶封信，說如果中國願意同美國建交，美國願出五十億美元投資。羅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要一邊倒，他把話吞下去了，不敢說，以後才說出來，他曉得我們不會接受。你看，羅隆基是個右派，但他總算看到這一點，不敢說）。這完全是一個騙人的東西，劉少奇說：「我們參加政府，美國借的二十萬美金就來了，復員善後，每年用一點，其餘要開工廠，我們要去參加，各種商業、農業亦要參加去搞。」美金不是送給我們的，是送給蔣介石，給我們一點點，用來收買。總之，毛主席說：蔣介石是人民公敵。劉少奇在毛主席這個講話以後六個月，他還認為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經過戰爭，而是經過憲法，成立議會，就可以澈底實現工業化，土地改革。蔣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業這不是天下奇聞嗎？劉少奇那個時候說：「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國民黨各黨派也會到解放區來活動，設通訊社、辦報紙、設黨部、講統一，希望共產黨給民主」。你看，他代表蔣介石來向我們要民主啊！他還說：「國民黨也會來參加我們的政府，這不簡單，與國民黨辦事不好辦但非辦不可。」就是說，非這樣做不行了。軍隊不能夠在黨領導下了。他認為「國民黨的軍隊會脫離國民黨」，可笑不可笑呢？說我們共產黨員也

要脫離軍隊。（王力同志：全民國家！）說「相信國民黨的軍隊能夠脫離國民黨的領導」，竟有這樣荒謬的觀點。這說明，他相信國民黨軍隊可以脫離國民黨的直接領導，我們的軍隊也可以脫離共產黨的領導。事實上，是國民黨要吞併我們的軍隊。他說，政協會議以後，「參加政協會的人，很有風頭」；軍隊「顯示不出其重要了」。雖然他也說沒有軍隊出不了風頭，可是他又說什麼七君子等人出風頭，這些人有什麼軍隊嘛，所以說，軍隊出不了風頭了，是政協會議的人出風頭了。他說，當時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是「狹隘的左的關門主義」，「使黨內黨外很多人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說國民黨蔣介石不打我們了」。你看，這些不相信都是對的，但他卻說這是「左傾」。他又說：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國民黨蔣介石能夠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們辦民主建國，因而他不相信中國走向和平民主新階段，他還看看覺得黨的工作不必要轉變」。這是由革命變投降，丟掉武裝搞議會。這是義大利和法國走的道路。

他還說：「覺得軍隊整編會整掉不去重視合法鬥爭，把自己限制在小的範圍內。」這就是搞議會鬥爭，把軍隊交出去，這叫做不是「小的範圍了」，這叫做不是「左的關門主義」了！我們的軍隊沒有黨的領導，那還成什麼人民解放軍啊！他說：「黨不直接給你們指示」，「只能簡單的從報紙上、廣播通訊社消息，瞭解黨的方向，而不守紀律去做，更沒有辦法，那會失敗的」。守紀律，什麼紀律啊？國民黨的紀律，不守國民黨的紀律去搞，去聽這個消息，這樣從廣播電臺，廣播通訊社，從報紙上，瞭解黨的方向。他不瞭解，這麼一搞，我們的報紙就根本出不成。

（周總理：從重慶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見他還比不上某些黨外人士。他說：「左的關門主義，在黨內外一樣，有些黨外人士比我還左。」那倒是真的。

（周總理：是啊！章士釗在重慶勸主席，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所以主席一直記住他這位老朋友）。

他又說，這些黨外人士「偏到一邊去了」。就是指他們不相信蔣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說的那幾個不相信。他還說：「我們要說服他們，好

好去說服。」就是黨外人士不願意搞投降，他要去說服。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解放戰爭中，他是根本沒有什麼作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頭）。另外一方面，把我們黨變成俱樂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個講話，有記錄，他在講話裡面不但沒有說到我們的黨是毛主席的黨，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並且說我們要改組支部。說我們大家喜歡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們總支有三百多黨員，如果都編入學習班，有的編入高級組，有的編入中級組，有的編入初級組。這就是支部組織的一個好方式。以後就不開小組會，開學習班的會，也就是開黨的會。還說，一個月開一次支部大會，可以活潑一點，開一個鐘頭的會，演兩個鐘頭的戲。

（康生同志：法國共產黨的一個黨員，找了一個漂亮的歌女，開音樂舞蹈會，拿著個表，說你填表加入共產黨吧，你加入共產黨，進俱樂部給你個長年票，不要錢。）

他還說，大家喜歡俱樂部，就把它變成俱樂部的會，沒有戲班子就自己組織一下。我們很多同志喜歡唱，就把這些同志組織起來，一個月開一次支部大會，又演戲，大家可能要求一個月開兩次三次。這樣，就引起興趣了。（王力同志：鄧小平就開了一個麻將俱樂部，天天晚上去幹。）我剛才講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後，他在天津的講話，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個臭名昭著的講話，就是講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裡住的時候，同天津資本家的談話，總之一句話，就是「剝削有功」。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說：「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毛主席在這裡講了在全國勝利，土地改革以後，國內還存在著兩個階級的矛盾。可是劉少奇在那個講話中，全抹殺了這個矛盾。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裡說，對資產階級要限制。劉少奇說不需要限制資產階級，而是要限制

工人階級。他的整篇講話都是批評我們的錯誤。說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對資產階級採取投降主義，要限制他。對資產階級歌頌備至，對工人階級則貶低備至，說得不成樣子。說沒有資產階級中國就不得了。而事實是怎樣的呢？在全國勝利以後，沒收的工業已經佔優勢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們已經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反對限制資產階級，反對限制資本主義，他也講社會主義，是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他說以後限制，也講了一點限制，想辦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會主義。他的所謂限制，是什麼性質的限制？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限制，還是對資產階級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限制和反限制，有鬥爭，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劉少奇這樣講，要限制一下，就是說要大量發展資本主義，他的限制，實質上是限制社會主義，限制工人階級。

劉少奇提出，「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要多少時間？他說：「這是幾十年以後的事，現在很難具體講，不過時間總會很長不會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個時候一定要具體地講。」他給一個資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參加政協會議後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講，你現在幾個工廠，將來還可以發展幾個工廠，到社會主義了，還要給你管更多工廠，還可以加你的薪，你幹不幹哪？宋說，為什麼不幹。劉少奇所謂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把很多工廠交給資本家，他還對宋說：「你幹就好。」就是這個和平轉變法。這是轉變到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所謂「和平演變」，天津資本家要摸底，摸什麼底就是摸了這個底。摸到了資本主義的底。

劉少奇說他的政策「重點是聯合，不是鬥爭」。這完全是資產階級心裡的話了。他又說：「不只是工人要向資本家進行必要的鬥爭，就是資本家也要向工人進行必要的適當的鬥爭。」你看，他提倡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作鬥爭，他所瞭解的階級鬥爭，恰好是資產階級所想的，要向工人階級作鬥爭。毛主席經常說，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發明的，這也是馬克思自己說過的。但馬克思發展了階級鬥爭的學說，認為階級鬥爭的發展，必然進到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從劉少奇的觀點中就可



以瞭解到資產階級所想的階級鬥爭是怎麼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階級要向資產階級鬥爭，就提倡資產階級也要向工人階級鬥爭。他大唱工人和資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階級可以向資產階級作鬥爭，資產階級也可以向工人階級作鬥爭。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作鬥爭。有個工人要求復工，資本家不同意，一個糊塗的工會的同志對資本家說：「你叫他復工就復工叫他不要復工就不復工。」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劉少奇覺得很好。這就是提倡資產階級專政嘛！

關於工資問題，劉少奇是替資本家說話的，說工人吃個半飽，總比完全失業好些，總比完全沒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飽。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飽。大家知道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卻說吃半飽比沒有吃好。他非常擔心資產階級的消滅。

總之，他全篇講話，鋒芒是對著工人階級的，是對著社會主義的，他所講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是發展壟斷資本主義。宋斐卿這一個工廠不夠，再發展幾個工廠，將來搞社會主義，還交給他幾個工廠，還加他的薪水。他問宋幹不幹，宋說幹。但是，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不以劉少奇的話為轉移的。宋斐卿看到這個苗頭，開了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是劉拉進來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見很對，他說，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上，歷來在黨內有兩種傾向。如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鬥爭，這個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維克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事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政權是資產階級的，要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很長時期的發展。列寧在最後一篇文章《論俄國革命》中就講到這個問題，講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和列寧所領導的共產黨，有一個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當時列寧主張由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孟什維克說工人沒文化，不能搞社會主義。列寧駁斥說，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先搞社會主義革命，奪取了政權，再來搞文化呢？列寧說的是對的。孟什維克意見是這樣的：不是由一個革命階段迅速地再轉變到另一個革命階段，而是停頓在一個階段上，讓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然後再搞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是這樣主張，劉少奇也是這樣主張。是兩條路線，一條是共

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一條是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路線。

（康生同志：從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王明，一直到劉少奇，還有陶里亞蒂都是這麼一個問題。）（江青同志：一脈相通。）

陳獨秀、劉少奇加了一個，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發展，要把中國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這一點是不同的，因為俄國是帝國主義國家。

（康生同志：這是真正的老修，這種理論出來，已經有半個世紀了。）

這是兩個階級鬥爭的問題。毛主席在摘桃子這篇文章中，批評有些同志把原子彈估計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這是從受了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中來的，是從資產階級報紙、通訊社來的。有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無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和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這些同志把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經常拿在手裡，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卻經常丟在腦後。我們隊伍中的唯武器論，單純軍事觀點，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作風，個人主義思想等等，都是資產階級的影響，對於我們隊伍中的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像打掃灰塵一樣，經常掃除。灰塵是經常有的，劉少奇這個灰塵，是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才澈底暴露在群眾面前，在我們黨面前，現在是要掃除這個資產階級的灰塵了。

全國解放以後，劉少奇對資本主義，對資本家採取這樣的態度，那麼反對農業合作化，主張單幹，這就不足為奇了。他主張單幹是一貫的，沒有變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見在黨內通過了，他也舉手，那是一個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評山西搞合作化。說沒有機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這也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嘛，沒有充分發展的生產力，就不能搞社會主義。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議，就是對劉少奇的意見作鬥爭產生出來的。毛主席看到劉少奇對山西那個批語，發了很大的脾氣，要搞出個文件。毛主席在根據地時，在民主革命階段，就為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作準備。他提倡互助組，提倡變工隊。在中央蘇區，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陝北，大力提倡變工，變工是一個互助的形式。經過變工，互助在一定的時候，可以過渡到合作社。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屆二中

全會的報告中講了，而且寫上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可是劉少奇好像根本說聽過，沒有見過，他的資產階級本能，使他忘記，使他抵抗，劉少奇的這個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路線，終歸要暴露出來的。

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下決心把他公開給全黨。過去主席講過多少次，劉少奇是不準備搞社會主義的。我就聽過主席講過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條」的時候，毛主席發了很大脾氣，因為劉少奇要專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憲法和黨章端出來，說我有言論自由，黨員可以在黨內說話。主席批評了劉少奇當時在四清運動中的錯誤。他那個錯誤，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推廣到全國，否定毛主席的方針，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噓王光美經驗的時候，公開說毛主席的調查研究，已經過時了。這個記錄落在我的手裡，我和王力同志把這一段改掉以後，他就不發了。當時我感覺到，他是為著這一點不發的。主要的是改了這一段，他說這一段改了不行，發下去變成嚴重的問題，不發了。（江青同志：我都聽了。）（張春橋同志：各地都印了。）都印了。當時改，是想把他的胡說八道勾掉。結果他不接受。現在瞭解，桃園的經驗是假的。（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條主義，誰要是不去像王光美那樣蹲點，什麼部長都不能當了。）所有中央委員，省委第一書記，都不能當了。這裡我要說公道話，康生同志有不滿意的表現，有一回說，我一定下去蹲點了。我說，為什麼呢？康生同志說，唉！不蹲點，中央委員就當不成了嘛！（江青同志：發牢騷了！）（康生同志：是發牢騷，其實她那個廣播，我根本沒有聽。）事實上，王光美並沒有真正蹲點，說起來很好笑，什麼同吃同住同勞動，完全是假的。學馮玉祥的辦法罷了！馮玉祥請客吃窩窩頭，小米稀飯，進去喝雞湯（江青同志：彭德懷也是這樣。）劉少奇、王光美的這些是老的、腐朽的東西了，可是他在我們黨內作為一個新發明。

總之，或者是劉少奇的路線勝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線的勝利。就是說或者是資產階級勝利，或者是無產階級勝利。在我們黨內，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決定中國的命運。劉少奇錯誤地估計了他的影響，錯誤地估計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敗了，破產了。鬥爭還存在。是我們毛主席

席的路線已經取得了勝利。毛主席在解放戰爭最大關鍵的時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報告中說：「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和過低地估計人民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這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劉少奇相反，他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為他的王光美、劉濤、劉萍萍和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等這幾個人，還有幾個「聯動」的小頭頭，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對我們毛主席藐視。

（周總理：他不是過低估計，而是無視人民群眾的力量。）

他沒有想到，他失敗這麼快。

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列寧死得很早，他沒有來得及提出這個問題。雖然他講過要搞文化革命，是沒有像毛主席提出的這樣內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後來蘇聯沒有搞。現在不管還有什麼曲折，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在勝利地前進，因為我們有毛主席掌舵，隨時給我們指正方向，糾正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這個革命正在世界歷史上開闢一個新的歷史。鬥爭的根本問題。是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從什麼問題表達出來呢？從對待群眾的問題表達出來，對待群眾是什麼態度。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說得不少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反對群眾，鎮壓群眾。與主席這條路線，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問，從那裡分別的？我想這個問題，只要到群眾裡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別的，到群眾裡面去，就能夠分別了。

不要去搞陰謀，不要去搞自己的塊塊。有人在組織紅衛兵成為御林軍。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個什麼產業軍（江青同志：近衛軍）保衛他自己。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組織了什麼赤衛軍的野戰兵團，保衛他自己。不要搞這些舊戲。這些東西，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輝照耀下，都要徹底破產的。這些東西，一時看來力量很大、佔優勢，沒幾天就垮臺了。

鬥爭是反復的，但是，只要我們堅持就是勝利。堅持同革命群眾在

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現在的形勢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誇大擁護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邊，而是在毛主席這邊，是在擁護毛主席的同志這邊，所以一擊即潰。湖南的捍衛團垮臺了。他這個造反派裡邊有兩部分，一部分比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個頭頭動搖了，在中間轉來轉去，搖擺來搖擺去，最後搖擺到那裡去？看我們的工作，看群眾工作，終歸我們可以爭取大多數，能夠爭取大多數。現在我們從整個估計，是獲得大多數，不然不能說明我們現在各方面工作的進步。農業方面，工業方面，交通運輸方面，現在都有很大的進步。經過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產生一系列的新的問題，要我們重新來研究，我們在各個方面有可能成為世界上真正的社會主義模範國家。蘇聯已經倒退了，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在那裡搞資本主義復辟。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現在蘇維埃是世界的模範國家，但是，有可能新起來的國家把蘇維埃拋到後面去。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可能變成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模範國家。但是我們要經常記住毛主席這句話：「戒驕戒躁」。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工作做的很少，無非是能夠說幾句話，寫幾篇文章。我覺得我們應當有這個信心，使我們中國建成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墮落下來了。

這裡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在軍隊的同志可能發生這個問題，不要因為反對我，或者對我有意見，就說他是反革命、反動，這個很危險。為什麼主席提出，各省來談判，兩方面的人都來，你說他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來，因為他不一定是反革命，如青海的問題，內蒙古的問題，就很清楚嘛，說他是「反革命」的是真正革命的，說他是革命的，其實有個別是真正的反革命。趙永夫是暗藏下來的反革命，王逸倫也是暗藏下來的反革命。要把自己看成是群眾中的一分子，這是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早已告訴我們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要以官的姿態，官的架子活動。我們現在有十七年的和平環境，的確在辦公室辦公的時間比較多，包括像我這樣的人很容易同群眾發生隔膜。發現問題，在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辦事。必須在實踐中，必須在群

眾中才能夠做到。江青同志她就是深入接觸實際，才發現了文藝界一場糊塗，一大筆糊塗帳。

文藝界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為什麼呢？像他們說話或者寫文章，現在的中國人還占少數，看戲的聽音樂的看電影的占多數，為不識字的人也能看也能聽。我們要通過文學藝術來教育群眾，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業，像鄧小平，對香港電影、美國電影有興趣。這個事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主席就批評了的。（江青同志：一九六二年，我到劉少奇那裡去，我還說，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塊宣傳基地。那時我還搞不清楚他。六四年我真正認識了他。）如果我們的文藝陣地讓資產階級佔領，讓帝國主義佔領，讓封建主義佔領，那我們的頭腦就要起變化。因為那一套習慣勢力，比新的力量要大。這就是毛主席再三強調的。列寧也說過，舊的習慣勢力非常強大。剝削階級有幾千年的歷史，經過幾十年，是不是可以完全把剝削階級的文藝陣地攻破？我們要用很大的努力。除此以外，教學制度的改革，還有宣傳、出版等一系列的工作，還在開頭，還在摸索。

關於軍隊的問題，我就不說更多的話了。昨天我說過，我是你們的小學生，現在我還是講這句真心話。在座的同志很多有豐富的經驗、戰鬥的經驗。但是小學生向先生說話也可以的。就是說接近群眾，懂得群眾，又是很容易的。又是不容易的。所謂不容易就是舊的意識經常在我們腦子裡起作用。譬如衝軍區這個問題，群眾沒有想到人民的軍隊會向人民開槍，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嘛。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那麼人民的軍隊向人民開槍，這是不可理解的嘛。所以，在內蒙古一開槍大家都回去了，不來了。主席告訴我們，群眾到軍區來，要找軍隊談判，說明我們是人民的軍隊，這是一種好現象，是一種好事。當然，這裡面出現一些彗星的事情是可能的。但是有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我們的人民軍隊不能隨便向人民開槍，不能隨便抓人。我說這個道理是普遍性的吧！昨天我批評一個同志說過，說是我有一件事妨礙他的計畫，妨礙他抓人的計畫，我就給他說，你要抓人嘛，如果是真正的壞人，回去，還可以抓嘛，為什麼一定要在大街上

抓，這樣醜化我們自己呢？回到單位去，讓群眾去識別，讓群眾扭送，那不是更好嗎？為什麼一定要在那裡抓呢？

再說一下閻紅彥的問題。閻紅彥是新交，我一九六〇年在醫院開刀，他去看過我，我很感謝他。我無非給他打了個電話，說是聽說群眾衝了軍區，要找閻紅彥辯論，不管他那時在不在軍區，出來一下就算了。我給他說，出來見一下群眾，不要緊的。因為我的普通話講得不好，我只是問了他是不是閻紅彥，後來的話是汪東興同志代講的。就這麼兩三句話。第二天早晨他就死掉了，留下一個遺書，說他的死是陳伯達、汪東興逼死的。我的話完全是好意，不但是愛護軍區，也是愛護閻紅彥本人，是叫他出來一下，解一下圍，見見群眾，沒有什麼問題。他就是不見！為什麼我要再提這個問題呢？因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這麼一種人，怕群眾怕到這麼一種程度，就是這麼兩三句話，說是我逼死他的，我是叫你出來見群眾嘛？有什麼逼的問題呢？你可以不聽嘛！（周總理：群眾到軍區去，目的是要他出來見一下。第二天周興去，人家也是要他出來，不過話說得難聽一點，什麼滾出來，滾出去，其他也沒有打算幹別的。第三天趙健民去，也沒有打算把他遊街，完全是他自己把群眾弄火了，站在毛主席像前面竄上竄下，指手劃腳地批評群眾。）問題是在群眾運動高潮的面前過不了關，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抵抗。他從一個共產黨員蛻化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是在群眾的威力下邊，他沒法子活下去了。他不能操縱軍隊，如果他能操縱軍隊，我看他是要開槍的。

我說個笑話，我經常接見群眾，天天來的那些群眾代表我一個都不認識的，比如像北航紅旗，它的領袖名字，不久以前我才弄清楚，叫做韓愛晶。原先我不知道他是個英雄。但不管怎樣，我們要相信一條，毛主席的指示，壞人總是很少的，大多數是好人。相信這一條，我們就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有壞人也可以暴露嘛！

我今天說的，過去也說過一次，這次作為補充吧！<sup>50</sup>

<sup>50</sup>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紅代會各院校代表的講話 (1967.4.14.)

### 江青講話

同志們，戰友們，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們還在一起開會，還和和氣氣的，幾天就吵起來了，還武鬥，我心裡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講一下，我們小組是一致的，我們今天全來了，就戚本禹去解決郵電大樓的武鬥，過一會就來，和謝富治一起來。這個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鑽空子，你們要懂得，小心有人鑽空子，挑撥離間。

二、想講一下我個人對形勢的一些看法。六號軍委「十條」下來以後，革命小將，革命戰友心情都飛動起來了，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條，這「十條」下來後，很容易，很可能犯錯誤，一定要牢記一·二八軍委「八條」還是有效的。我認為目前的苗頭是放鬆了對敵鬥爭，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上次座談提出這個問題，我也講過，批判應該上綱，這個綱應該上到對準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是現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難鬥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第二個苗頭是這幾天指向軍隊。同志們，我們不依靠我們的軍隊依靠什麼？有人貼謝富治同志的大字報，他是軍委常委。最近幾天，我圍城轉了一下，貼李鐘奇的大標語超過了劉少奇的。他（指李）我不瞭解，我調查了一下，他還是好同志，只是說錯了話，要打倒他這對嗎？一定要謹慎，有意見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壞蛋，外國記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鐘奇的大標語超過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這是反常的，有人鑽空子，你們不知道，上了當，是我感覺到的。

三、有人使你們打內戰（指地院和北大），還不自覺。郵電大樓已



經軍管，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支持郵電大樓的紅革會，還發生了武鬥，完全不維護解放軍的榮譽，已經軍管了，還去武鬥。二、三天前，我、伯達、戚本禹叫他們不要搞了，要樹立解放軍的威信。可是他們還在幹，北郵東方紅就是支持，就是打。謝副總理告訴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談地院東方紅不幹，要單獨談，單獨談也崩了。今天我們等了好久，你們還不來，我們不是戰友了嗎？（澄清：紅代會給地院東方紅打電話晚了。）

炮打謝副總理是不妥當的，是錯誤的。但不能全賴在聶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鬥爭經驗，生活經驗應該給你們做出榜樣。你（聶元梓）應當做觸及靈魂的檢查。但打倒謝副總理，一切都歸於聶元梓，我沒有證據。你們開廣播車去北大是不妥當的，有意見可以提。鬥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麼人，你們知道嗎？王是天津的大資本家。鬥他是好事，應該鬥。北大的事情很複雜。孔凡做過鄧小平的秘書，他反對聶元梓，他難免作挑撥的事，使你們不團結。總而言之，現在是一片大好形勢，你們心裡高興，但放鬆了警惕，放鬆了對敵鬥爭，計較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我今天是批評你們的，特別是聶元梓同志，她鬥爭經驗，生活經驗比你們多，應該做出榜樣。這次她應該負多的責任，但你們不能把大字報、大標語上街，使香港的報紙又登上了，幹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新北大到處出刊物，淨闖禍。凡屬軍管，那個單位就是有錯誤，有缺點，要維護我們自己解放軍的威信，有意見可以提，不能把解放軍不放在眼裡。（廣州對外貿易展覽會被搞了。總理今天早晨乘飛機親自去解決。康老插話：明天要開會，今天給搞了，所以那裡軍管了。）李鐘奇也不要貼了，（謝副總理：已經讓北航派人給貼掉了）他就是說錯了幾句話，你們就打倒，搞錯了方向，放走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拿出革命者的氣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賴你們，我們共患難，我可以坦率的提出意見，我不對也可以提。像這樣我很焦慮，郵電大樓打，北大也打，這不對，亂貼標語，不能這樣，矛頭不能對準解放

軍。軍委「十條」對左派是極大的支持，極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維護解放軍的榮譽。你們打內戰，外國人登了。現在北京紅衛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這些。你們能答應我不把武鬥搞出去嗎？（眾：能！）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點感冒。（江青同志穿衣服時說：要允許改正錯誤。特別是對自己的同志和戰友）

伯達：

要叫李鐘奇、謝副總理的大標語、大字報明天就看不到，要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請大家繼續發言。

姚文元：

首先我完全擁護江青同志很重要的講話，江青同志這些意見我們革命小將要很好思考，堅決的執行。正如江青同志所講的，我們小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們緊緊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面，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鬥爭，不允許任何人挑撥離間，不要上當。我贊同江青同志的意見，貼謝副總理的大字報是錯誤的，應蓋上。

中央派我和張春橋同志去上海，回來兩次，都感到很幸福，在北京可以聽到毛主席的聲音。在北京的大、中學紅代會的戰友們，應時刻想到自己的責任，你們的行動對全國都有很大影響。我們在上海聽到北京紅代會組織起來了，這是榜樣。上海的紅衛兵希望你們，你們的一些不好作法也會帶給全國，希望同志們不要忘記，我在上海幾個月是有很深感受的。

回答一個條子：昨天《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文章和消息，我認為轉載得好，轉載得對。聽說有同學去《人民日報》要求解釋這個問題，這與今天這個事是有關的。當前的大方向是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中國赫魯曉夫的聲勢浩大的批判，是有偉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對世界革命有很大的影響。挖掉修正主義總根子，挖掉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批判剛剛開始，要深入到政治，思想各界中去，對劉鄧的批判使我們更深入更全面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都是和各種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特別是和劉少奇戰鬥的。有劉少奇這個反面

教員，顯得主席更偉大，革命的大批判推動革命的大聯合。現在集中力量，矛頭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中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這是《文匯報》提出的重要問題，當前大批判可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這個大批判壯大了無產階級革命派隊伍，使中間受蒙蔽的爭取過來，分化瓦解保皇組織，旗幟鮮明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批判，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在其他方面這個批判也是起很大推動作用。至於有的同志有其他看法，當然是可以討論的。

還有一點感想是局部和整體，要懂得全域（主席語錄……）有人提摘桃子的問題，摘桃子只能階級對階級摘，對敵人是寸權必奪，奪回到毛主席手裡，而不是為自己小團體奪權，這在上海有體會，在革委會成立前，有這些問題北京應按伯達、江青同志講的自我批評來解決不要影響全域，不要影響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局。我們希望北京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權威的權力機構，一切革命同志要維護其代表性，權威性，希望也早點建立，對全國有促進作用。

還有一點感想在奪權前夕（上海），紅革會要另搞一套，中央文革有電報，他們分析是假的，是王力和張春橋一起搞的，我看有些同志應從紅革會吸取教訓（從正面講）我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從實際出發，從毛主席教導的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看問題）無產階級科學性是毛澤東思想，離開毛澤東思想就無科學性，應按毛主席教導去作，在重大歷史轉折時對我們都是考驗，是否公字當頭，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在座的同志都很好地考慮，把北京搞好，給全國、給上海做模範。

康生：

近來對北京情況瞭解很少，各地各大區情況瞭解，青海、四川、內蒙的問題及其他大軍區的問題。在支左中絕大多數是站在無產階級正確立場上，是好的，從接觸中，在某些軍區少數同志，在支左中有些錯誤，這種錯誤大致有兩種：一是好人做壞事，另一是壞人做壞事，如青海的趙永夫二·二三事件很壞，是我們的敵人，不是同志。其他很多地

方大概都是好人犯錯誤，在這次解決問題中，我再說一下，某些解放軍個別犯錯誤，同志們不要動搖對解放軍的信任，動搖支左、支工、支農、軍訓、軍管。一·二三毛主席的指示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援左派，這是我們文化大革命有歷史意義和戰略措施，是保證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重要措施，這一點任何時候也不能動搖。毛主席講，文化大革命依靠什麼：1.群眾；2.解放軍；3.絕大多數好的比較好的幹部。如果只看到解放軍個別人個別事犯錯誤，因此動搖對解放軍的信心，要犯極大錯誤的。（應看到一·二三後的五條，二十八日的「八條」，二·一一的「十條」）經過中央、中央軍委討論過的，對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軍訓、軍管做出了很大成績，這是主流。現在我們解放軍擔任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沒有經驗，因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有些不可避免，指出改了就行了。因為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這一點不管我們看什麼問題也不能離開這點，更不能有意無意地把鬥爭矛頭指向解放軍。我講這些，並非說北京同學犯了這方面錯誤，而是講兩個問題，北京各校要紛紛到各省，特別是青海、四川，其他地方。當然青海允許有些人去了，不要因此不相信當地解放軍還能執行毛主席的命令，能支持左派，希望同學們解釋，同志們心是好的，去支援當地的革命派，但需要統一行動，聽中央意見。如果需要，中央會叫你們去的。2.剛才江青所講的，我們出現一種苗頭（對解放軍問題）首先對謝副總理貼大字報，謝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謝副總理是毛主席領導的中央軍委的常委，謝副總理是解放軍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這樣一個黨、政、軍的領導同志，同志們隨便寫大字報傳單上街，這是極大的錯誤。說謝副總理是鄧小平的什麼人（王力：謝副總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鄧小平的問題，鬥爭很堅決。）這種東西出現是罪惡，是我們的恥辱。當然同志們一時衝動，立刻覺悟，自己搞掉了。昨晚謝副總理向我彙報了昨天的情況，準備解決問題，地院東方紅沒有遵守謝副總理的指示，出了二十六人，這種態度是不對的。謝副總理肚量夠大的，還些地方衝公安部都沒發脾氣，氣量很大。昨天謝副總理不是退兵三十，而是五十，地院還不諒解，這一點地院應當自我

批評。謝副總理不容易生氣，昨天生氣了說明問題，不是謝副總理要批評地院，地院應該自我批評。今天聽說貼謝副總理的大標語，我認為一定是地院貼的，結果是北大，聶元梓有責任，聶元梓、孫蓬一我們挺熟。北京影響全國，北大的光榮，主席親自批發北大的大字報，北大應保持光榮，應愛護光榮。應該檢討自己，應自我批評，應從思想上澈底清除這種思潮。

據說還有貼關鋒的大字報（關鋒：多貼沒關係）我不知道是誰貼的，從今天才知道，有人對中央文革這樣推測，那樣推測，還分幾派，我們小組是一致的，怎能設想小組在毛主席領導下，經一年考驗（關鋒：現在沒有王任重、劉志堅、陶鑄了。）這樣是很錯誤的，對全國文化大革命很有害。

另一方面，這事情也很怪，文化大革命初期，地質有薄一波煽動的保守派。師大是孫友漁搞起來的，把林傑和關鋒串在一起，他們的後臺是康某人，當時我連關鋒都不認識。（關鋒：……此處原為空白）那是薄一波、孫友漁搞的，我們造反派不應用這種手段，這是叛徒手段。

對解放軍千萬要謹慎，不能有任何動搖，大概有的同志參與軍區問題沒有軍隊，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澈底勝利。

必須有階級觀點，敵情觀點，上次給大家看了香港報不是看到了嗎？要警惕，遇事要想到有敵人，有外部敵人，凡是敵人高興的是，我們就不要做，凡是敵人不高興的事，我們就作對了。不好的大字報，漫畫，真理報像寶貝一樣。我們面前的美帝，現在通過日本記者收集我們的大字報，日本記者懂中文，他們稱讚日本記者，蘇修不僅自己真理報登，國民黨，香港常登塔斯社消息。要有階級觀點，敵情觀點。如武鬥，敵人高興。武鬥，黃色大字報供給敵人，照片低級的都給了敵人，現在開會，好一大串，牛鬼蛇神他們分散的，一集中好像他們樣子大了，百醜圖，本來一小撮，結果一大串，這些問題要動腦筋，好好想一想，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聯動高興。打砸搶不要搞，要自覺，違背自己的諾言不是一件好事，三月比一月好，不要走回頭路。

現在批判劉鄧的同時，帶著問題學，我感到過去學毛著不夠，本來兩條路線鬥爭很尖銳，自己不太知道。批判劉鄧不是幾張大字報小字報，幾篇文章就解決了。天地寬極了，同志們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戚：有個想法像九評那樣，搞重型炸彈，駁之體無完膚）希望同志們投入這場戰鬥。四·八事件和四·一一事件比起劉，鄧哪個大呢？哪個是主流呢，哪個是支流呢？北京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更應注意。有苗頭不是大聯合，而是打架，這樣打下去，北京何時成立革委會？你們講了團結，但打還是打。這個事情北大首先檢查自己嗎？地院也應該檢查自己嗎？能不能自我批評這是接班人五個條件之一。街上小字報上關於奴隸主義，有人（中央機關中）借反對奴隸主義拒絕執行中央指示。毛主席講奴隸主義是在反革命，反動路線統治下，不作分析，不思考就聽，這叫奴隸主義。對毛主席正確路線堅決服從也算奴隸主義嗎？反對奴隸主義，還要有紀律性嗎？

最後，談談有人說謝副總理搞兩面派，搞折衷主義，大家想想什麼叫折衷主義？韓愛晶不贊成北大，也不贊成地院，這不是折衷。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搞調和才是折衷，站在正確立場上批評不是折衷。不犯錯誤的人並不是勇敢的人。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不要互相攻擊，不要抬不起頭來。

孫蓬一不要以為犯了錯誤就抬不起頭來。

### 謝副總理講話

講兩句話。我的毛澤東思想水準低，有些事情就處理得不太好，有辜負於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委託。昨天小將們打架，我想調解一下，但沒有辦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小將們學習。辦事應調查清楚。昨天我事先沒調查，情況不大瞭解，還很急躁，主要地是批評了地院東方紅，而且發了脾氣，也批評了聶元梓，最後走的時候也沒有和聶元梓打招呼。同志們可以批評。北大貼我的大字報，我歡迎，這是一件好事，對我是有利的，文革小組的同志們是多方面考慮的。今後，我們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下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我可以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缺點都可以批評，同志們不要感到有壓力，我很感謝同志們。我對×××是堅定的左派我有意見，就不太高興。我是很願意跟毛主席幹革命，但我覺悟低，跟主席不緊，錯誤很多，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也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提倡批評我，當然用什麼形式可以很多了。

### 陳伯達同志講話

我說幾句。不要上大字報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到各機關，學校去，我們說是你們的小學生，今天，我們還是小學生，大家集合起來的智慧比我一個人高得多，所以說我們為什麼向你們學習。我們要向毛主席學習，向你們學習，向群眾學習。

應該說我們現在是處在鬥爭的前夕，我們的鬥爭是在勝利中前進！可是我們的道路並不那麼平坦的。尤其這半年來，有很多情況說明了中央制定的十六條中所預見的運動中有曲折有反復，這個預見是對的。但有曲折也沒什麼，有反復也沒什麼。只要我們經常保持頭腦清醒，動腦筋思考，我們就能迅速改正我們自己的缺點，錯誤。雖然這幾天大家吵架，打架，但我看還是一片大好形勢，梁山泊好漢不打不親熱，我看打兩下也好，不要傷筋骨就好了，傷些皮膚沒有什麼。以後會不會再武鬥？我不敢保證，這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剛才一個同志遞條子讓我們再聲明以後不要再打、砸、搶。我們什麼時候提倡打、砸、搶？十六條早就講了，而且還是毛主席寫的句子：要文鬥，不要武鬥。但還是有武鬥，大家對十六條是否很好看過，我可以懷疑一下，不要懷疑一切。這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十六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偉大文件。一個外國馬列主義者說這是一個新共產黨宣言，外國人都這麼說，我們可以聽嘛！無論如何這個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文件，是表達毛澤東思想的文件，所以大家還要掌握這個文件，進行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這個文件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文件，要以它為武器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劉、鄧作鬥爭，這樣講是兩

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就不要把鬥爭矛頭搞錯了，要針對劉、鄧反動路線，針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針對黑幫，不要迷失方向。

現在好像流行一種摘桃子的理論，這個理論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後提出來的，是指抗日戰爭勝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手中還是落在美帝走狗蔣介石手中。在抗戰初期，右傾機會主義代表人物就提出抗戰勝利後是國民黨的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那時候右傾機會主義以王明為代表要把抗戰勝利果實承送給國民黨蔣介石，送給美帝；但是毛主席提出說不行，桃子應落在無產階級手中，人民手中，所以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奪的方針。毛主席這樣一個堅強偉大的革命路線為全黨所接受，經過幾年的解放戰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取得了勝利，取得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取得了無產階級勝利。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新階段，同資產階級作鬥爭，同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我們無產階級應當緊緊掌握已取得的勝利果實，並把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推向前進，並且逐步走向共產主義，所以這是階級鬥爭，不是那一小團體和一個小團體的鬥爭。什麼叫摘桃子？不從無產階級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就完全錯了。因為，如果我們不進行文化大革命，就可能出現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所取得的果實就可能喪失掉了。這是保衛無產階級果實，奪權鬥爭也是保衛已取得的果實，把無產階級取得的勝利繼續推向前去。現在我們北京，無產階級的首都，在一些學校、機關、工廠裡出現了摘桃子的錯誤觀點。比如說，我們這裡，我們這個機關、學校，這個單位，如北大、清華上上下下都是萬眾一心嗎，難道沒有陸平嗎？沒有蔣南翔嗎？沒有黑幫嗎？沒劉、鄧代理人？沒有階級鬥爭，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嗎？那樣萬眾一心嗎？清華是這樣嗎？其他大學也是這樣嗎？如果是這樣教改也不用進行了，什麼革命也不要進行了。這樣看法不是用無產階級觀點看革命果實，而是從一個學校、機關來看，爭奪文化大革命果實，這本身就不是無產階級，是充滿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我重複一下，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果實是無產階級果實，無產階級大聯合果實，無產階級獨佔



果實，不是抽象的那個人，那一個小團體獨佔的果實，文革最重要果實是能否掌握毛澤東思想。我今天說這些話是包含著批評的，有些人很敏感，不用緊張，改就行了。

我們每個人都要在文化革命中得到鍛鍊，重新改造自己，不要以為自己完美無缺了，其實，說完美無缺的就是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可不是這樣的，在這裡還有個任務，是急需整風，要認真整風，不是敷衍了事的整風，三心二意地，你聲音大，我聲音大的整風。我有一次經過天津勸業場，兩派一派一邊喇叭，這邊聲音大，那邊更大，想這樣辦法取得勝利，這樣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正好形式，喇叭車是資產階級做買賣做廣告的，適當時，可以用，靠這來壓制對方是靠不住的。

講整風問題，要認真思考用頭腦，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進步很快，有好多的文章，當然，不一定都是在北京出來的，其他地方也出一些，上海出了，有些不是大學生，中學生，工人也出了好文章，這是文化革命很好的成績。邊戰鬥邊整風奪「私」字的權，真正有群眾運動的一定有新創造，在整風中一定會創造出無產階級的新東西。

在座的最近這樣一種吵鬧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調子有點高，雙方都當成敵我矛盾，進去的不示弱，打的也不示弱。可是現在已經進了，打也打了，不要懊悔，有的同志也不要哭了，不要灰心喪氣，有錯誤，無產階級對錯誤是總結經驗教訓，避免再犯，僅是避免，能否再犯，那就不一定，以後打起來也有可能。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彼此戴高帽子，要重新學習毛主席的偉大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好幾次會議都介紹了主席在延安整風怎麼處理山頭主義的，就是要各個山頭自我批評，當時有很多山頭，全國有許多根據地，被分割著，大家都不承認，你們有好條件就是還不認識，那時被敵人分割著彼此不認識，講你的山頭不好，我的山頭好，這樣怎能聯合呢？我山頭再好也有缺點，你的山頭再有毛病也還有成績，不然的話怎麼能和敵人作戰，能保存下來了，一定有成績，這是群眾的成績，群眾的東西。當然不是說各自霸佔一個什麼山頭，只是一個比喻。各個山頭要做自我批評，不一定批評別人，今天都恨不得把別人推倒，那怎能大聯合？毛主席

席的關於克服，處理山頭主義的方法，以自我批評為主，不批評對方，可以善意批評，我們提意見應抱著商量的態度，留有餘地，而不是命令的態度。你們各個山頭能這樣做嗎？各有長處短處，應吸收對方的優點，自己有優點就不要老王賣瓜，自賣自誇，這種神氣不對頭，建議你們多開聯席會議，互相商量，如果爭吵得厲害，雙方人數可以相當，其實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的，還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靠拳頭，不管你拳頭再大，力氣再大，不是真理也是不能勝利的，北大把喇叭打壞了，這不對，這是國家財產，勞動人民創造的。謝副總理的問題成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我很難理解，前幾天同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孫蓬一談了三句話（用電話）；北京應是文化大革命的模範首都，大家應聯合起來，不要武鬥，建立新秩序。你們就各取所需，把不要武鬥的也不要了。不應當給謝富治副總理貼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幹了很多好事，為什麼要這樣搞他，那時只知道你們武鬥，不知道搞到謝副總理頭上來了，目的何在呢？這樣做對國家影響不好，現在馬上把這些大字報蓋掉。

關鋒是文革小組成員，是《紅旗》副總編，大家知道我很官僚，我就請他管常委、編輯，實際是王力和他共同負責，他們是副總編，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績，如果說最近《紅旗》的文章受群眾歡迎的話，他們是有貢獻的。……把我同關鋒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我和王力，關鋒同志是一起工作的，（伯達同志說還有戚本禹同志，伯達同戚的一段對話；王力同志沒給翻譯。）不要以為在這裡有什麼小空子可以鑽，要走大路，不要走斜道。有意見可以提吧。

### 王力同志講話

同志間的批評，自我批評是要的，只限在這個範圍內，要養成習慣，不可貼大字報。<sup>51</sup>

<sup>51</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 中央首長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6.）

陳伯達：現在同學聽得見嗎？現在請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

坐下來講呀。帶好語錄嗎？第二一九頁，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第二二二頁，第二段，」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第二二三頁，第二段：……」

戰友們，小將們，你們這幾天打架可打得好呀，受傷了嗎？還願意聽聽我們的意見？（……）大學生帶頭武鬥，中學生有沒有呀？（沒有）前天接見過你們，講得好好的，回去還是武鬥。今天建議你們回去整風三天、五天好不好？目前形勢很好，這是偉大領袖領導鬥爭的結果，這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介入鬥爭的結果。自從毛主席號召，林副主席支持，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這五項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民解放軍，大量的幹部，戰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相當輝煌的偉大的成績。當然一個人只要做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而是要看他的大方向，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這個局面很快打開了。這個局面是不平衡的，時起時伏的，有反復的，曲折的，這是正常的。完全平衡，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反復可以鍛鍊你們，沒有反復怎麼能鍛鍊你們，是不是？不平衡，有反復，像武漢、成都比較嚴重，那地方還需要衝，但不是不講政策。像北京就不同，沒有捉多少人，就是聯動分子，也只捉了頭頭，也不開槍，你們要到哪兒，就到哪兒，貼大字報，你們到軍管的地方也去干涉，目前的觀察，三號、四號，我們小組的同志曾和小部分同志座談，你們鬥爭水準提高，我們高興，相隔這麼十多天吧，前天當著我們的面吵，吵得要死（笑）。前天坐車去看標語，標語戰（笑）把鬥爭矛頭不是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大的當權派。另外一種情況，想打內戰，外戰內行，內戰也是內行，地質學院打了嗎？（……）地質學院為什麼把車子開到北大，不要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左派。你們艱苦的時候，我們都揮淚，你們忘了嗎？（沒有）你們打仗，仇人快；你

們聽到……舒服嗎？（……）不但鬥爭鋒芒打自己，而是對著軍隊，對軍隊不管是什麼人，可以寫大字、小字報，你們覺得不可靠，可以給我們。一月二十八日「八條」是正確的，是有效的。現在「十條」是鬥爭得來的。你們說對不對？我怕你們犯錯誤，我怕你們被壞人利用。聽說有的小將不滿意，春天不大串連的決定不願意。這是什麼呢？這意味著反對中央的決定。過去情況不同，現在大都點起來了，青年坐不下去，到處想串串。坐不住，打一打，可舒服多了（笑）不用腦子方便多了，我希望你們回去討論，向中央彙報，不要大批來，軍隊來了一大批，不要大批大批來（……）江青同志對我們講得不對，你們可以批評我嘛，你們只想到處跑，不想做艱苦的工作。艱苦的工作要在本單位搞鬥批改，這個工作你們興趣不大。現在鬥爭發展到這個階段，應該轉入本單位鬥批改，這個工作是艱苦的。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認為這和本單位鬥批改是不矛盾的，這就要冷靜，做艱苦工作。明天我要審查現代京劇，改呀，你們要不要做這個工作呢？差不多的單位都必須搞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沒有革命的三結合，誰領導鬥批改呢？你們考慮過沒有？（……）鬥批改，是社會主義基本功，是百年大計，想一想你們的責任感。我們小組學習同志好的經驗，然後再幫助同志們。我們一年來是同患難共甘苦的戰友，我希望你們想一想，不要轉移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他那《修養》還沒有一篇文章能批判他呢！要駁倒他，駁臭他！（口號：打……）現在凡是軍管的都不要衝，今天好不容易把二十幾位請來，他們坐在民航局示威，民航局已經軍管了，示威，有外國人，影響不好。郵電大樓、三座門都不要去。不要因為「十條」，反正不開槍，我們就去，用「十條」破壞「八條」是不對的，我們認真對待，這錯誤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衝了軍管的，建議主動去承認錯誤，能不能？（……）不要請罪，那對青年人不好，有人挑你們去衝軍管，你們要不要把頭頭交給公安部？（要）我們想告訴你們怎麼走，我說錯了，你們可以批評，正像我批評你們一樣，我們是平等的戰友。我的話完了。

陳伯達：現在請康生同志講話。

康生：

和大家共同研究兩個問題，講得不對大家批評。

我們一致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家每個人都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本語錄，希望全部好好研究一下。在腦子裡好好想一想，怎樣好好貫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或者是學習文件，看實踐中看來，常常和我們說的完全不一致，甚至有時是相反的。我希望共同研究，共同的努力。林彪同志講，學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但要讀語錄，而且要貫徹於實際中，在實踐中去貫徹、應用。我們不是說的很好，學得很好，用的很好。我們希望有些錯誤很好的改正，就是沒有錯誤，研究……。有個什麼問題呢？我和戰友們，同志們談過這個問題，最近同志們和解放軍的問題，昨天講話，最近同志們到各地方去串連，三司、國際關係學院，儘管過去犯過錯誤，但對黨內，……一些表現是毛主席的好戰士，最近到四川……，我是很感動的。同志們看到，我聽到，解放軍在一些地區，受到迫害，這個同志們都曉得，大字報也有，這是一時的現象。中國的解放軍，支左、軍管中是一個小的支流，不能因此影響到解放軍的威信，要堅定地相信解放軍，不要有任何的動搖，有任何的動搖就可能犯大的嚴重的錯誤。江青剛才也說，一月二十八日、一月十四日的通知，（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同志們理解不理解這句話，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專政，為了不變色，為了不使資本主義復辟。依靠什麼呢，毛主席的三個依靠，第一，依靠廣大群眾，第二，依靠……解放軍，毛主席語錄，沒有人民解放軍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所以中央通知，人民解放軍是人民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不是不主要，可有可無的。我們大家應當不應當擁護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要大家在行動中表現。他擔負著保衛國際的偉大任務，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任務。我們這個國家面臨著強大的美國國外敵人，面臨著蘇聯修正主義國家，也面臨著……他們……，靠什麼去跟他們做鬥爭呢？當然靠人民，靠（專政）工具，靠人民解放軍，不但如此還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志們，可想一下，如果……我們能搞這個文化大革命，所以敢搞這個

文化大革命，大民主，不是表示我們軟弱，而是表示我們強大。赫魯曉夫……不信，你們也敢試試看！（鼓掌）我們想一想……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不但要想清，而且也在行動中必須貫徹……。一月十四日通知，今天不管是共產黨人，是……工人也好，不管是學生也好，……不管是哪一個組織，學生組織，工人組織，但是不管怎樣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接管（的單位部門）。大家都清楚了，在座的軍事院校更清楚了。民航局這算不算軍事接管了呢？有缺點有問題可以向他們提，但按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導，不要去衝擊。有時候忘掉了，當然這是一時的衝動。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是中央通知，希望同志們對待解放軍態度也必須按毛主席的教導。……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運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我們到底是真正擁護毛主席，還是假擁護，是真正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假執行，還是半真半假。正確對待人民解放軍的態度是執行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個重要標誌，這是我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怎麼樣反對、批判劉鄧路線。現在很多機關學校，幾乎每天接到開什麼會要中央文革批准，把黑幫一串一串地揪出。開大會，這個方法需要不需要呢？是需要的。是動員群眾，打擊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很大作用。但是不是作為唯一的方法，不要單單這個方法，因為這樣不能深入觸及他們的靈魂。彭真、劉仁、楊尚昆、薄一波，開始相當嚴重，覺也睡不好，揪了幾次，回來以後，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舉個例子，中央機關，統戰部。現在不必開這樣的會，劉鄧反動路線上還有哪些方面具體怎樣表現？哪些工作相當艱苦，應當深入下去。這樣比開一個大會困難得多，這樣的一動腦。開一次大會不能深入的搞。在思想上，在哲學方面，還有更多工作要做，真正要調查研究。搞彭真這些叛徒不是北京而是天津搞的，當然也有北京一些材料看過了。我們要進一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特別要把大方向抓緊，調查彭真問題很少，他的問題需要搞一搞。

江青：謝富治講話。

謝富治：

剛才江青同志講了非常重要的話，我完全贊成，康生同志講話我也同意，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講話就是重要，造反派的同志們，……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這是個根本的，在毛主席的號召下，中央文革的領導下，各個時期是掌握大方向，所以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起了很好的影響，現在這個鬥爭還在繼續，反復，總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引導我們，北京的造反派要懂得責任重大，起模範作用。大方向就是指向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最近造反派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澈底批判，還要做艱苦工作，是要從思想上，澈底批判，大學可以批判，中學可以批判，小學可以批判，工廠也可以批判，報紙，廣播等等，一切宣傳工具都用上，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澈底批臭，把修正主義總根子挖掉，除了這個，還有彭羅陸楊。還要用很大的功夫，全面地進攻這是當前的大方向，還有本單位的鬥批改，這是大方向。同志們必須牢牢掌握住這個大方向，但有地方不夠，打內戰，這個學校和那個學校，這個單位和那個單位，這個事情，不要牽制很多力量，內部協商。我所知道，內部打內戰的事情雖然是少數，但不符合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願望。這是不符合大方向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解放軍的問題。解放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林副主席領導的，最戰鬥化、最革命化，最無產階級化的軍隊。個別地區，個別軍隊，犯了點缺點，有的叛變，這是極個別的。總的是好的，是正確的。解放軍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我們要支援軍隊，相信軍隊，對解放軍的缺點可以提意見，我們的矛頭不能對準軍隊。依靠人民，依靠造反派，依靠軍隊，依靠幹部，個別叛變的，相信軍隊自己能解決，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嘛。造反派在這一方面要保持清醒。這一方面，北京造反派最聽毛主席的話，最聽中央文革的話，緊緊掌握大方向，這方面你們過去這樣做了，現在要這樣做，將來還要這樣做。今天有外地造反派，要向外地造反派學習，我們要向北京造反派學習，我們一起按最高指示辦事。

陳伯達：肖華同志講幾句話。

肖華：

同學們：我完全擁護江青、康生講話，同意謝富治同志講話，文化大革命運動方針作法，不只是北京市造反派要這樣做，各地造反派也要堅決執行。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為人民工作的幹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解放軍響應毛主席、林副主席號召，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是毛主席對解放軍的極大信任，是極大的光榮。人民解放軍同全國人民一道做了一些工作，江青、康生、伯達同志對軍隊工作多次做了很高的評價，給我們全軍很大鼓舞，全軍工作有很多缺點錯誤，有些錯誤是難免的，因任務重，任務急，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主要是政治工作沒有作好，出現了錯誤，指出以後人民解放軍就要改正。地方批評以後，有了很大的改進，為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歡迎多給我們工作提出批評、意見、建議，我們歡迎，我們是願意改正缺點，錯誤的。我們要向革命小將學習，在這個運動中，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裡，考驗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己鍛鍊得更堅強。我們軍隊大方向是對的，主流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效果，現在有不好的現象，發生武鬥現象，高等學校，吵架、打架，沒有貫徹「八條」這些都是不許可的，軍隊院校要有革命性，科學性，提高組織紀律性，執行各種指示抓革命促工作，抓革命促生產。在陳、江作了指示以後，我們軍隊院校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肩並肩的取得勝利，軍隊院校要一道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更好的學習毛主席的指示。使解放軍的戰鬥力大大的提高一步，祝同志們鬥爭勝利！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陳伯達：

今天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會是嚴肅的會，江青、康生、謝富治、肖華同志講話都是嚴肅的講話，希望同志們思考一下，並且在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來，不要像前一次會那樣這裡說了，你們回去又另搞一套，前幾次會上我說不叫你們鼓掌，鼓掌就表示擁護，可是都沒有做到，並且武鬥起來了，大門特鬥，而且大學生帶頭，我們知道了很難過，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和你們交心呀？如果不行的話就更難過了，如果行，那這兩



天又武鬥了。如果這是文鬥就好了，還要看鬥誰，要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準彭羅陸楊，可是呢，你們有些同學武鬥了，武鬥容易，你們就選容易的幹。我們希望你們做毛主席的好學生，不是口頭上說，實際上不做，要搞整風運動，提倡批評自我批評，主要是自我批評，有關自我批評上次說的不少了，就不在重複了，在整風中要學習毛著（整頓黨的作風）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克服無政府主義的反動思想。語錄第一頁，第一段：念……。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絕對不相容的，要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我們的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這個大民主是在動員廣大群眾，喚起廣大群眾的覺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絕對不許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要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我們偉大祖國建設成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因為我們有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有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有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我們有可能把我們偉大祖國變成，建設成世界上最先進的模範國的條件！要知道這個關係到偉大祖國命運，關係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責任，落在我們身上。這就要我們嚴肅的對待自己的一切行動。我們大家都要有責任感，這樣就來不得無政府主義，不要忘記，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要忘記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現代修正主義，不要忘記蔣介石匪幫，彭羅陸楊黑幫，更不要忘記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在陰謀反革命復辟。如果忘記了還有敵人，不顧敵情，那麼我們就不能挑起責任，不能像蔣介石那樣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不懂得對敵作戰，只知道自己打自己。聽到你們打架我們很難過，我們不高興，人民希望我們什麼呢？我們吃了人民的糧食，就是要使用我們的腦子。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說的，毛主席說不要造反無理呀！武鬥就是無理了。你們幾個學校互相打，自己學校內部打，我看是沒有道理的，革命派之間，你打我，我打你，這不叫造反。話說得差不多了，沒有多的話了。你們的行動我不理解，比如到民航，這表示你們的智慧，這表示你們勇敢嗎？更我看不能算，這回到民航我們好不容易把他們動員到這裡來了，聽說他

們今天來開會明天還回去。我提議不要回去了，你們不要回去了，你們好好想一想這個行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要再回去了。

（江青同志插話：我們是你們的戰友，你們要尊重我們的意見。）

比如說三座門就有一些勇敢的同學衝進去了，你們不要再這樣做，我是不準備再去三座門了，明天不要去了。今天肖華，關鋒向同學們做了許多工作。希望這些工作不是白費的，他們的事情是很忙的，談幾個小時話是不易的，不能今晚說了，明天就不算了。今天盡說了些批評的話，有批評總比沒批評好，你們將來會知道這些批評是會有好處的，完了，散會。<sup>52</sup>

##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談話（1967.4.17.）

陳伯達同志：

- 一、外事口無產階級革命派要聯合起來，分幾個步驟達到目的，太急了也聯合不起來。要有步驟實現大聯合。比如先分別開一些聯席會議，一些具體問題還可以開一些聯席會議，不同團體，不同組織，開不同的聯席會議。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不要勉強要他取消意見，可不可以這樣？（眾答：可以）。不要互相攻擊，互相辱罵，不准武鬥。
- 二、外交部有關的國家機密，在座的同志知道了不要到大街上去貼。因為你貼出去，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蔣匪幫花錢買不到的機密，你們就無代價地供給他們了，這樣做不合適。請你們好好考慮一下。如果原來你們不知道嘛，就不要知道了，知道了幹什麼？
- 三、外交活動就不要衝擊它，國際性活動不要去衝擊，（戚本禹：例如

<sup>5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廣州，北京）要按照協定進行，國家的外事活動你們不要去衝擊，有意見可以提出來。

- 四、關於外交部長的問題，外交部長對外活動多，你們的活動最好不要去妨礙他的正常活動（戚：對外的活動）。他代表國家去進行的正常活動，不要去妨礙他，如果妨礙他正常活動，就不好了，（有人要求把這句話解釋一下。戚本禹說：你們也可以活動，他也可以活動。這還不夠清楚嗎？）妨礙他的正常活動，對國家不利，因為他是外交部長。
- 五、關於外事，關於陳毅的大字報，不要在街上貼，大字報最好去機關、去單位貼。（戚：揭露性的，長篇的大字報不要馬上上街，因為外國記者很注意這些，坐在汽車裡照相）不要給帝、修、蔣介石的情報機關利用。（戚：不要做義務情報員）最好在各機關、各學校貼。（戚有些問題不適宜貼的，可以給毛主席、林副主席、伯達同志、中央文革寫信。你們的信我們都有人認真研究）他是外交部長，不管外交部長職位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是國家主人，要有主人翁感，不是對陳毅個人負責，是對國家負責。
- 六、你們不要去揪陳毅同志，不要再到中南海去揪了，今天你們多少人去揪了，（眾答七百多人）不好，這影響不好，既往不咎，以後不要去。（戚：今天去也沒有錯，不要另外一派又要說你們錯了，錯了）對外文委要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把我打成反革命後臺，這是我最早知道工作組的問題，這點我要感謝張彥同志，可能大家聽了同志二字不舒服，我是順口說的，（戚：這是順口說的）張彥說沒有把人打成反革命，那麼，那裡來的反革命後臺，這麼大的問題，荒唐的問題，我也沒有去報復他。但是群眾去批判是對的，再提出他這個問題去計較，沒有意思。划不來。（戚：伯達同志的意思是藐視他。）

剛才大家提出要到外交部串聯的問題，不要去，也沒有必要。因為一串聯人就多，機關的經常工作就困難。外交部需要有正常工作，去年有一批學生到《人民日報》，占了五層會議室，說要與

《人民日報》辯論，要打倒唐平鑄，我是說服他們走，談了很久，絕大部分同學當天都走了，我說《人民日報》天天要出版，你們幾百人，住在辦公室，《人民日報》就不能很好出版了，這算是一個大道理。要保證外交部日常工作（戚：不止是外事口的學校，批陳聯絡站那麼多學校，都是上千人的，你們北航、北師大就兩萬多人，學校的人太多了，你們都要去，怎麼辦？）不必要去了，大字報可以送給他們貼，可以在機關裡貼，也可以送給本人。（延安兵團：留學生怎麼辦？）留學生進去幹什麼？（戚：陳毅不在外交部，你們進去幹什麼？）（學生：我們要參加大會）（戚：外交部本單位可以開自己的，你們開你們的。外交部不開放。）這是我們的意見，你們有意見可以保留。

七、要讓陳毅同志有改正自己觀點的機會。（眾：陳毅說上次檢查是逼出來的。）上次的檢查我們沒有逼他，是他逼我們的。他一定要我們去，我自一種好意，說了幾句話，說了幾句好話，今天他說不算了，我們可以讓他再思考，可能他現在又在想檢討，就不讓了，他可能又在寫檢討，也可能還說你們逼他的，但他檢討時，我們也可以再聽，聽了再說，聽聽看看。（戚：聽其言，觀其行）要幫助他。對陳毅同志還是要採取幫助態度。他說過許多不適當的話。（戚：那裡是不適當的話？是反動的話）他還可以收回來，陳毅是個詩人，但詩寫得不好，我也沒有看過多少。現在文學家說話，有時可以不算數的。他是浪漫主義文學家。（戚：他說他的話是算數的。）我是客觀地看他說的話，不一定算數。我這話，你們不能貼到街上去。別人要問外交部長說話怎麼不算數？（眾：陳毅說他自己直率。）（戚：直率有階級性的）還可以讓他檢討，但要自願，不要強迫，不要勉強，不一定採取揪的方法。揪這是個新發明。揪、砸我首先不贊成的。（戚：揪，揪是揪陳毅的錯誤，用這個揪字還是可以的，也可以浪漫主義一點）要科學的共產主義。毛主席是科學共產主義，是科學共產主義的繼承人，偉大的導師。為什麼一定要揪和砸呢？砸，幹什麼？砸了辦公室也沒有多大意思，人家

在辦公，一砸就沒有對立面了，變成一言堂，辯論不起來了。砸機器，砸桌椅更不好（戚：反動的）。「聯動」就是這樣，聯動是反動的，他們就是這樣砸「八·一」學校的。（眾：「聯動」後臺是誰？）我也不知道（戚：你們可以調查嘛，有材料可以揭發）。

八、要聽看幫。要按毛主席政策辦事，不要像趙太爺一樣不讓別人鬧革命。這是阿Q正傳裡趙太爺不讓阿Q革命，（戚：他們以前要革命，趙太爺不讓他們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也不要反過來當趙太爺。（戚：先造反的不要不許後造反的起來革命）。這個不高明，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齊：「造反不分先後」。）

九、外事工作是總理直接管的，領導的，有些人說和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麼關係，同文革小組沒有什麼關係。（戚：外事系統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革命小組經常關心的。）（眾：陳伯達同志是不是在主持外事？）哪裡，我這個人怎麼能搞外事，說話都說不清楚。（戚：中央文革同志還是經常在關心外事文化大革命的。）我今天關心了嘛。（學生：聽說總理、伯達同志管外事口？）（戚：中央委託總理管，沒有委託伯達管。）我是管不了外事的。（戚：康生到是過問的。）可以要求陳毅到群眾中去，不來可以等待。他要革命，總是要來的。剩下的問題讓戚本禹回答。我說的話可能不對，你們可以批評。我不怕群眾，所以來了。這些意見要你們很好考慮。（戚：回去還有兩篇文章要改，會議就開到這裡。我沒有話了，伯達同志已都講了。）你們要好好學習十六條，最根本的是精神，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革命是思想革命，無產階級思想革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每個人的頭腦要動起來，不能由別人代替。你們要靠自己教育自己，這是毛主席的教導。如果要當毛主席的好學生，就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自己教育自己。串連不可沒有，也不可太多。現在已經串聯相當多了，主要是本單位的鬥、批、改，現在要用頭腦，要坐下來，不要心裡老是慌慌的。不要到處去串聯，不要到處去衝。這是青年人的脾氣，只有這樣，心裡才舒服，但時間不可太長。現在要安下心來搞鬥、批、改，（戚：外

事口鬥爭很複雜，外事口的蓋子還是要揭開。）你們要學會做批判的工作，《人民日報》轉載的《文匯報》一篇文章，這是大批判、大聯合，要學會做批判工作，是不容易的。砸、揪是十分容易的，真正把問題批判深刻，是要花功夫的，要花艱苦的功夫。要革別人的命，同時也要革自己的命。革別人的命很痛快，革自己的命很痛苦（眾問：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誰聯繫，由誰管？）你們自己教育自己吧！

陳伯達同志在聽取彙報時有以下一段插話：

對外文委來了沒有？你們有幾派？（答：來了，有兩派）

自己批評，互相批評都可以，我贊成自我批評，不贊成批評對方，這句話我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不知道你們聽說過沒有。主要批評自己的缺點、錯誤，自己做了徹頭徹尾的自我批評，我們不要批評他了。同志們很好，接受我們的意見。

既然你們都是造反派，革命派，為什麼不能聯合起來，革命總有先後，革命總是由少數人搞起來，後來多的人參加，不要搞宗派主義。

火燒、炮轟是什麼意思，開始用意是好的，後來用亂了，還是用批判好。什麼叫炮轟，什麼叫火燒，什麼叫油炸。

陳伯達同志聽取彙報後，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很抱歉，我現在不太瞭解外事口的情況，本來我不應該講話，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今天到會是戚司令（指戚本禹同志）逼我的，戚本禹同志請我來幫忙的，我來幫不了什麼忙，既然也請了，我就來了一下。來了，算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把你們樓上樓下聯起來開會，這是良好的開端，是你們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中很好的現象，有不同意見，可以在一起討論，這是不是很好的現象？（眾：是，亂。外院批陳毅聯絡站一同學說：剛才我打了人，向首長承認錯誤。眾：他老打人。）

（戚：要去賠禮道歉）

伯達：以後就不要打了，打人是錯誤的。剛才已經承認錯誤就算了，不再計較了，以後不再這樣就行了，再打我就不管了。（戚：再打要追究。）

伯達：再打就要追究，老打是不行的，再打我就不管了，我寬大××無邊的。

戚本禹：言語不同，意思一致。

伯達：聽了大家講話，我有一點小小感性知識。

戚本禹：就喜歡小小的幾個字，（自稱）小小的老百姓，伯達同志不喜歡稱首長，以後不要叫他首長了。

伯達：我寫了幾條，念念，要記就記，不要貼我大街上。<sup>53</sup>

## 陳伯達關於北京發生打架事件的電話指示 （1967.4.18.）

### 【韓愛晶同志在紅代會傳達】

北京最近發生打架的事件，揪人的事情很多，很不好，現在大大地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希望你們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前幾天的講話都是有效的，北京的大專院校不能亂來，不考慮無產階級的紀律，我是很鄭重地提出這個意見的，希望你們幫忙向本校和其他院校多做工作。前幾天，我們說過北京應該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模範首都。什麼叫關心國家大事呢？反對無政府主義，這就是關心國家大事，希望大家在這方面多做工作，你們不要往外面派人再多，防止被別人利用，到外地去的聯絡員，除了中央批准的以外，都撤回來，大家都遵守中央的決定，回來，不然要犯很大的錯誤。我那天說過大反特反無政府主義，這條標語應該上街。<sup>54</sup>

<sup>53</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sup>54</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 陳伯達對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代表的講話 (1967.4.21)

巴黎公社的選舉就是要隨時撤換。袁世凱總統是搞兵變，暴動造出來的，四年一任不行，改成終生總統，還要一輩子做皇帝。民國五年就完蛋了。職務隨時可以撤換，用巴黎公社選舉商量解決，不要搞陰謀，造謠言，不要抬高自己，我們這個工作誰都可以做，學一、二天就可以了，要精簡機構，減少脫產，不是官僚機構就行，就是脫產也要勞動，你們怕得罪人，在我面前不敢互相批評，我走了就要互相打架。小的不同意見是經常的，大的不同意見就另說了。軍管撤走了，你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逐步地搞好商量，不要吵，如果一意孤行，群眾就可以罷免他。

希望你們帶頭做幾件事，各派都要作自我批評，開三天整風會，自己批評自己，不批評對方，你已經批評自己，別人就不批評你了，這是毛主席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如果不進行自我批評，就團結不了。可能就做得對，也有缺點……。造反派裡的好多派也都要採取這個態度，不是造反派也要採取這個態度，才能團結95%，如果不做自我批評，就會永遠吵下去。

過去劉、鄧路線挑動群眾鬥群眾，把一派打成反革命，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現在你們不應該在群眾中自己打自己，車間內部和車間生產是配合的，假如不齊心就影響生產。你們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大家團結一致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要群眾自己鬥爭自己，這一部分鬥爭另一部分，參加捍衛團的，要給出路。青年近衛軍曠工，一律不發工資，勞保條例是錯誤的，培養修正主義。

你們首先把捍衛團搞垮了，這是你們很大的貢獻，不要把你們的名譽搞垮了。

要看對待群眾的態度，不要唯成份論（有人說李希生是資本家出身），李希生個人出身是一個問題，是用人是另一個問題，群眾不同意



用，如果堅持用，那就錯了。

搞整風，大家平心靜氣，……你們造反派組織可以開聯席會，各派代表商量一些不同意見，不要吵架，現在你們產量少，品質也不一定搞得那麼好。要保證生產啊。

二次奪權，要不要二次奪權，你們可以改變一個口號，群眾討論一下，那些人不合適，可以換，不斷調整，採取各派協商，將來好了可以選舉。

只能上臺，不能下臺，這是不對的，你們普通工人可以當廠長，有大問題可以交到群眾中討論，不管是哪一派的，都有權力，你們不要搞包辦代替。階級敵人利用，提高警惕，國民黨憲兵、員警不要搞到組織內部來，對用壞人，李希生不管有沒有，要避免嫌疑。

要堅持八小時工作制，業餘時間鬧革命，脫產生產就要脫離群眾，你們脫離生產多，工人就造你們的反，你們就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給自己垮臺製造條件，長期脫產自己會腐化的。

大家要採取學習的態度，小學生的態度，我是你們的小學生，在某些方面，你們知道的東西比我多。當了權，做了什麼工作，當了什麼幹部，我們都要採取恭恭敬敬的小學生的態度，什麼事情都要協商，不要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別人。

李嘉才要參加生產，不要脫離生產，不要脫離群眾，出差要請假，你代表第一機床廠參加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可以當半年，不要當一輩子。我聽了王寶春同志彙報，我又來聽大家的意見，我聽過李嘉才同志一個多小時的彙報，總覺得他很誠實。李嘉才更應謙虛謹慎，對群眾的意見不要過早地下結論。我今天來，如果造成了你們之間更大的裂痕，我就犯了錯誤，你們可以反對我，可以提意見，我可能說的不符合你們廠的情況，可能有了很多錯，都可以批評。

李希生，大家對你有很多意見，應該做充分的自我批評。<sup>55</sup>

<sup>55</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 中央首長接見北京大學生中學生代表時的講話 (1967.4.21.)

陳伯達：現在我們來請教一下，聯動怎麼處理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向你們請教的。

江青：你們集中地考慮考慮聯動問題，其他問題慢慢可以說，對於聯動的小頭目怎麼辦啊？

同學：彙報了鬥聯動的情況。

陳伯達：你們是怎麼鬥的啊？你們參加了沒有？（開大會，參加了）。

戚本禹：你們怎麼鬥的？是文鬥還是武鬥的？（文鬥）有沒有架著？  
（同學：沒有）

陳伯達：坐噴氣式飛機沒有？（沒有）

同學：討論、爭論、內部問題。

江青：（聯動）對於你們來說，你們是受害者又是工作者，因此請你們來了，請你們直接提出一些方法來研究，當然要注意政策。今天我們特別來徵求你們的意見，怎麼樣對待聯動？對那被抓的聯動的小頭目怎麼處理？大家知道嗎？

同學：彙報了一些做聯動工作情況，談到造反派處於劣勢……。

陳伯達：同志們的批評我們接受，我們對中學運動關心的不夠。

江青：我還想提一個問題，聯動成了一個祕密組織了，是不是能讓他們公開如何？他們見不得人，只能在晚上幹，白天不能幹，你們能不能讓他們公開？你們可以討論。

陳伯達：是不是可以公開，給一個房子，給個電話呀？

江青：我們四月三日接見了一次，四月四日接見了一次，就分成二派對立，那不好。

（同學；搶著發言，比較亂）

陳伯達：守秩序守秩序，還沒有說完呢？

江青：我們是來研究問題的，不是吵架的，中學造反派怎麼沒解放啊？

現在是開會不要吵架，要文明一些，不要二人講話，二人講話就聽不清了。

（同學談到了亂扣帽子，扣反革命，反解放軍帽子等）

江青：把這些帽子全部摘掉，這些帽子不要戴，都是自己戴的，一律平反，不要吵，一律平反。

陳伯達：我講幾句吧，不要鼓掌了，我們不同意分四·三派、四·四派，從今晚上起我們要取消這個名字，我直到今晚上以前根本不知道四·三、四·四派，我不贊成分兩派，無產階級革命派只有一家。紅代會有缺點錯誤可以提出來，可以補充，不能拆臺，你們雙方各作自我批評，你們雙方都有所不正確吧！要作自我批評嘛，像這樣就不能解決大聯合與三大結合的問題了。你們就會走上邪路，雙方作自我批評是不太容易的，你們大家相互批評。雙方都相當夠了，要作自我批評。現在回到我們原來開的會議中心上來，現在來討論。如何對待聯動的政策問題。現在大家腦子要冷靜一下來討論對聯動政策問題。

（同學說要把後臺公開出來。）

陳伯達：你們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不是把後臺揪出來就解決問題了。聯動代表一種反動思潮，要解決思潮問題，不是揪出後臺就解決了。現在我建議江青同志給大家講話。

江青：我聽了小將們的意見，我同意陳伯達同志意見，不要打內戰了，打內戰不解決問題，你們之間可能有是非問題，有些原則的問題不能打內戰了，要相互多作自我批評，檢查自己，比方我和陳伯達同志吧，多作自我批評，我批評我，陳伯達批評他，這樣我們就團結好了嘛，有時我們也要吵了幾句，但自我批評就好了嘛，就解決問題了。陳伯達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評是個好方法，很好，不要打內戰，這樣，聯動可高興了，敵人可高興了。剛才你們提出了老紅衛兵，什麼聯動分子又是親聯分子，這樣就把聯動說得那麼多，本來不多，給你們這麼一說就多了。不要叫老紅衛兵，才幾個月就老了。也不要說親聯分子，這樣就擴大它們的隊伍。

我過去說過西糾還是做過好事，是有所功勳的，後來做了壞事，打了你們，我們就幫助你們，對他們一小撮實行專政，他們後來就罵我，我不怕，罵我，怕罵我還是一個革命派，我現在精神不是很好嗎？對聯動我提個建議讓他們公開吧，給他們一個房子，承認他們。他們沒有多少，不要去衝他們，你們有沒有這種氣魄嗎？（眾：有！）他們不敢公開活動，夜裡活動白天不敢出來，喝酒，吃貓肉，白天睡覺，晚上出來，戴上個大口罩進行活動，幹見不得人的事情，你們造反派要不要拉他們一把呀！（要！）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們造反派不是劣勢，只要你們不要打內戰團結起來，你們不是劣勢，他們沒有幾個人，讓他們出來，要拉他們一把，不要讓他們頹廢墮落。要讓他們公開化，要多做思想工作。他們過去還裝備挺強，摩托車、軍大衣，這沒有什麼，什麼綱領那是嚇人的，脫離群眾的，沒有什麼用的，清華的老紅衛兵，對老紅衛兵我們還想接見他們，我們還想接見聯動，他們是青年人嗎？還是給他們出路的嗎！青年人我就不相信，他們不能改正。我沒有接見過他們，陳伯達同志比我強，陳伯達同志還接見了西糾，比我強嘛。我沒有你們批准我不敢去接見嘛，你們可能要說江青去接見聯動了，和我們不親了啦！聯動不但北京有，其他地方也有，這不但和父母有關，有些父母不是黑幫照樣還是聯動，這主要是等級，級別關係。我爸爸多少級我媽媽是多少級，這是主要的、反動的。我建議你們把他們（指被抓的聯動小頭目）放出來，現在他們很可憐，上墳去了，學封建主義一套，在天安門前集合到八寶山上墳，然後到頤和院去打人，八寶山那裡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議你們讓他們公開化，把那些小頭目放出來，給他們房子，給他們電話，讓他們把牌子掛出來，什麼聯合行動委員會。

陳伯達：這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第一個措施，這是補臺的第一個措施。對於你們被扣反革命、反解放軍的帽子都摘掉要平反。

江青：對解放軍有意見可提出來批評嘛，正確的解放軍是會接受的。

康生：同志們、戰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我每次接見你們時我總在想，我什麼時候能長到你們這麼大啊，（陳伯達：過去了回不來了。）（江青：老少年）（張春橋：老紅衛兵了）。我不管你們，你們說得對，說錯了，你們文鬥也好，武鬥也好，我從你們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我總是十分羨慕你們啊，在你們這麼年輕的時候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多麼幸福啊，我們在你們那麼年輕的時候沒有你們那樣幸福嘛，我們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希望了。你們有雄心壯志，甚至在打架時也有雄心壯志。我同意江青同志的講話，我聽了同志們的講話，有個毛病，一方面說聯動是反動組織，另一方面又說聯動那麼多，我說不可能，壞人只是一小撮，好人是大多數的，廣州說聯動有一萬多人，不可能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怎麼可能會有那麼多人。他們的政治宣傳可多了，但我們造反派不能信他那一套，你們要像林彪同志講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不要怕聯動，讓他們公開以後我們可以看得更清，這一個方面不要錯誤估計形勢，第二個不要替他們擴大隊伍，不要把老紅衛兵和聯動聯合起來，這是對紅衛兵侮辱，不要講老紅衛兵，那有老紅衛兵，我是比你們老，上海紅衛兵送給我們許多袖章我才是老紅衛兵。就算去年八月成立吧，怎麼就老了啦！長鬍子啦。不要說親聯派，幫他們擴大隊伍，幫他們的忙了，對那些青年講了錯話，話講不對不要說親聯分子，就策略來講那是很不策略。你們有雄心壯志，為什麼不能做思想工作，他們說我老子打下了天下，我老子解放了你的老子，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完全否定了勞動人民的；第二把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否定了，天下是他老子打下的，那麼，毛主席和黨的領導到那兒去了，勞動人民到那兒去了，我想，你們可以去做一些思想工作，講清這些道理，不是一次就能解決了的，你說了一次就過來那是不是真的，要加強政治工作。你們要揪出後臺，不是揪出後臺就行了。陳伯達同志講了，聯動是種反動思潮，報紙上不是提出了劉鄧了嗎？你們不是講到劉鄧了嗎？揪

出後臺不能解決問題，這是階級鬥爭，這是政治鬥爭。上面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方面陳伯達同志和江青同志都講了不要分四·三派、四·四派，同志們要好好地吧毛主席接班人五個條件學習一下，第一點第二點要努力學好毛澤東思想，第三條，就是要團結人，只要不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要團結他們，幫助他們，也要注意民主，青年人火氣大，一聽不同意見就吵起來，這好像是賭氣，實際上是沒有力氣的，你有理，讓別人講完了嗎，你批判嘛。五條中講了民主十分重要，沒有民主不能團結廣大群眾。我們中央文革不是和你們商量了嘛，我們在和你們說話，沒跟你們吵嘛。當然我們可能民主的不夠，在五條中還有一條最重要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經常在思想上解決問題，團結不同的意見的人，要有民主，這樣內戰就打不起來了，你們在這兒打內戰，說了以後不打了，可是出去以後就又把打起來了，這就不好嘛，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謝富治：我完全同意、支持江青同志講話和康生同志講話。聽聽你們小將們的講話以後如康生同志說的，我們很高興，吵吵鬧鬧，我們變年輕了（江青：我就是變年輕了，我思想上就是年輕，和你們在一起，歡迎不歡迎？（眾：歡迎！））剛才江青講了我們是年輕了，我們要按中央精神辦事，我沒有其他什麼話可講，主要是按照江青同志昨天講話，「十條」「八條」的關係如何處理，要批評與自我批評，好好地學習一下，坐下來學習一下，然後結合本單位怎麼辦，該批評就批評，該自我批評就自我批評。聯動的問題是個大問題，我和你們一樣是和聯動幹的。要對反動的傢伙專政，專政什麼時候都可以專政，要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少數。有多種方法，專政是一種方法，更主要的是大家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團結爭取多數，打擊少數，這次江青同志找小將們商量，今天這麼多人沒有好好地商量，你們回去，要結合江青講話，要研究研究怎麼辦。你們造反派內部的問題，要解決嘛，退出聯動的回去要歡迎嘛，要補臺嘛。（江青同志：補臺，補

臺。）沒有參加的，應該參加進去，應該有一份，主要的一份。

康生：我插一句話，不要口號上補臺，行動拆臺。

陳伯達：我來講幾句，第一對於聯動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要接見聯動，你們不要大吃一驚（江青：他們反對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接見他們，我們有責任嘛，尤其我有責任）。你們不要說我們中央文革小組向他們投降了，我們是考慮到這個問題的，對於聯動的頭頭要放出來，不要怕聯動，聯動是個軟弱組織，是一個要死亡的組織，長不了，讓他們公開出來不是活得更長了，而是活得更短了。你們批判，你們要批判，批判血統論把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領會提高一步，要把思想批判提高一步，你們說得對，我們相信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能勝利。你們要作思想工作，你們怕不怕做思想工作啊？（不怕）（江青：西城區把四·三派開除了，真有這事嘛，不對嘛那就錯了，這樣吧，開除的，退出的，統統地回去，好不好啊？（眾：好！）把頭頭放出來還有許多事情做的，好吧，講完了，散會。<sup>56</sup>

## 中央首長接見獲釋的「聯動」分子時的講話 (1967.4.22.)

【被關押（扣留）的一百四十多名「聯動」分子出席】

伯達：請江青同志講話。

江青：

聽說你們有些人罵我，說我這個人不好。（眾答：沒有。）有點不好，就是見你們太少了，對你們幫助太少了。前一個時期我有病，沒有

<sup>5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見你們，我有責任。委屈了你們。主席說立刻釋放你們（眾呼：毛主席萬歲！很多學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個會都打斷了，請來了總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謝富治、王力等同志都來了。和你們見一見。

（眾：拍手）你們也不要寫自我檢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後如果你們還要「聯動」還可以把牌子掛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復你們原來的紅衛兵組織，如北大附中「紅旗」，清華附中「紅衛兵」，回去恢復你們的組織搞革命。搞革命犯點錯誤不要緊，這個錯誤我們的責任大，有個同學叫彭小蒙寫了兩次信給我，說劉萬平的問題，我也不清楚這個人，派了一個記者去瞭解一下。

還是我責任大，對你們幫助少，你們去八寶山上墳，搞頹廢主義。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你們還半夜裡出來喝酒，吃貓肉。你們關了多久了？（答：一百多天了，有的答兩個月），允許你們學習主席著作嗎？（答：允許）虐待你們沒有呀？（答：沒有）責任我們負得多，教育的不夠！你們寫過一副對聯「為革命召之即來」，有點才氣。你們回去以後，再恢復你們的組織。如北大附中的「紅旗」，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傳達的怎麼樣，總之，主席很關心你們。你們犯了一些錯誤，希望你們和劉鄧路線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

伯達：

江青同志講的很清楚了。毛主席下命令把你們放出來。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沒做好。（江青同志插話：昨天和其他同學講時未講主席的命令，我們的意思是怕強加給你們。）大家出去絕不能用主席的命令去壓他們。你們犯的錯誤是很大的。在座的我和你們打過交道，也有西糾的。（江青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後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了嘛。）犯了錯誤會使今後謹慎些，避免犯錯誤了。你們「聯動」是有思想基礎的，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什麼「血統論」，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時你們說有三萬人，有的說有十萬人要我辯論，我去了又沒有辯論，你們有沒有這種說法？（未答）你們當時



這種說法是反動的社會思潮，這就是反動的思潮，是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思想有聯繫的，是從那裡發出的？黨內有部分幹部長期在機關脫離群眾，沒有看到群眾，有相當的人不瞭解群眾。傳說你們看見別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當流氓打，因為你們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們的父母在遊擊戰爭中，經常穿破衣服，沒有鞋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代表了特權階層，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不是馬列主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反馬列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了。他們挑動群眾鬥群眾，隨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來很快就糾正了。不能包辦代替嘛！毛主席從來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提倡包辦代替，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群眾當成「阿斗」。他們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了。國民黨的「訓政」就是教訓群眾，結果使中國快亡了，這就是結果。中國共產黨救了中國，其中有你們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這主要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不能記在你的，他的父母帳上，要看到廣大的工人農民群眾，看到階級，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武裝起來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江山，不是個人的。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這點要充分警惕。劉少奇就是壓制群眾，把國民黨的訓政搬出來，把群眾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們提倡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從劉少奇那裡來的，還有鄧小平的女兒也說要高幹子弟掌權。你們抄了劉鄧的口號。江青說過這是封建的世襲制度。掌不掌權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給你權，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這是一種思潮，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害了你們。我們見面少，對你們幫助少。聽說你們搞了頹廢的生活，養了毛驢，養了狗，八一學校搞得亂七八糟，學校破壞的厲害，破壞得多的是幹部子弟學校。你們不知道老百姓怎麼勞動的，你們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窩窩頭是那裡來的。你們接近群眾太少，只在幹部子弟中來來往往，要吃虧的。說了你們服氣不服氣（答：服氣）不服氣可以辯論。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給你們帶來損害。現在有剝削階級，同時有高薪階層。很多特

殊的生活，特別是「八一」，「十一」等學校給你們很大害處，使你們脫離了群眾，現在回過頭來好，中國有句古話：「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們並不是浪子，將來可能成為寶貴的財富。現在回過頭來很寶貴的，能不能成為寶貴的財富，要看你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對勞動人民的態度，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將來沒犯錯誤的人不一定如你們，看你們的態度，但不是你們就對了。

對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樣殘暴的手段，你們是從舊的最壞的小說裡學來的吧？我們過去沒用過什麼揪砸，你們不是走一條正路。毛主席講科學，講實事求是。你們靠打砸搶怎樣能搞好我們的事業，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在座的有些是上當的，有些同學你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成了「聯動」。

要好好的領會毛澤東思想，重新做人，這樣是不是妥當，有沒有污辱你們，（答：沒有）你們的願望是好的，但客觀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聯動」的名詞不反動，但綱領是反動的，代表反動的思潮。（江青同志插話，如果你們還要掛「聯動」的牌子的話，我給你們交通，汽車，印刷等。父母革命兒女不一定革命，父母不革命兒女可以革命，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我相信你們能夠革命。）父母有問題不要緊，國家可以培養你們，他們不革命，你們可以革命嘛！什麼「老子反動兒混蛋」要給人家一個出路嘛！祖父母可能是大官僚、大軍閥，父母可能就革命了嘛！要看實際行動，不能看父母的出身。不要把父母的功績吃一輩子，他們做好事、做壞事是一回事，你們做好事、做壞事又是一回事。反動血統論是封建的思潮，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長期的。（江青同志插話：你們過去犯的錯誤，應該我們負，不要搞請罪，寫悔過書，主席最反對請罪，今後好好幹革命就是了。）大家都在搞整風，你們可以回到學校去搞整風，灌輸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批評，對你們來說，要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你們過去犯的錯誤一筆勾銷。（江青同志插話：什麼手續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們就可以回家去。）（眾：長時間歡呼毛主席萬歲！）

## 康生同志講話

我沒有更多的話講，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的講話我同意。毛主席的寬大政策，使我想到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實在是幸福的。我經常這樣想，年輕要像你們這樣，是真夠幸福的，大家要珍惜愛惜這個幸福。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要有雄心壯志。今天毛主席的決定，可以看出領袖是多麼的偉大。（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你們有沒有革命的雄心壯志。（眾答：有！）我也相信你們有，既然有，那麼有沒有勇氣，敢不敢承認在過去短短的時間犯的錯誤。（答：敢）看一個人有沒有勇氣，其中有一條就是勇於承認錯誤。過去我看醫生，看他是否承認三個字，承認就是好醫生。看了病不懂就說不懂；看懂了，沒有把握搞好，就說不能，治錯了敢不敢說不對。敢於說三個不字是好醫生，不敢說三個不字，就不是好醫生。我們要敢於承認錯誤，我們生活在毛澤東時代要敢於承認。第二，就是要敢改正錯誤，回去以後，有的人會說句把閒話，你們回去別人不會放鞭炮歡迎你們的。這個說閒話，那個說閒話，有的人不敢沾你們的邊，怕說親「聯動」。有的時候還要打一打架。這些都阻礙你們改正錯誤，你們要做好準備，有勇敢精神。主席的政策是一看二幫。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有本領的人，不是不犯錯誤的，犯了就改正。犯了錯誤也是一個鍛鍊，只要你們改正，相信你們會革命的，可以成為毛澤東時代的好青年。

## 周總理講話

江青、伯達、康生同志講得很好。的確生長在毛澤東時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寬大，犯了錯誤，給你改正的機會。錯誤的原因有家庭的關係、社會的關係、學校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有責任，你們又沒有政治鬥爭經驗。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發源地，寫了三論「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說是好文章，可是三個同學後來都有聯動思想。可以說，你們落伍了。除了家庭、社會的原因以外，我們見你們少了，對你們幫助不夠。（江青同志插話：我們對西糾的評價是：西糾初期還是有

功績的，但後來就不像話了。）後來對你們管得就少了。過去責任盡得不夠，今後我們幫助你們，不但是你們還有你們的家庭，還有社會，今後加強我們的責任。我是沒有兒女的，我到八一學校參觀後，才知道你們這樣特殊。我有個姪女在八一學校，雖然不是「聯動」，但有「聯動」思想，在中南海北門罵解放軍說：「就是你們把我們同學抓起來的。」解放軍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們全家批評了她，讓她學習了一個星期毛主席著作，後來讓她回八一學校，她參加了反「聯動」，成了造反派。你們一定要改，我們已經是老頭子了，有了錯誤還要改！

家庭這關要過好。家庭有兩種，一種是有的父母不贊成你們，罵你們甚至打你們，當然我們不贊成打羅！但生起氣來打幾下也是有的，你們要受得住，做錯了自己承擔責任；另一種是疼愛你們，溺愛你們，你們回去後，大哭一場不見得好，不要一回家溫暖了，就舊病復發。將來準備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見一見，談一談。家庭這關要過好。

我到廣州去了一趟，廣州有個上萬人的「主義兵」有「聯動」思想，我不主張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幾個頭頭抓起來就行了。回來以後和主席談了談，主席說：「根本不用抓。」我們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還有一類家庭，父母犯了錯誤，被鬥。那不要緊，你們是國家的財富，可以到公安部說一下，國家管你們，總會讓你們學習的。

到學校那就更困難了，他們知道你們被捕過、拘留過，甚至有的同學把你們扭送到公安部。當然我們要做工作，你們也要做工作。不要因為過去他們扭送你們，回去後就報復；但也不要氣餒。見了他們，既不自卑，也不要覺得了不起，好像我坐過監獄。要平心靜氣，叫別人感到誠懇，使同學們生不起氣來。

不要請罪。請罪是封建主義的產物。錯了改正就行了。要有自我批評，還要能聽別人的批評。回去以後勸說有聯動思想的孩子改過。這也是將功補過。你們受過拘留，自己改好了，還要說服他們改好。你們在學校裡參加戰鬥組織，要成為表率，成為革命造反派。我和江青同志在二十日講過「紅衛兵」萬歲！你們要把「紅衛兵」光榮的旗幟再舉起

來！要真正舉得高，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紅衛兵」。把自己過去的過失補上。

（有的同學遞條子，提到破四舊的問題）周總理接著說：

現在不忙破四舊。好好讀點書，談一談，做一點批評自我批評，把家庭，學校關係搞好。再過十天半月後把你們的父母一起找來談談。過去談得少，今後多談一點把經驗總結一下。

我們相信你們的大多數是會改好的，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你們跌了跤是有代價的，最後希望你們聽我們全黨全國的副統帥林副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江青同志插話：已發給紅衛兵戰士的文件，統統發給你們。你們不要把自己劃成一個小團體，會引起誤會。你們自己考慮。

康生同志插話：不要自封自己是老紅衛兵，也不要有自卑感。才十個月，有什麼老啊！

康生同志見一個學生留有小鬍子便說：把小鬍子去掉。你們同意的話，我也把小鬍子去掉。<sup>57</sup>

##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的講話（1967.4.30.）

【時間：凌晨】

<sup>5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 伯達同志講話

我叫陳伯達，你們大概還不認得吧。我的上級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級是汪東興同志，我這個老百姓是歸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來跟你們這些人民勤務員見見面。因為你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是人民嘛，你們是管我們這些人民的。我向你們作了很多辛苦工作的人民勤務員致敬意！

汪東興同志和戚本禹同志都說你們很辛苦，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又沒人來看你們，又沒有人來給你們報告，你們有很多困難，又沒有來幫助你們解決。我們很抱歉，我代表文化革命小組全體同志向你們問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們問好！代表康生同志向你們問好！代表中央辦公廳汪東興同志向你們問好！你們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寫信給汪東興同志或者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

你們都是新到北京來不久的吧，都是各地來的吧？（汪東興：都是各地來的，哪裡都有，還有西藏的，還有海南島的。戚本禹：來自五湖四海。）這個很好，你們可以互相交流經驗。（汪東興：還有國家機關來的，已經搞了快一年了。）你們這個接待站是一個很好的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可以經常地向群眾學習，又可以互相學習，雖然辛苦一點，但是對你們將來不論作什麼工作都是有好處的。就這樣子吧。（戚本禹，再多說一些吧，既來之，則安之。）你們接待站如果碰到我這樣的人可能就困難了，話很不通，我要說情況又說不清楚，你們聽不懂，碰到這類的事情就很困難了，有這些困難吧？（答：聽得懂。）今天你們算接待我們吧，算是作了一次很大的招待，你們這麼多人招待我們幾個人，謝謝你們的好意吧！

這個工作的確是辛苦一點，跟人家談話，有各種複雜的意見，但是可以取得很多經驗。接觸了跟全體七億人口有關係的人。所有的問題請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請這個司令官上任。再見啦！

## 戚本禹同志講話

剛才聽了很多情況，我負責把這些情況回去向小組反映。還有你們

對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見，這些問題，接待站的領導同志、汪東興同志都在，他們會負責解決的。

本來是今天要我來談形勢。我想先聽聽大家對形勢的看法，大家談了一些，談了些很好的意見，因為這個問題小組也沒有專門談，我可以談一些看法，但都是自己的看法，沒有很好和小組同志們商量，可能有錯誤的地方，只是供大家參考。

目前形勢，我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形勢是很好的。具體來說：第一，從今年四月以來的大批判，這是我們黨的現在的頭等大事，整個世界都在關心這件事情，因為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個大問題，決定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個大問題，對於世界革命也是有重要的意義的。從十七年以來，我們國家裡面，我們黨裡面，始終存在這麼一個問題，同志們剛才提到了，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中國向那裡去？走什麼道路？不僅是十七年來，從歷史根源來說，從抗日戰爭以後，就存在這個問題，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是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呢，還是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究竟走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一直存在這麼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總的解決的時候了。什麼《海瑞罷官》哪，什麼翦伯贊哪，都是輿論準備，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什麼吳晗問題、鄧拓問題，這都是前哨戰，真正的決戰，大的戰役，是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內）不是很理解的。甚至去年毛主席提出有的（赫魯曉夫式的）人正在被培養成為接班人，睡在我們身邊，我們很多同志還不理解。當然有很多同志是理解的，他們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據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感到中央第一個接班人是反對毛主席的，感到黨有分裂的危險，他們哭過好幾次，很高的負責同志哭過好幾次。他們這完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他們為中國的命運擔憂，為黨的命運擔憂。但是我們很多同志不理解，甚至毛主席提出來他們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為我們接班人，還不理解。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個時候還不知道這個大字報是幹什麼的，說的是誰，還不清楚。還有的同志，到現在為止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

事情。所以理解這個大的鬥爭，不是很容易的。我們自己究竟到現在到底理解了沒有？的確可以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是否充分理解了，我自己觸及了靈魂了嗎，我自己恐怕到現在還不是充分理解了這個問題的，這是很大的問題哪！

劉、鄧、陶、彭、羅、陸、楊這些，他長期在黨內形成一股反對毛主席的力量，國內國外都有他的社會基礎，國外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支持他們，他們有些人甚至於與修正主義有密切聯繫的，國內有地、富、反、壞、右，有資產階級支持他們。所以毛主席那時老提這個問題，他出去到外省以後，就提出辛亥革命以後蔡鍔在雲南反對袁世凱，提出中央如果發生修正主義怎麼辦，他到好幾個省都提出這個問題。當時我們有的同志覺得這是說笑話，中央還能出修正主義嗎？以為毛主席在講故事。大家都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這是清楚的，有勁頭的，但是對自己國內的修正主義認識不清楚。毛主席再三警告，再三提出。十中全會提出階級鬥爭的號召，還是不理解，有的現在還不理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很好地緊緊地跟著毛主席思想，我們是有距離的，過去有距離，現在還是有距離的。

在十幾年以來，他們已經把很多要害部門都掌握了。一大批叛徒，這次紅衛兵挖出來大批叛徒。你拿中央辦公廳來說，主任楊尚昆、副主任曾三之類，都是修正主義的，堅決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都是他們的死黨；還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壞事，他就提出「劉公還不造反哪？」所謂劉公就是劉少奇啊！「反了吧！還不反！」他就著急了，要跳出來。就是小小的秘書室，過去我待過的秘書室，這次挖出來陳炳函，是個叛徒，歷史上變過節的叛徒，當主任嘛，管這個來信來訪的，很危險的。工交口、農業口、文教口，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門、重要崗位，都是他們佔領著。黨的三大重要部門，一個宣傳部，一個組織部，一個辦公廳，這三個部門都是他們掌握的。所以，劉少奇為什麼敢於六二年提出毛主席的調查研究過時了，什麼不能下去蹲點就靠邊站吧，那都是有所指的，矛頭指的很清楚了。居然提出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教條主義呀，當時這樣的囂張，這樣公開地把矛頭指向毛主席，猖狂地反對毛主席。我



們很多同志是沒有警覺的，有的同志就是看到了就哭嘛！看了以後感覺到黨要分裂，我們很多同志聽了也看了，卻麻木不仁。

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特別是經過從去年十二月份就開始的，今年四月進到高潮的這麼一個大批判，全黨、全民、全軍把這個蓋子揭開了，進行群眾性批判，寫了很多好文章，有很多好的發言。經過這麼一個大批判，很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由理解不深刻到逐漸深刻，這是很大的事情。你們看看最近的很多批判，我們黨的、我們群眾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從來沒有提高到這麼個高度，所以形勢大好。我們黨內，革命群眾，紅衛兵小將、大中學生、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從來沒有這麼高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今天《光明日報》有一篇清華大學兩個小將寫的文章，用列寧的觀點、毛主席的觀點批判劉少奇的《人的階級性》，那是水準很高的一篇文章，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這樣文章是寫不出來的，這標誌我們的接班人、我們的青年一代已經水準提的很高，相當高的水準。這篇文章並沒有經過什麼很多人加工修改的，就是他們寫的。這是舉例。很多小將在革命大批判裡的發言是很感動人的，思想覺悟提高到過去沒有的高度。不僅批判，而且他們的行動很值得我們學習，他們挖叛徒集團，那是千辛萬苦，我聽過他們一次彙報，他們找過去國民黨的報紙登的叛徒的「反共啟事」，三天三晚上不睡覺，就是幾個人一張張報紙翻，在舊報紙堆裡面鑽進去，一天吃一頓飯，把飯帶到圖書館裡去，咬一口冷饅頭，吃了後就晝夜拼命地幹。翻出以後他還去一個人一個人對口，那是無頭案，那比我們這個接待工作困難多啦，我們接待工作人家送上門來，他那還去找啊！這個人是王某某，是李某某，張三李四，是誰呀？這個人改名了，現在又在那裡工作？去找呀，找到一個線索再擴大線索，比方找到劉瀾濤這個人，他就去擴大線索，這個人是誰，那個人是誰，這個人叫什麼。找到以後人家還不知道，還得到原籍去找，原籍不知道再到哪裡找，那真是千辛萬苦，翻山越嶺啊。有的革命小將翻山越嶺掉到溝裡去了，掉到溝裡去又爬起來，又繼續走，他一步一步去走的呀！有一個小將說有一晚上翻山越嶺掉溝裡沒有摔死，沒摔死，爬也爬不出來，天也很黑，他爬好幾次也沒爬上來，天快亮了才爬上來，爬上來還毫不氣餒，還要繼續前進。找

到這個人以後，人家不肯向你談，你沒有介紹信，談黨內問題要黨的組織介紹信，你沒有，我怎麼和你談呢？那小將就跟他講道理：我們沒有介紹信，你看我們是紅衛兵，相信我們，我們這事情很重要，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了很多道理，講的那些人都感動得流淚了，說：行，行，你沒有介紹信我也給談了，你這革命小將是好人。這樣談一點材料，談一點材料以後就擴大。我聽了以後實在非常感動，我想你們聽了以後也非常感動，你們叫他們給你們講講。就這樣把一個一個叛徒挖出來。他們也頂負責的，是不是叛徒，不是就不是，並不是你說叛徒就叛徒的，不是的話，還給翻案；哪個人好，還表揚，劉格平就是他們表揚的。挖出叛徒，表揚好的，做了大量工作，在大批判中建立了功勳，提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我們看到這些現象，看到這些新生事物，我們感到我們國家前途、我們的接班人是可靠的，是有保證的，我們國家不會走蘇聯修正主義道路，這是最好的形勢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奪權鬥爭，毛主席講三、四、五月份見眉目嘛，現在是有個眉目了。奪權，很多省市他的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維護毛主席路線的人手裡，而是掌握在維護劉、鄧路線的人手裡的，甚至掌握在叛徒手裡邊。像西北局的劉瀾濤，那就是個大叛徒，掌握在這些人手裡。像山西的衛恒，也是個大叛徒。那麼這要向他們奪權。這個奪權，很多省市，有的已經奪權勝利，像六大省市山西、北京、上海、黑龍江、貴州。有的兩派鬥爭很激烈的，現在取得了初步勝利。青海付出了很大代價，青海、內蒙、福建最近局勢明朗化了，由兩派鬥爭激烈到明朗化了，河南看起來，也是有希望的。就是毛主席路線得到勝利的省，也就多了，已經取得勝利的省份在鞏固這個勝利擴大這個勝利，沒有取得勝利的省份，現在局勢逐漸明朗化，經過了嚴重的鬥爭，局勢明朗化了。

青海是很典型的，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革命派受到武裝的鎮壓，發生很大的慘案，很多小將給打死時，他們要求面向東方，面向毛主席，喊著口號倒下去的，是可歌可泣的。由於他們的犧牲，使中央瞭解了青海的情況，他們（指趙永夫等一小撮人）封鎖消息。司令員劉賢權是個很好的同志，從井岡山就跟著毛主席。他自己被關起來，被打，但他

不考慮自己的問題，通過各種方式向中央反映情況。他寫了一封很好的信，有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的信，要蘭州軍區直發中央，但被全軍文革辦來信來訪的人壓了。如果他那個信件能夠很快送到中央手裡的話，青海的慘案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你們的任務的確很光榮也很艱巨，只要壓了一件很關鍵的東西的話，就要給黨、給人民造成損失。全軍文革處理來信來訪的辦公室，如果只要很好把這封信，因為林彪同志認識這個人，只要送到林總那兒去，送到毛主席那裡去，這個事件就可以避免。因為中央對這個地方有瞭解。這一點應該表揚你們西北組管青海的同志，他們在發生慘案以後，反映了一些情況，當然中央決定調查不是根據他的反映了，但他的反映起了作用，我們看到了。我們小組當時提出青海問題，根據七八個材料，這個材料也是當中一個，這個材料上邊還有我們寫的字，我們把這些材料提到毛主席、林總那裡去，毛主席看了後，指示要調查，指示怎麼樣調查，很具體，調查哪幾個關鍵，很具體。你們在這個重大鬥爭裡邊，你們接待室起了作用。當然你們剛才同志講了，不是為了表揚做工作，但是這件事情是應該表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接待青海來訪的同志表示感謝！

像青海最近就可以搞革命「三結合」了，局勢很明朗，壞事也可以變好事，經過一個大鬥爭以後，反而會把事情搞清楚。當然我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我們也不怕，第一，我們反對，第二，壞事也可以變好事。內蒙也發生很大事情，首先開槍的是內蒙，軍隊裡壞人，向群眾開槍了，打死了韓桐嘛。後來又抓了很多人，大肆逮捕。你們說那裡邊都是好人，那也不是，極少數是不好的人，大多數是革命群眾，好的革命群眾，堅定的左派。中央經過了詳細的充分調查研究以後，批評了內蒙軍區，給內蒙革命群眾平了反。他們現在還在鬧，還有人支持的，但挑撥不了幾天了，情況基本上清楚的，明朗了。大凡這些地方，經過大反復的地方，都是很有希望的。青海幹部就用不完，革命幹部用不完，很多，你找「三結合」的對象很多。所以要把劉賢權調到內蒙去。得力的幹部很多，堅決維護毛主席路線的幹部很多，經過考驗，信得過的幹部很多。內蒙也是這樣，有上千的好的幹部。最近四川

也發生了大的反復，四川也是有希望的，四川劉結挺，宜賓地委書記，做省委書記不一定比李井泉做的壞，肯定比他做得好，因為他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他雖然是地委書記，但是維護毛主席路線的，李井泉雖然是省委書記，又是西南局書記，可他是執行劉、鄧路線的。所以四川不缺幹部，「三結合」的對象很多，很優秀的幹部。

河南最近鬥爭也是很激烈，凡是這些地方都是有希望的，不要擔心來人很多，很麻煩，那沒有什麼，很有希望。凡是那些不明朗的地方，你說運動起來也起來，沒起來也沒起來，反正都是不清楚的地方反而難辦，真正鬥爭激烈的地方好辦。弄不清楚，情況不明，這些地方的確難以表態，你們叫「和稀泥」，我說不叫「和稀泥」，不表態，怎麼叫和稀泥呢？不清楚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講的嘛！那不叫「和稀泥」，叫我們去也不好表態，不清楚嘛，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現在還有不少地方還不明朗，不清楚，有些地方，你們接待是沒辦法表態的，你們表態那是個問題，表態表錯了，支援錯了是個問題，可以不表態，可以說我們不清楚，可以負責向中央反映情況，但是鬥爭要依靠你們自己回去鬥爭，這裡不能解決問題，讓他們回去參加鬥爭。河南問題，中央最近要開會的，召集雙方代表人物來座談。反正你們過去說軍區宣布哪個組織非法，你們就支援，恐怕不行。現在不這麼做了吧？（答：現在不了）。現在不了，那好啦，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要表態，不叫「和稀泥」，不清楚，怎麼能表態呢？瞎表態怎麼行呢？河南情況表態是不嚴肅的，你不清楚那派對，那派不對，軍區對，支持軍區，到底支持對不對？也不清楚。

剛才表揚了（反映）青海（問題），你們有一個地方的確是應該自己觸及一下靈魂的，人家造你們的反，你們覺得很不舒服，那你們過去有些地方幫助，實際上是站在群眾對立的，甚至我聽到反映，看到信件，說到你們接待室抓人，你們協助他們抓人，這個事情究竟有沒有？你們幫助把人抓走的，這事情有嗎？（答：公安部批的）。公安部批，他批的不對，你們應當提出來嘛！（有同志說：接待室領導同意的）。你們可以給室提意見，他們可以檢查，也可以給我們提出意見，說中央

小組沒有管，但是你們自己應該檢查一下，看到這件事情，不來管一下呢？你們說地質學院不好，造你們反，但地質學院這些學生是有風格的，地質學院他自己出糧票，就是保護這些人，他聽了以後是革命的，他們就保護，公安部來抓人，他不讓抓，藏起來，沒有地方睡覺，一個小床睡兩個人，沒有吃飯的，他自己買兩個小饅頭，你一個，我一個。所以康老、總理表揚了他們，說他們是水滸傳裡的英雄好漢作風，小旋風柴進嘛！柴進就是專門搜羅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質學院就有這麼個風格，專門搜羅造反的革命群眾，我們首先知道抓人，不是從其他方面，首先是從地質學院，他們打電話給我們，打電話的學生都哭了，一面哭，一面講，說四川來抓人，抓的是好人，帶手銬送走了，是公安部批的。我們接了電話以後，馬上報告江青、伯達同志，下了命令，下了死命令，要火車到成都後，不准離開車站，馬上回來，連抓人的一起回來，回來以後，我們瞭解了很多情況。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恐怕工作還是有缺點的，有錯誤的，也應該觸及一下自己的靈魂，因為毛主席、黨中央把我們放在這個戰鬥崗位，我們戰鬥崗位出了一點毛病，應該檢查一下，別人造一下反，我們要歡迎。下邊我還要說造反問題，再研究，總的精神要歡迎，不要反對他造反。我們不對的，歡迎人家批評，言者無罪。四川問題，王力同志批評了，我記得不是王力同志，是康老還是伯達同志，我忘了，這個事情應當批評，我知道，我查了，這不是批評你們西南組，何必這麼緊張呢！不是批評你們，那是批評中央辦公廳過去的秘書等，我查清了，事情是他們辦的，劉結挺、張西挺的案子，他們很早給李井泉提意見，李井泉要打擊報復他們，開始時，拉攏，李井泉老婆給劉結挺老婆送禮，他就不要，不接受這個禮物，這是相當有風格的，以後李井泉就把他們關起來。他們反對李井泉三自一包，刮單幹風，很早就反對，到我們接待室，那時在德勝門，後來文化大革命又來，來了以後，接待人員不認真，當然這件事不是決定在接待人員，這個事情還是決定在鄧小平，接待人員把材料送給童小鵬，童小鵬把這個問題送給鄧小平。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後，大概八月份的事。這很不應該送的，他送去了，接待人員不知道，童小鵬應該講話知道一點，鄧小平

跟李井泉的關係接待人員不知道。鄧小平批給西南局，接待人員就讓他們回西南局解決，告的是西南局李井泉嘛，怎麼能轉給西南局呢？鄧小平是包庇他嘛！於是回去後，又被抓起來。所以這件事情應該批評的，而且應該引起我們警惕。這本來是送上門的重要情況，揭發西南局的李井泉的問題嘛，是很好幹部嘛。所以你們接待人員，有個重要任務，要給黨發掘幹部，發掘好的幹部，發現革命左派，向中央推薦。這個人應該推薦，但是沒有嘛，弄回去受打擊報復。來信來訪有大量很好的幹部，能做很多好工作的，可靠的、優秀的，我們應該發現出來。過去，很多幹部、群眾給毛主席寫信告劉少奇、告鄧小平，後來中央辦公廳提出個名單，我們瞭解了一下，名單裡有好幾個人是很好的幹部，很好的同志，現在建議地方提到「三結合」的崗位上去。遼寧有個金鐵匠，他就首先向中央反映三馬一犁，劉少奇提倡的，富農可以入黨，揭發這個問題。後來也是長期受打擊報復的人，很好的幹部嘛，很優秀一個幹部嘛！你們接談人員應該給黨發現幹部，像這種人就應該提出來嘛。而我們沒有提出來，關起來，抓起來了嘛，打嘛，被保字型大小的產業軍打嘛！為什麼產業軍叫保字型大小？保李井泉嘛！人家炮轟西南局，他就反對嘛，所以說他是保守組織。當然很多群眾是受蒙蔽的，保守組織中的群眾，不一定都是壞的，很多還是好人。像這些問題是應該檢查的，這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以前的事。但是以後又有事哪，四川來的不是劉結挺，而是王結挺、李結挺。來了後，你們也沒好好接待，送回去嘛，沒有很好反映問題。

剛才講四川講的多了，講講其他問題，四川情況已說過的很有希望，大批好多幹部出來。湖南鬥爭很激烈嘛！湖南抓「湘江風雷」嘛！我們中央文革指示「湘江風雷」裡不純，頭頭很反動，要抓起來。那一個「湘江風雷」不一定都壞嘛，明顯地抓了很多好人。現在一個叫章伯森的就反對這個事，他是原來的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就反對這個事，他就出來造反。那些鬥爭激烈的地方往往還是有希望，現在局勢逐漸在明朗。你別看那兒發生武鬥了，什麼打、砸、搶，你別光看到這一面，你要看到它的主流，大家要看到大方向，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總會

發生事情，發生不理想的事情，發生這些事情以後，有些壞事會變成好事。有些事情不能叫打、砸、搶，有些是革命的反抗嘛，正義的行動！經過這些事情以後，局勢明朗了嘛！局勢明朗就可以搞「三結合」，不然你去跟誰結合？經過這些鬥爭有了結合對象，有了可靠的接班人，這個事件就好解決了，桃子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摘桃子了。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基本上是這個局面，很多省份鬥爭很激烈，經過激烈鬥爭局勢明朗。有些省份還在鬥爭，再過一個時期，再過一個十天半月，也會明朗。還有些省份，現在還不明朗，還需要經過些鬥爭，但是大部分省份現在看起來沒有奪權省份，多數的現在局勢明朗，這是群眾付出代價的結果，付出很大代價，經過很多的鬥爭，經過很多的艱苦的鬥爭，由於他們的鬥爭，使很多省份局勢明朗，到了可以解決問題的地步啦。過去幾個月就不是這樣情況嘛！所以說形勢是大好的。還有些少數省份，保守勢力佔優勢，感覺還是有，但是少數，整個講起來是少數。這是各省市奪權情況，這個情況不平衡，但總的形勢是大好。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軍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後，有些軍區，有些少數的軍區，他在支左方面，他有些方向不大清楚，迷失了方向，個別的像趙永夫那樣壞人完全是壞人篡奪領導權。有些少數支援錯了，大部分是認識問題，現在經過鬥爭以後也在轉變，特別是經過軍委擴大會議，認識問題統一了，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在扭轉這個局面，形勢也是好的。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很多地區，很多單位，現在就是逐步轉入本單位鬥、批、改。本單位鬥批改是個大事情，因為前一段主要是衝擊司令部，衝擊每個省市的司令部，他沒有時間來很好的照顧本單位。現在很多地方已轉入搞本單位，像北京市很多地方，現在本單位的鬥、批、改已經開展了。當然全國來說，這個鬥、批、改，轉入本單位鬥、批、改，恐怕還要二、三個月的功夫，現在群眾全國來說，整個來說，你叫他轉，還轉不過去。但是已經有很多地區，很多單位在轉了，就是運動在深入。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整個生產形勢是好的，逐步好轉。在一月份搞經濟主義的

時候，當權派，掌權的搞經濟主義，破壞我們文化大革命，鐵路中斷，工廠生產停產，那個局面相當嚴重。經過左派反擊以後，中央、毛主席提出一月革命號召以後，局面大有好轉，特別是軍隊參加管農業、管工業、管交通運輸，軍隊接管很多要害部門以後，局面大大好轉，現在國民經濟基本上納入正軌。鐵路、港口，特別是港口，那時候上海港、大連港、天津港都堵死了，外國輪船進不來，停在馬頭上，停在海上。當時毛主席都提出這個問題，經過幾個月以後，很大好轉。革命的左派，上海那些革命左派，學生，寫文章的人，在一月份不是搞本單位的鬥、批、改，他們是在碼頭前線，在港口碼頭上組織工人，自己參加勞動，抓這個事情，疏通交通命脈，很多人累的吐血呀！他們的確是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特別是四月份以後，局勢才好轉，生產局面好轉，有些賠錢單位不賠錢了，生產走上正軌了。

主要這四個方面：大批判，全黨全民的革命群眾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大大提高；還有奪權，各省市奪權有了眉目了；第三是很多單位轉入本單位鬥、批、改；第四是經濟局面走向正軌。這個四點，標誌著我們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大好的形勢，整個局面是好的。

現在值得注意的問題，有兩個問題。當然各個時期有些反復，壓制左派，就不談了，前面已經談了。現在值得注意新的問題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衝擊軍區。有些地方左派重新衝擊軍隊，中央「十條」下來以後，又向軍隊衝擊。北京高潮已經過去了，北京，你們看到那個時候貼李鐘奇的大字報嗎？炮轟李鐘奇嘛！李鐘奇有一兩天大字報超過了劉少奇。本來，李鐘奇是誰，誰也不知道這個李鐘奇，這一下子，那一兩天，人人皆知，說是有個李鐘奇，很出名呀！連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了有個李鐘奇。那是相當大的衝擊，衛戍區有點緊張，一天有幾千人到衛戍區，後來，認為北京衛戍區不能亂衝的呀！保衛經濟，保衛毛主席的，馬上中央文革開了緊急會議嘛，把這個風剎下去了。但是各省市，此風方興未艾，正在興起，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頭，所以中央《紅旗》發表了社論，發了個按語的社論。接待員同志們要在接待工作中宣傳這個社論，不要革命群眾再犯錯誤。有這麼兩段，前一段有些革命左派走



了「之」字道路，曲折的道路，開始炮轟省委。有的省委跑到軍區去，他就炮轟軍區，他就不分清紅皂白就炮轟。炮轟軍區以後，搞得軍區很緊張，於是中央發表了「八條」，說不能炮轟，不能把矛頭指向解放軍。這「八條」一出來以後，有的軍區拿這個令箭整這些群眾了，「炮轟我們就是炮轟無產階級司令部」，有的軍區介入文化大革命中有權，有權就抓人，「反對解放軍就是反革命」，抓了不少人。抓人以後，犯了錯誤了，中央又來個「十條」。「十條」以後，說是你犯錯誤了，他連過去犯的錯誤都不認帳了，他本來過去衝是錯誤的，錯了也不認帳了，於是又來衝。現在有些地方，這個問題，有些軍隊就灰溜溜的站不起來。有些革命左派重犯歷史錯誤，當然其中有個別人別有用心的，想把矛頭引向軍隊，利用軍隊過去在支左裡面犯了些錯誤，來挑撥群眾與群眾的關係，有的，有這個壞人。但是很多革命群眾過去犯了錯誤，那時他請罪，痛哭流涕請罪，有的給抓起來，有的請罪。中央說不要請罪了，發了個「十條」，意思大概說沒有錯誤了，於是又去衝，有的地方衝的可帶勁呀！像山東，好些地方，廣東呀，絕食好幾天，廣西呀，廣西韋國清是好人嘛，你還衝他幹什麼？那是好同志嘛。不少地區在衝擊，這是值得注意的苗頭。這是我們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都不贊成的。那麼軍區犯點錯誤，你過去也犯錯誤了嘛，你過去衝軍區也錯了嘛！你不檢查錯誤又要去衝，你不是又錯誤了嗎？軍區犯一次錯誤，你犯兩次錯誤，比人家還多。我們不贊成這樣作法，因為我們覺得大部分軍隊犯錯誤多數情況是認識問題，除了趙永夫個別少數壞人以外，是認識問題，包括你們這裡一些錯誤也是認識問題。你們可以想想你們自己怎麼支持錯了，你們就可以理解軍隊他為什麼會犯錯誤。因為軍隊由於過去劉志堅不介入，長期來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他不清楚，他不理解。很多軍隊的同志匆匆忙忙到了戰場以後，他連《海瑞罷官》是幹什麼的，還不知道，海瑞是幹什麼的不知道，說海瑞是宋朝人，海瑞是唐朝人。他不知道海瑞是什麼人。吳晗是幹什麼的也不知道，說「三家村」就是彭真，彭真就是「三家」，他知道這個，他不知道「三家村」原來還有廖沫沙、鄧拓，他不清楚。什麼聶元梓大字報，什麼陸平，陸平是

幹什麼的，他都不知道，他以為陸平是北京市委的書記哩！弄不清楚，他就沒有這個準備。問他通知看了沒有，就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幹什麼的，他不知道。就是因為前一段不得介入，他對文化大革命整個發展過程他不清楚，更不要說四十幾年的修正主義他更不清楚，甚至有人喊「打倒劉少奇」他覺得這個不行，那還行？這個不行。有的人還比較好就是人家說是一邊遊行，一邊去喊「打倒劉少奇」，叫他參加，他想來想去，說是參加要參加，不能給群眾潑冷水，但是一面參加，一面報告說不行啦！那兒喊「反對劉少奇」啦！你說這種狀態，要理解，他沒有準備過程，他不知道怎麼回事，小報他也沒看，井岡山小報過去不能看，這個小報他不相信，《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他才知道有這個事，他不理解。所以你說他因為這些情況犯了些錯誤，你說他是劉、鄧路線，那其實的確冤枉了他，他是真正擁護毛主席呢，你不相信呀？你問他你是聽毛主席的，還是聽別人的？那他說，我是聽毛主席的，別人都聽。但是他的確犯了些錯誤，說明了劉、鄧路線犯了錯誤。他這與省市情況不一樣，比如說李井泉的錯誤，他就是支援劉少奇，他就是支持鄧小平，他完全是自覺的，很清楚的，那他態度很明朗。你問他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聽鄧小平的？他聽鄧小平的，不聽毛主席的，他從來就是反對毛主席的。衛恒他就是聽薄一波的，他贊成給薄一波作報告的，給安子文作報告的，就是不給中央報告。他的人事安排都要問過薄一波，他不問中央他不問毛主席。那這些人壓制群眾，本身就是劉、鄧路線的，所以是劉、鄧路線忠實執行者。那麼部隊呢，第一沒有財權，沒有地盤，他沒有人權，他就是野戰軍，沒有牽扯，他不是保他自己的地位。他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沒有準備，突然一下子命令號召介入，介入後又不好好調查研究，一屁股就坐在保守派這一邊，坐這一邊，人家就控訴他，控訴他更惱火，就抓起來，抓的很帶勁，有個「八條」他就糊裡糊塗犯了那麼大錯誤。犯了路線以後你說他是劉、鄧路線，他的確是冤枉，痛哭流涕，他冤枉這個事，他就不是。比如你們這裡很多軍隊來的同志，犯了這個錯誤，他不是劉、鄧路線。你可以說批評他有兩條路線的，有這個認識問題；你說這個組長就是劉、鄧路線，那還要調

查一下，還不一定。當然我不瞭解，也可能個別人是。但我看不一定。他無非也是準備不足，認識不清楚。同樣，你要懂得你們接待室的問題，你就懂得那個省市是怎麼回事了。他就是這麼回事。這個情況現在你就衝擊他，不去搞劉、鄧路線，不去批判省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去把矛頭對準軍區，像天津、山西、山東都是不對的，我們不贊成。你山東軍區無論犯什麼錯誤，開始他還是支援左派的啦，還是支持王效禹的啦。他後來有些錯誤，但一開始我們聽過他的彙報，他是支持革命地方的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呀！現在把矛頭對他是不對的，顯然是錯誤的。天津也是這樣情況，天津的肖思明，他是支持左派的呀！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頭，弄不好，那麼左派重新犯歷史錯誤，弄到最後還要請罪。我們不贊成請罪，請什麼罪呢？犯了錯誤就忘了嗎？青年人犯錯誤，他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他也不清楚解放軍怎麼回事、解放軍是那個司令部的。所以不要請罪，但現在還要衝，這就不行，不能把矛頭對準軍區，對準解放軍，我們中央發了社論。但是它這個運動發展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他還會衝，儘管說擁軍愛民，他貼了口號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他還會衝。我們接待同志要注意這點，注意這個苗頭，給他們講些道理，不要他們犯錯誤，你們對軍區有錯誤，可以向中央反映，可以貼大字報，但是不要去衝，不要在門口絕食呀，請願呀，示威呀，不要搞這些。不要把矛盾公開化，內部解決問題，我們提倡這樣，即使是對河南也是這樣，也應該這樣。不管對內蒙，我們當時也是這個方針，我們跟學生講的還是內部解決問題。所以如果的確有人說內蒙軍隊就是「保皇狗」，如果有這種說法，那是不對的。但這些你不要完全聽他的，那些來人申訴的，那有些誇大，如果有那是不對的。

軍隊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支柱，沒軍隊我們怎麼敢搞「四大」？湖南地、富、反、壞他就不敢動，你怎麼說叫他出來動，他就不動，他說 he 自己是鼓樓上的麻雀，你鐘再響，他也不動。他為什麼不動？就是看你解放軍還沒動。劉、鄧路線為什麼不敢造反？為什麼田家英叫劉公造反劉公不敢造反？就是因為有解放軍。解放軍掌握在毛主席司令部手中，掌握在林彪同志手中，掌握在無產階級司令部手裡。他們

有個人想抓軍隊，給我們識破了這個陰謀，就是羅瑞卿，打下去了，所以他就不能造反。為什麼田家英建議劉公造反，劉公他就不敢造反？他難道那麼善良？他秘書報告都準備好了，彭真在楊觀樓搞了一批酸秀才嘛！就把毛主席的、中央文件做了一番準備的黑材料嘛，那很系統的，這就是他們上臺的祕密報告，他們那些黑幫都計畫好了嘛。有的黑幫交代，他們政變以後，陳伯達怎麼安排，誰人怎麼安排，那個人怎麼安排，都做了周密的計畫的。為什麼不敢動手啊？就是因為有解放軍。外國人都看到這點，你們看到參考消息，外國人都知道這點。

所以對解放軍我們不能衝擊，這是我們的根本利益。解放軍再有錯誤，他只要不是趙永夫、反革命，都要內部解放問題，那怕他的劉、鄧路線抓的人比你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抓的還要多，那也還是要內部解決問題，因為他犯的錯誤跟你犯的錯誤不一樣。現在也有的當權派他想把矛頭轉向軍隊，他自己跑掉，說「我還沒抓人嘛！都是你抓的」。有少數壞人打這個主意呢！他再抓人，他是內部錯誤，他是個認識問題，因為他的確不是為了保他的地盤，而李井泉完全是為了保他的地盤，保他自己，保他那個劉、鄧路線。矛盾性質不一樣，毛主席說過兩類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矛盾性質不一樣，解決的方法也不一樣。如用對待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那種方法來解決軍隊跟群眾的矛盾，那就錯了，方法錯了。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苗頭，就是無政府主義。這個無政府主義本來在中國沒什麼市場，如果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像巴金、黃元那、龐仁愛（湖南的），但是那力量不大。當然我們現在講無政府主義和那種無政府主義不一樣，無非是一些現象，不能成系統的東西，但有這種苗頭，就是你們所說的打、砸、搶，就是所說的什麼命令都不聽，什麼紀律都不要，那種傾向是有的，甚至有的地方還相當厲害。無政府主義是機會主義一種反映，是對機會主義一種懲罰。它是怎麼產生的？就是劉、鄧路線要人家做馴服工具，搞這一套，搞機會主義，不讓人家造反，壓制人家革命，誰革命要抓起來，就要鬥爭，像王光美在清華大學搞的那一套。他搞機會主義，它就走向反面，就產生了一種過去不讓造反，要奴

隸主義、絕對服從，要做馴服工具。一旦走向反動，走向反面，他就是一切紀律都不要，不要一切約束，就可以任所欲為，他願幹什麼就幹什麼，他願意把玻璃打碎就打碎，願意把桌子打翻就打翻，他今天願來就來，不願來就走。甚至這種作風也要蔓延到機關裡去了，有的機關，有些幹部他願到那去就到那去，根本不上班，不要任何紀律約束，不要任何組織領導。機關裡這現象還不是很嚴重，有些學生裡邊、工人裡邊，有些地方相當嚴重，有的一些三線工地工人跑了，根本不幹活，前個時期有些礦井（少數，不是普遍的）他可以不上班。教員裡邊，有些小學教員，中央說是指示他也不聽，中央指示覆課他也不去，但工資要領。所以無政府主義是個人主義，工資要領，你不給他工資他要造反。為什麼要加強軍政訓練，解放軍派到學校去？它就是要克服這種傾向。這裡歸罪於誰？歸罪於劉、鄧路線，它就是長期在一個地方實行機會主義統治，所以造成一種走向反面，這是對機會主義的一種懲罰。這是列寧的話，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裡講了，說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一種懲罰。那麼現在我們奪了權了，所以這種懲罰弄得我們挺麻煩了，本來對他的懲罰很好了，所以現在要引導。有個二七鐵路技校跑來打、砸、搶，砸你的辦公室了。二七（機車車輛廠），我在那勞動過，產生那現象很正常，他那黨委書記叫吳文彬，那是彭真的一個忠實的、山西幫宗派主義集團裡的成員，他就搞這一套，嚴厲統治哪，那個學生整得就是像小媳婦一樣，所以一解放以後，校長、黨委書記、教員統統被打倒，他就為所欲為，本來有生產任務，他根本不生產，很不正常。我們找了三個人去軍管（軍管工人，學校是工廠的附屬單位，它是歸教育局管的，不是直接領導單位），連軍管去的三個軍管同志都不願管。我們說你把那學校也管起來，他們說不行，那個學校無論如何他不管。所以這個無政府主義發展起來相當嚴重，因為你「法不治眾」，他一幫子人，你怎麼辦？你又不能都抓起來。所以接待工作中對這要進行些教育，當然教育無效也好嘛，多教育總是有效，多數還是可以爭取的。

「聯動」也是無政府主義。「聯動」不是最近放出了嗎，剛才同志們也提出為什麼放「聯動」，你怎麼辦？你關了在那兒不是個辦法，毛

主席下了決心，下了命令嘛，放出來。弄得他們喝酒，晚上出來，完全頹廢，精神頹廢，墮落，沒出路，這樣放出來對他們進行教育，爭取他們多數，少數頑固分子讓他們表演，充分表演，讓社會上也知道「聯動」是怎麼回事，不然你說「聯動」組織不好，要反的，他有的人還同情。不是放了這幾天嗎，出了好多事嘛，在天安門一幫子「聯動」無緣無故就打人，打了人後邊追也追不上，到了前門以後，後邊又打了幾個人，騎車子又跑了，還有把車子給你搞到河裡、河溝裡去。最近辦了好多事，這下街頭巷尾都在議論說這個「聯動」實在是壞。汪東興同志也碰到一場（汪東興同志：昨天晚上），他跟我說是吳俊英那個八·一八，我說可能是「聯動」，他後來查居然是聯動，吳俊英的小孩是「聯動」，是過去機要室的黑幫的子弟。「聯動」的基礎是右派，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那些子弟，因為他們是主張血統論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他老子當黑幫，他也要願意奉陪到底的，有那麼一些人的。當然對這些人，我們還是採取爭取的方針，分化、瓦解，爭取多數，但是有的人是相當頑固，這也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特別是放了「聯動」後，武漢說是也有「聯動」組織。北京「聯動」已到天津打、砸、搶，那會鬧一陣，你們要有這個準備。那個長辛店恐怕還是文明的吧？還會有比較更厲害的，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他只要鬧不要緊，他鬧了以後群眾看清楚後會要跟他進行鬥爭的。你們也要進行工作，進行引導嘛。當然你們不要和他們打、砸、搶，你們不要以拳頭換拳頭，因為我們是國家工作人員。但你們可以引導，群眾會對付他們的。

值得注意的苗頭，我覺得大概值得注意這麼兩個問題。當然有些地方還會有些反復，因為這麼大的革命啊，舊勢力不反抗，不阻撓是不可想像的，不可能的。

形勢大概我就講這些吧。看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順便講下接待工作。接待工作，接待室是由汪東興同志直接抓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所以你們有很多工作要經常向汪東興同志反映，請他來給你們作報告，因為中央文革的會他也參加的，中央開會他也參加的，毛主席開會他也參加的，他是有權威的，你們應該

支持他來領導你們的工作。他經常請我們，他不是沒有請，經常跟我們文革小組講，說是要我們來跟大家講講話，他是做了這工作的。那我們就請他講話，他說他沒權威，我說我不相信，你看今天證明你還是有權威的嘛！大家給你鼓掌嘛！既然有權威，我看你還是經常來聽取意見，給他們作報告。

因為你們給我們中央文革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們應關心你們，我們不關心你們是錯誤的，過去關心的不夠，應檢查。剛才你們不是給王力提了個意見嗎，不是王力個人問題。你們工作很辛苦的，因為我過去也做過這工作，你們的困難，你們的辛苦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很多同志任勞任怨的，有的工作同志被揪被打，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堅持了黨的政策，很不容易的。很多同志接待了數以百計、數以千計的群眾，做了大量工作，反映了很多情況。所以今天我向陳伯達同志說，「無論如何你今天要見見他們，哪怕你給他們問一聲好」。他很忙的，他還是來了，說明中央文革還是關心大家的。

但是話又說回來，恐怕有些話你們不要驚呀！就是從你們工作中還是有缺點的，有錯誤的，不那麼理想的。按照理想接待室還要做得更好一些。當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夠理想，主要是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帶有方向性的一些情況，那些重大問題，你們反映還是不夠。你們的簡報我們經常看了，你們現在出了幾百期的簡報了，四百多期，還是經常看的。不只是聯合接待室的簡報，還有一種是信訪室的簡報，都看了。這些簡報裡反映了些問題，但是有一些問題反映的不夠。

中央的聯合接待室是中央的耳目，是黨中央的、毛主席的眼睛、耳朵，要靈敏。是一個管道，是向中央聯繫群眾的一個管道，是個橋樑，你們一定要起到這個作用，要經過你們使群眾跟中央能夠交流，能夠掛上鉤，而不是經過你們以後把它切斷。要注意反映這些帶有政策性的，帶有方向性的，帶有一些苗頭的地平線的那些東西，就是剛剛出來的一些問題。有些太陽當頂的問題不要反映了，大家都知道嘛！太陽出在地平線上的那些問題。你們要反映。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也知道，誰也知道的那些問題，已經知道了就不要反映，因為那個東西變成一種負

擔。舉例說，中央解決了內蒙抓人問題，現在還反映內蒙抓人，打擊群眾，那麼這情況，他已知道了，已經解決了。（我舉例子，講得嚴重了，因為要舉例子，講得誇張了。）那麼類似這種情況已經解決，已經知道了的，簡報還不斷反映，每天還在反映。因為向中央反映情況有很多管道，什麼群眾來信啦，快報啦，記者的反映啦，中央開會啦，這些地方也要做點工作，瞭解情況。你們可以找你們辦簡報的同志，你們有一個辦簡報的，過去不是在中央文革待過麼，為什麼派一個在中央文革待過的同志去辦簡報呢？就是要你經常回來交流情況，但很少回來。范恭儉在不在？（范答：在）。你就沒有很好做這個工作，派你去接待室辦簡報，你就沒有回來講什麼情況，也沒有給我們寫封信，沒有起到交通員作用，反映新問題，帶有政策性問題。你們過去反映過黨員黨籍問題，把黨員檔案燒了，這是帶政策性的問題，反映了以後，我們馬上就發了指示，不要燒黨員的入黨申請書嘛，就是根據反映發的，不要隨便開除黨員嘛，這是帶有政策性的。譬如打、砸、搶也是帶有政策性的，現在中央已經知道了的，就不要反映，不知道的情況，要反映就是了。剛開始的問題就要反映，別人反映了的，你們也要反映，不怕重複，因為情況剛開始，中央需要瞭解，後來中央知道了，解決了，就不要再反映了，再反映，就要反映新問題。還有帶有方向性的，方向路線問題的，譬如軍區支持錯了，那個支持錯了，帶有方向路線問題，那要反映。

還有大量的，不一定是方向、政策問題，也不一定是新的，但是不斷地、大量地也要反映，如內蒙中央解決了，不是新問題了，方向性問題解決了，根本方向就對了，但是大量地、幾千人來，那麼這個問題要反映。幾千人來那就是群眾性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那天我們接了電話後，也是個問題，老是四百人輪流坐在中南海，給中央施加壓力，也不好，後來林總也知道了，林總給毛主席反映了麼，毛主席下了決心，說是文革小組要見嘛，總理要見嘛，所以開了會嘛，開了會不知怎樣了，大部分人回去了吧？（不一定）總是好一點麼，我們講了話了，講了話你們還不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你的責任了。

你們就根據中央精神去做工作，到他宿舍去，到他那地方去做工



作，必要時，可找軍區來人領他們回去，保證他們回去不挨打麼。但做保字型大小工作，首先一點，你們要堅定，你們自己要堅定。如果不堅定，搖搖擺擺的，說話也不理直氣壯的，那人才不走哩。我看你們不一定很堅定，不一定每個人都很堅定。你們要別人堅定執行中央路線，你們自己也要堅定執行中央路線，如果你們思想上還同情啊，不知道為什麼啊，那他決不會走。

群眾，他比你聰明，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群眾比你聰明，不管是保守派，革命群眾多數人的智慧超過你，他看你的態度就看出來了，說你這個人「他同情我們呢」，「我們才不走了呢。」如果是堅定的，他看看沒有空子好鑽了，有些人他就走了，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走，還有的人留著。執行中央決定要堅定不移，是經過毛主席、林副統帥批示的麼，情況很清楚嘛。革命派打、砸、搶總比保守派打、砸、搶好得多。你說他沒有，也不一定沒有，也有一點，也要反對，他們來了，也要給他指出不對。另外對革命派，我們自己心中也要有數，不一定去宣傳，心裡要有數，對革命派，要用階級觀點馬克思觀點來看，你看每個革命派，都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哪有這麼回事！都是堅定的左派，我自己還不敢說是堅定的左派，我就不怎麼堅定，別人說我是左派，我就很高興了。那有這麼多堅定的左派啊？不會的，堅定左派是少數，左派裡面多數人是左派，但不一定是堅定的，堅定是少數，骨幹分子是少數。但左派隊伍裡，多數人是好的，大多數是左派，是維護毛主席路線的，是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為文化大革命立了功勞的，這些人是運動的主力，大方向正確。我們始終要有這麼個認識，要相信大多數，要堅定不移地相信，不能受冷空氣影響。但同時要看到左派隊伍裡面有些人不是真正左派，是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壓迫的時候，要求革命，他不一定是左派，但是他受壓迫。這些人在運動中，不斷學習了毛澤東思想，不斷改造自己，成為左派。還有一些，他會變化，因為原來是一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一種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種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運動裡面受到革命考驗會變成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是有些在運動中發展了「私」字，還是變成小資產階

級，從小資產階級變成小資產階級。在勝利條件下，容易被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所俘虜，有的人甚至可以過去是造反的、革命的，變成站在資產階級方面，還有極少數極個別的，混入革命組織內部的蛻化變質分子、個人野心分子，這是極少數。我們要有分析，看到這些現象，就不奇怪了，不因為發生些問題就因此迷失方向，迷失對主流的看法。為什麼我們要相信革命的左派大多數是堅定的，堅定不移的相信這一點？主要是大多數左派裡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掌握得非常好的還是少數，但是少數在不斷增多的，不會是多數都是那樣、多數很堅定，不一定每個人都很堅定，都不會犯錯誤，那還是少數。但是左派隊伍裡多數是無產階級左派、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一點要相信，要堅定不移。那麼在左派隊伍裡面，整個造反隊裡面，多數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一部分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這種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會分化的，一部分在革命運動中，在改造自己，變成無產階級革命家，基本上是無產階級，有的他慢慢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還有極少數是壞人、野心家。你們有分析的話，那對象內蒙左派裡面發生一些問題，就不會奇怪，不會因為聽說左派組織裡面有一個什麼國民黨軍官就大驚小怪，不因為這些現象，就迷失了你對本質的看法。要區別現象和本質，有時現象和本質不一致。要區別什麼是現象，什麼是本質。因為左派隊伍裡有些不純的，有點打、砸、搶，這是現象，要看到主流，要看到大多數，無論什麼時候要相信大多數，要堅定不移，這是毛主席的革命戰略思想，這一點很重要。不會聽，遇到冷空氣，就搖擺不定，耳朵軟了，就對中央發生懷疑。

我看到你們油印的接待工作的經驗教訓和今後幾點意見，是「紅色革命造反團」寫的，你們這裡有個「紅色革命造反團」是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來訪接待站的紅色革命造反團。（答：是過去的）經驗基本上是好的，紅色造反團主要強調要毛主席路線，強調了當群眾小學生，強調把接待室變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這些東西都是好的。

對接待工作要旗幟鮮明，支援革命派，這個支援，這個旗幟鮮明，

不一定要你每件事都去明確表態，因為有的事中央沒有討論，你表態有困難，這個旗幟鮮明，是要你自己思想上要鮮明，你反映的問題，觀點要鮮明。譬如四川劉結挺問題，我們為什麼說接待人員有這個毛病？因為他報告裡不鮮明，完全是客觀主義的報導，人家怎麼說，他怎麼報。客觀主義的報導也可看出態度來，他沒有態度，你報導什麼，你有什麼材料，這個沒有純客觀的，不偏不倚實際上是沒有的，都有傾向性的。

要求我們能夠按照毛主席思想，學習「老三篇」，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志、人民極端熱忱，要把這當成座右銘。這兩個極端是很不容易的，我們每天、每件事情都要碰到，每時每刻都要碰到，這就是「公」字。什麼叫「公」，就是對革命事業極端負責，對群眾要極端熱忱，每件事情，每件工作，每個鬥爭我們都要「公」字當頭。剛才有同志講「你們不要我們幹就不幹了」，「我們都交給你了」，這些語言都不是很符合「老三篇」的，不是極端負責任的，不是極端熱忱的。什麼工作沒有困難？如果我們光找沒有困難的工作來做的話，那就不是很好的共產黨員。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挑重擔子，作接待工作，對我們每個同志都是考驗，一個大考驗，究竟你是個什麼材料，究竟你是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還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這是個試金石。

我們工作要有長期打算，不要作一兩個月的打算。有人到我們文革小組來當記者，開始做一兩個月，現在也沒有長期打算，當然他不這麼說，他問工作大體什麼時候能告一段落，他可以有個準備，有個安排，他是這麼提問題的。我就問他，你對毛主席革命路線有沒有勝利信心？他說我有勝利信心。我說：你如果有勝利信心的話，那工作不是兩三個月的事情；如果沒有勝利信心，你認為劉少奇的路線大概是能勝利，那大概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工作兩三個月能結束了。因為他勝利的話，我們就該坐監獄了，就給抓起來了，那你趕緊走吧，散夥，你們也散夥吧。如果毛主席路線能勝利的話，我看文化革命小組恐怕就要長期存在下去，存在一年兩年的，將來怎麼改組，總是有同志要做這件工作，因為毛主席說了，這兩個月見眉目，真正解決問題要兩年時間，一、二、三年的功夫。我說如果你堅信毛主席革命路線能勝利的話，那你要按毛主席

席的話準備，不要做偵察工作了，因為部隊他總是講偵察情況的，我知道他是摸底的。我說情況就是這個情況，你們不要用再偵察了。我看你們工作也是一樣，如果你們也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話，那麼你們要準備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一年二年，準備下去，怎麼樣？當然現在九百人，以後可能八百人，可能七百人。即使留七百人，二百人回到你們本單位，那還有文化革命，還有麻煩事情。你不要以為你來了以後，事情才這麼麻煩，過去工作多舒服，那工作，上班倒杯茶一喝，八小時以後下班回家，現在沒有這個日子了，我跟你說，現在文化大革命，全國都一樣，不相信你回去可以試試看，都不那麼太舒服了。革命嘛，那能像寫文章，繡花。現在寫文章也不能那麼舒服。過去寫文章的確是那樣，你看，我光一個禮拜看材料，即是挺舒服的，看完材料做摘錄，做完摘錄以後編排，完了後形成觀點，討論幾次。現在不行，甚至明天要，今天是晚上就要幹，沒有什麼材料準備，你趕緊東動動，西動動，主要是態度鮮明，觀點鮮明，馬上弄出來。現在寫文章也挺緊張的。現在有人講天下沒有樂土，是沒有樂土了，安靜生活沒有了，無產階級革命衝擊掉了，什麼過個禮拜六啊，看個電影啊，領小孩到公園玩一玩啊，現在這種日子不太多了。現在決戰嘛，在決戰的時候，那能這麼舒舒服服的？那也不是絕對沒有了，減少一點。打「淮海戰役」了，還帶著小孩逛公園？沒有時代意義，不符合時代精神了嘛。周毅城是反對時代精神的，我們是贊成時代精神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精神。這麼個時代，我們就要有這種時代意義的工作方法，符合時代意義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風。被揪一下，被鬥一下，整天吵吵鬧鬧的，弄得今天開個會，都是對我們很好的鍛鍊，革命的鍛鍊，都是大風大浪。要迎接這個風浪，你再過兩年，文化革命解決了，你再找還找不到了呢！你再找人揪你一下，鬥你一下，還找不到了呢！我半夜開會，想想過去哪有？這是幸福，這是鬥爭的幸福。毛主席說：與天鬥爭，其樂無窮，與地鬥爭，其樂無窮，與人鬥爭，其樂無窮。這裡邊是無窮的樂趣。你別看現在挺辛苦的，挺難過的，你過了幾十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績，中國的燈塔會在全人類發揮作用，那時你就會感到樂趣，感

到幸福，感到參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毛主席把你調到中央接待室去工作，接觸那麼多群眾，挨了那麼多揪，那麼多鬥，這真是其樂無窮啊！我們要迎接這個鬥爭，迎接這個風浪。挨一下打也不要緊嘛，革命群眾打一下就算了嘛，我們不計較，保守派、右派打我們，對我們是考驗。我們中央文革有個同志，他昨天出去看到「聯動」打人，他自己就抱著那個人，願意挨這個打嘛，他維護群眾嘛，自己抱著群眾挨打嘛。因為他穿軍裝，「聯動」有些人說「不對，那是解放軍」，跑了。挨一頓打，挨一頓揪，也是光榮的，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群眾要很好座談，他們造你們的反，我看首先要歡迎，其次可以商量：你這個方法不對，我們還要工作嘛，你這樣弄得我們不能工作了，把人揪走了，不行嘛，跟他講道理，我們那天跟他們打了電話，把人揪走，不對嘛，人家要工作嘛，他們感到理虧，把人放了。不行的話，你們組織個代表團，弄上二十個人，到北航去請教、學習，向北航學習，或者接到你們空軍招待所。你們去二十個人，就說：向你們學習嘛，徵求你們意見、批評嘛，交換意見嘛，我到北航找韓愛晶，到紅代會去，組織些代表去聽取你意見嘛，請你開會來鬥爭我，有意見你們給我提，你們不是要揪嗎？我給你送上門來，不用你揪了。你們不會不講理吧，你們試試看，失敗了，再想別的辦法，一計不成再來一計，再想別的辦法。說你們去了很多人，整天鬥爭我們，我們歡迎你們鬥，我們還希望你們再鬥，我們都來了，領導同志都來了，聽取你們意見，請你們開會，我們願意和你們一起開會，聽取你們批評。他大概沒辦法，就會把這些調回去批評你們，他不調回來，再想別的辦法。你不要和他們硬頂，那不行的，因為他是革命群眾，你能把他抓起來？你跟我反映再多，我也沒有辦法，他是革命小將，「打擊革命小將就是打擊革命」，你們沒看到《人民日報》社論嗎？那怎麼辦，毫無辦法，只有和他們交換意見，把我們意見和他們講，擺事實，講道理。他們願意參加工作，可以分配他們一點任務，可以組織起來，有些不是接談不了嘛，他願意幫忙可以嘛，反正又不發他們工資，你們又不負責他們工資，怕什麼呢？發工資又不歸你們發，汪東興同志發嘛，無非招待他們吃一頓飯。

請「東方紅」來個群眾相結合，但我們領導，情況要向我們反映，而且要聽我們紀律，不能亂表態，講道理。可以請他來幫忙，而且可以請他一個組織派人來，不要誰願意來就來，我又不瞭解，而找他瞭解的人來幫我忙，我非常歡迎，人多多益善，我「韓信點兵」，我不怕兵多，完全由我安排，我都吃得下。你一個人帶他幾個青年，讓他幹嘛，他願意幹就讓他幹嘛，當然他和你商量時，不一定要那麼多人，要很多人，你也難辦，適可而止嘛。將來有，就安排他工作，聽他意見，他不對你批評他，他對你接受嘛。人最怕講理，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他沒有理就不好辦事，你們如果有理就不怕，沒理你們就怕。如果你們自己沒理，有缺點，有瘡疤，又怕人家揭，那就不行了。請他來工作，請他來幫忙，我們向革命小將學習，我貼個大標語「向革命小將學習」，請你作個榜樣，我看一看你怎麼談的，你談，我在旁邊聽，我在旁邊記，讓你指導好不好？那也可以。你也記，抓小辮子不怕，你只要不反對毛主席，怕什麼呢！我們一天到晚不知抓多少小辮子，我們講話，現在近代化，給你錄上音，你看，這段你講的，給你放，抓你小辮子。錯了就錯了嘛，講錯了糾正嘛，有錯必糾嘛。現在有些小將，有這一點不好辦，他可以講錯話，你不行，他講錯話不算，他講完就完了，也有點不是所有的，這也有道理，為什麼呢？因為他是小將，他當然講話可以不算，你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他是小將，他講話就是可以不算的，你當然講話要慎重，你是代表國家機關幹部。你也向小將說，我講了不算，那也不行，講話有錯誤還要去承認。那這個不平等也就不平等，沒有辦法的事，那只能這樣，應該是這樣。你們是受黨的多年鍛鍊嘛，他是小將，才受到一年，還不到一年，去年六月開始，十個月的鍛鍊，他資格沒你老，學毛主席著作沒你多，吃的飯沒你多，他當然講錯了就不算，你講錯了還算。所以你講錯了，還是要檢討一下，說講錯了就完了，他當然就抓你辮子，他造你反，不抓你辮子，怎麼造反呢？你可以理解的嘛，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有什麼奇怪的。這樣，採取一個合作態度，不是抵制態度，我們也可幫你們做些工作，這樣的話，就可以統一了，一致了。試試看，不行咱們再想別的辦法，你們找汪東興同志商量，再讓

他想辦法。我看這樣比較好。

還有一個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問題，我看這不成為問題，就是一個你們通過正常管道，通過你們的領導，經過簡報、開會（汪東興同志在文革開會，經常反映你們情況）；另外，你們自己每個人都有權利直接給中央文革寫信，直接給中央寫信，直接給毛主席寫信，你們覺得有些情況嚴重，必須反映，而又反映不上去，你們可以寫信，我們從來鼓勵這一點。最近中央文革從中共中央辦公廳調來人嘛。辦信有個同志說，他們的領導是楊忠友，我說你們對楊忠友，如果說你們要反映，他說這個情況不可以反映，那你們可以服從，說可以不反映，但是你們可以直接反映，你可以保留意見。說我可以保留，對你不贊成，我要反映，你不給我反映，我自己送。你要送給誰送給誰，你要送給江青，送給伯達同志，也可以送給王力，你要給誰就給誰，但要注明這個情況，我是要他本人看的，那麼可以看到。我們每天都要看到很多東西的，可以看到的，你們也可以直接給中央文革打電話，給中央辦公廳給汪東興同志打電話，都可以，隨時打電話，怎麼找不到呢？你就叫他請汪東興同志嘛，請不到的話，你找他秘書，請他秘書記錄下來嘛。再找不到的話，你就想辦法，串連一下，范恭儉他就知道嘛，你請他去打聽，打聽以後你就記在小本上，每天打電話嘛。但是我還要說明一點，重要的事情打電話，你如果老打電話，也就不重視了。很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打的，你們可以打，也可以給中央文革打。那麼你每次都要找到我們哪個人，那個是困難的。我跟你說實在的，我一天到晚除了開會時間在辦公室以外，大體上都不在辦公室，你比方現在你們誰去打電話，我在這裡就找不到，所以只有你打給值班員記下來。一般地說，你們應該經過領導的這個管道來反映，他過濾一下，有的重要的他能解決他解決，他不能解決他反映。那麼特殊的你們覺得有不同意見，說他不給我反映，他不對，你們可以直接反映。但處理中央機構他有權利，有的他處理，有的他不處理，你就不一定每次都催。我想這樣大體可以解決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問題。我想今天就講這些吧。

## 陳伯達研究文獻

1. 庫庫舍金，介紹陳伯達「關於十年內戰」[J]歷史教學，1954，（8）。
2. 楊友吾，哲學工作者的理論研究方向問題——對陳伯達同志「厚今薄古，邊幹邊學」講話的點滴體會[J]理論與實踐，1958，（Z1）。
3. 丁文，批陳伯達的「錄譯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4，（3）。
4. 鄭思沅，大野心家的「漂亮話」——在江青與陳伯達比「小」的後面[J]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5. 斥陳伯達的「起家」說[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1）。
6. 王若水，陳伯達的「理性主義」是什麼貨色？[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7. 王若水，「國防哲學」就是投降哲學——評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J]社會科學戰線，1978，（1）。
8. 劉雪明，美國學者評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0，（8）。
9.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4）。
10. 肖林，張貞與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5）。
11. 黃坤勝，羅明鬥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1991，（10）。
12. 傅光明，由陳伯達的決竅想到的[J]黨史天地，1995，（5）。
13. 吉木，在領袖之間玩權術的陳伯達[J]秘書之友，1996，（6）。
14. 穆欣，陳伯達和康生的明爭暗鬥[J]紅岩春秋，1996，（3）。
15. 葉永烈，陳伯達從刑滿到去世[J]四川黨史，1998，（3）。
16. 于光遠，初識陳伯達[J]讀書，1998，（6）。
17. 何虎生，關入秦城監獄後的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8，（10）。
18. 于光遠，再說陳伯達[J]天涯，1998，（5）。
19. 陳伯達的晚年歲月[J]山西老年，1998，（12）。
20. 鄒烈山，哀陳伯達[J]領導文萃，1999，（2）。



21. 建國後陳伯達首次回閩之行[J]福建黨史月刊，1999，（3）。
22. 李國成，被陳伯達槍斃的民兵英雄郝國臉[J]黨史文匯，1999，（7）。
23. 劉晉峰，陳伯達與小站「四清」[J]炎黃春秋，2000，（1）。
24. 陳芬，郭沫若與陳伯達「厚今薄古」之辯[J]福建黨史月刊，2001，（2）。
25. 張容生，陳伯達和他的前妻[J]文史春秋，2001，（3）。
26. 聞超，陳伯達從被捕到保外救醫[J]肉品衛生，2001，（7）。
27. 違反價值法則要碰得頭破血流——毛澤東主席批判陳伯達[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1，（12）。
28. 辛可哥，陳伯達緣何一夜成名[J]黨史縱橫，2002，（7）。
29. 師哲，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文史精華，2002，（8）。
30.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J]中共黨史研究，2003，（2）。
31. 王輝，陳伯達炮製天津「小站經驗」[J]世紀，2003，（4）。
32. 王保春、王文耀，下了廬山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3，（8）。
33. 曾文友，劉新起陳伯達與冀東大冤案[J]黨史博采，2004，（1）。
34. 甘惜分，我見到的陳伯達[J]炎黃春秋，2004，（3）。
35. 天磨，九屆二中全會後的陳伯達[J]黨史博采，2004，（3）。
36.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一）[J]黨史縱橫，2004，（3）。
37.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二）[J]黨史縱橫，2004，（4）。
38. 天磨，陳伯達的晚年[J]黨史縱覽，2004，（4）。
39. 巴圖，陳伯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與沉（三）[J]黨史縱橫，2004，（5）。
40. 天磨，晚年陳伯達[J]福建黨史月刊，2004，（6）。
41.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假釋以後[J]百年潮，2004，（12）。
42. 王凡，于光遠眼中的田家英與陳伯達[J]文史博覽，2005，（11）。
43. 陳曉農，我父親陳伯達的最後八年[J]領導文萃，2005，（9）。

44. 霞飛，陳伯達為什麼投靠林彪[J]世紀橋，2005，（9）。
45.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在「文革」初期[J]世紀橋，2005，（10）。
46. 滌生，「文革」中陳伯達為什麼選擇投靠林彪[J]黨史縱橫，2005，（11）。
47. 霞飛，陳伯達晚年的生活與自省[J]文史博覽，2005，（21）。
48. 沈國凡，陳伯達與《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的回憶[J]文史精華，2005，（11）。
49. 霞飛，陳伯達廬山「翻船」記[J]世紀橋，2005，（12）。
50.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錯捕王廣宇[J]百年潮，2005，（12）。
51.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上）[J]黨史縱覽，2006，（1）。
52. 王廣宇，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黨史博覽，2006，（2）。
53. 霞飛，陳伯達與江青的明爭暗鬥（下）[J]黨史縱覽，2006，（2）。
54. 王保春、王文耀，陳伯達的第一次華北之行[J]黨史博覽，2006，（5）。
55. 余煥椿，陳伯達是怎樣在人民日報奪權的[J]炎黃春秋，2006，（6）。
56. 王保春、王文耀，周揚與陳伯達晚年的交往[J]世紀，2006，（5）。
57. 曾彥修，對延安時期陳伯達「洞中間話」的片斷回憶[J]縱橫，2006，（11）。
58. 許東亮，陳伯達製造冀東大冤案的來龍去脈[J]檔案天地，2006，（6）。
59. 雷蒙德·懷利、林育川，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J]現代哲學，2006，（6）。
60. 陳烈，田家英讓陳伯達「碰釘子」[J]報刊薈萃，2007，（4）。
61. 馬克昌，陳伯達認罪始末[J]書摘，2007，（6）。
62. 陳傑，毛澤東十大秘書之七「小小老百姓」陳伯達[J]晚霞，2007，（11）。
63. 唐灝，陳伯達喧賓奪主[J]領導文萃，2007，（7）。
64. 葉永烈，《陳伯達傳》幕後秘事[J]書摘，2008，（2）。
65. 李家驥、楊慶旺，毛澤東訓哭陳伯達[J]半月選讀，2008，（6）。

66. 錢伯城，陳伯達之命運[J]同舟共進，2008，（8）。
67. 王文耀、王保春，劉叔晏與陳伯達[J]世紀，2008，（6）。
68. 王文耀、王保春，江青與陳伯達的恩怨[J]百年潮，2008，（12）。
69. 葉永烈，「陳伯達現象」的再思考[J]同舟共進，2009，（2）。
70. 陳曉農，陳伯達之子憶中南海日常生活[J]民主與法制，2009，（5）。
71. 葉永烈，陳伯達如何喪失自己的靈魂[J]共產黨員，2009，（6）。
72. 陳伯達是怎樣成為毛澤東秘書的？[J]黨史縱橫，2009，（4）。
73. 錢江，陳伯達對人民日報社的一次荒唐視察[J]黨史博覽，2009，（8）。
74. 王文耀、王保春，陳伯達後事處理始末[J]世紀，2009，（5）。
75. 任皓，當年公審陳伯達[J]晚霞，2009，（21）。
76. 李家驥、楊慶旺，我所知道的陳伯達[J]百年潮，2009，（12）。
77. 懷倩，陳伯達是怎樣當上毛澤東秘書的？[J]黨建，2010，（1）。
78. 丁東，陳伯達的「電子中心論」流產記[J]文史參考，2010，（2）。
79. 王保春、王文耀，衝擊釣魚臺事件中的陳伯達[J]世紀，2010，（5）。
80. 楊波，我所瞭解的陳伯達[J]百年潮，2010，（11）。
81. 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1，（12）。
82. 曾彥修、李晉西，陳伯達的為官與為學[J]炎黃春秋，2012，（1）。
83.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上）[J]黨史博采（紀實），2012，（2）。
84. 錢江，奪權使陳伯達利令智昏[J]黨史博覽，2012，（3）。
85.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下）[J]黨史博采（紀實），2012，（3）。
86. 李芊，論陳伯達早年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J]河北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13，（1）。
87. 樊洪業，陳伯達「被書記」始末，中國科學院初期院黨組史實辨正[J]科學文化評論，2013，（1）。
88. 張希賢，陳伯達的三段婚姻家事[J]讀書文摘，2013，（3）。
89. 曾彥修，陳伯達一生，一場大喜劇[J]領導文萃，2013，（6）。

- 90.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陳伯達和江青的矛盾[J]炎黃春秋，2013，（5）.
- 91.繆俊勝、李宇鋒，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讀書文摘，2013，（8）.
- 92.王保春、王文耀、閻長貴、李宇鋒，我們所知道的陳伯達與江青[J]炎黃春秋，2013，（8）.
- 93.錢江，陳伯達人民日報奪權頭三天[J]中國報業，2013，（15）.
- 94.宋平明，陳伯達對於惠施及其他辯者哲學思想的研究[J]才智，2013，（26）.
- 95.華夏紅，毛澤東對陳伯達網開一面[J]晚報文萃，2013，（19）.
- 96.繆俊勝，我給陳伯達做秘書[J]報刊薈萃，2013，（11）.
- 97.宋平明，關於陳伯達與新啟蒙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湊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80.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1.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2.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 83.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4.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5.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 8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 87.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 8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89.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 90.[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2.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3.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4.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5.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6.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n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58</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59</sup>他

<sup>58</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59</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60</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60</sup>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我是小小老百姓：陳伯達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2016.06

面；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17-20)

ISBN 978-986-92955-6-7(第1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7-4(第2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8-1(第3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9-8(第4冊：平裝)

1. 陳伯達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7241

文革風雲叢書18 PC0476

## 我是小小老百姓： 陳伯達與「文革」 (II)

---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6月 BOD一版

定價：43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2955-7-4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們自己都要改造，這樣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要認為自己都是對的，認為自己完全是對的，這樣就危險了。

陳伯達接見第二軍醫大學和總後勤部機關代表的講話（1967.2.8，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共分為四冊，詳細收錄陳伯達在1966至1969年間的現場講話、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這些談話紀錄多達七十餘萬字。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陳伯達作為「筆桿子」、「理論家」在文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讀者由此可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